

長篇小說

海軍

岩田豐雄著

申報社發

小說

海軍

岩田豐雄著
洪洋譯

日本海軍的傳統精神，成就了世界海戰史上空前的戰績。這種精神，不論是敵是友，無不欽仰的。日本名作家岩田豐雄氏傾其全力為朝日新聞社寫「海軍」一書，將日本海軍傳統精神，曲曲傳出。逐日披露該報，傳誦一時，並攝成電影。本報曾加邊譯，逐日刊載，茲再印成單行本，敬希讀者注意。

ECNULIB

男兒

(一)

大正八年，凡爾賽和約成立，巴黎的市民，從所有的窗子中，撕碎了紙片雪花般地撒下來，狂歡慶祝。他們的心理，與其說是勝利的欣喜，不如說迎接和平的到來。是年十一月十八日，鹿兒島市下，荒田町的食米商谷真吉方，生下一個男孩。

在面臨荒谷山街道的店面前，拿着微笑的廣告，在聽到告訴以前，已因高昂而強烈的產聲，知道這事



10009815801005

「男孩不是嗎？」五十歲的父親，臉上毫無一點表情。繼續揮着塗滿米粉的簾箕。

眞吉不像一個商人，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有近衛騎兵，上等兵的官銜，日清，日俄二役，都曾從軍。可是，他聽到了男孩的誕生，只似森林一般的靜寂，那不但爲他有這種經歷，和性質，而另有其他的原因。

她，他的妻，對孩子的出生，已慣常了。這一回生的，是第十一個，五個女的，五個男的，一個也不夭折，健全地成長起來。且，那生產輕易得很。孩子們也似庭內柿子樹結實般，自然地，且單純地，一個一個產出來。現在不過又多了一個男的罷了。

眞吉就那樣淡淡地，迎受孩子的出生。當地的風氣，不以多產爲恥，也不嫌厭，固然，家境並不十分豐裕，但因有把孩子當作天賜的風俗，所以無論生下了多少，沒有一句話，何況此次還是一個男孩。雖然已經是大正八年的時代了，但在薩摩的地方，兩性之間，價值的懸隔，還很厲害。

（生下了男孩……）

眞吉在想着，怎樣取名。長女叫春子，次女叫滿子，女孩的名字，可以很隨便題下一個。但男孩就很費心思了。長男叫眞藏，次男叫眞一郎——這還容易，後來陸續生出來的，就麻煩了，四男叫四吉，還不錯，五男題行太郎，就稍粗一點了。

此次，無論怎樣，想取吉利一點的名字。爲什麼呢？這回孩子的名字，似乎不能太隨便——

（眞，眞，眞人！好呵！）

奇異地，順口滑出來的好名字，想起來了。眞人，谷眞人——薩摩義士八十三名中有其人，眞是非同小

可的名字。那時，眞吉的家，還是平民。

(二)

一星期過去了。第七天晚上，產婦若子，體力已恢復得和通常一般，又從產褥上操勞家事了。今年四十四歲，生了十一個孩子的女人，揣想起來，身體一定很強壯的，事實却不然，瘦小得可憐。面色白淨，肌膚細嫩，有着一頭鄉村女子常所有的豐滿的黑髮。要說她是美人吧！高頰骨，厚嘴唇，呆板而無穠艷的表情。不過，她那眼角下垂，聲音柔和，却又嫵媚可愛。她本是雜貨店的妻子。白米之外，還做着烟草，雜貨，燒酒之類的買賣，所以她的舉動，也是低聲下氣的。什麼地方也看不出一點強處來，並且她，也是一個平民的女兒，不知道什麼叫作「道理」，談不到所謂「權利」，一個平凡的，傳統的，薩摩地方的女人。除却勞働，信仰，養兒育女等事情以外，不配追求什麼人生意義的女人。

「春子……快要擱午了。」她又從產褥上使喚長女了。

「噢！」像父親一樣寡默的春子，在產屋前的廚房裏，用醬油在煮糖芋，春子年紀才十七歲，在母親做產的期間，就接過了一切炊事。十五歲的長男眞藏，在弱無力，不能有什麼幫助。十四歲的滿子，十三歲的眞一郎，倒能够掃除家屋咧，送達店內物品咧，還有點兒用處。最麻煩的要算兩歲的太郎。多孩子的家庭，家事意外地整頓得井井有條。生產時，無論那一次，都沒有雇人，而且順利地過去了。

「春子……加治木家那裏，燒酒送去了嗎？」

「送去了一升……」

母親如是的吩咐了一通，就安心地望着黑中透亮的天棚板，雖說是街上的住家，一半是近農家的建築

。灶間頗大，運產屋在內，一共三間——樓上雖有堆置雜物的小間，不過可以供供孩子們讀書用。到了晚上，每一個房間，都要被這十三個人的家族們充塞滿了的。但現在，靜寂無聲，祇從與次郎海濱那裏，可以聽到梟鳥叫的聲音而已。

隔壁睡着的眞人，忽然高聲啼哭起來。生產慣了的母親，一聽就知道孩子在訴餓了。

那女人敞開了胸膛，把乳頭塞在小孩嘴裏，飽滿的乳房，似乎跟她的年齡不稱。不過，更可驚的，是扶着那乳房的指掌。好像破舊的棒球手套般粗大的手指和手掌。那是從二十四歲出嫁以後，到今天為止，二十年來不斷地操勞着一切家事的女人的手。

(三)

眞人，很茁壯地成長着。

孩子們雖大多不用操心，很順利地成長着，可是像眞人這樣省事的却沒有，四吉很溫和，但常患痢疾，使人放心不下，眞人雖然不很特別的肥胖、奇怪的，沒有蟲子，也沒有鬧過肚子，索乳的時候，就哇的叫起來，吃飽了便安靜的睡覺。醒着的時候，獨自搖着自己的手兒玩，不過三個月的工夫，便開始會笑了。

他是一個喜歡笑的孩子。白面龐，細眼睛，眼角下垂着，確是他母親的遺傳，鮮紅的嘴唇，輕輕的閉着，好像他的父親。任何人見着，都要堆下笑容來的，可愛的嬰兒，而且即使見到陌生人，也嘻嘻地笑着，所以時常要使人錯認他是一個女孩兒。

「唉，可愛的孩子，將來給你娶個好媳婦兒。」

當滿子負着眞人，在馬路上遊戲時，從身旁經過的婦人也有逗眞人說着這樣的話。

三歲做生日那天，母親抱着眞人參拜了村社的八幡社，這年，若子又生了她第十二個孩子眞彥，愈見得忙碌了，然而十五拜廟倒沒有缺過，她換上了有紋章的禮服，穿進了基幹六稜的石牌坊。鄭重的洗了手，漱了口，進到拜殿前面，作長時間的祈禱，她並不向求願什麼，只是誠心誠意的祈禱着。尤其生了男孩兒的時候，每次都這樣長時間的祈禱着。

荒田八幡宮，是很有歷史的廟宇，現在的神殿，係島津十五代城主貴久所建築的，祭祀的由來也很悠久了。九月二十三日的廟會，有遊海的儀式，確是鹿兒島的勝會之一，而現在已竟廢棄了。不過，傳說寶殿下邊的白砂，可以驅除毒蛇的習俗，到現在仍然還流傳着。古書中載着：「本社嚴嫌毒蛇，故荒田一村絕無其虫」。事實上此地附近蛇類的確很少，鄉民們對於這土地寺的信仰，確相當的誠篤，眞人，後來作了海軍軍人，每逢歸省鄉里，總不忘來禮拜的。

眞人，在五歲的生日，也穿着棉布製的有紋章的禮服，來參拜過，眞彥生後三個月，即夭折了，可是在那年八男末雄誕生了。也許是末雄的名字，發生了効力，若子長期間生育的生活，到此便停止了。及至眞人七歲誕辰的時候，世間的形勢，却有了很大的變化，發生空前的關東大地震。東京開始有收音機了。又在這之前，陸奧和長門兩艦，同時出現於日本海上。

(四)

「眞人……去玩兒吧？」眞人已經長大到時常有小朋友們前來打夥嬉玩的年紀了。

「唔……」那時候，眞人決不是說不去的孩子，可是雖說是孩子，有時也不跟着就跑，而要選擇一下

對方，那時候，市上孩子們，母親大概都教他們一句很妙回話：「等一會」。鹿兒島的孩子們，縱沒有那種話，但眞人也決不拒絕朋友們的誘引。

二三個小朋友中間，最要好的是家離得最遠的牟田口這少年。他的家在下荒田市內近海的逐漸熱鬧起來的新住宅區。父親在市公區供職，所以家的建築，家庭的情形，一切都帶着書香氣息。和谷家的生活樣式恰巧相反，然而孩子們却很說得來。二人都直到八歲方才能上學，所以一起玩耍的期間，自然似乎很長久了。

「眞人，我的名字中不是取西鄉先生（按西鄉隆盛爲明治維新時代名將——譯者註）的名字嗎？……」牟田口少年的名字川隆夫，就拿這來自眞人炫耀，那地方是崇拜兩洲翁的，所以名字上都帶上一個什麼隆，什麼盛。可是像隆夫這孩子，不配稱這名字，荏弱的，瘦小的身軀，祇有頭不相稱地特別的大，是腺病質的孩子。

「好名字啊！」眞人的確覺得朋友的名字很好。時常到隆夫家裏玩，他家裏有話匣子。他祇有一個妹子枝子。家裏收拾得很清淨，和眞人家的混雜比起來，眞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孩子們因爲歡喜熱鬧，所以不高興等在這冷冰冰家裏。

他們二人祇要不下雨，就到海濱去玩。天保山海濱，與次郎海濱——走出一二町（三百六十尺）就到。帶淡紅色的白砂，蒼虬的老松，一片青綠的錦江灣之海，以及永遠地噴着煙的櫻島，展開在他們的跟前。那時候，天保山溫泉還沒有發掘，遊覽的道路也沒有築造，和鳥津齊彬的水軍興盛的時代，一點也沒有兩樣。到處是廣漠的沙灘，孩子們儘着走走不完，海濱的木棉和雛瓜的花盛开着，投石子，折松枝，誰也不來干涉。孩子們的對手，就是這美的大自然。說到普天下的美景，祇有薩摩沙灘的大自然。

(五)

這裏我們必須將個人的出生地，下荒田的鄉土誌，介紹一下。

荒田的名字，據說是出於七百年前薩摩國田帳中，可想而知是一個很古的地方。不過，僅僅是一個城下邊陲的地方，只有漁戶，農戶，或食微賤的武士的門庭，在各處散在着。

但也有例外，如川上，喜人等名門的公館，就在此地，此外都是些不足掛齒的陋室。

明治維新後，當地也並有什麼發展。據大正六年的戶口調查，僅有六百餘戶。近來因為發掘溫泉，才繁華起來，增到三倍了。

像這樣邊陲的地方，在明治時代，却出了赫赫的名人。如松方正義，川村景明元帥等。

從來，鹿兒島的名士，以西鄉隆盛為首，輩出於城下的所謂「下」地方的寒門，下荒田也是其中的一部。松方家的貧困，是最著名的，他的賢母袈裟子常說，當時連蕃薯的稀粥，也不常容易到口的。

像這樣的海邊蘆舍，貧困的村落，但是，在這海中取的魚，叫做荒田魚，却以鮮美著稱的。這海濱被利用作薩摩藩的鹽田，與次郎海濱的名字，由於農民車田與次郎，獻身開發鹽田事業而起的。

下荒田的海岸，在日本所以有歷史的重要意義，首先要推御船手址，和其他的史蹟。所謂御船手，就是舊藩時代的海軍工廠，有海兵團，以船渠為中心，船長，水手，造船工匠等，俱都過着集團的生活。在幕府末年採用蒸氣式軍艦時代，船員仍然任用御船手組的人們。當我們想起日本海軍，和薩摩水軍的關係的時候，這附近是忘却不了的地方。

再談關於軍艦方面，火繩槍和洋式槍的發射，八十磅砲的試射，都是在這海岸舉行的。尤其是島津齊

彬，斷然採用法國式的陸軍訓練，教養了三千精兵，其地點也就在這海岸上。他決意率領這一支精兵，為控制幕府的專橫而東上，在安政五年七月，炎暑之下，正在親自指揮演習時因發病而薨去了。

被數株老松圍住了的舊營址，到現在仍要由薩摩人憑弔而淚下的。

更引起我們回憶而不能忘却的史實，就是在這裏首創的砲臺。文久三年，海濱之役，向英國軍艦放了最可紀念的第一砲，這砲臺的遺跡，被風吹雨打，現在已經成爲一塊砥石似的，在天保公園中殘留着。

(六)

在真人八歲的那年春天，進當地的八幡尋常小學。也就是現在吉田濱的八幡國民小學的前身。

「要好好聽先生的話呀！」在初上學的早晨，母親若子，這樣的說着，交給他一條新的手巾，因爲哥哥多，所以書包裙子（日本禮裝所穿的，譯者註。）課本都可以用舊的，但腰間所繫的手巾，和學生帽子呢！

在那地方，沒有母親握着男孩子的手，直送到學校去的那種文弱的風習。

真人隨着三年級生的哥哥太郎，沈默地踏進了最初的學校門。最使他喜歡的，是書包裏頭還帶着飯盒子呢！

下課的時間，高級學生，有角力的。新學生們大多戰戰兢兢地繫着鐵槓子，騎着木馬。

真人看見這些熱鬧的光景，只是嬉嬉的笑。在白面孔上發起的紅潤臉色，露着潔白可愛的細齒，真是方言所說的一個「美少年」的象徵。

「谷的臉兒，倒像一個蘋果似的。」誤快的一個小朋友，已經捉住了真人面孔的特徵。南國的兒童，

不曉得蘋果還有青的。光滑的圓臉兒。兩頰紅潤的真人，確好像童話書上的插圖蘋果——長上了眼睛鼻子似的。

「蘋果呀！蘋果呀！」雖然被人取笑着，真人仍舊沈默地，嬉嬉地笑着。從那天以後，什麼「蘋果」「真人蘋果」的綽號，就一直繼續到他的少年時代的告終。

但是，「蘋果」並非只是旁觀着小朋友們的遊戲。若被人引誘的時候，便欣然加入他們的夥伴。因為身體重的關係，對器械體操是不甚喜愛的，角力却有特長。小小的身軀確是有堅強的毅力，支撐到最後。而薩夫則不然了。前後左右，一碰便倒。

「薩夫——加油呀！」真人，倒為他惋惜，而聲援着。

上學，是一種最愉快的事情。帶着飯盒子去，和很多的小朋友玩——若說是吃苦頭，也不過執任的先生，特別的嚴厲，功課做的不好，就要吃「栗殼」。「栗殼」就是用指節向頭上撞，再痛也沒有的了。

可是，在這一年級生迎最初的新年以前，因為大正天皇駕崩，所以學校都掛着帶黑布條的國旗，並且提早放假了。

(七)

那年的新年，沉寂得很。門前沒植松樹，還有沒春新年糰粑的家庭。

真人的家中，更添上了一層不幸的暗雲，從來像江南竹枝一般，健壯的父親，陡然的頭暈倒了。據醫師的診斷，說是中風，但是若子，總不相信，這剛到五十八歲的真人，他會真的患中風症。

但是，病態的進行，一天天地，證實了醫師的診斷。家中只有一間客廳，在那客廳八疊上的，倒着半

身不遂的病人眞吉，他那失神的眸子，動也不動地緊盯着天花板。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見到這種形態，若子，被這從天降下來的災難給呆住了。全家庭的中心，一切事業的負責者，陡然無故的病倒了，將來怎麼辦啊——

不久，她的精神，已經恢復過來，使長女春子看護病人，自己則應酬店內的客人。把丈夫的厚布圍裙，束在自己的腰間。米粉灑白了全頭髮，也無暇及顧，一心的勞働着。

「孩子，有十二個，是不能灰心的……」

在她，並沒有什麼理由，只有在註定了的運命之下，盡全力的掙扎，較平素加倍的勞働着，每天早晨還要到八幡神社，祈禱早日全愈。託求川內町的相識，送寄當地的名產鯉魚，取其生血，與病人飲用。

但是，眞吉的病狀，也沒見到怎樣變化，從正月已到了二月。

「中風是一個長期症——說不定要躺到三年，五年，七年的——探病的人，有這樣說着的。若子和孩子們，却已經有決心了。」

二月九日，天降了大雪。雖說是南國，也並不是不降雪的。西鄉隆盛舉兵的時候，也有雪中行軍的事跡，載在歷史上。昭和二年，也降過空前的大雪。隨着這雪花的下落，而病人的睡眠，也越發的深沉了。大白天直到上燈的時候，鼾聲不止，不久鼾聲住了，變成奇異的嗚嗚聲，令人一見，經知病勢要急轉變的。請醫師來一瞧，說是致命的腦出血。

「誰跑到眞一郎那兒去——」若子大聲的喊叫着。

次子眞一郎，在離家二里（中國里十二里）路遠的谷山町，當代用教員。雖在大雪天，也必須有人去

告知他父親的病勢危篤。

「我去！」真人，第一個答應了，不像平素那抹溫和的樣子，不待母親的應諾，他就急速的跑向雪夜的谷山街道上去了。

(八)

頂柱倒折了。這在谷的家庭，是怎樣嚴重的問題，一家人現在都深刻的感覺到了。死去了的真吉，事實上，是隻手支撐了家庭，和店舖內外的一切，但是，遺族們感到的空虛，不僅僅是失去了一個購買販賣米穀和雜貨的負責者——並不是那樣的性質。

(爸爸沒有了)

今年剛五洲的末雄所感到的空虛，也就是全家族中每個人的心境。

尤其是若子所受的打擊更大。在任何場合，他不是丈夫而前僭越的女人。手雖然已像打棒球般的破手套般，還是不斷地勞動着，那終究是丈夫的好帮手，她悶聲不響地，體貼寡默的丈夫的心境，養育子女，在店舖中勞動着。因此，那女人等於丟了舵的舟一樣。

店舖怎麼辦呢？二十六歲的若子，二十三歲的滿子，怎麼辦呢？真人，末雄，怎樣養大起來？

(無論怎樣，總得想方法啊！)

那女人無論她做得到做不到，祇有負起一切現實的重擔來。

如其是士族人家的妻子，則在薩摩那地方，若子就得要把孩子們呼集在父親的靈位面前，毅然吩咐些什麼。可是她不如做，祇在首七完了的第二天，繫起了丈夫遺下來的厚的圍裙，默默地，比以前還要加

幾倍地、開始勞動着。且到這樣，在鹿兒島經營的公司職員眞二郎和當代用教員的眞一郎，說要俱在店裏幫忙，但若子搖搖頭。

由於母親的本能，她知道兒子們的性質，不適合店內的工作。他們應該走他們的道路。以同樣的理由，他接受了四吉的請求，兄弟們中間最溫順的四吉，在鹿兒島商業學校念了二年書，就緩學在店舖內照顧。

• 像眞人面貌一樣的他，一點也沒有不平，脫掉了制服，立在春米機的傍邊。
• 女人更多，自從錯過了婚期的長女春子起，以至十六歲的北子，各有各的職務，這樣，谷家的新體制，就開始了。

不久，孩子們忘掉了沒有父親的空虛。因為谷家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豎起一根新的頂柱來了。若子就是那柱子，她雖然不是巾幗英雄，也不是精幹的母親，但孩子們的本能的信賴，牢固地繫在她身上。

(九)

到了眞人十二歲的春天，谷的家中全都安定了。沒有父親的生活，也都慣常了。而且誰也不是父親在世時候的他們了。

眞人的幼小的心裏，也起了這樣的變化。嘻嘻地、露出門牙微笑着的習慣，還是照樣的，可是，在那笑顏中，却藏着非常強韌而且驚人的彈性。

「哥哥，爲什麼你比我先去了？」有一天早晨，哥哥太郎上學比他先走一步，所以他在後邊追上去，就這樣的抗議了。因為他的口吻，相當的嚴厲，太郎，時竟沒能回答他。

、再又，到了學校，一有空閒，就繫着鐵槓子。蘋果般的臉兒，越發的紅起來，在鐵槓上勉強的旋轉着。

「蝦跳頭門，刮刮叫！」

無論小朋友們怎樣取笑，他也不停止器械體操。那並不是他已經喜歡器械體操了，而是因為不喜歡自己已有不得黨的功課。

眞人是從心裏不肯讓人的。

不要屈服於人的——自祥沒有了父親之後，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他有了這種思想。雖然還是童心，但也見到母親的那種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樣子。對於中途辮學，不說一句不平，而在店裏做工的哥哥四吉的行動，也受了深甚的感動。大家似乎都在跟什麼鬥爭着。都似乎在抵禦着外人的欺侮。

「我也不能屈服於人的。」

他小小的胸中，也下了決心。當地的風氣，無論那一個孩子，都不肯讓人，可是像眞人這樣意志堅強的却很少。雖然是這樣說，却不常日和小朋友們吵架。因為沒有吵架的機會。他的不肯讓人，包藏在柔和的微笑中，所以就使是皮氣粗暴的，也不知不覺地過去了。薩摩地方有兩種出名的孩子們的遊戲——「搶將官」，和「不討饒」，在這種假吵架的場合，眞人的不肯讓人，很引起小朋友們的注意。

「搶將官」就是兩班孩子，赤膊着身體，頭上繫着包頭，爲保護各自的大將不被打倒，而互相爭鬥，互相防守。在別的都會的小學校，這是被禁止的遊戲。「不討饒」是拿個人做單位的爭鬥，但團體也可以。雙方鬥毆，在一定的時間內，說「討饒」的一方就算輸。這是健兒們素來傳統的遊戲，而在小學校裏還繼續着。

瘦小而沒有力氣的眞人，一下就被打在地上，倒了以後，還要長期的抵抗。

「討饒嗎？」

「不，」

即使通紅的面頰被撒倒砂土中，呼吸也幾乎窒息住了，可是眞人也不討饒，他是不可被人欺侮的。

(十)

眞人不服輸的心理，自從受了那器械體操的影響，越發的堅強了。天天的練習鐵槓子，不知不覺的，單槓，倒懸，也都很容易的會做了。別的學生會做的事，無論什麼，也都一做得來了。這都是努力的報酬，好勝心的結晶。雖在少年的心中，也深切地感到自信的力量，和征服外物的欣悅。

(我也是不能屈服於人的男子，)

這樣想着，他那不服輸的心裏，也隨之成長起來了，於是，眞人對鐵槓子和橫木，遽然感到興趣，雖在放學後，也要誘引牟四口隆夫等，飛跑到操場去。

「眞人，轉風車，會麼？」隆夫同樣的問着。

轉風車，在小朋友之中，也是絕無僅有的。不過體育的先生，有時候做個樣子，給學生們看看罷了。

「會的。」眞人，無意地滑出了口。

既然說了，就不能不實行。以前曾經在背地裏試演過，一半是失敗了，而一半是成功了。他使盡了可能的反動力，將身軀狠命的轉了一下。

(到底成功了！)

他這樣一安心的富兒，模糊地，頭暈起來了。因爲是危險的運動，只轉了一回，就跳到砂土上了。自己還以為是跳得很正當，但是，左肩上的骨頭，却咯吱的響了一聲。

當時倒沒覺到怎樣，在歸途中，左手就不得自由了。並且，到傍晚就開始痛起來，半夜裏竟痛得睡不
覺了。

「爲什麼幹那樣的危險的玩意兒？」

對於孩子們，着了涼的輕病，一向連個梢也不動一下的母親，而現在對於這孩子，將來有或爲殘廢的
危險，所以口吻却相當的嚴厲。並且他通夜的用濕手巾，敷在眞人的肩上海。

第二天早晨，把他帶到醫生那裏去診斷，據說是錯了骨縫。用手一指，就痛得暴跳起來，而醫生毫
不留情地，塗上了藥，用藥布緊緊地包上了。眞人，將視線移到醫室的白壁上，咬緊牙根忍耐着。這並
不僅是平素的不服氣作用。

（媽媽在身旁！）他不忍因爲自己的錯失，而使母親掛心，必須盡量的顯示出病症的輕微。
從那天以後，眞人，向學校告了一星期的假，幸而，經過很好，已經不很痛了，也毋須向母親撒無用
的謊。

「以後，自己會好的。」他故意地，聳着肩膀，到學校去了。

青春

(一)

「還是進二中的好呵！」穿着新製的小倉服，戴着輝煌的鹿角徽章的學生帽，平出口腔夫，這樣地
向眞人說着。

「那才自然啦！」穿着同樣服裝的眞人，如同平常一般地，嬉嬉笑着。

二人，都很順利的進了縣立第二中學，爲感謝神明，去參拜照國神社，荒田八幡社。

二人並沒有虔誠的信仰。不過當地的風習，每當有事的時候，都要參拜藩主的家廟、土地寺、然後拜祖先的墳墓。現在正走着回家的路。

「大好的天氣啊！到海邊去玩一下吧！」真人仰視着強烈的陽光，臉上流着汗。那時天雖在四月三日的神武天皇祭，而櫻花都已經凋謝，踴躍花開着。

「不，今天不到我們家去嗎——我母親和他們等着呢？」隆夫想起了出門時母親講的話。她正準備着中飯，慶祝兒子和親友入學。

「去也好，和你家人在一起，我覺得很拘束。」真人性質靦腆，終於在不和家族會面的條件下，他答應了招待。

雖然沒有見到海，但從那方面吹來的南風，從正面吹拂過來，二人向下荒田的住宅區大踏步走去。

「我總想進海軍。」隆夫趾高氣揚地說着未來的志願。雖還祇進入中學，已經做着兵學校入學試驗的夢了。

他從小學五年級那時起，已經熱心海軍。就因那理由，所以他進中學時，本想選縣立一中。一中是秀才會集的學校，從一中畢業，進入高等師範學校，海軍兵學校，陸軍士官學校的人學率很高。抱着校訓的包袱的一中學生的模樣，成爲少年們羨慕的目標。同時說起二中，有似頑皮兒童的收容所。最近自從東京學習院的河田教授新任校長以來，一般的批評雖似乎改變了，但還不及一中。隆夫捨棄了多年來所希望的一中，而進了入二中，也就因爲不願和知己的真人分離的緣故。二人的友誼是這樣的密切。

真人呢，一中也好，二中也好，是無所謂的。不過聽了哥哥真二郎的勸告，進了二中。他祇要能够進

入中學，已覺得是望外了。

（四吉兄長不是中途輟學商業學校嗎？）畢業後，是否能夠再進高一級的學校，還是個疑問。母親已經五十六歲了。目到那晝夜不息的勞苦樣子，真想能夠早一天到社會上去做事，減輕負擔。

不知不覺間，二人已走到牟田口的門前。

(11)

「請請，谷先生……」牟田口的母親，很親切的，將真人讓到客廳。這裏不是陸夫平日住的屋子，乃是面向庭院的八疊的客廳，在擺滿了珍饈的桌子前面，陸夫的父親已經在等着。

「呀，恭喜……」帶着眼鏡，留着八字鬚的他，很高興的樣子，向真人和自己的兒子說着。同時，今年剛到十一歲的枝子小姐，戰戰兢兢的兩隻小手，獻上了茶，瞪着眼，好像不大伶俐似的，但却有一副很可愛的面龐。

不久，就開飯了，鱈魚的生魚片，豬肉湯，蝦炒筍，看着就是好吃的樣子，但是，真人不大動筷。他在這樣正經的盛筵前，和不甚熟習的人們吃飯，還是出生來第一次。身體精神都拘束起來。

「所以，我說過我不喜歡這個。」雖然心裏想着這樣責備陸夫，但是他却毫不在乎地，和他父母妹妹談笑着。

「真人君，你中學畢業後，有什麼志願？」因為真人沉默着不說話，所以陸夫的父親，向他這樣的問着。

「唉，還沒有決定呢。」當然不願意談到自己家庭的內情。

「我哥哥呢，海軍……」枝子伶俐地插上了嘴。

「海軍也好，因為是獨子，我希望他將來最好做官，或者實業家……」在那時候，還有很多說這種話的母親們。

「無論母親怎麼說，我是已經決定海軍了。」陸夫鼓着嘴向母親爭執着。眞人倒吃了一驚。對母親取這種態度，在他的家庭，是夢想不到的——

「啊，好……。陸夫若想入海軍，總得把身體強健起來。那兒也沒有像那樣瘦小的國家干城。」父親大膽地笑了。於是，合座也恢復了和藹的空氣。

飯後吃着楊梅果。飯後的水果，在眞人是很難得的。華麗的客廳，油畫的匾額，都會式的團聚，婢女的侍候——一切都是眞人家所沒有的。他實在感覺不大自由。

「到天保山去玩兒吧！」陸夫這樣地提議着，這正是好機會。

「叨擾了。」眞人已經麻痺的兩條腿，僵直的站起來告辭了。

「哥哥。不帶我去嗎？」枝子追隨在二人的後邊。

「不是女孩子可以去的地方！」滿身浴着春天的和煦的陽光，陸夫用好像大人般的口吻，這樣地說着。

(三)

上園町的第二中學校舍，是新建築的，近代式巍峨的三層大樓，鹿兒島這個地方，對學校和官廳的建造，特別喜歡耗費鉅量的金錢。眞人和陸夫，都被編入了一年級第二組，同一的教室。從窗裏可以看到被楠樹圍着的廣大的操場。同級的朋友，和小學不同，有很多是「店蕃薯」——就是鄉下來的學生。

他們也同東京的中學生一樣，好喧嘩，好遊戲。不過，對教師和上級學生的態度就不然。因為鹿兒島是重視長幼次序的地方，所以對於長上，自然很表示尊敬，同時對於時局問題，感覺也特別靈敏。不像東京的中學生，因為時局的刺激太強了，反變成漠不關心似的。

「上海事變，不知怎麼樣了？」在下課的時間，有談着那種問題的學生們。

在前年九月，滿洲事變爆發，奉天北大營的槍聲，刺激了青年們的情感，比大人們還厲害。後來到今年一月，戰火移到上海了。林聯隊長戰死，和空閑中佐的自殺，深刻地印入了他們的腦海中。並且更使他們興奮的，就是那肉彈三勇士的事蹟。他們已經把那作江，北川，江下——三個人名時常唸着。三人抱着裝滿了炸藥筒的青竹而往前的影像，時常映到他們的眼簾。

那上海事變，在上月三日雖然一時停止戰鬪了，但是，仍然沒有結束。少年們在報紙上知道英美兩國正在背後喚着。

「像那麼傲慢的傢伙，用軍艦和大砲，完全打盡好了。」陸夫好像已經作了海軍軍官似的說着。真人只是嬉嬉地笑着，什麼也不說。

不久上課鈴響了。是最初的英語課，圓臉，微胖，短鬚的緒方先生，進教室來了。因為是小地方，學生們在未見面以前，已經知道緒方先生的一切了。緒方家是嚴然的城下士族。所以都以爲很嚴厲的先生，但是一見面，好像是受了當時的美國海畫的影響，似「樂觀的爸爸」的青年時代般，明明的面，悠然的臉色和聲音。

「我是英語的級任緒方——」站在講臺上的時候，無論那一位教師都用標準語講話，但緒方先生的聲調却是純粹的薩摩方言的聲調。

「今天，是頭一次的上課，所以不講書吧！我想講肉彈三勇士的故事給你們聽……」
學生們都嘩然喊叫起來了。

(四)

緒方先生所講的肉彈三勇士，有些兩樣的故事。

「我要講的是，從現在三百三十四年前的，肉彈三勇士，就是慶長三年十月的事情，……」
學生們已經張開了的嘴，呆得一時沒能閉上。好像以為能有糖餅餅吃，倒來了一些乾點心似的。

「諸君都知道豐臣秀吉，征伐韓國的事情吧？像這樣大規模的向大陸出兵，在明治以前，還是頭一次。是十三萬大軍，太關的雄略，可想而知。這回的戰爭，雖說是征伐韓國，其實對方是明國。帶軍的主力也是出軍。自古來，戰爭的時候，都有在暗中嗾使着的。就是此次的事變，也是如此。最可恨的是，這些在背後撐腰的東西們……」

雖然是英語的教師，緒方先生，却是道地的當地人，一個慷慨的人。但是，對於辯論，倒是門外漢，感觸越是熱烈的時候，言論也越發地沒有系統……

「十三萬的日本軍，不久，就席捲了鶴林八道，這次的戰役中，我們薩摩藩的將士，也參加在內。十七代藩主義弘公，獨立陣前，從事軍神一般的戰鬥。世間上，好像說是加藤清正一個人打的仗似的，那不過都是說書唱戲的人們捏造的。我們島津部隊是怎樣地勇敢，在敵方的文書上，也明瞭地記載着，若是沒有一個石曼子，倭寇一個也不能生還——明人是如此記載着的。石曼子，就是島津公的綽號。

義弘公，踏破了全羅慶尙兩道，在泗川構成了陣地，太關下令於此築城，以為前進基地。就是所謂泗

川新寨。明國的二十萬大軍，攻到那裏。當時義弘公，只有親信部下五千，四十分之一的寡勢，獨抗明軍，只此一戰，也可以見得薩摩兵士的勇敢無比。」

鄉土自滿，已經成了慣習，所以識的先生，熱的學生，都不以為怎麼奇怪。

「如同雷霆一般地前來進攻的明軍，一見島津陣營的堅固，便在城下裝填上了火藥，想着一舉焚城。在當時已經使用火藥了。不但此時，在天文年間，在薩摩已經開始了使用槍的戰爭了。」

「這樣一來，我軍也實在無法可施了。若是衝鋒戰，還有自信，但在火藥之前，劍術也沒有用武之地了。全軍將士，預料將被燒毀得像蜜蜂的窩巢一般，都在切齒痛恨的時候，在敵陣營的後邊，陡然傳來了大爆發的聲響。向敵軍恃以為命的火藥庫中，不知是什麼緣故，着了火綫。這回，却正相反地，敵人在被大火焚燒，頓呈混亂的時候，義弘公便立刻發下命令，從城門裏，如潮水般，涌出來的大軍，見敵必殺，突然轉敗為勝！」

(五)

緒方先生說到這裏，將腔調一變。

「戰事告終，我軍雖然大勝，可是大家都不明白敵方的火藥筒怎樣爆發起來的呢……。當時的火藥，和現在的不同，不是一碰即發火的。假使不是故意點上，是不輕易爆發的。」

「那原因誰也不明白。敵人決不會在自己的火藥上點上火的。諸君：請你們想一想，是誰點的呢？」
這樣從講壇上問着。被這故事吸引住了的學生們，祇是默默地歎息着。

「據說這件事是狐仙幹下的。」

緒方先生裝着驚呆的神氣。昭和七年的中學一年級學生，當然不相信那種事。

「據說是三位狐仙幹的事情。大將義弘公，的確確，親眼看見有二位紅狐仙，一位白狐仙——從城裏飛跑到敵營。於是，不久，就起了大爆發。」

諸君也都知道，島津家的守護神是稻荷仙，在稻荷町的那座廟就是。到集成館去，可以看見藩公所有的金狐的兜。在泗川之戰中，稻荷仙也顯聖助戰——誰都信以為真。」

然而那是宣傳。不是狐狸——是壯烈的，忠誠的三位年青武士，深入敵陣，把自己當做肉彈，向火藥筒放火，一同炸死的。這三勇士是瀨戶口，佐竹，市來——這當中尤其如瀨戶口彌七郎，還只有十九歲。爲什麼把那樣壯烈的事蹟宣傳是狐的功績呢？因爲當時全體軍隊的利益，比個人的勳功爲重。神明加護我們，這樣想來，全軍的士氣，不是會增加百倍嗎？就是義弘公自己也未嘗不知道，那不是白狐紅狐的功績，是紫白布頭巾的武士一騎，紫紅布頭巾的武士二騎，所幹的事，是故意這樣說的！恐怕那三勇士的靈魂，也願意與其把個人的勇名傳留於後世，不如爲了軍隊全體的利益而犧牲。當時的武士道，實在就是那樣的東西。

「諸君，請記住不劣於廟行鎮三勇士的泗川新寨三勇士的故事。請勿忘昔日的肉彈三勇士，是從我輩出身。如瀨戶口彌七郎，乃是本校的附近——下荒田鄉中的出身啊！」

聞到下荒田，瀨人和薩夫略的咽了一口唾沫，瞪視先生的臉上。

(六)

世上傳來了滿洲國建國的消息。在日本發生了五·一五事件，但那些事情，問題太重大，意義過深奧

十四歲的真人，是不能十分了解的。在他唯有欣喜地過着中學新入生的生活。

緒方先生自從講過那三勇士的故事以後，成爲最受歡迎的教師。級任的藤原先生也是位好教師。至於擅劍道的大島先生，就大不相同。粗眉，大眼，身長五尺八寸，體重二十三貫（每貫約當中國一百兩，二十三貫約當一百四十餘斤——譯者註）。是板着面孔，望而生畏的教師。但意外地，非常溫和。一人身兼——柔道部長劍道部長（柔道劍道均爲日本武術），劍道五段，柔道還要高一級的六段。因而少年們大爲畏敬。

「大島先生，據說是西神公的子孫。」

聽到那種傳聞後，也有大事宜傳的學生。

新生都想加入大島先生的劍道部。不知是什麼緣故，希望加入劍道的佔大多數。因設備的關係，學校方面對分班上煞費一番苦心。真人當初就希望加入柔道部。一是因爲他對摔跤有自信，而另一個原因，不携武器徒手相搏的柔道，適於他的天性。加之他所敬慕的緒方先生又是柔道部的理事。隆夫則深思熟慮的結果，到底加入了劍道部。

英俊，敏斷聞名的河田校長，祇在人學後的那個月底，聽到他的訓話。

「我是唐芋士族……」

儘管他謙遜說不是出生於城下，但爽直，清秀，和別的光生們態度完全不同。

「校長先生的西裝，是東京裁縫的，式樣好得很呢。」

隆夫是這樣鑑定的。在東京的學習院講授了多年西洋史的風采，現在還殘留着。和漱石的「公子哥兒」小說中所描寫的狸校長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

教務長井口先生，另有一種特別的皮氣。在學校中舉行任何典禮，或運動會的時候，井口先生總說，決不會下雨的。所以時常因為不帶雨具，而弄得渾身稀濕。就他這樣，他也斷不改過他的信仰來。

還有一位在學生們眼中有很好印象的先生。那就是配屬將校的菊池少佐。他到學校裏還沒有多久，精悍得像老鷹一樣的眼睛，和淡黑的臉，任誰一見到他，沒有不感到這個人的異常的熱情和奮鬥的精神。

(七)

菊池陸軍少佐，在真人的學校裏，不過當了三年的教師，可是給與他的感化却極大，少佐是熊本縣人，那時候已經四十多歲了。但因身軀結實，口髭濃密，所以看起來總是精神抖擻地很年青似的。因有胃腸的老毛病，便轉任配屬將校，本來是應當配在野戰中喊號令的武人。志行堅定，行動奇特，對任何人不作客套。祇有他，有時也當面責備剛毅的河田校長。

「請你忍耐些怎麼樣。俗語也說，入鄉隨俗呢」。同事曾經勸告他，但少佐很自在的說：

「不，我的主義是入鄉隨我」。

因為這種皮氣，所以到任忽忽，就不顧一切的，開始了革學生風氣運動。在校內發起喇叭部，射擊部，吟詩部，國防恤兵會等，他自己以為對的就做下去。別人的批評，是毫不介意的，關於菊池少佐的自信力，現在還剩留着下面一段話柄：

那是在高橋三吉大將，率領艦隊，進入鹿兒島灣的時候。菊池少佐對河田校長說：「恰是好機會，請高橋司令長官訓話吧！請把學生們聚集到運動場來」。

「那很好。已經得到大將的應允了嗎？」校長懷疑地問着。

「不，還沒有」。

「那你太胡塗了」。

「不用管，請把學生聚集到運動場來就得？」

不等回言，少佐就跑出校門，在路上僱了一輛汽車。一小時後，高橋大將就出現在運動場內設下的演講壇上。

「真是太匆忙了，一時說不出什麼有系統的話來。……」大將嘻嘻地笑着，開始了講話。

雖然這樣，菊池少佐也很富於情感的。把不及第的不良學生，憐惜地叫到自己家裏。少佐祇吩咐他早起。從第二天早晨上起，他在少佐家裏用早飯，再到學校去，不到一月，不良學生便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不用擔心不及格了。

「斷而行之，鬼神避之」。這是菊池少佐的口頭禪。是他的信條。真人的腦海中，深深地記住了這句話，雖在九年之後，也沒有忘記。

(八)

雖說是春季的學期，到香蕉花兒盛開，枇杷成熟的時候，已完全是夏季的氣候了。

「我已經在與次郎海濱游泳過！」

聽到朋友們那樣的話，真人也耐不住地想去游泳了。可是在小學時代，因游泳而患過中耳炎，被母親知道了以後，怎樣也不允許了。

沒有方法，真人乃專門研究柔道。柔道適合他的天性，進步很快。此外，像棒球，網球等運動什麼也

都來一下，但最精的祇有柔道。

柔道衣服好像浴室的席子般，被汗水濡濕了的時候，使用冷水揩拭身體，從武術場出來的那副心境，是不會忘記的。楠木的影子，也在悠長的時間中，從海那邊來的涼風吹拂着。運動場中，人影沒有，校舍也靜寂無聲。

好友隆夫在劍道部，所以研究的時間不同，不在一起。真人搭着柔道衣服，信步在運動場的一角走着。

突然在被日蔭遮掩着的角落裏，他見到像石碑般的東西豎在那裏。

（這東西到現在還沒有知道呢……）

雖不是古舊的石碑，但魁偉地，下面有礎石，在天然石的碑面上，刻着「中原翁介翁宅址碑」的「

（中原翁介是誰……）

真人側着頭。

鹿兒島是多址碑的地方，在加治屋，建着有西鄉南洲，大久保利通，和東鄉元帥的誕生地碑。另外，如乃木靜子夫人，大山公等，也在各個處所建着各假石碑。而且，這些碑的主人，即使不是鹿兒島人，祇要是日本人，誰也知道這些名字。終究因為是偉人，才建碑紀念他。

中原翁介那個人，到沒有聽見說起過。或許是西鄉公的下屬，在城山戰死的人吧！可是數着桐野，村田・別府以下諸人的名字，那中間沒有其人，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樣事的人呢？連建在母校校庭裏的碑主都不知道，那太不像樣子了——

眞人擠緊着二隻眼，讀那碑面上彫着的小字：

「翁字尚維，通稱猶介，號鐵心齋，鹿兒島藩士中原尚通之次子，資性英邁，夙有志於文武，精通砲術。擢爲中國公，作御製藥方，專研究舍密學」。碑文往下還有很多的字，眞人念到舍密學字樣，讀不下去了。

（做什麼的？這是一個醫師吧？）

（九）

「牟田口！」聲音並不很大，眞人這樣地喊着，穿過庭院到陸夫的屋子來了。已經是中學生了，所以不叫名字互相呼着姓。

陸夫的屋子，是和妹妹枝子同居的。情形和東京的中流家庭差不多。枝子出去了，在書桌前邊，放着一個美麗的褥墊。

「這本雜誌，你曉得麼？」陸夫把從大文館大街書店裏定購來的雜誌「海軍」，湊近眞人的面上

「那也好，可是你知道中原猶介這個人麼？」眞人發生了疑問的時候，一定要追問到底。

「不曉得。」

「但是，在學校操場的角落裏，豎着那個人的碑呢！」

「碑？那種東西，我是不曉得的。」

陸夫什麼也不知道，他的興趣好像完全在這本雜誌「海軍」上，很鄭重地一頁頁地翻着：

「看哪！這是長門號，新式的戰艦。我將來也要作這樣大的軍艦的艦長……」

他的視線，完全集中在這雜誌的照片上。他的海軍狂，從進了中學後，越發的激昂起來了。那時候門口有脫皮鞋的聲音。好像是陸夫的父親已經從市公署回來了。聽見走過走廊下的足音，那兒的隔扇是關着的。因為真人不喜歡同他家裏人見面，所以他來的時候，陸夫立刻就把他閉上。

那隔扇門豁然開了。

「綿紙糊的，緊閉着，不熟麼……噢，真人君，你在此地麼」。已經是六月了，穿着純白色夏服的陸夫的父親，戴着眼鏡笑了。他對自己兒子的好朋友，這樣溫順的性質，特別喜歡。

如其在平日，真人一定要紅着臉兒鞠躬行禮的，但是今天應對完了，便很清晰地問道，「伯伯，請問您，中原猶介，是怎樣一個人？」

「噢，中原先生——是有名的人呢，是齋彬公時代的學者呢。」

「是醫師吧？」

「不是，是學者——科學家，一定是把照像和瓦斯燈輸入薩摩的人吧？」

真人忽然地想起來，大概會密學，就是科學吧。

「不，等一等——他是個軍人吧，薩摩海軍的……」陸夫父親的話，有點不大明瞭，可是聽到了海軍，陸夫便把他那低着的頭抬起來了。

(十)

期考也平安無事地過去了。英語和數學，真人自信有很好的成績。日文和漢文，雖然是不得意的功課，自己也以為取得了普通的分數。只是音樂這科目，是束手無策的。聲音雖是那樣的美麗，但是，從小學

以來，未曾得到過如意的分數。

考試完了那天，出了告示，說：河田校長有談話，一年級學生都要聚集到大禮堂去。帽子上罩着白帽套的學生們，陸陸續續的進了大禮堂。不和校舍在一起的大禮堂裏，充滿着冷靜的清潔的空氣。正面雪白的壁上，輝煌着菊花的皇室紋章。每個學生在門口脫帽致最敬禮。河田校長的魁偉的巨軀，深深地躬着腰，站在講壇上。

「今天講話的題目，是關於海軍前輩中原猶介。諸君想都知道，我們校庭裏豎着的那個碑文……。」
一年級的學生們都互相瞧着。誰都和隆夫一樣，沒有注意到那碑文的存在。

「正在那碑文的地方，有一所公館，天保三年四月八日，在那兒誕生了的鐵心齋中原猶介。……」
校長的講話，大約經過了一小時，他所說的話簡括地說起來，猶介是一位科學家，教育家，又是一位勇敢的軍人。十八歲就在長崎研究蘭學，（荷蘭學術輸入日本最早普通稱爲蘭學，譯者註）二十二歲經藩公齊彬的許可，擔任薩摩水軍造兵器造船機械等職，獻身於近代海軍的創設。他真正是一位憂國之士，深悉對於將來時代的戰爭，國家和藩府所缺少的東西是什麼，和固陋的思想奮鬥着。現在日本海軍所以能在世界上誇示着旺盛的精神力和卓越的科學上的優秀性，正是中原猶介所夢想的。

立志

(一)

到了暑假，學生們都很踴躍地，在天保山海濱，和與次郎海濱，開始游泳了。

真人，也到海邊去了，但是，只好曬着氣，咬下嘴唇，躺在沙灘上。他雖然游得不高明，但是解泳，是不成問題的，只因爲沒有母親的允許，不能進入水裏去。祇能脫光了衣服，從早晨就曬着背也並不是只藉此以解愁悶。

「諸君，在放假期裏，都要變成黑人才行。我最不喜歡白臉蛋的東西，在新學期開始的時候，要作一回黑人比賽，諸君，在這比賽中都不要輸了才好。」這是菊池少佐，在最後的上課時間，用純粹的熊本方言，發表的訓話。真人胸中的不服輸的心理，越發激起他那晒背的決心。那原因，就是自己深知道是一個「白臉蛋的東西」。

猶介留學江戶，入江川太郎左衛門和安井息軒門下，但在安井私塾時，適值薩摩的蒸汽軍艦進了品川港。朝野上下的參觀者環列如堵之中，息軒也由猶介的嚮導到艦內參觀了一遍。猶介對那軍艦是自己建造的事，一點也沒對老師提到。後得知那事實之後，息軒拍膝，盛讚猶介的爲這種謙恭的性質，後來被東鄉元帥承繼着也可以說是一種鄉土精神。

猶介製造了日本最初的機械水雷，以備薩英戰爭。同時是砲術的大家，所以在鳥羽伏見戰爭時曾出戰被新政府任爲海軍參謀。更在應援北陸之役，與河井繼之助對陣時，右腿被敵彈擊中，因此結束了三十七年的生活。他的末日也和常人不同，像那樣信仰科學的習慣，知道這是天命，拒絕了一切的醫藥和治療。真人目不轉睛的靜聽着講話。

薩夫，起初也陪同他晒背，熱度過高的時候，他就要帶進透明的碧波裏去。只有真人獨個兒，忍耐着曬背，晒背，晒胸，好像烤肉似的反轉着。

（從前不知道中原猶介先生，是那樣偉大的人物！）

校長講話的感動，又在他的胸中甦生起來了。據校長的話，說是用學理實驗電氣的，是平賀源內，和佐久間象山，而應用到軍事上的是中原翁介，翁介雖然應用油紙隔離電氣，那樣原始的方法，然而他終究造成了亞鉛，銅杯，稀硫酸的電池，以此電流使機電和地雷爆發的試驗成功了。他研究的科學，對於民生福利，也有貢獻，但是大部分是以軍用為目的。例如製造玻璃，也是以軍艦窗使用的厚玻璃為第一。採用石炭酸作消毒劑，也是為傷病軍人準備的。

（我也作科學家吧？……）

嘆着火燒似的熱砂，個人昏迷的做着已將來的夢。據通知書上寫的成績，數學和講學近一百分，所以僅僅希望，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尤其是在同級裏，第一個發見了那碑的存在，似乎效倣中原鐵心齋命中註定的。

（但是，我的家庭……）

一瞬間，他的希望，被推到萬丈深淵裏去了。長姊春子，已出了閣，店裏的買賣近來也興隆起來了，但是他家的經濟情形，不容易能担保他從高等學校到大學的學生生活。

（從中學畢業，就去當銀行職員嗎？……）

他用無聊而帶着淚的眼睛，遠望着海那邊小鳥的影子。

(11)

到秋天學期開始的時候，個人費盡苦心的日光浴，發生了效果，獲得了菊池少佐的誇獎。同時也受到了同學們的嘲笑。

「看哪！蘋果 成黑了的，好一份燒蘋果啊。」

那時候，在街上的茶館裏流行着燒蘋果。

「……」真人毫不介意地含笑着。這也是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甚麼叫燒蘋果。他向來不在外邊買東西吃的。雖然是因為袋子裏的錢不多，尤其是他母親不喜歡那種行爲的緣故。

在新學期的開始，真人就被選爲副組長。音樂的分數雖然不好，而數學和英語的成績，確是出類拔萃的。所以纔有了這樣的結果。

「那很好……」母親很喜歡，即買來名爲「春駒」的糕點心，給他慶祝。

母親——世界上有比母親還好的人麼？真人對母親的愛與心，近來越發地深切了。現在已經明白母親不顧一切地，只有爲兒女爲家庭而奮鬥的心情了。母親所以自己穿着醜陋的衣服，而使太郎和真人穿着整齊的服裝的原因，也了解了。假使父親還在世上的話，總不會這樣深切地理解母親的心……

「媽媽的飯，我給您盛吧！」有一天早晨，一家團聚，早餐的時候，真人這樣的說着，把飯桶拖到自已的身旁。

「男孩子，用不着做那樣的事情。」母親輕輕地申叱着。實際還有松枝，加代，秋菊等女侍，人手很多呢。

真人沒得面子，紅着臉兒。

「那麼，就盛一碗……」這樣說來，母親也無法拒絕，把飯碗交給他，真人好像表示敬意的程度似的，盛了滿滿地一碗。

「噢，這可真不得了，……」母親不知怎麼接過來好，但是臉上却現着笑容。

從此以後，真人對飯盒裏的菜，再也不說不滿意的話了。就是只有幾塊蘿蔔鹹菜，也沒有不平的時候。吃完了的時候，好像洗過了似的潔淨，連飯粒一個也不留。那是因為注意到姐姐們整理時免去麻煩。有時候蹲在井邊上洗滌自己的髒東西。手法也相當地熟練。總而言之，真人是一個很可敬佩的少年。但是他這可敬佩的地方，並不能得到母親的歡心。

（像那樣的孩子，聽說活不久，……）

(三)

但真人越發專心研究柔道。那溫順的孩子，那樣在武道中使人們不明其所以然地，熱心研究着。

（谷的體格強壯起來了嗎……），走到練武場來的大島先生，又着手，遠望着真人在練技，這樣想着。

真人的柔術，並不施展取巧的技倆。他本身就具有使身體柔軟而接受對手之力的天賦。那是柔道的本質，真人的對手，不知道這真相，專喜歡同隨時可以打一下的一同練習。

真人在研究柔道的中間，和同級的部員小森，親熱起來了。雖然不像好友隆夫一樣，但和小森的交情，頗為密切。小森雖年青，但筋肉很堅實，性格也和真人及隆夫不同。可說是屬於鹿兒島人的一種典型——西鄉型，不拘泥於小事，性格剛強，他聽了陸夫的海軍志願，就昂然抬起他烏黑的臉：「我的志願是陸軍。我想進幼年學校，但父親不答應我到東京去。現在我在二中暫且忍耐着，四年之後，你們看吧！我就要通過陸軍士官學校的入學試驗了。」

真人對於級友們都在那樣計劃他們的將來，非常羨慕。難道祇有他孤獨地殘留在鹿兒島，做銀行員嗎

這時候，薩摩地方的秋色漸老，到了參拜妙圓寺的日子。陰曆九月十四日，是義弘公在關原敗北的日子。在紀念這一天，自古以來，薩摩地方的青少年，徒步走著五里的路程，到菩提所伊集院的妙圓寺去參拜。好勝的薩摩人，所以立這敗北紀念日者，另有很有趣的插話。這和「毋忘關原」的當地慣用語有深切的關係。如把那句話翻譯成標準語時，就是「勿忘此時」的意思。全體日本國民，決不忘却甲午中日戰後的三國干涉，同樣，直到現在，薩摩人不會忘却關原的屈辱。

「但是近來的青少年，習於懦弱，甚至有把參拜妙圓寺不當一回事的人。真是不勝慨嘆。」在那天，山形縣人的武山先生，這樣告誡學生。即使是別地的人，如來到薩摩，就會染上薩摩的氣質。

二中的學生，以喇叭隊為先導，唱着參拜妙圓寺的進軍歌，越過水上坂，前去行參拜禮，禮畢歸校，已經是黃昏時候了。然而到明晨，有一個學生，一蹶一拐地向武山先生面報告：「我昨天晚上又去了。」因不眠而浮腫的眼泡下面，閃著烏亮的眼珠凝視著先生。

武山先生起初不能懂那話的意思，不久，就明白了真相。原來那學生跟大家歸來之後，一個人獨自又去了一次。一晝夜走了來回二次二十里的路程，那就是小森。從此以後，真人愈加喜歡小森了。

(四)

同小森比較起來，真人的不服輸的性格，是屬於陰性的。他總是在暗地裏用功夫。就使叫他跑妙圓寺兩個來回，他也不會對老師談起的。但是他也很羨慕小森那種豪傑的風度，和爽直的性格。他們的組長小森，同時，和真人同姓的谷與平，都是軍人家裏，並且同有志於陸軍的萬代，以及從幼年時代的好友薩夫

等，結成了同志。

真人到處都受人們的歡迎，雖然如此，起初也有誤解他那樣端正的態度，和沈默寡言的脾氣，以為他是在「擺架子」的。但實際和他交際過的人，都知道他是具有非常明朗和率直的性格，同時有特別吸引人的力量。他們這一羣小夥伴的友誼，很親密地繼續着。

在他們到二年級學期開始的時候，松岡全權大使，就帶着悲壯的臉色，從日內瓦回來了。向來以為他們的祖國日本政府的方針，無論何事，都要同外國協力合作的，這回聽到已經退出了國際聯盟，在少年們的胸中，感到一種不同的衝動。對本國的態度，感到好像是一個富於忍耐而沈默的人，突然從座席上跳起來了的印像。

「戰爭是要爆發了吧？」聰明的與平，詳察當時國際的情勢，這樣的說着。

但是經過很長久的期間，戰爭並沒有爆發，而短促的驕摩的春天已經過去，又到暑假了。在這年的夏天，母親已經允許真人游泳了，所以真人很感覺到幸福。做效着側泳，一直游泳到鹿兒島商船學校的「準八號」上。他們赤裸着身體，在船板上跑來跑去，也有攀着欄杆上被船員們叱責了的。

「船很好呀，」薩夫跳入海中游泳着向真人說。

「好，真好得很啊！」真人也表示同感，從來不知道船會有那樣大的魅力。準人就是有補助汽筒，中型的帆船，要同那所謂「海上城市」那種大型艦船，比較起來，相差太遠了。但是這也充分可以滿足青年們的夢想。況且坐軍艦是如何的快意，是不能想像的。真人預料薩夫可做海軍軍官，感到一種羨慕之情！

「喂，你也考海軍兵學校不好麼？」一邊使用不熟練的側泳，薩夫這樣的說着。

「別提我了……」真人的聲音，因為略的喝了一口鹹水，一半也沒有聽清楚。

到了三年級的時候，真人的成績，是二百三十一人中的十六名。而他的年齡也恰是十六歲。

「那麼，來年可不要降到十七名以下啊！」哥哥四吉，這樣說着笑話。

但是到了十六歲，已經不能說是少年了。依照古例，已經要加冠束帶，列入弱冠的。真人也改變了嗓音，同時對自己的將來，也深刻地思考起來了。

（月薪生活，無論如何是不合自己個性的……）他開始想着那種事。但那也不過是一種自嘲而已。說真心話，實在因為不願意一出中學就過薪水生活。

那時候，谷的家裏，長女次女都已嫁了，長男真藏也已帶了妻子進京，所以母親也透過一口氣來。店裏裝上電話，買賣也很興隆。十六歲的少年，不會不感覺到這樣一個家庭豐裕的。

（我也要進高一級的學校……）同級的朋友都志望高級的學校，不喜歡唯有自己留在這鄉下。即使家境已經比從前好的多，但是也不願獨自一人，耗費巨多的學費，去受所謂高等的教育。尤其是對孩子們的待遇，公正無私的母親，恐怕是不會許可的。那麼自有官費的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從心裏也不喜歡。

（做軍人好吧。陸軍學校呢？海軍學校呢？）像算術的答案似的，將來軍人志望，已攪他的心了。陸軍好呢？海軍好呢？那只好待今後再研究。總而言之，自己要做軍人。是，一定要做軍人，這個決心，是不會變更的。倘然陸軍士官學校，海軍兵學校，都考不上的時候，只有徵兵入伍後，滿期後仍然留在隊裏罷！

他既然這樣決心後，是從入第二中學以來，胸中的鬱氣，一旦開朗，用功的目標也確立了，自己得意

的代數和幾何，也加倍的用功起來了。對物理歷史和語學，也感到興趣。不得已的日語漢文，也感覺容易了。但是，真人這種決心，連對母親也沒表明，總覺說不出口來，因為再等一個時期再談也不為晚。

連對母親都沒表明，所以隆夫和小森自然更不能談起的。在他們中間，總以為真人在二中畢業後，一定要做銀行職員。但是真人用功的方法，確是特別不同。白天裏無論誰來打夥玩兒，他一定是答應回去的。在母校的八幡小學，同朋友們打球摔跤等等的玩着。但是到了夜裏，就要潛到屋脊上四疊半的小室裏，不顧老鼠打架的聲音，集中精神於復習和預習。他這種用功的方法，也是不令外人知道的。

(六)

在那個期間，真人每逢星期的日子，常到圖書館去，閱讀鄉土的文獻。這明是受了河田校長的影響。校長，不但是愛讀歷史的書籍，同時也是一個專門家，當時正在埋頭研究鄉土史，尤其對四鄉南洲和薩夫戰爭的研究，是很著名的。

「諸君，必須要知道自己出身故鄉的歷史……」這是校長的口頭禪，時常對學生講述的。並且在校規裏面，也有這樣的一條。

真人對於音樂，是門外漢，同時對文藝，也不感覺甚麼興趣，所以到圖書館去，也沒有借閱小說等的必要。小說的借閱者雖然很多，但是鄉土資料一類的東西，是隨時都可以借得到的。

這天他借來的書，是「薩英戰爭餘語」的明治時代出版的古本。發行所是鹿兒島，著者的氏名，也是鄉土出身者。用平明的文語體寫的，與其說是史論，倒不如說是一部見聞錄。

——就是在成爲引起戰爭原因的生麥事件時，日本方面也決沒有不法的舉動。奈良原喜左衛門斬決非禮

的英人時，也只有李治選外兩名的男子，對於婦人都已放回。再英國方面提出所謂藩主久光公，曾由轎中嗾使兇犯的抗議等，這完全都是捏造的謊言，本來藩主聽到這事件的始末時，只說了一句「是麼」？便輕輕地將放在身邊的佩刀移到左邊去，既而聽到事件已結束之後，沉默的又將放在左邊腰間的佩刀，移到右邊去了。

這一事件，倒激起了國內的大動搖，英國將駐華艦隊，派往橫濱，向幕府開始談判，要求在英國將校的面前，斬決犯人的首級，賠償二萬五千鎊的賠款。幕府當局頓呈恐慌之色，賠償損失金十萬鎊，以取鑒於英人，但在薩摩方面，倒無所聞問，決不向幕府獻送犯人和償款，以發揚國家的威信。於是，英人惱恨薩摩的心理，因此越發激昂起來了，文久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英國旗艦「猶利亞斯」號以下巨艦六艘，由橫濱出發，航行鹿兒島，企圖於威嚇之下，使薩摩藩屈伏。

但這威嚇行動，毫未見效。祇因當時薩摩人士，對英人缺乏認識的緣故。當時盛傳英國鬼子沒有鞭子，用棍棒一推便倒，自然一般人對英人，都要存一種輕侮之念的。有一個藩吏，曾於在到英國兵艦上的時候，看見一個英國軍官，留着長鬚，當上前一把抓住「可惡的長鬚子」拉着便走，使他進退不得。

再是像藩主久光公的身份，見到旗艦「猶利亞斯」的偉容，曾下毋必砲擊那白色軍艦的命令，其理由是，在久光公的意思，想幽篋那隻白軍艦，俾作將來到江戶述職時使用似的。這豈不是在開戰以前，精神上已輕視勝敵人了。

(七)

實際說起來，薩英戰爭，雖然是一個激烈戰役，同時還不免有疏忽的地方。譬如像西瓜船的計劃，就

是一個好例。這是由斬殺英人的奈良原發起的，組織八十餘名的敢死隊，分乘於七艘西瓜船上，俱各化作商人模樣，懷中藏刀一口，登上英艦，斬殺英人；同時由陸上放砲，被我俱沉於海底的計劃。猛然一聽，好像是一個名案，但是一般歐美人以西瓜爲黑人的嗜好品，並不喜歡它。所以他們也沒有買這麼多的西瓜的理由。而且，敢死隊的人們，雖然自己以爲是變作商人模樣，然而目光炯炯，腰藏有大刀，英艦自然是要作警戒的。這個計劃，雖然終歸失敗了，但那隊員中，有後來的大山元帥，尤其是同日本海軍關係極深的西鄉從道元帥，和仁禮景範大將，亦在其內，是不可或忘的。而且，東鄉元帥，年方十七，也在此役中，初次出征，在砲台上從事奮鬥，但他曾說過一句有名的話，即對於從海上來的敵人，應當在海上防衛。

正式的開戰，是在七月二日的正午，一個暴風雨的當中。從來，鹿兒島這地方，每逢外國船來的時候，總是要起暴風雨的，這回也不例外，在狂風暴雨中，將兵們赤着身體先從南端的天保山砲台，放了第一砲。這就是開戰的號砲，各砲台也繼續的開砲了。正同那忘却不了的十二月八日黎明，向在上海的英船「彼得勒爾」號發放的巨砲一樣。

還有一點和今次戰爭相似的地方，就是在英國方面，誤認日本沒有戰意的。不過是爲威嚇而採取的攻勢，而並非實際在準備戰爭。在這個時候，從各砲台發出必死的射擊，所以一時不知如何處置。像巴沙斯號，竟慌忙的刺棄了船錨，而逃遁了。在任何國家的海軍乘錨而逃，這是一種奇恥大辱。旗艦「利利亞斯」，急遽駛至離海岸約有一里半遠的地點，開始了砲擊，但那兒正有練習用的標的的地方，所以從薩摩的砲台發出了正確無比的砲彈。雖然是舊式的圓彈，而三彈正中英艦上，甲板破毀，艦長和副艦長當場受傷。

薩摩方面損害，也相當重大。薩摩的大砲，射程不過二里，而對方的艦砲可達七里之遙。而且薩摩的

總砲數是八十九門，而英艦方面是一百零一門。祇閩洲的砲台，損害最大，大砲好像軟糖似的彎曲着，砲台已經被擊毀，不堪使用了。然而，士氣絲毫未爲所挫，在風雨之中，號令的大鼓，震天的響着。那時的少年鼓手，就是後來的伊東元帥。

(八)

兵器工廠的集成館，也被破壞了，民家的什物，也被燒掉了。正在市民大混亂的當中，七月二日已經過去，到了第二天，風雨的猛勢漸殺，正在此時，英國艦隊，終於開始退却了。他們的進路，正是眞人和隆夫，每天玩耍的天保山和海上小島的中間。

海上小島，也有砲臺。守衛此島的將士們，因在昨天的戰鬥中，一砲未發，正在摩拳擦掌，迫不及待。這兒的砲臺長是叫着青山愚痴的怪姓名，是舊式天山流的砲術家，因英艦從小島的對方前來，所以一面用手撫摸着圓形的砲彈，「今天要辛苦你了，」這樣地向砲彈拜託着。

並且，還有一個可喜的期待。就是在海上的小島，和燃崎的中間，埋了三個中原繼介製造的帶有電氣的敷設水雷。英艦隊的進路，正指着那個方向，若再少耐一刻，便會發生效果，而從性急的海上小島的砲臺，已經開始了砲火。英艦急遽轉向，退至神瀨方面，猛烈地開始應戰。擊中了一彈，使在砲臺上的井上直八負了重傷。直八後更名良繼，也是拜受元帥之位的。

回顧薩英戰爭的時候，要使我们感到這次的戰爭，實在是元帥和名將的搖籃。大山・川村・野津・西鄉・東鄉・伊東・井上諸元帥皆出，其中除去三位是陸軍，以外都是海軍出身。再是仁禮景範，赤塚源六，伊集院兼寬等，貢獻於日本海軍的人物，俱都參加了這次的戰役。如山本權兵衛大將，僅只十二歲，未

得直接參加戰爭，而也在後方搬運砲彈，間接的參加了戰爭。由是觀之，薩英戰爭，非但奇與薩摩藩的刺激甚大，而使日本人對於海軍的思想，掀起了軒然大波。

那暫且不提。英艦退到小根占的海上，完成應急的修整後，又航行至橫濱。於是戰爭告一段落，但雙方的死傷者，確意外的稀少。英方飛者十三名，負傷五十名，薩摩軍死者只有一人，而傷者不過六人。

然這個結果上看來，薩摩方面，好像是戰勝了，但事實絕不是這樣的。不但各砲台和集成館工廠，都受了極大的損害，而秘藏不住的蒸氣商船三隻，也被燒掉了。

總而言之，是未分勝負的戰爭。至少軍艦對砲台的戰爭，薩摩方面，應該多獲得一點勝利。並且，精神上也不得不感到一種重壓的。

那就是對英國軍艦和大砲的，驚奇的初開眼界，即對二千三百噸，速度十一海里的軍艦，以及飛射圓錐形砲彈的埃姆斯脫砲的威力，深深佩服，而自己却有相形見絀之感。

(九)

真人將讀完了的書本，覆在書桌上，視線轉到窗外邊去了。閱覽室的眺望雖是很好，然而瞬息之間，從濃雲密佈的天空，落下大粒的雨點，打在玻璃窗上。高大的楊柳樹，也搖動了碧綠的頭蓋。

直到山腰，被雲雨籠罩着的櫻島，今天看起來，却異常地暗淡。海上小島的影子，也隱現地辨不出真面目來。天保山・大門口・燐天碼頭。祇園洲等砲臺的附近，烟雨中的屋尖，好像立在火災的餘燼裏一般。

真人用很奇異地目光，凝視着這新奇的風景。這天氣倒很像薩英戰爭第一日的景況。而且帶有歷史性。

的風景，已經不同平常的風景了。十六年來，看慣了的景緻，而能感到這樣地新奇，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奇事。

彷彿就是這個暗淡的風景，向日本海軍送出了無數的名將似的。在那本書上也寫着，在那次的戰爭，自己的鄉土，確實盡了一切的痛苦。當時被呼作荷蘭通的齊彬公歿後，又開始使用火繩槍的老人們，終於不得不承認，火藥被風雨浸濕後，是不堪使用的。圓形彈和錐形彈的威力，是沒有比較的餘地。而且英國不能斷定他不再前來進攻的。那麼，將來怎麼辦呢？

當這個時候，鄉土的前輩們，不拘於一時的面子和從來的私見，一改從前的面目，而和英國結合起來，這的確是值得敬服的地方，並非對英國屈服。確實是在當時歐西軍事科學的優越性之前，而執了事師之禮的——那本書的著者是這樣寫着的，在英國方面，也爲了牽制法國起見，所以這個友好關係，便迅速地成立了。

慶應三年「勞亞爾親王」號以下三隻英艦，進了鹿兒島港。艦上乘者金提督和巴克斯公使。當時薩摩的砲台，也噴着砲火，但那已經不是戰爭的砲火，而是歡迎的禮砲了。藩主主催的歡迎會席上，有四十餘種的菜和香賓酒。英國的客人們，只吃些雞肉和豬肉做的菜以外，其他的菜，是一點兒也沒動着，香賓和啤酒，却飲用了不少。當時的香賓和啤酒！是在什麼地方得來的？這也看得出款待佳賓的苦心。同時，裏輩們並沒忘記，半爲紗，半爲示威地，試射那中原翁介創造的砲彈，供客人們的觀覽。穿着黑羅紗紅的大衣，套着禮服褲的軍官，先向藩主行禮如儀後，向六門的野砲下了射擊的命令，個個都準確的中了遠方海上的標的。英人等也一齊地開始了由衷心的拍手。

這就是真人前輩的氣魄。陸海軍都採用了英國式，派遣留學生到英國去，但是他們這種氣魄，是沒有

改變的，不久之後，幕府的海軍傳習所，也雇用了英人教師。它的後身的海軍兵學寮，幾乎是一個英國海軍學校的縮圖，而且，他的結果呢？

（陸奧長門，是世界最強大的軍艦，薩夫曾這樣說過！）

英人，又將這暗淡的風景，凝視了一遍。

（十）

（決斷，是最重要的事……）

薩摩和江戶的海軍前輩，毅然地採取了英國式，這種決斷，在國家百年之後，有了這樣輝煌的業績，時人是不勝感激的，但是回想到自己本身的現狀，實在是慚愧無地。

（我還沒決定入陸軍士官學校，或海軍官校學校。）

雖然已經決心將來要當軍人，但還沒有具體的決斷。在日本是沒有只是一個軍人的名稱。不是船舖的軍人，就是星位軍人。

（好了，今天就要決定一下。）

已經不是可以蹉跎歲月的年齡了。在那本書上不是寫着，東鄉也是在十七歲就出征了麼？

他把書還給圖書館的館員，就高擡着肩膀，出了閱覽室。是穿着制服和木屐來的，所以在鞋櫃還須要換上草鞋的。

「谷君，你也到圖書館來了麼！」並不十分要好的，同級的朋友尾崎，在出口這樣的喊着。

「哼！你在那兒做甚麼呢？」

「下雨天，也沒帶傘來。」
的確是，外邊下着很大的雨。

「那麼，到我的傘下來吧！」

一向未雨綢繆的眞人，恰巧帶着一柄洋傘。

二人合撐着傘，冒著大風雨中，從照國神社前走到天文館路去。

「雨真大啊！」尾崎渾身稀濕，把褲腳捲到膝蓋上，似絞手巾般，水在足脛上流着。

眞人看也不看一眼，昂然走着。實在說，什麼風雨，都已忘記了。

中原猶介出身薩摩……赤塚，伊東，仁禮，川村，樺山，山本，及東鄉，都出身薩摩。他一心只想着

那些事。

「谷君……往那裏去？」尾崎走到天文館路的電車道，向還在向前走着的眞人說話了。在那裏等車，有電車直達他倆所住的地方，不用中途換車。

眞人出其不意地被提醒了，舉目四顧，滿天狂風暴雨。薩摩地方獨有的暴雨，從灰黑的空中，像盛開的花朶般，在路上洩瀉着，電綫被狂風吹得許許地直抖。一切都彷彿像薩英戰爭的第一天。

「尾崎君，走啊……不要乘電車！」眞人一直走過電車道。那時他的心裏，恰似在開始發動什麼似的。
尾崎莫明其妙，略帶一點不平，跟在眞人的傘下。

軍人班

(一)

在那年的暑假，菊池配屬將校組織了軍事參觀團，親自率領着有志者六十餘名，遊歷九州和中國。個人既已下了決心，所以也參加在內。隆夫同小森，是不待言的。

他們的一行，先從菊池少佐的故鄉，熊本留守師團，開始參觀。在炎天下軍隊的訓練，確是猛烈到極點。軍服的後背上，被汗浸着好像濕手巾似的。他們睜圓着眼睛。

他們到陸軍醫院去慰問滿洲事變的傷兵，或慰問戰死者的遺族們，他們的行動，的確忙碌得很，並且有少佐的車中教授。隨時指導參觀地方的豫備知識，和這有關聯的軍人精神的熏陶。因為列車旅行迅速的震動，也有在開始打盹兒的。那也不能盡說他們的不專心，因為這個參觀團，幾乎沒有住過旅館，都是在車中過夜的。所以學生們很顯得疲勞，少佐的目的，就是使他們堅忍耐勞。

「要鍛鍊自己，鍛鍊。」雖然沒說出口來，但是從他的眼中也可以看得出的。

最後的參觀地，是江田島的海軍兵學校。早晨六時，到了吳市，從川原石坐上輪船。被朝輝映耀着的大小軍艦，整齊地停泊着。隆夫從夢中驚醒過來，走到舷邊，個人則從朋友們的背縫中，睜眼望着。

到了島上，約摸走了三十分鐘，到海軍兵學校的門前。菊池少佐走到門衛那裏，講了幾句，門衛就用電話通知上司。

「會兒，少佐回到學生這裏：『諸君，真是非常可惜，這學校從昨天起放暑假了。但請當值教官領導我們參觀，大家規矩一點。』」

學生們都垂頭喪氣。但聽說這學校的暑假祇有十天，也嚇了一跳。

門內出現了穿海軍少佐制服的教官，領導他們。雖說是在休假中，但清淨的校舍，松樹，杉樹，櫻樹，以及襯着紺碧的海的背景，這不像一所學校，充滿着清淨的空氣。

約經過了二小時，才全部都走遍了。那麼廣大的校址與校舍。另外還有正在新造中的校舍。最後在鑾浩館學生酒店，打開飯堂用膳前，教官講演了，題目是「關於帝國海軍官兵學校」。

「好啊！海軍！我在入校的時候，不知道會有這樣新校舍。」薩夫在真人耳邊細語着。真人祇是微笑，不答說什麼。

(二)

真人從軍事參觀團歸來後，剩下的假期，是在大保山海濱渡過的。不久新學期開始的時候，精神是異常的興奮着，而肉體却感覺一種奇妙地疲倦。爲克復這種現象，猛烈的練習柔道，回到家裏，母親很吃驚地說：

「你在發熱了吧。」

真人通紅蕭臉，瞪着光亮的眼睛。

「不！」雖然真人這樣地否認着，但是強使他用溫度表一量，果然超過了三十八度。

真人當時就臥倒在病牀上了。醫生的診斷，據說是有傷寒病的徵兆。兩三日後，昇到四十度以上，熱的性質，已經完全證實了是傷寒病。

他母親特別地掛心着，是不待言的。主要是松枝負看護之任，但是店裏稍有空暇的時候，母親就要坐在枕邊的。

「爲什麼得了這樣可怕的病症啊……」

他母親的嘆息，也是有原因的。因爲家中從來沒有人患過傳染病。真人在軍事參觀團旅行期間，曾患

胃著，飲食不潔，必是病因，病菌的潛伏期，須要兩三個星期，正和旅行期間相符合。

但是他年青力壯，自然較普通人是富於恢復力的，過了兩星期，便回到了平常的熱度。以後又靜養了一星期。

傷寒病的恢復期，是要使人食慾大增的，但是真人對這一點，是堅強地自制着。從幼年時代以來的好勝心，在這時也發生了效果。只是這無聊的情緒，是最難堪的。薩夫們，時常來探病，但是他母親恐怕別人被傳染了，所以都謝絕了他們的會面，到了靜養期，松枝·加代，也不常到他的枕邊來了。真人只好以大柵板為對手，作種種地談話，和作種種地想念。

有一天沒想到四吉兄帶着點心到病室來了。

「你實在是無聊罷……這樣菓子可以用點哪。」

很親切地哥哥，在為人家送米的歸途，買來了這點心。

真人的內心是喜歡得不得了。突然他感到有將這深藏在胸中的宿願，對哥哥發表出來的必要。

「哥哥，我想考海軍兵學校，你看怎樣？」病後疲倦的聲音，小聲地說。四吉兄忽然笑容滿面地：

「那很好……我是在鹿兒島商業中途輟學的，很希望你到上級的學校去……好，我給你向母親說說看。」

「謝謝您。」真人的眼眶裏淚珠盈盈欲墜。

(三)

前途是已經決定了。這回可是不動的決心，便是櫻島爆發。甲突河倒流，此志不移——

「你若是那麼決定了，也好……。父親，真一郎，都被陸軍徵去了的，海軍是一個人也沒有……」母親很爽快地允許了。並且還添上一句，早在明治十七年的時候，有一個伯父，當過水兵——

事已如此，是毋須再隱蔽的，所以真人，對隆夫也發表了。那時候，隆夫的歡喜，不知不覺手舞足蹈起來，互相宣誓了二人同做海軍軍官，共同生死。隆夫買了兩張在那年五月三十日薨去的東鄉元帥的額面照片，一張送給了真人。

真人到現在為止，是以鄉里的老名士來崇拜東鄉元帥，而於今更加上一層意義，同時又是自己志望的海軍的老前輩。然而對東鄉元帥的認識，並不怎樣深切，只是（東鄉老，偉大的……）也不過是這種程度。他知道元帥的真正價值，是在很久以後的事情。

這樣看來，他志望海軍的遠因，是在那暴風雨之日讀了「歐英戰爭餘話」，而近因就在軍事參觀團，到江田島去的時候，聽到穿白制服的當直軍官的講話。「諸君，大概都知道我國軍艦的艦首上輝煌的徽章吧。爲什麼我國軍艦上都有十六瓣菊花的紋章——那就是明示着，日本海軍是天皇的海軍。在法律上，事實上都是如此的。這是人人必須知道的事情，而不知道的人却很多。況且日本海軍的建設者是誰，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這實在是……」

穿白制服的軍官，將日本海軍是明治時代建設的，在明治時築成了大海軍的基礎的經過，講述了一遍。在明治元年的閱兵式中，聚到大阪港的軍艦，僅有六艘，總噸數是二千四百五十二噸——那到四十年後的十一月，明治天皇最後的神戶舉行觀艦式時，艦數一百二十三隻，總噸數已達到四十萬四千四百六十噸，少年們聽到這樣大的數字的差別，不約而同的露出驚異的神色。

「在明治天皇一代之間，建設了這樣的大海軍，這都是明治天皇的豐功偉業。試舉一例言之，在明治

二十五年，海軍省向議會提出了戰艦二，巡洋艦一，通報艦一的造艦預算時，否決的情勢極見濃厚。明治天皇當時深為憂慮，以後六年之間，每年節省宮廷費三十萬元，贈與日本海軍……」

穿白制服的軍官聲音，忽然中斷了。那個聲音，到現在還留在真人的耳鼓中。

(四)

那年也照舊的過去了，不久又到了第三學期。因患傷寒病而衰弱的真人的身體，已經完全恢復了原狀，於是盡全力於功課方面。所以成績也大有可觀，百尺竿頭，更進了一步。

十七歲四年級生——他和級友們，都緊張起來了。成績好的，四年休業後，可以到上級的學校去。每人都談着自己將來的問題，等到真人表明志望海軍的時候，同級裏希望入陸海軍學校的，確有驚人的多數。據說這是二中有史以來的現象。

真人是四年級五組，級任先生就是那緒方先生。在新學年的開始，緒方先生非常滿意的樣子說，「志望軍人學校的人數，像這樣地多，實在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同校長先生也商量過了，那麼將這一班，就起名叫「軍人班」。只是名稱叫軍人班，也沒有什麼意義。一定要突破難關，實現縣下最高的入學率。不，一定希望你們作出一個九州第一的入學率纔行。不久，要成爲日本第一的——說老實話，能否使二中成爲日本第一的中學，這責任完全都在諸君的雙肩上！」

緒方先生的熱情，過於激烈，所以末尾的話中，夾雜着不少的方言。

在這種情況之下，二中的歷史上，永垂不朽的軍人班，終告成立了。真人・隆夫・小森・萬代・都參加在內，是不待言的。但是志望陸軍的最多，同別班合起來，一共有四十一名。數學・英語・物理・化學

·都有擔任的教師隨着，在教室或教師的家裏，實行猛烈地準備教育，和嚴格的訓練。

「斷而行之，鬼神避之！對入學考試，也要有這種決心！」那時候，已經退職了的菊池少佐，也來這樣地激勵着。

教的教師是很熱誠的，而學的學生也是很熱誠的。在每個學生的胸中，都深刻着，自己獲得入學的榮冠，同時就是發揚母校的名譽。像這熱烈的準備入學考試，恐怕在全國之中，也是很少有的。

從那個時候，眞人就同軍人班的學友們，時常訪問緒方先生的家庭。英語是最得意的功課。但是有疑問的地方，却很不客氣地質問着先生，先生對難懂的成語，也要使他十分明瞭地解釋着。

眞人自從出入於緒方先生的家庭後，被這毫無矜飾，像珠玉一般的先生的人格所感動了。他那種溫厚地，品格清高地城下武士的家風，不由地使人肅然起敬。家中有老孀的母親太太，六個小孩子的一個溫暖地和平地家庭。最喜歡小孩兒的眞人，對於十三歲的先生的長子以下，以及今年剛兩歲的四男，都成了很好的小朋友。

先生好像是很喜歡飲酒。然而，每月一次一定要帶眞人們到精華堂去吃點心的。眞人在這時候，對緒方先生確感到「恩師」的意義。

(五)

薩夫近來也開始努力用功了。雖然數學功課，不像眞人那麼好，但是國文·漢文·圖畫等成績都在眞人以上。英語也不在眞人之下。

那年的暑假，對軍人班的人們，好演是沒有關係的。薩夫也整天不離開書桌。這樣倒使父母擔憂起

來了。

有一個海風涼爽，月色皎潔的晚上。隆夫依舊在電燈光下，翻閱着小學的辭典。

「到外邊去玩一下吧！」他母親很擔心地這樣說着。

隆夫雖然勉強到外邊散步去，但只是一個人覺得很沒有意思，所以又去約真人。真人好像也在用功，但因為隆夫來了，便很爽快的應諾了。兩人一同走向天保山海濱去。途中街坊上，都點着地方遺俗的六月燈。在那舊式的蓮花燈籠上，畫着美麗的畫圖，被涼風吹動着。

「好美麗的風景！」到了海濱，隆夫竟自忘掉了考試。看慣了的櫻島，被深紫色的晚霞籠罩着，海上的月光不勻，而蕩漾的波紋，散放着銀色的光輝。

「我近來向櫻島，練習喊號令——將來作軍官時用的。」真人近來也公然說着這樣的談話。

「做一下看看！」隆夫這樣催促着。

「聽着吧！……向前開……步……走！」使盡了力氣，這樣喊着。聲音總不能如意地發出來，這種奇怪的聲音，是不會達到櫻島。

「哈哈，確實聽不得。第一，海軍士官，是不會發那種號令的。你叫軍艦『向前』，他是不會前進的。必須要喊『兩舷前進微速！』這樣的號令。」隆夫的海軍知識也是不可靠的，但是較真人確似略勝一籌。

被隆夫揶揄了的真人，這回開始向隆夫挑戰摔跤。

「來！……」二人在冰涼的濕砂灘上，開始摔跤了。這回真人終於勝利了，隆夫連敗了三次。

二人相對笑着，疲倦了的身體躺在砂灘上。涼爽的夜晚，吹過了海灘上，十三日夜裏的圓月，映照

真人雪白的肌膚。

「這倒奇怪啊！」隆夫手指着皎潔的明月說道。「真人！你看看月亮，是三個？是四個呢？」

「胡說，月亮是沒有複數的。」

「那麼，我怎這樣看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隆夫的聲音，特別失望似的。

(六)

過了兩三天以後，真人的家裏，來了一位新奇的客人，就是隆夫的妹妹。她對真人說，「我哥哥很抱悲觀的，請您到我家裏來玩玩好麼？」

今年剛十四歲，身裁高大的她，口音清楚好像大人一樣。在柔順的薩摩女子羣中，她確是一個奇特的女子。雖然是一個少女，但是她的脾氣是很倔強的，有時候還勇敢地向父母爭論。在當年春天，入女學校的時候，父母都希望她入縣立女高，但她自己却主張入鹿兒島最時髦的聖母女學院，並且終於進了那個學校。那個舊教的女學校，是設立在遠處的小山上，即使在雨天上學困難的時候，因為是自己所喜歡，自己所選擇的學校，所以也要勉強上學校去的。若說她是一個薩摩女子，倒不如說她有薩摩男兒的氣質。

「是，那麼一盞鐘以後，我一定到。」真人倒反通紅着臉，這樣回答着。「請您就來吧！我實在很擔心！」她的意思，是表示想同真人一塊兒回到她的家裏。這可使不得！一個青年和一個少女，一塊兒在街上走着，那確是違反當地風俗的。

「請您先回去吧！」

「爲甚麼！」

「不爲甚麼……」

眞人通以着臉兒，話也說不出來了。枝子凝視着眞人的臉。

「沒用的東西！」她一邊說着，一邊搖着她那覆額的頭髮回去了。

又過了三十分鐘的工夫，眞人靜悄悄地從門口進去，穿過庭院，到陸夫的屋裏來了。

「你怎麼呢？」

「眞人……因爲醫生說我是近視眼。」

陸夫像吐東西似的說着，將頭低下去了。

當海軍軍官，要是眼睛不好，乃是致命的打擊。陸夫的悲觀也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那麼……還是初期吧。若帶上眼鏡，便可以無事了。」

「不，若是帶眼鏡，便越發的近視了。」

「那麼到海邊去，練習往遠處看。什麼霧島山，開闢嶽……都可以的。」

兵學校的體格考試，雖然已經迫近目前了，但是只要努力，不一定是不會好的！

從那天以後，二人每天站在海岸上，向着遠方的高千穗山嶺，和那背面的薩摩富士，注目着。若是

近地方的風景進入眼簾的時候，便慌忙地將眼睛閉上了。眞人雖然不過是同他作伴，但是使好的眼睛更好

起來，也並不是無意義的事。

(七)

八月五・六兩日，海軍兵學校入學志願者的體格檢查，在二中的講堂舉行了。

薩夫從早起就現着蒼白的面孔。潛進母校的校門後，心裏突突地跳着，脚步也停住了。素不相識的本縣內的學生們，好像螞蟻羣似的，聚滿了校庭中。又將他那沉重的頭抬起來了。要想這樣多的人數當中考中，的確不是容易的！

「薩夫……我在找你呢！」真人跑到身旁來了。熊澤·東山·伊知地……等其他軍人班的海軍志願者，都接着趕到了。

偷看着同志們的體格，薩夫愈加悲觀起來。不但眼睛是近視——在體格上，像他那樣又細又長的，一個也沒有。

真人對自己的體格，也沒有自信。在母校春期體格檢查的時候，身長一·五八公尺七，體重五三公斤，胸圍八二，榮養甲，姿勢正，視力左右都是一，二。身長和體重的比較，總感覺着不安。

「我的身軀，也很小呵！」但是真人却嬉嬉地笑着，因為他自己很相信自己的體位，是逐漸增進着的。今年假如失敗了，還可以等待來年。四年就能入學，這是千人中之一件難事，唯有體格，無論你怎樣斷而行之，鬼神也不會避之的！

不久就到時間了，辦事員們招呼大家注意之後，便喊叫號碼。真人因為年紀小，所以先進考試場去了。在注意的時候已經說明白了，連襪褲也要脫去，赤裸裸地光着。向四圍一看，都是筋骨健壯的。

最使真人吃驚的，就是檢查方法的嚴厲，遠非學校中的體格檢查所能比較。但是他最擔心的身長，體軍都順利地通過了，其次是視力檢查，這也費了很長的時間。

（我不會因眼睛而被淘汰嗎？）一時也這樣地的擔憂着，並且他又不得不回想到好友薩夫的運命。但是，真人第一日是安然的通過了。他在門口等着他的朋友們。

不久，隆夫同伊知地淚汪汪相擁抱着出來了。二人的結果是不問可知的。

「隆夫……還有來年！」真人握緊了拳頭，向隆夫的背上捶着，一邊捶着，從他的眼眶裏也流下淚來了，

真人在第二天的檢查，也及格了，但是在十二月裏還有學術考試的大難關，在面前等着。

(八)

到了秋天，新學期又開始了。隆夫一邊買來近視自療器，一邊練習眺望遠處的景緻，努力於眼睛的養生，但總沒有到眼科醫院去的意思。

「這不得了，有了很大的進步……」倘若有人這樣說的時候，他也或許要發狂的。

本來是很快活的隆夫，近來特別悲觀起來，所以真人盡力地鼓勵着，有時要作分外的笑話。而且那也都極其巧妙，所以隆夫有時也要笑得閉不上嘴。這樣說來，他那喜笑的臉，近來似乎越發加添了吸引力。他好像在模倣河田校長賞讚橋本左內的風度似的。外貌宛然像一個婦女，而內裏却像鐵石心腸的英雄，也許這就是他所理想的人物。

並且，從那時候起，他對於母校的愛，特別激昂起來了。雖然已經達到明白愛情的年齡，但封建思想特別頑固的地方，是不能去愛花賞月，以及愛一個少女。他對於菊池少佐計劃的，帶有金絲的學校制帽的徽章，發現了愛。他很歡喜背誦那氣魄宏大，剛直正明以處事的校訓的一節。

那年的秋天，殘暑還未盡消的時候，二中的上級學生，受命為新建築東鄉元帥墓地，而進行搬運泥土的工作。若在現在，便可以說是勤勞奉仕，各學校的學生都有一定的次序，從事工作而進行。從發表了元

帥的墳墓，定於東京多磨墓地後，在故鄉的當地，都感到失望的時候，而聽到在這鄉土也設分墓，一時喜氣洋溢，青年學生們，也受到了很大的感動。

「我們不要輸給一中！」二中的學生，起土的，担挑筐的，確實作了極大的奮鬥。尤其是軍人班的人，爲名譽起見，也不得不格外的努力。只穿著一件襯衣的眞人的肩上，被滿盛着土的挑筐壓得通紅的要脫下皮來，用鐵鍬掘土的隆夫，累得氣息奄奄，伸出下顎來。

「隆夫！不加油不行！」眞人不客氣地喊着。隆夫也緊咬着牙根兒，繼續地工作着。然而，柔弱的他，累得筋疲力竭，頭暈眼花，看着就要倒下來。

正在這時候，停止工作的號令下來了，從學校裏送來了小豆飯的飯團子。他們好像牛一般地喝着水桶裏的水，馬一般地吃着齋飯團子。隆夫戰戰兢兢地將起泡的手掌，伸着給眞人看。

「那纔算是二中精神！」不知道甚麼時候，來在身旁的大濱先生，這樣地激勵着。大濱先生是二中軍人志望會的主任，對於性格來說，要算是次於菊池少佐那樣強的人，但是，二中精神，這名詞並非大濱先生創造的。這是用漢詩作的校歌的題目。脈脈傳承兵兒憶，剗目待西鄉東鄉——這便是那長詩的結句。

秋也深了，同時軍人班的發奮用功，也加速度地進展着。但是，從十一月八日以後的數天中間，在他們的精神上，受了很大的衝動，時常要離開他們的書桌的。

(九)

八日的正午，桅桿上高懸着天皇旗的比叢軍艦，在櫻島南水道，出現了他的雄姿。街路兩旁，自大臣辦事以下，歡迎的軍隊，鄉軍，各學校的學生等，都擁擠得十分不堪。二中的學生，是在石燈籠大街附

大元帥陛下，自十一月九日起四日間，在宮崎縣的山野舉行的陸軍特別大演習，是御駕親自統率的。大演習後，天皇參觀宮崎縣內各處，十五日參觀鹿兒島縣內各處後，返還第一高等女學校。

鹿兒島市內，因拜迎聖駕，確是難得過節的光榮事情，所以地方人民的欣喜雀躍的情感，好像沸湯烈火似的奔騰着。在那天晚上，舉行了市內各學校男生一萬二千餘名的提燈遊行。真人同薩夫，也參加在大鳥先生指揮下的隊中。

並且在十七日，本縣以外五個縣的代表學生，同在鄉軍人，消防班等，在伊敷練兵場，請天皇校閱。二中的高班學生，也一同受到這種光榮。

前天下起的雨也晴了。是秋高氣爽的天空。市外北方的伊敷村，農戶人家，有紅的柿子樹，黃的菊花，門口都掛着赤心白地的日章旗。這個美麗日子的印象，筆者現介紹真人自己來發表吧。在二中校友會雜誌的行幸記念號中，有他的一篇作文。

拜受御親閱 四年級 谷真人

「立正！」的喇叭高聲地響着，數萬的庶民，胸中充溢着赤誠，端正姿勢，玉座後方的國旗，被過午的日光映耀着，徐徐地昇起來了。（中略）不久輦輿即在國歌吹奏裏，好像滑走一般地到達了會場（中略）瞻仰天顏於咫尺的眼前，誠敬誠恐地行了最敬禮。不久，軍樂隊吹奏着進行曲，就開始了分列行進式，我們青年的意氣，得表現於御前的時刻到了。我們儼要踏破大地似的往前行進着。到御前的時候，下了「注目」的號令。得瞻仰天顏於咫尺之間的光榮，並且還賜答禮，此種光榮，不禁感激得淚珠都要落下來。

在心中堅誓着「將來定作陛下忠良的軍人！」而通過了玉座之前。如是分列行進終了，回到元來的位

置。而且……（後略）

（十）

眞人們一面回憶着那天的光榮，一面又開始他們軍人班的猛用功的時候，學校裏發生了一個新的事件

「據說河田校長要轉任到一中去……」這個風聞，像野火一般傳遍了全學校。一、二年級生，並沒感到有甚麼影響，但是在三四年級生，以爲這是學校中的一件大事，都感到一種異常的衝動和激憤。

「先生，這話是真的麼？」

眞人這樣的向緒方先生詢問着。先生却現着一副尷尬的面孔，只沉默地將頭點了一下。

眞人從那天以後，已經失去了他那可愛的笑顏。事件的真相，是一中的校長轉任他校，所以他的後任依序以二中校長來補充，這是極合乎常識的，縣署當局的人事更動。可是眞人是不懂那種道理的。並且自己心中唯一對象的「母校」，更深切地在他目前出現了。

「我絕對不贊成這種事情！」

一向是很溫和的眞人，突然發出這種粗暴的言論，學友們都爲他吃驚了。然而，吃驚的學友們，和所有的學生同窗的學生，父兄會，甚至於教師們，俱都捲入了悲憤憤懣的漩渦中去了。

從來鹿兒島，是對於感謝師恩特別寫厚的地方，私立學校和西鄉舉兵的關係，便是最大的例證，此次雖然沒有那樣的大暴動，但是情感的熱烈，彷彿是依然沒有變更。在教師和學生之中，已經有宣言退學的。事實上從河田校長到任以來，校風同學績，都大爲發揚，這是人所共知，而口碑載道的。

這次騷動，終於傳到了在京薩長老們的耳中。而長老們已經向東京當局開始交涉的風說，也傳來了。眞人終於忍無可忍地寫了一封寄給校長的信。全文現在仍然存留着。總而言之，不過是一封悲憤慷慨的信，只有一點，不同其他的請願書的地方，就是向已經失去了校長的一中學生，也表示着同情之意的。我們自己的志願固然一定要貫徹到底，但是失去了「爸爸」的一中學生，也是值得同情的。希望早來一位好的校長！大意是這樣的。

對這一方面用白書包，一方面用黑書包，隨時隨地要對抗起來的學校，不惜表示同情，這便是眞人是一個「好孩子」的證據。他從小學時代，就是這樣的，就是後來他成人之後，仍然是一個大的「好孩子」。可是，他雖然是一個可佩的青年，却一點沒有所謂偉大的英俊的風度。至少，一直到後來決定從事大事之前，誰也以爲他是如此的——

事態緊急的校長轉任問題，不久也解決了。由於縣知事適宜的措置，而得以留任在二中。全校高揚着歡呼之聲，從那天以後軍人班的人們，又在天高氣爽的秋夜燈火之下，開始他們的用功了。

(十一)

最後的難關，終於迫近了。在健兒舍輪班講演義士傳的時候，鹿兒島地方業已非常寒冷了。從那天晚上，到海軍兵學校的學科考試，只剩不到十天的工夫了。

眞人在那二樓像堆房似的小屋中，用功到深夜裏。黯淡的電燈，書桌上雖是亮的，但是，眞一郎兒在家時掛在壁上的，西鄉南洲肖像的額面，連眉目也辨不清了。唯有用白紙寫的「必勝」兩個字，還模糊地可以看得出來。

十點過後，姊姊松子拿來了火鏞熊熊的火盆和粗茶。「謝謝您，用不着火盆。」他只留下了一杯熱茶，這地方的風習，男孩子本來是不烤火盆的，可是近來也漸漸地廢掉了。

體格檢查的時候，已竟淘汰了一半，學科考試時大部分的人都要落選的，無論怎樣的高材生，對這考試，也沒有自信。真人唯有徬徨於「盡人事而聽天命」的大西鄉主義，和「斷而行之，鬼神避之」的菊池少佐主義之間，結局，還得坐在書桌面前去用功。

十二月二十日那天終於來到了。試場會是在真人母校的講堂。

第一日：代數，英語。第二日：幾何，物理，化學。第三日：日本歷史，日文，漢文，作文。第四日：口試。

第一日的前夜，故意地不用功而早睡了。第二天早晨，心裏倒覺得很安靜的，趕到學校一看，羣集如山的應試者，個個都像是俊秀天才，心裏漸漸地感到了不安。不久，依考試官的命令，進考試場，找到自己號碼的書桌上，有自己的半身照片，和覆着的考試問題的紙張。待大家都坐下，場內沉靜的時候，

「開始！」下了這樣一個大聲的號令。這個聲音在真人的心中，砰然一聲的反響着，他的脈搏也亂跳着，一邊聽着自己的心臟的跳動的聲音，將考試問題的紙翻過來了。

午前的英語，午後的代數——都是自己得意的學科，但是到現在也不得意了。他唯有專心一志地寫着答案。

「考試成績特別不良時，停止今後的應試。」志願者須知裏，這樣寫着。每天的成績，就在當天發表

真人同軍人類的朋友們，那天傍晚，都到榜前去看。唯有真人同熊澤的號碼，沒被紅線劃去。

第二日，也安然地考中了。第三日，也好容易地考中了。第四日，是口試，這倒很容易。那天晚上眞人好像吃醉酒的人似的，倒在床上就入了夢鄉。

(十一)

昭和十一年新年來了，眞人已經十八歲了。

年底的學科考試，好像吃了太多的黏糕似的，還殘留在肚裏，但是他抱着大西鄉主義，靜待天命。雖然是這麼說，但是這種妄念，總也驅除不了，因為雖然四天的考試都安然過去，仍然不免要被淘汰，這種前例也很多。

正月二日，他訪陸夫的家庭，看到陸夫的態度，意外地倒很安靜。

「我已經看眼科醫生了……」陸夫沈靜地說着，據說他所以到眼科醫生那裏去看的動機，是發見了雖然視力不好，也可以作海軍軍官的方法。眼科醫師，果然診斷說他是近視和輕度的散光，但是在陸夫看來，這是意料中的事情，所以並不驚異。

「帶眼鏡就不能作海軍軍官，豈有此理……，我業已決定不入兵科，而想入經理學校了。眞人，——我無論如何，是一定要坐軍艦的了！」

他的臉充滿了激情在戰動着，陸夫是這樣地愛海和愛海軍，這是眞人所沒想到的，他反倒對自己感到慚愧。

不久，正月已過去，又到祀元節了。眞人在學校的儀式完畢後，回到家中，爲想到陸夫的家裏去，正出門口的時候，送電報的信差來了。

谷眞人先生，電報！

接到給自己的電報，這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他戰戰兢兢地打開電報紙一看：

海兵合格——委員長

是從海軍省教育局來的電報。剎那間眞人的腦海裏感到無限的空虛，眼睛甚麼也看不見了。

「媽媽……」他好容易地將這個電報遞給他母親看了。

「請告訴四吉哥哥吧！」說着眞人就跑到外邊去了。忽然想到給已經落第了的隆夫看，這太不好意思了。倒不如向在紀元節的祝賀會，還剩在學校的諸位生先生，傳達這個吉報。

在教員室裏，前面擺着赤飯的包兒，先生們地坐在那裏。

眞人第一先將電報交給了校長先生。在這個時候，得到同樣電報的熊澤，也跑到了。緒方先生站起來擁抱着他們兩個人。

軍人班的四年生，出了兩名海兵，一名陸兵的入學者。那勇敢的小森，就是屬於後者的。並且和第二年的人數總合起來，陸軍二十一，海軍八，一共二十九名的入學者。這確是輝耀全國的好成績。河田校長和緒方先生，於是覺得光榮萬分。

四號學生

(一)

「開一個入學祝賀會，你看怎樣？」隆夫在上午十點鐘前後，就來約會眞人。因爲自己已經變更志願

入經理學校，所以他的煩惱也解除了，對好友的獲得榮耀，誠意地想爲他致賀。

「不用，那種舉動，用不着！」真人笑着搖擺手。

「不管什麼，我們到天文館大街去看看！」薩夫無論如何也要叫真人到外邊去。

二人走到二月底業已帶來春意的街頭上了。梅花都全開了，隔牆看到的櫻花花瓣也待要開的樣子。

「我家的收音機，早起就不響了，所以早操也沒有做。」

「大概機械有毛病了吧。」對薩夫的訊問，真人這樣地回答着。

天文館大街，在東京好比銀座。在大阪好比道頓堀。道兩旁都有街燈，有電影院・茶館・書舖等大商店。雖說是鹿兒島的學生，也不是木石做的，時常也要到這條街上來。

「到正午雖然還早一點兒，我們到山形屋去吃西餐吧？」薩夫這樣地勸着真人。

「我是什麼也不喜歡吃。」真人毅然地拒絕了，山形屋百貨店的西餐室，七高的學生雖然時常出入，

但是真人却以爲不是中學生可以去的地方。

「但是！我已經餓了。」

「那麼吃甚麼好？」

「我們買三勇士饅頭吧！」真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當時在路傍有賣那名稱的饅頭。薩夫買了滿滿的一大口袋。「今天無線電似乎停止廣播了。」饅頭舖的老掌櫃也這樣的說着。

二人毫不介意地走向天保山的路上去了。因爲在人面前不好意思吃東西，所以要到那最熟習的海岸上去。坐在松樹下的砂灘上，二人吃了滿腹的饅頭。這確是一個古怪的祝賀會。

「我看大隅山很清潔——我爲治療近視，竟畫些遠景的畫圖吧。」薩夫最得意圖畫，所以他家裏有油

畫的器具。

直到傍晚，他們二人纔回家來。在真人的家裏，母親同姊妹也談着，收音機壞了的話。那沉默的收音機，在夜裏八點多鐘。突然地說起話來了。「二月二十六日午後八時十五分陸軍省發表——本日午前五時許，一部青年將校等……」

(二)

對這震動全國的大事件，真人已經到了思索那究竟是「爲甚麼」的年齡了。但是無論怎樣思索，也不能十分明瞭。這也難怪他。連東京第一流的評論家，甚至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直到最近才明白，所以在南方僻地薩摩的中學生，是不會十分了解的。

但是，細想起來，這「爲甚麼」近來是陸續不斷地發生着。在前月十六日，日本退出了第二次倫敦會議，也是一個例證。這個「爲甚麼」好像是能明白一半似地，所以真人愈加焦躁。同時這問題是與自己志願的海軍有關係，所以更放心不下。

「先生，這和退出國際聯盟有關係麼？」在星期日訪問緒方先生家時，這樣的問着。「嘿……」不喜歡學生關心政治問題的緒方先生，現着難看的面孔。忽然想到真人是海兵的合格者，心情又轉變了。「我也不很明白，事情確實是很大的。三年前開過預備會議，山本五十六中爲全權代表，曾反對華盛頓條約的繼續，那正是退出國際聯盟的第二年，在那時已經暗雲瀰漫了……」

「唉。」山本五十六提督的名字，真人這是第一次聽到。

「像這種事，我是外行，校長先生是歷史家，很注意的。一切都是從校長先生傳聞得來的。……」

華盛頓條約的五·五·三比率，就是這締結的淵源，爲減輕這種痛苦而努力，便是第一次倫敦會議的日本的態度。補助艦對美七成以上，潛水艦保持自主的現存數量，大型巡洋艦對美六成以上——這便是日本的主張。可是終於以華盛頓條約爲基本，附加着幾個無意義的條件，而成立了。第一這條約是暫時議定的，到今年（昭和十一年）就要滿期，所以日本也忍痛贊成了。

然而期限一滿，問題就嚴重了，所以英美打成一片來舉行這第二次倫敦會議。這時日本的態度，已經和從前不同了。清算過去的軍縮會議，規定各國保有量的最大限度，確立各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態勢——這種態度，已經不是追隨他人之後的。已經不是要求幾成的那種卑賤的話了。這是積極的發言。在這兒有很大的轉變。

英美當然反對這主張，因此日本就毅然地退出了這會議。比方是一個人，若不是很有自信的時候，決不會採取這種態度的。

「所以今後は無條約時代——谷君，你正是作了無條約時代的海軍軍人！」
真人對這個爲甚麼已經完全了解了。

(三)

三月二十五日午前五時許，真人穿着破舊的二中制服，抱着比到學校去時還大一點兒的包袱，進了西鹿兒島站三等候車室。哥哥四吉同太郎護着母親似的，坐在長凳上。四月一日就是江田島海軍兵學校入學的日子，在真人的衣袋裏藏着一預定錄取學生到校須知的小冊子。

「沒甚麼可說的，要保重身體，發憤用功。」母親在這種時候，不過同一般做母親的所要說的話以外

，甚麼也沒談及。但是這幾句普通話，真人却深深地感動了。

在這個時候，陸夫同他妹妹枝子也趕到了。

「這倒難爲你了……不來也可以，昨天晚上已經說過……」

真人故意大聲地說着。前夜在陸夫家曾爲真人開過送別會，真人說的話也沒在意的細聽，陸夫便說道

「別忘了來信！」熱烈的友情溢於言表。

枝子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却揚眉不睬裝着沒事兒似地。

「呀！恭喜。」這時候，大原先生同緒方先生帶着軍人班主要的學生們，到候車室來了。校長先生以下各位先生，雖然前幾天都去辭過行，但是都親自到車站來送行，這實在是過意不去。先生和學友們都在說送真人在七時三十五分開車後，就回到學校，還可以趕得上開課的時間，於是真人也放心了。

「實在太謝謝了。」母親，哥哥們都誠意地道謝。不久就到軋票的時間了，無論怎麼辭謝着，先生們一定要送上火車。

從鹿兒島老站出發的慢車，蜿蜒進站來了。真人向先生們鄭重地致過謝辭後，進了後尾的三等車中去了。因爲有五分鐘的停車時間，真人從窗口探出身子，和朋友們談着。

「暑假不要忘了，一定要回來！」不是軍人班的，也來送行的谷與平這樣的說着。

「哼……我們還在天保山海濱游泳哩！」真人嬉嬉地笑着。因爲這是一個榮譽的啓程，所以他的笑臉，也比平時更見得軒昂。

終於開車前的鈴聲響了。

隆夫好像不耐煩地靠到窗邊兒上的時候。枝子跑到了面前張開了口，「自己一個人，進了海軍，真得意啊……」

好像閃電似的一語，同時開車的汽笛也響了。

(四)

因爲在菊池少佐領率之下，曾來過一次的道路，所以眞人可以不必要慌忙無措了。但是在下關等候換車時的無聊，他又不由地想起了枝子所說的話，和枝子這女孩子的爲人。

(一個小姑娘，好大的膽量？那樣的女子，從來沒見過。好像深深地在憎惡着我似的……) 眞人對那理由，總也猜不到，無論她爲甚麼在恨着他。但他終不能對這起反感。終於感到這眞是一個有趣的女子，不禁要笑出來……

車到了吳市，天還沒亮，買來飯盆子，在候車室吃了早飯後，循着追憶的道路，走到川原石碼頭。那時已經將枝子的事情忘到腦後去了。乘著第一趟的定期船，渡到了江田島。春天的瀨戶內海，和夏天不同，浮泛著美麗的色彩。突然注意的一看，在船裏有好像自己同志似的人們帶着大包袱和蓬布皮包，凝視着軍艦的形姿。

到了小用，有公共汽車在等著。但是眞人却記得前年來的時候，是徒步走去的。道路也修理得很好。好像高千穗山峰縮影的小山，在道路的右邊聳立着。那便是有名的古鷹山，眞人在前年來參觀的時候，已經知道了。晚開的椿樹花和桃花，到處都盛開着。

(朝夕眺望着古鷹山，要有說不盡的美觀……)

他忽然肅然感到了不安。因為他還不是江田島村民所呼聲的「學生」。不過是一個預定錄取的學生，在入學以前，還要經過嚴密的體格檢查，並且聽到在這回的體格檢查，最多的時候有八個人被取消了入學資格。

他一邊祈禱着天神的護佑，同時對海軍兵學校這樣慎重，發出嘆息之聲。像這樣慎重擇選的學校，在別處恐怕沒有吧？正同真人家的商店一般。不由地想起了在按置碾米機以前，先父和母親，從粗簸箕轉到油簸箕，每天篩米的情形。但是留在最後的簸箕裏的，便是帝國海軍需要的江田島的健男子。想到這裏，真人的兩片緋紅的頰，越發的泛著血色。

不知不覺地，見到了人家。一個照像館和洗染房林立着而沒有飲食店的街上。真人的兩足，加上速度了。潛進了低低的校門，到門下那裏，提出了報到。在那兒候着學生的士官，指定了入學前的宿舍。到宿舍一看，是一個普通的大農戶家。

(五)

雖說是一個農家，但和薩摩鄉下的茅屋，却大不相同。房屋很寬大，屋裏很整齊，廁所也很清潔。每年都要被派定做宿舍，所以設備是很完整的。真人先來了以後，同志們也陸續地到了。定期的小輪船到一次，宿舍裏的青年們便要增加一批。其中也有被母親和哥哥送來。隨着來的人好像是住在另一個宿舍裏。最可喜的是，在最後的一次，軍人班的熊澤也來了。

說起來，都是同志的青年們，所以他們見面就開始寒暄了，最使真人吃驚的，就是他自己說的話人家不懂。自己已經決心，今後必須要使用標準語。但是比他的話還難懂的，就是東北出身的人們。在他們也

好像對真人的話是最難懂似的。

無論怎麼說，東京出身者的話，是誰都可以通用的。而且東京人的數目最多，要使真人吃驚的。從來是總以為東京那種柔弱的青年們是無用的，現在一看——

（全國的人才薈萃的地方，不努力不行……）又想起了隨行時母親所說的話。

青年們是不能在宿舍裏閑着無事的。叫做期指導官的教官頻繁地來往着，變換質問的課題，所以是不能不緊張。

「谷真人……」那個教官面對着叫他的名字。一回也沒有見過面，怎麼會知道他的名字呢？真人，很驚奇地。

「是，教官大人。」

「在海軍裏就是對上官，也不用稱大人！」

真人第一次便碰了釘子，臉也紅了。

「關於志望海軍的動機，說說看……」

對這個課題，將所有的真情實話都吐出來了。

「好了。下回是中村三郎……」教官將入學預定者的名字，實在知道的很清楚。這是以後才知道的，因為教官將提出的照片和出身校提出的意見書相對照着，在沒見本人以前，對於他們的印象已經明瞭了。

二十八日，又有體格檢查。這回是在校內的病室。在這裏要用X光綫檢驗，就要萬事休矣了，可是真人却安然地通過了。東京出身的中村三郎，被檢查了三天，終告失敗了。從學校當局領了往復路費，無精打采地出校門去的樣子，實在是不忍卒觀的。就是宣言不合格的軍醫，也不由地將臉轉向一旁聲音也顫動

精。可是最優秀的，今年只是中村一個人。

(六)

四月一日，一個盪陽的春天。最後決定許可入學的青年們，午前十時都聚齊在校門前，派定了各人所屬的分隊。真人被分派在和熊澤一起的十六分隊。

分隊監事是一個沒留鬚鬚，態度沈着的S少佐。S少佐將新生帶到浴場去，像說笑般地说着。「要把俗世的塵垢都洗去！」

「俗世」這名詞的意義，真人是不大明瞭的。

洗完澡後，就要換上新的軍服。回想到這細腰的短制服，陸夫是怎樣地憧憬着，不由地惡從中來。穿上制服以後，他發見褲子有毛病，就對身旁的熊澤說：「這條褲子，沒有褲兜兒啊……」

二中的校服也有的，但是這個制服倒沒有。那是爲了禁止在寒冷的時候，將手藏進去的粗俗醜形狀，還在真人是還不曉得的。

「再不放棄方言，恐怕要被人笑的。」熊澤却注意到這方面來了。

新生們從浴場又被叫到壯麗的學生館來了。在那裏有自己所屬分隊的自習室。和普通學校的寄宿舍不同，擺着有很多的像教室裏用的書桌。在正面中央的牆壁上掛着一個很美麗の木匣。在那裏頭有分隊的名簿，放着很整齊。

他們又被領到三樓的寢室去了。很清潔的白毛氈，疊着很整齊的，舖位放在那裏。白毛氈上都有青色綫紋，那是爲甚麼緣故，他們也不得而知，只是在各人舖位的旁邊，都放着很堅固的匣子，打開一看，

有種種的衣服，使他最喜歡的，就是在衣服上面，擺着一把短劍。真人將這鑲着金邊的短劍，在往腰間掛的時刻，先稍微地抽出一看。並不是玩具……利刃的光輝耀耀奪目。而且聽到那鐵匣的名子叫 Chest 的時候，他想到和這音相似的薩摩方言，不覺要笑出聲來。

不一會，在這裏的食堂吃了初次的午飯。是咖哩飯。比鹿兒島的西餐還好吃。對這食堂的寬大，老學生們態度的有規律，實在是讚佩得很。

午後一時，舉行開學典禮。將各人的宣誓重整理一起，送給校長。校長是中將，帶着眼鏡，一個慈和悅色的將軍，其次便開始奉讀賜與軍人的勅諭。繼續着奉拜御照，心裏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尊嚴，真人在此時，纔深切地感到自己已經是海軍兵學校的學生了。

海軍兵學校的學生，不是普通所謂的學生。是已經入了軍籍的。所以都賜與委任武官的待遇。谷真人的個人的生命，可以說是這裏已經貢獻給國家了。

(七)

兵學校學級的稱呼，是和普通一般相反的。最高級的四年生是一號學生，最末尾的一年生是四號學生。若以爲數目多便可以目空一切，那就完全錯了，四號學生是級申叱的對像，從教官以下全體的上級學生全都不是申叱的對像。在兵學校，不大用這申叱的名詞。都叫「訓練」。這樣看來，四號生訓練的對像，唯有自己一個人。

總而言之，谷真人，是在經歷着海軍兵學校六十七期生的四號時代。期的數字，不但不能隨着號的數字改變，就是一生也不能變更的。這同期生的友誼，是社會上所想像不到的親密，一生永久繼續着。作了

士官以後，假定同期生有一人死去的時候。社會上一般的同級會，只不過運名贈送花圈，這便是表示友誼的深厚，但是兵學校的期會，不但顧全追悼會的一切，並且對遺族將來的一切，都要給計畫到的。無論是結婚的時候，或是有意外的斷空的時候，都先和同期的人相商的。這種情逾骨肉的友誼，並非那君子之交淡如水可比擬的。發生了這種骨肉之親關係的起源，據說也是由這四號學生時代被「訓練」時，同甘共苦而來的。

像那窄狹的門，好容易同得以潛進去了的新四號學生，得意揚揚地入了學校，也是當然的現象，但是沒過一天的工夫，都悄然無聲了。因為這裏，是另一個天地。雖然從前也聽到過這裏是一個清淨而規律嚴正的世界。但是進來一看，却像踏進了一個東西莫辨的另外的天地似的。一天到晚，對以前的生活是一點兒也不過問的。態度，言語，行路，吃飯，睡覺，一切都和從來不同的，好像世間同這另一個天地隔着一條不能逾越的鴻溝，在第一次洗澡的時候，「要將俗世的塵垢洗去」的話，好像朦朧地明白起來了。而且過着和「俗世」完全相反的生活的上級學生，宛然是一種超人的，不得不感佩起來。

有一天晚上在分隊自習室裏，有自我的介紹。這也是去掉俗習的一種禮法。

「俺叫谷真人，鹿兒島縣三中畢業。」

真人留心說着標準語，可是分隊伍長是不許可的：

「甚麼叫俺，海軍學生是不用那種話。要叫「我」。」

分隊伍長是最上級生——一號學生的優秀者做分隊伍長的。並且分隊是從四號到一號的學生都混合在內，是有特別的意義的。那同鹿兒島的健兒舍的組織相似，所以真人對這種意義，較別人是先理解到的。

在白牆的參考館前，櫻花盛開的時候，真人的四號生活，也來得熟練一點兒了。行禮的方法，高揚着手整齊步行路，十三時是午後一時，裝書的篷布書包叫 Bag, Shirt 就是襯衣, Pocket 就是衣袋下同時並不是藏手的地方，也漸漸地明白了。

只是，早晨五時半，一聽到全體起床的喇叭聲，與其說困倦，莫如說嚇得胸口突突地跳着。常有人感佩那睡車上的侍僕們收拾臥具的迅速，但在兵學校裏，必須只費那一半的時間，而整頓着比那加倍的美觀。這不但是真人，同時是全體新四號的苦惱。疊起來的毛氈，有皺紋，或者不挺直也是不行的。必須要同隣接着的床上的毛氈擺成一直線的。更整齊地就是疊折的地方有三條綫露着。一見就可以明瞭是整齊與否。並且若是遲疑一點兒。連洗臉和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從整床到整列，一共不過十五分鐘的工夫。若是稍微一偷懶，就要起所謂江田島地震，值班的上級生，要將毛氈全體都揚起了的。結局還得自己去整理。

真人已經認爲這只有熟練，以外沒有辦法，所以整床的時候，格外的細心。因爲過於緩慢，同期生也嘲笑他的，到洗臉所去一看，已經沒有立錐之地了。那洗臉的方法也不同，爲預防傳染病，不使用洗臉盆。用潔淨的自來水，漱口，洗臉，冷水浴。在洗臉所已經用了全幅的時間，不知有多少回，沒有了到廁所的時間。幸而「地震」可以避免過去了。

整頓和敏捷——這是真人感到的兩個最大的行動原理。他被分派在菊花紋章輝煌着的新學生館，他聽到的方法，隨着夏天，酷暑，冬天，嚴寒都有規定的尺寸，不禁吃了一驚。這樣說起來，果然是那紅氈的新學生館，和近代式的新學生館，都好像用尺劃成綫似的，窗的開法都是一致的。

整頓喜歡整潔，這是老太婆的性僻，但是江田島的整頓，是基於軍規紀律的。所以整頓的方法，不但要細心，同時必須要敏捷和精神。真人的整床，雖然完備兩個條件，而還缺一個，這就是新四號的悲哀。

敏捷的章程，就是令全體的學生，出入學生館和教室的時候，實行跑步。脚步一定要整齊的。

「做甚麼，悠悠忽忽地，沒有長進！」對學生們沒有比這種再不名譽的叱辱了。

(九)

真人在這個學校，感覺到上級生要比先生還可怕。分隊監事的S少佐曾經說過，要以上級生為自己的哥哥，的確是可怕的哥哥們。伍長和副伍長，雖然可怕，而值週學生更可怕。據說值週，是同軍艦上動甲板士官相等，一號學生每週輪流地被指定作值週；擔任維持軍規紀律，袖上帶着袖掌，說着閃電似的眼睛，一有違反規律的時候，「慢着！」大聲的叫着。

真人們，在最初的兩星期，一點也沒被申斥過。學生須知，學生館的工作和禮法，都學得厭倦了，這一個期間，據說是準備教育期間。

但是兩星期過去以後的第二天——從第十五日那天起，便受了嚴厲的斥責，就是開着一個鈕扣，或者鞋帶鬆開，也要吃雷霆的。細想起來，都是在準備教育期間裏學過的事情，但是仍舊脫不掉中學生的脾氣，像這等的小事，是沒在意中的。並且做衣破帽，不恥惡衣，是真人的故鄉學生的風習。

「慢着！你的皮鞋怎麼了？不擦麼。」真人被分隊伍長嚴厲的申斥着。二中時代一個也沒有將皮鞋擦得閃亮的。

「兵學校這個地方，實在是好漂亮。」真人有時候這樣地想着。不但是對於服裝，容儀，姿勢，動作

，都嚴格的考究着，在到學生館來往的道路上，掛着連理髮店也沒有的大鏡面，倒好像是一個女學校似的。但真人，也漸漸地明白那種教養的真意了，整頓和清潔，並非是好漂亮，這是於軍紀上有重大的關係。整頓就可以使戰艦獲得勝利，清潔就可以提高軍事的效率，服裝和容儀，是不可以輕視的，開着一個鈕扣，便是精神弛緩的證據。不但關係於海軍人的品格，同時將來要影響到戰鬥動作……

對於向教官和上級生行敬禮，也是同樣的。若是不守規律的時候，將來要影響到命令系統的紊亂，萬一如此，就不可能作戰了。所以對上官要絕對尊敬，絕對服從，但是真人對這種教養，並不感覺怎樣痛苦，因為對長幼有序，沒有比薩摩再嚴格的地方，所以從幼年時代就習慣了的！

再是，海軍的五分鐘以前的主義，真人從自己的性格上也得到同意，他不像那悠然自適的鹿兒島人，對於時間是相當嚴格的，與其指定正確的時間，不如五分鐘以前就到當場，一來是絕對不可遲誤，並且心中也有了很大的餘裕，這是要緊的。

真人從入學以後，痛切地感到時間的價值。從起床到就寢，沒有比這個學校再活用着時間的地方。

(十)

習慣於利用時間以後的真人，分出了早晨很少的時間，去參拜八方園神社。

八方園是學生們的勞作所折成的東方的小丘，在種植着亭亭的松樹，和可憐的幼櫻的平地上，正面奉祀着伊勢大神宮，左方的一個角落裏，有大理石的方位盤，白色的石面上，彫刻着黑色的自宮城以下的日本全國的方位。

真人先參拜神社，遙拜宮城，然後向刻着鹿兒島的方向，靜默地垂下頭來。

（母親，早安……）想起來，真是滿腔心事，但心裏所說的，祇是這樣一句。他的腦海裏，不時有今年六十一歲的母親的印象，母親雖然有了那麼一把年紀，但瘦弱的身軀，像有鞭子在抽打一般，還在不斷的勞動着。想到那裏，再沒有到酒店去的道理了。他在學四年，祇有二次踏進酒店的門，給學生的津貼，每月平均十圓，用掉了四五圓已够了，因為不要麻煩母親的緣故。

而且在學校裏，除了通信費之外，幾毋須別的零用錢。教科書和筆記簿不必說，被服、靴子，都是上等物，免費貸與。至於膳食，軍醫官和糧食委員很費一番心思，充分研究營養和鮮味。朝餐的豆豉湯也有肉湯，飯裏加麥粉，中膳，晚飯都有油炸魚，肉餅，牛排等西洋式的副食物。真人向來吃粗糲淡飯長大起來的，所以吃到這種東西，擔心或許不配胃口，但結果正相反對，體重漸漸的增加起來。此外，牡丹餅，羊羹，汁粉之類也常有。有汁粉時，用另一個烟筒，在另一個烟筒中出青烟。學生們眼快，見到出青烟，已經垂涎欲滴了。真人的四號生時代，在中國事變前一年，如在現在，雖在兵學校中，也苦於砂糖和小豆的不足。

此外，還有俱樂部的設備。入校時暫住的農家即為其一。學校當局在詳細調查家庭之後，在江田島各村租借民家。同一分隊的學生，在禮拜天就聚集在那裏，或下象棋，或吃日本火鍋，過一天像家庭般的生活，使忘掉鄉愁。

但其中也有除了談天之外，在井邊洗濯污物而令人佩服的學生。真人就是其中之一，為了節省洗衣費，蹲在四角的石欄圍井邊。

「谷……你是洗衣的名人。」有一個同樣是四號生的人這樣說。

「嗯……」真人祇微笑。想起了在故鄉也常常洗衣，而得到姊姊的褒獎。滿枝和加代子姊姊，她們

現在做些什麼呢——

海 龜

(一)

「看見不到谷的時候，到八方園或參考館去就可以找到了。」在分隊中間有這樣的口頭禪，可知他是時常到八方園和參考館去的。教育參考館，從前就在學生館內，在真人入學的前後，重新建築了一所像東京的海軍館殿的，華麗的新古典派石造的大樓。像這種設備，據說是英國的「答特瑪斯海軍學校」和米國的「阿那波里斯的海軍學校」也沒有。

真人見着教官們，通過教育館前時，必定要行禮後纔過去。館內有帶血痕的戰死者的衣服，彫刻着卒業生戰死公死者名字之大理石的名牌，廣瀨中佐久間濟水艇長的遺筆，往昔的水軍和兵法的史料——以及其他，記錄着日本海軍之名譽和傳統的資料等，充滿全館，但是真人終於知道了教官們行禮時注目的方向。

那便是從正門中央臺階上去，在正面的東鄉元帥室，中央有元帥的遺髮，在那旁邊有全身的肖像，嵌在牆壁上，曾運過先烈墳土的那位鄉里的老前輩，用嚴厲的絲顏，俯視着真人。

進到這個屋裏來，真人感覺到好像有一種靈感附上身來似的躊躇難離。又好像真人所探求的東西，都在這裏合成一起，鑄成了一塊珠玉，安置在那裏似的。

「元帥把日本海軍的傳統精神，通諸一生，顯現無遺。整個的海軍精神，在元帥的言行裏滲溢着。勇

猛無比的提督，明智如神的名將，在日本的海軍中，是數不勝數的，但是一身體驗了海軍軍人的理想和典型者，自古來唯有元帥一個人。元帥是日本海軍精神的象徵。海軍軍人絕對的模範。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要忘了師法元帥……」

真人仔細地看讀陳列箱裏元帥年青時的美麗的照片，無數的勳章，以及英國留學時代整然地英文物理學筆記等，對於元帥的崇拜，越發激昂起來了。利用星期出外去的時間，坐在館內圖書室裏，耽讀着東鄉元帥詳傳。

真人不但知道了高陞號事件，日本海海戰丁字戰法等，而且還知道了元帥的果斷。聽到初瀨八島艦的沉沒而聲色不動的沈着，還有決不靠近馬後鞍的細心，在日本海海戰第二天也實行了訓練的慎重，而且那沈默，謙讓和質素——一切的一切，都是真人理想中的名將條件。元帥是這樣偉大的人物，真人從來是沒有得到具體的了解的。

「我也希望像元帥那樣地生活方法，然而……」
在無條約的時代的海軍學生，並沒有打算活到元帥那樣高壽的。

(二)

勿論甚麼，速成是不行的。一知半解是絕對要禁戒的。

雖然是這麼說，但是爲使四號學生們學習校歌的「江田島之歌」而特從吳市派軍樂隊前來，真人却以爲太鄭重其事了。

晚飯後軍歌的時間，初夏的晚霞，操場上的細草，軍樂隊的白制服，也都看得很清楚的。

先反復奏了數次的音樂後，教師表演着正確的唱法——無論在音樂上，或氣力上，都以爲正確的標準的唱法。並不像高等學校那種用蠻勁歌唱就可以的。

波濤洶湧的大洋

巨浪滔天的地方

最初的一節，已經開始了，可是提起唱歌來。是從小學時代以來就不得意的，真人最感困難的，就是不能儘量地發出聲音來。現在已經是不允許你敷衍了事地唱唱就可以了。所以他便不顧羞恥和體面的，高聲發出那不成調的聲音。

第五節的歌詞，真人是最喜歡的。唱到那個地方，不知不覺地要用起力氣來。這個歌詞是大正八年兵學校創立五十週年紀念的時候，第五十期的一個學生作的，但看第五節的歌詞，距今二十餘年前在江田島，就有這種認識和覺悟，這要使我們必須深切加以考究的。那幾句歌詞如下：

不見歐西文明

豪華混淆憂情

回顧太平洋上

漫空密佈暗雲

我等再不奮勵

誰負護國大任

真人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熱狂於「唱歌」的，所以進步也很快。就是沒有軍樂隊以後，從着上級學生的指導開始練習校歌的時候，也沒忘却正確的唱法。只有一處，不知是甚麼緣故，總要將詞句弄錯了的。就

是將「我等再不奮勵」唱作「我等再不奮起」的。

（我等再不奮起）真人到八方圍去的時候，或在降落軍艦時的嚴肅的瞬間，在他的腦海中，也要想起這個句子的。

（不是奮起，是奮勵啊！）剛這樣地想起來，同時又就要忘掉了。

在快活的就寢十五分間的談天後，就寢的喇叭響了，學生們都閉上了嘴，開始睡覺的時候，真人也把將手放在胸上，好像信者似的默禱着。（我等再不奮起！）

（三）

不得意的軍歌，好容易克服了。但是游泳這一門却不會進步得那麼快，所以真人被剔出級外的紅帽子班裏去了。

暑期的日課，是早晨的體育時間和游泳時間。摔跤在暑期也很盛行，但是這也和游泳一樣，不只是一種運動，而是訓練，算分數的。

真人對游泳，最少限度，也希望作一個有等級的。有時候從三號學生聽到跳水是進級的標準，從此以後，就每天專門的練習跳水，早晨日課時間不必說，在午後有志者們的練習時間，也一定要到跳板上。白的胸臆，被水衝擊着，好像撒上葡萄酒似的發紅。但是他依舊反復地往水裏跳着。在行爲上同小野道風的青蛙雖然相反，而精神上却頗可以伯仲。

「粗魯地，而有毅力的傢伙！」游泳的教官，看到真人練習的這種情形，對在身旁的一號學生說着。

「然而姿勢太壞。好像海龜掉到池子裏時的樣子，像那樣是要撞壞胸臆的。」

「告訴他注意吧？」

「不用管，隨他便好了，像那樣的有毅力，自然自己就會好的。」

從那時起，真人的特徵，逐漸被周圍的人注意起來了。小的身裁，白的面孔，時常要嬉嬉地笑着，將來要做海軍士官，實在是有點不可靠，並且連酒店也不去，好像是軍人愛財似的態度，都以輕蔑的目光看待他，但是對他這種異常的奮鬥精神，不得不變更他們的這種錯誤認識。

爲甚麼呢？因爲沒有比這個學校再重視「奮鬥精神」的。廣瀨中佐在學的期間，登過古鷹山三百多次，一切尊敬都集於一身，直到現在，在學生中間，仍傳爲佳話的。

然而真人的這種奮鬥精神，並不是天生的性格。並且他自己也知道這是從少年時代以來的，不服輸的心理，易熱而也易涼的薩摩人的生性，在自己的血管中也流着。在縣的縣人會，也時常的議論着，他不過是因爲自己沒有毅力，所以要繼續地努力着，所以他這種奮鬥，是極不自然的。有時候過火的地方也很多。

他對柔術和搏擊，有相當的自信，而槍術和劍術，是極其軟弱的。所以露骨地發揮着他那奮鬥的精神。就使被狙擊着，他也不懦弱，拚命不斷地狙擊着對方。

「谷……你有點太不知趣了。」他的對方終於要這樣地憤慨着。

(四)

於是這「海龜」的綽號，不知不覺地，在分隊的中間，擴張起來了。「海龜」是稱呼初期時代潛水艇的海軍隱語，一個單殼式卑陋的小型船艦，燃着舊式的汽油引擎，拚力地向水中潛沉着，好像真人練習游

款時的情形彷彿。然而，這綽號被一般同學們都認定了的，是在奪槓子的時候。

奪槓子是江田島盛事之一。在每星期六要舉行一次，四號學生最初不過在旁邊參觀着。真人認定這奪槓子，就是故鄉那「槍將官」，不過把將官變作槓子而已。尤其是這不但是互相比較力量，同時運用所謂團體競爭的神謀奇略，是有進步性的。總而言之，在鹿兒島時對技量是有自信力的，所以靜待着出陣的機會，而這時機，終於來臨了。

但是，開始的喇叭響了的時候，感到全身戰慄起來，剛從廁所回來的，而又想去小便了。因為奪槓子是在兵學校各種競技之中，是極激烈的，好像是必勝精神的顯聖似的，這是一向時常見着過的。對於敵方，即使是上級學生，也可以隨便毆打，擗撞，腳踢的，簡捷地說起來，就是一種團體打架。要說起打架，真人是有生以來也沒有過經驗的，所以雖然希望參加這競技，同時胸中感到忐忑不安。

不久，將所有的分隊，分作奇偶二班，以掛着紅白旗的長槓子為中心，六尺高的大漢們，組成本陣，守護內圍，在那周圍，帶着大等的小卒們，結成隊伍，守護外圍，進擊隊則在中途阻止敵人的進攻。這是防衛部隊，我方的攻擊部隊，都是劍術柔術的高級者，勇敢地殺進敵人的本陣，或攀登敵人身上奪取槓子，或潛入下方，拔引槓子根的。敵我雙方，俱都穿着厚篷布的奪槓子服，是沒帽子赤着腳的勇敢的扮裝。

「奪取開始！」手持着軍扇的運動長這樣下着命令，同時喇叭也響了。我方的攻擊隊，像脫兔似的飛跑着，而到達相等距離的地點，便要逢到敵人的攻擊隊來襲，所以我方的遊擊隊，便要開始猛烈地防禦。

（真幹哪真幹哪！）真人這樣地看呆了，那時候有一個人向他頭上碰地一聲打下去。

「幹甚麼！」很溫順的他，不由地也怒上心頭，轉過頭來一看，已經有一個帶着敵方胸章的跑近逼逼來了。真人深想對他復讐，將挽着的手抽出來回擊他，但是，忽然地停止。恐怕倘若因此而外圍陣地之一

角崩塌了呢！——有一個人開始大聲一笑，忽然間又卷入笑的渦中去了。

「谷這個傢伙，到底是海龜。今天又潛下去，立了大功……」

(五)

五分鐘的勝負時間，可惜真人的偶數班，因為槓子被推斜三十度以上，判定是敗了的。

然而最可笑的是，在那以前「停止！」的喇叭響了的時候，兩軍的姿態，在正到五分鐘的瞬間，喇叭響了，所以不得不即時停止競技動作，軍令如神！毆打着的學生是依舊不動的姿勢，被毆打着的學生也是依舊不動的姿勢。所以從全體看來，好像古年所流行的活人畫（註：活人打扮恰如畫中之人物）再不然則如同電影發生了毛病似的。在第三者看起來，是很滑稽地——但是學生們是做慣了的，所以是雙方寂然無聲的。

普通以三回戰為規定，所以雙方都又回到規定的地點去，這時候，在自己的陣中，開始改編。無論誰也不喜歡在槓子周圍專門採取守勢的。即使被毆打着，腳踢着，也不能還手，這是誰也要感到不快的。這回真人也被加入在攻擊軍的一員，也許是因為他的柔術被贊許了的。

「你是四號，所以還慣戰吧！所以在最後頭跟着就可以了。」

另一個分隊的二號生這樣親切地向真人說着。那個學生姓湯淺，以劍術出名的攻擊軍的中堅。「是」真人雖然諒解湯淺的友誼，但是被派在最後頭，確實感到不滿的。

因為在第一回戰的時候，被人用拳打，用腳踢，胸中的志氣，不但沒止下，而反蓬勃地湧起戰鬥的精神來了。

「幹哪……」真人不由地發生薩摩人打架時的吶喊聲。踏在草地上的雙足。皮球一般地跳盪着。第二回開戰的時候，湯淺站在前頭，同柔道部員的新田等和敵方的遊擊隊開始衝鋒了。真人已經忍不下去，決意單騎沖陣，開始從隊旁跑到前面去了。

突然地吃了一鎚，當時將敵人打倒了，又往前跑，眼前已經到了敵人的陣前。跳上外圍陣的背上，強烈的被擊倒在草地上。四五條大腿在自己的鼻頭前面擺着。他即時決心潛進了這隱蔽裏去了。腿上没有眼睛，所以敵人們不斷地自己踢着自己人。真人的面部和背上酷苛地被蹂躪着是不待言的。他在林立的大腿的那邊，發見了槓子的底根本。抓住了那槓子，拚命的揮着兩隻手，以後便像在夢中似地！

於是，第二回戰，歸於真人方面軍的完全勝利。在最後的一回戰，又被判定敗戰的，戰爭終了後，到浴場去的時候，也有鼻子出血的，也有面上帶痛的，但是已經沒有敵我之分了。浴場的牆壁也要被震倒了似的歡聲。有一個人開始大聲一笑，忽然間又捲入笑的旋渦中去了。「谷這個傢伙，到底是海龜。今天潛下去，立了大功。」

(六)

七月一日起，兵學校入了暑期課程。

從月前開始的學期考試，到五日纔終了。真人好容易卸下了肩上的重載，但是對這期考並沒有自信，兵學校的學科是複雜多端的，軍事學一門，也要使人見之生膩的，從早到晚坐在書桌前，也不容易整理好的，並且在那考試中間，還要受種種訓練——兵術和體育等猛烈地訓練。尤其是不能專為考試用功（像一般的開夜車一樣），因為有一絲不紊的日課時間。所以要考試時不發生恐慌，必須在平素注意聽講。但在

學科時間之前，一定有體育訓練的時間，正在學科時間的中間，便會發生倦態的。雖然姿勢仍是挺直，但心跟臟腑，而開始打着規律的跳，特別是真人，要比一般人更感覺疲倦的，所以聽講時常有遺漏的地方。

「第一！沒有違背至誠的地方麼？」

晚上自習時間終了，開始「五省」的時候，真人差不多每天要對自己的打盹睡，感到慚愧的。五省就是反省今天一日自己的行為，同那至誠·言行·氣力·努力·怠惰五項自相對照。各分隊的伍長，都敬謹的誦念着，學生們都閉着兩眼，靜聽着窗外的松風，開始一種神聖的沈默。

然而真人是從小時候的習慣，在晚上自習時間，是不感覺困倦的，而能極集中精神的用功，所以考試的結果，並不像他所想像的那麼不好，他的不安，主要是打盹睡的一種道德的不安。

但是到了早晨，一切都忘到腦後去了。

早晨有短艇掃除。兵學校的短艇不是Boat而是Cutter，為各分隊的名譽起見，也必須注意自己的Cutter。所以灑掃的時候，也要極其細心周到的。

總而言之，兵學校的灑掃，無論是學生館的灑掃，或修理短艇的工作，主要是四號學生。最低限度用揩布揩東西，是四號學生担任的工作，揩布都是用破麻繩等作的，很不好使用，到最寒的時候，很容易使四號學生凍哭了的。但是真人從小學時代灑掃的時候，每次都曾得到教師誇獎的。自己也有自信，又在夏季，所以一次也沒被申斥過。

午後的訓練時間，有摔跤，真人運用敏捷的手段，將敵人打倒了。所以角力却不是「海龜」式的。

（我也已經不是新四號了）

真人回顧過去的一個學期，自己作這樣地感想。

個人到了暑期課程的時候，每天饑餓的不得了。

因為生在南國的人，對暑氣是不介意的，食慾倒反有增加的傾向。時常要發生饑餓的，尤其是從早晨到晌午的中間，總是等不及的。因為早晨只吃些麵包罷了。

在早餐前，有游泳訓練，是已經感到相當的饑困，往食堂跑的脚步也相當的快。到食堂前的時候，必須慢走的。已竟聞到芳香的醬湯的氣味，所以緊急待齊進到食堂裏去。穿着白色作業服的學生們，在廣大的人口像緩流似地流進去。

不久就要到一眼望不到邊際的宏大的食堂裏去，白色服裝的人充滿着的時候，「開始！」的命令，下來了。

學生們都一齊地就座，並不能即時舉箸。必須要靜心，正容，奉誦賜與軍人的五條的勅諭。

⊖軍人宜以盡忠節為本分。⊖軍人宜正禮儀。⊖軍人宜尚武勇。⊖軍人宜重信義。⊖軍人宜以質素為實。

一日之中沒有比這再靜肅的瞬間了。決非夜間「五省」時所可比擬的。早晨的光綫，使作業服的白色，越發顯得清淨無比。奉誦完畢的時候，好像水一般地沈默之中，「開始！」的號令大聲地響着。

在這時候，學生們維靜肅的開始早餐。像狼吞虎嚥的吃法，或者忙忙叨叨的吃法，都是被禁止的。以日本海軍軍人的身分，不致貽笑他人的食法，是在這食堂裏養成的。從前吃飯的時候，是不許談話的，現在只是不大聲喧嘩就可以了。

個人將半斤的麵包扯成粉碎的，蘸著醬吃著。那種形狀，和本日是不同的。

「你看你那種笑顏逐開的樣子，大概是得著麵包頭了吧？」在講席的學生，獻著真人的麵包，圓瞪著眼睛這樣的說著。

說都是一碟半斤的麵包，要得著麵包頭的時候，容積和重量，都要多些的。學生們呼著這個叫「帶皮的」——

那樣對食物的渴望，也不過是在四號學生時代罷了。到了一號的時候，吃了這一次麵包，便要吃飽了的，絕對不會發生貪婪的顏色，

(八)

……夏天快來了，八十八夜……

正像那歌曲的輕快的節奏，學生們盼著暑假的到來，只以活地唱著這個歌曲，而暑假的日期也天天地接近了，剛到十八歲的真人，是怎樣的盼望著放假和歸故鄉，是可想而知的。

在放假的前一天，從宮島來的商人，在養浩館開始販賣著土產物。真人為母親買些杓子和貝殼做的器具，為薩夫買了嚴島的畫片。

以後他同熊澤二人，到分隊監事的S少佐官舍去辭別了。

「從明天起就要放假，回到故鄉去，那麼再見吧。」

向著送出到門口的太太，二人鄭重地行禮告辭。在四個月的江田島生活，不知不覺地，二人已經得到了這樣的教養。

但是星期日教官官舍的訪問，是忘却不了的回憶。在教官的家裏吃飯比到俱樂部去，更要感到一種好像回到自己的家庭似的情緒。教官同太太，都是這樣厚待學生的。這不但少佐家是如此，教官官舍都是如此的。這是傳統的風氣，甚至於將來入港時艦長同上官，或士官同兵士的家庭的團聚，也是要如此的。

那天夜裏，就寢前的一刻鐘，學生館的寢室裏，很為熱鬧。對於一號學生說，這是最後的休假，不久就要到那風雲緊急的太平洋上去，而四號學生，却穿着純白的第二種軍裝，腰中佩着短劍，初次回到故鄉去，所以胸口突突地跳着，說話的聲音也有點異樣。

夜間點名後，電燈雖已熄滅，可是真人總睡不着，

（一回故鄉，立即就到東鄉墓地去參拜……）這樣地想着。

（母親若看着我樣子，一定要驚訝的；）又這樣的想着。

（一定要將我的黑色給隆夫看看……）

穿着這樣很威風的軍服，母親一定要喜歡的，但是對隆夫倒好像很難為情的。在炎天下的槍術訓練和游泳，從休假前就變成黑色了的身體，不但是隆夫，同時也希望給諸位先生看看的。

真人在鬧中，自己嘻嘻地笑着。同四個月以前的自己，比較起來，在心中感到十二分的滿足。自己已經不是「俗世」的人了。是受過訓練的，將來是有確定的前途的——自己已經在設想，明朝六時，飛快地踏出校門時的勇敢姿態。

兵學校論

作者利用谷真人不在的時間，對於海軍兵學校，想作一個簡單的感想和討論，說老實話，作者的計劃，是以描寫真人的江田島生活，來介紹兵學校的全貌的。但是終於感到這遠非拙筆所可及的。因為兵學校的實體是那樣地龐大複雜，內容是極深奧而有特殊性的，要用小說的形式來表現，就是寫一百章也恐怕不勝，因此，不得不採取這樣簡捷的方法。

原來要正式訪問這個學校，是適當從海上來的，學校的正門面臨着海。但那是無門之門，只有碼頭同木橋。真正有訪問這學校的資格的人，是要坐海軍艦艇，從正門進來的。像作者不必說只有利用公共汽車，從銀行對面的確的裏門進去，所以談感想和議論，實沒有真正的資格，海軍兵學校是這樣莊嚴的存在，是不容許一般人窺視的。

總而言之，從裏門到校內，有朱色同白色的學生館，碧綠的大草地，由蒼鬱的大松樹縫裏遠遠地透視着能美島的山影——先要使我們感歎那環境的美麗。同時要驚歎那一塵不染的清淨的環境。接着又驚異在那裏沒有遊手好閑來往的人。驚異那身着白色作業服的學生們，用那純潔天真地舉止，作一絲不紊而有規律的行動。在那時候，人人都要在這裏像發見空地似的，要使人起一種從遠處聽到鐘聲一樣的錯覺。規律的，自然的，超凡的存在，環境和人，一切的一切，都要使人受到一種好像進了雪斯脫寺院（一六六〇年創立於瓊曼·脫拉潑地方）內似的印象。

然而不久我們就要覺悟，那不過是從裏門進去的人的感覺，在這裏雖然有信念，然而却沒有信仰。並且學生並沒有效法那宗教的愛和獻身的必要，他們已經是軍人了。生命已經不是自己的東西。在他們是沒

有所謂迷途和悟道，唯有一定的信念，而加以琢磨就可以的。

然而那方法，也有儼苦修和苦練的地方。就是登宮島的彌山比賽同總短艇比賽的舉行。前者是五里長石階，必須一鼓氣跑到山巔的競賽。無論如何的健壯者，也要在中途走着險峻跟難進的險道。然而為分隊的名譽起見，累倒的人也要抬着到決勝點去的。總短艇比賽也是如此，在嚴寒的冬季，號令一下，那要自己一個人將那軍的短艇放下來，一個人搖到二公里的地點，同時還得回到原來的位置的。這也是帶淚的苦行，廣瀨中佐在學的時代，據說是登彌山比賽同總短艇比賽要一齊舉行的。

(三)

不消說這學校和普通的學校不同。充滿着別的學校所沒有的精神。並且同那學藝或道場也不相同，絕對不以指導發揮學生個人的人格和個性為教育的方針。同時使精神和科學相融洽並重，決不偏重一方。爲了學習科學的學術，而給與學生們以莫大的時間和設備。是這學校跟僧院或道場相異的地方。體育偏重或智育偏重，是別處學校的問題。總而言之，兵學校是特殊的學校。也許可以說是真正的學校。在這嚴嚴的學校中，施行自治制度，倡導規律的精神！——這樣說起來，也許有懷疑的人。自治，規訓，自啓是這學校七十年來的傳統精神。

共生死的同期生的友誼，是橫的結合，在校中分隊的制度是縱的結合，都是由於這種傳統而來的。四十餘人的各個分隊，以上級生爲中心，營着自治的生活，在學生之間，無論是軍規，風紀，傳統，光榮，都永久地繼續保存着。「爲分隊名譽起見」，學生們，競賽時必須要得到勝利，自己的身心必須要檢點的，秩序是必須要維持的。上級學生同下級學生混在一起的分隊制度，確是一種英明的措置。教官不過以整

切的愛和注意在旁邊監督着。

兵學校好比是一個艦隊，分隊好比是一個艦艇。分隊由此自治行動，而融於大的統率之下。

所以這學校的上級生同下級生的差別，有在別處見不到的特色。不僅是因為是上級生而偉大，實際上上級生就是偉大，這便是鍛鍊的時間長短的關係。譬如春秋二季，到兵學校來觀光的男女人士，從吳市或廣島前來的環列如堵，四號生的態度，鎮靜自處若無其事，絲毫不動聲色。在禪寺中修養的青年僧侶的師兄弟的分別，但一號學生的態度仍有些不沈着在這兒也可一覽無遺。稱呼世間為「俗世」的海軍隱語，在此表現得非常有趣。在這個學校，最排斥像女性似的柔弱的態度，那不只限於必須保持必勝的信念而已。用功的時候要用功，遊玩的時候要遊玩——這種集中主義，意志和理性的行動，結局就是男性似的規律的態度。巧言辯解都是女性的態度，用盡體力同智力奮鬥到底，整服裝正容儀，無非都是發揚真正的男性的特徵。

(III)

有這種精神組織制度，纔有那樣黃金的傳統，這是誰都可以想像到的，但是其基礎，是何時何人築成的，筆者不做，溯諸以往，渺若五里霧中。

尋諸本校的沿革，明治二年，在東京築地創立的海軍操練所為其發祥地，後改為海軍兵學寮，海軍兵學校，明治廿一年，遷移到江田島的。初代的校長是川村純義，但這傳統的基礎，也未必是他做成的。要說是遷移到江田島後的初代校長有地品之丞，也好像不對的，在遷移當時，全員都搭乘輪船東京丸，前來江戶島，直到校舍建築落成後，俱在船內施行教育的。我們可以想到那開拓新世界的意氣一定是很熾烈的

，在當時已經保有現在一般的傳統。譬如分隊制度，在兵學寮時代已經存在着。自治精神的面貌，已經可以見得出來。槍槓子和總短艇比賽的節目，起源也相當古似的，要是詢問現役的大將・中將，也只有回答在自己的時代也有的，但是不知道是何時何人所發明的。雖然有這樣悠久的傳統，兵學校有七十年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墨守成規的。譬如前章曾寫過的「五省」是現在少佐級的人們，都不知道的課程。在作業簿中，記入週末的感想，也是最近開始的。在長的期間裏，有種種的改廢和添削。然而根本是不變動的。好比大河集諸細流，而愈增其大似的。

要而言之，兵學校的傳統雖舊，而其精神永久是新的。從初任校長到現在的校長，並沒有特別可注意的，或斷行大改革的。只有順應時勢隨時革新，好像長命燈添上新油似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理解那傳統的神秘性，同正常的維持方法。並沒有強求傳統所由來的必要。起源恐怕是發於海軍操練所以前的。然而成爲兵學校以後，傳統的保持者同繼承者的主體，無論在過去或現在，都是學生自己，這是必須要特書的。再初期的兵學校，是取法於英國，聘請賽格羅斯以下多數英人教師，而學習軍事，是的確的事實，但那完全都是雇傭的關係。當時的海軍當局，確有意外高明的見識。說起來好比歌謠或圍棋的先生似的。雖然也稱作「先生」，但功課完畢，便毫無關係。學習的「學術」而不是精神。教授「學術」也不過是極短的期間，以後便以語學教師的資格，留任在兵學校。並且最後一人的語學教師，在兩年前也從江田島失去了他的容姿。

風波

穿着夏天的軍服，掛着短劍，在故鄉的街上搖擺着，也不過是回到故鄉的第一天，一日的工夫，那也是爲參拜東鄉元帥的墓地，入幡神社，同祖先的墳墓。

「爲什麼不穿軍服呢？」到姐姐家去和拜訪伯父家庭的時候，都受到同樣的質問，他只有微笑着。

說老實話，他自己也說不出是甚麼理由，在他自己總感覺着害羞似的。要說是客氣的話，也許對在四年生時，軍人班同志們的客氣。他們不是還留在二中的五年級麼——

「顏色也黑了，身體也胖了，會使人不敢認識你的。」

拜訪緒方先生家庭的時候，也是穿着二中時代的淡灰綠色的制服，戴着草帽。先生對真人的服裝，好像沒有留神似的。同時先生也是因爲是在放假期間，所以敞着胸脯，在喝着白酒。

唯有隆夫是不答應的。「一定要穿軍服給我看看——」

他上到那酷暑的屋頂真人的屋子裏，強逼着真人。並且像真人初入學的時候似的，將短劍拔出看着，並且凝視着帶着鎗型的肩章等。隆夫終於強迫真人，要借他的軍服自己穿上看看。

「很像啊！帶着眼鏡，好像軍醫官似的。」

看到隆夫穿軍服的姿式，真人這樣的掄擲着，隆夫却很正經的說着：「在這樣的軍帽上，再添上兩道白綫，就可以了……」

帶白綫的，是海軍經理學校學生的軍帽。並且那學校的體格檢驗，也就在十日之內的。真人一邊嬉嬉地笑着，回想起去年的今日。

穿定以後薩夫瞞口說道：

「我看見海軍的夏服，就要想起那個軍官來，——」

「誰啊？」

「到江田島參觀去的時候，訓話的教官……」

「啊，那個教官……」

眞人對那銘感五內的訓話的主人，也是不會忘掉的。從入學以後，就詳細的觀察教官的容顏，但是總也沒發見的，兵學校是潮氣未退，就要更換教官的，教官的任期是極短的。「潮氣未退——」。

薩夫搖著頭深深的感動着。

(二)

時常聽到上級的學生說，若是回家去的時候，一定要感到時間太長無聊得很的。現在一看果然是不謬，不由地回想起那連一分一秒的時間都要活用着的江田島生活。

「媽，我送米去吧。」眞人有一天這樣地向母親提起來了。

「用不着，不工作也可以。」母親這樣的說着。

四吉兄也在旁邊插着嘴。

但是眞人是不肯的。穿着白色的襯衫二中時代的灰綠色的褲子，到櫃台上來了。

「若是自己願意做的話，就做吧。」這樣一來，母親也不能強迫禁止的。

眞人聽哥哥說的主顧家，將裝一斗的米口袋三個，捆在腳踏車的貨架上，剪着禿頭，穿着粗布衣服，

一見確好像米店的小夥計似的。

「我要去了。」跳上腳踏車的姿式，四吉兒在後邊看着發笑。

主顧家之中兩處，都是不相識的，所以倒很合式的，但是最後一家，終於被發覺了。

「真人君，你作了海軍的學生，還前來送米啊。」

「是的。」真人紅着笑顏，也沒有甚麼改變的樣子，向客人索來圖章打在貨單上。

貨都送完了，所以車子很輕快的，很快活的在二中附近的大街上飛跑着，從後邊大聲的喊着：「喂！

谷君！」

真人輕輕地將車子停在路旁上，在那裏穿着白上身繫着黑禮服裙子的小森在道旁上站着：他也是因為陸軍士官學校休假，而歸省回來的。

「好久沒見了，你多嗜回來的？」

因為對方也是軍人，所以真人也不客氣地說着，小森也是相同的也是不客氣的。並且互相在心目中都感到自己是軍人的一種矜持。

「現在我正想到你家去——二中的軍人班的同學們預定以你我和熊澤三人為中心，明天晚上在河邊上的小菜館吃鍋子。所以我要去告訴你哪。」小森很得意地這樣說着。

(三)

提起會餐，從陸夫家裏也來了一個歸省中務請光臨一叙的柬帖，但是真人總不大高興去。在初人二中的時的神武天皇節的日子，被招待午餐時的窘態，還沒有忘却，而且枝子這少女的存在，要使自己特別不痛

快的。

在江田島時，一次也沒有想起過的枝子，待看到那深藍色的鹿兒島夏天的天空又在真人的腦海中浮現出來了。

（的確是一個奇怪的少女）

隨省從頭一次訪問隆夫時，偏巧她和哥哥隆夫一同在書齋裏，那時候她倏地站起來，到裏屋去了。那時候她的顏色，那種倘若無人的態度，好像作戲的假模假樣裝出來似的，一種不可形容的，超人的做作。連她哥哥隆夫，也弄得張目咋舌。

曾經罵過自己是「卑怯者！」或「自己一人有出息了！」等苛刻的諷刺的她，這次却沈默不語，好像奈良地方的佛像一般的冷靜，實在不知道她究竟是甚麼意思。

不知是甚麼緣故，見着枝子，就要不痛快，所以真人出席軍人班的會餐時，也沒去邀隆夫。

傍晚，乘著公共汽車到田浦去的時候，依舊是很美麗的景緻。從那兒到島津別莊都稱作海岸的地帶，在那道傍有好幾處眺望絕佳的小菜館，在這種小菜館裏將自己帶來的牛肉作鍋子吃，是很久就有的風習。

到這小菜館的二樓來一看，軍人班的人差不多都來齊了，萬代同谷與平等也到了。

「呀！」

「喲！」

朋友們都是平素一般的態度，只是真人，熊澤，小森三人，不但穿著禮服裙子，並且態度也與眾不同的。真人閉口鼓腮的微笑着。

吃完了串餅，老太婆將白爐子搬來了，吃完了大盆的餅，還要吃完這山積的牛肉。

雖然是沒吃酒，而都像吃醉了似的，互相談着母校，海兵，陸軍的事情。

「明天說是海軍志願者的體格檢查的日子，投考者，要多吃點兒牛肉，以壯精力哪！」一個人這樣說起，一同都哄堂大笑起來，陸夫倒很認真的，將筷子伸到鍋子裏去。

(四)

那天真人因為送米，沒有工夫，所以白天沒去會陸夫。尤其是檢驗體格，雖想着去鼓勵他，也沒有甚麼方法。

可是對那結果，倒很掛心的。幸而成為問題的第一天的檢驗，陸夫是安然的及格了。實際上經理學校和兵學校不同，輕的近視眼是可以錄取的，若是通過這個難關，今天第二天的檢驗內臟及其他，也可以決不成問題，並且昨夜陸夫的喜悦，好像是一步登天，有已經進入經理學校的神氣，實說起來，學校的成績陸夫是在真人以上的，所以對學科考試有自信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如此，所以真人雖在心中想着，而也沒有到檢驗場的母校講堂去的意思。

「回來的時候，請到我家來一趟。」陸夫自己也這樣地說過。

一個炎熱的天氣。從海面上雖時有輕風吹來，但是曬兒鳥的蒸晒，又是特別厲害的。

真人送米回來，在井邊上，只穿著一條襪褲在擦着汗。這時候北十姊姊喊他來了。

「真人哪，朋友找你來了！」

真人急忙穿上襯衫，飛也似地跑到店前去，他心裏以為是陸夫無疑。他以為陸夫會說：

「呀！因為考試及格，所以特別來告訴你……」

穿着二中的夏服，東山及其他七八個軍人班的朋友們，都是勇敢百倍的，擺成一列的在店舖門口站立着。

「呀，恭喜！」

眞人是從心裏泛泛着喜悅的容顏。

「谷君！在十二月裏有科學考試。檢驗體格，多暗都有自信的。」

這些小英雄們大聲地笑着，眞人已經發覺當中沒有隆夫。

「牟口田，怎麼了？」

聽到眞人這麼問着，他們立刻停止笑聲了。

「他一個人實在太可惜了。聽說是呼吸器。不好！」

眞人心中好像涼水流頂似的難過。並且雖然感覺對不起那些朋友們，也沒請他們到屋裏來，就請回了自己急速地跳上了腳踏車。

依舊地不到正門前，來到隆夫的屋子前，他便大聲叫着。

「隆夫！」

照例是應當就有回音的，但是並沒有反響。又大聲的喊叫着，從櫃子窗縫露出枝子的容顏。

「我哥哥，是誰也不會見的！」

(五)

兵學校假期短促是有名的，不久之後，眞人就要預備回校了。

雖然在這短短的假期裏，好像渾身筋力都鬆懈了似的不得勁，反倒希望早些回到江山島去。並且母親也是較自己想像以上的健康，由於四吉哥的努力，店裏生意也很興隆。大哥在東京，二哥真一郎在台灣的高雄任職，家庭的基礎，越發的鞏固起來了。所以真人對家鄉沒有顧慮的必要了，

他唯一放不下的心事，就是對於至友隆夫的事情。

以後他到牟田家訪問了數次。但是總沒會見隆夫。帶着淚珠的母親這樣訴說着：「已經像瘋狂了似的，對家裏人也不開口。也不大吃東西——。實在太悲觀了。」但是在真人却沒有甚麼安慰的話可說。

說老實話，我們若想到隆夫的胸中的難過，就使隆夫怎樣地發瘋，也不是沒理由的。從小學以來，像那樣的夢想着「海軍」。並且去年失敗後，捨了兵科的理想，他不是還倚靠着這一錢的希望的管理科的麼。但連這最後的一錢希望，也被截斷了，所以他無論如何發瘋，也不是怪異的。爲甚麼連命都對隆夫是這樣地苛酷呢。志望海軍也是隆夫在先的，本來要做銀行員的自己，作了海軍的學生，像那樣憧憬着「海軍」的隆夫，却被推落絕望的深淵裏——

（真是運命不好的東西！）真人在獨自一個人的時候，想到隆夫的境遇，用自己的手揩着眼淚。

歸校的前一天，在參拜東鄉島地和南洲神社的歸途，他到市公署的人事課長室，訪問了隆夫的父親。因爲會不到隆夫，不得已只好去見他的父親。

「嗚——托福，好像是沈靜一點兒了。」

聽到這句話，真人確實喜歡的不得了。據他父親說：隆夫向他父親提出爲靜養這已經破碎了的身和心，要到壽島溫泉去。

「這一時的打擊，若靜養一個月，就可以復原的。」

眞人深知親友所受的創痕，並不是那麼簡單地就可以復原的。但是唯有祈禱着那靜寂地的霧島山的空氣，給與隆夫以反省和希望的端緒。他自己提出這種條件，也可以證明他的絕望已經超過極度了。

（在幼時候患的肺炎，沒想到現在還在作祟哪，！」

隆夫的父親一邊送着眞人出來，這樣的說着。

（六）

眞人在宮島站下了火車，聚到學校指定的地方，和很多的同學們，乘着學校的汽艇歸校去了。

看見古鷹山，緊留練習艦和學生館的容姿的瞬間，肉體上已經感到了緊張，所謂「俗世」的憂慮或喜悅，也不知飛向何處去了。

從第二天起，又開始了那種精神和規律的生活。在九月中旬，還是夏天的課程，然而澄靜地江田內的海，越發顯着深藍，早晨的涼水浴的水，有時也感到冷氣沁心。然而過分明媚的島上的風光，雖然秋天將要來臨，但是表面上總也看不出來。

眞人們已經過了一學期，所以也不是新四號了。對教官同上級生的敬禮，也好像是反應式的作着。「你，我」，這等的名詞，也很自然地使用着，並且聽到在秋季的學期裏，舉行登彌山和原村的郊外演習，特別喚起了他們的興趣。

眞人從新學期起，特別努力作柔術的功課。因為是從中學時代就最得意於柔術的，所以希望將來一定要有一點成就的，最低限度在畢業前必須要得到初段。兵學校的道場，柔劍術都是非常宏大的，所以學生們自誇爲「世界第一」。在那裏所行的功課，其猛烈程度，恐怕也要居世界第一位。並不是所謂作功課等

名詞所可想像的，帶有拚命的氣魄的，其中真人的認真，是特別的，當時的柔術擔任教官，從講道館聘請來的淵七段，還記憶着當時的情形。據說真人總是選擇比自己實力更高的人做對手，授教的態度也很積極的。

九月的一天，繫着白帶子的真人，滿身是汗的，完了功課，從道場出來的時候。

「谷學員……你這裏來了一封電報Y」從分隊監事的S少佐，特意地將這電報親手交來，在真人實在是一件不敢當的事情。

真人在教官的面前，將電報打開一看：

隆夫失踪若到貴處時請告知——從隆夫的父親那裏來的電報。

失踪這兩個字，很激烈地擊着真人的胸臆。恐怕顏色也要改變了罷——

「是怎麼一回事？」S少佐這樣的問着。分隊監事，好像陸軍的中隊長似的，對部下的私事也要詢問的。

真人一點也沒掩飾，完全都向教官說了。親友的隆夫，從少年時代就怎樣的憧憬着海軍，在這年夏天檢驗體格沒及格的時候，怎樣地陷於失望，並且——

「是麼，——可憐的孩子！」聽完了的少佐的話。雖然很短，但是充滿着感情的。

(七)

經過了三天，等到一個星期，也沒見着隆夫，到江田島來。

真人並非不理解失踪的好友的心境。並且同情那只此一個男孩的牟口田的變親心中的難過是要在想像

以上的。所以偶然薩夫來訪的時候，一定要在村中找一家旅館給他住着，儘量的安慰他忠告他，但是怎樣等着，也沒有信息。

他實在等不得了，終於給薩夫的父親打了一個電報。

——薩夫未來一切詳示

回音來了一封書信。

據說這不過是他父親的想像，薩夫也許到真人那裏去的。薩夫是滯在霧島溫泉的期間裏，失踪了的。在那以前曾向他父親去信，說是付旅館的房錢，索去了很多的金錢。他雖是帶着這許多金錢失踪了的，但那並非失踪的主要原因，那證據就是他往霧島去以前，將自己的蓄金，全都領出來了，並且衣服如冬天的襪衣等都帶去了。這都是以後纔明白了的。

——國民報効國家，並不只入海軍一途而已，

中學將畢業前，而離家逃亡，其不敏亦實堪憐。然老身只此一子，賤荆不勝悲歎，若未至貴處，其將彷徨於何方，老身亦不勝懸念之至！

薩夫父親的書信，切切動人肺腑。和真人的家庭不同，有很多的收入和財產，無論昇甚麼學校，都是不成問題的，中學還沒畢業就出奔了，這實在是一種無理的行為，有時候也想着申斥他一下，同時又對這像那樣憤懣的海軍，終於失敗而自甘暴棄的好友薩夫的心中，泛起一種同情 之感的——

（那個家伙，是一個固執不通的東西，……）

一個神經質的，好注意到瑣屑的問題，然而一旦動氣起來，便一切都不顧慮的薩夫的性格，是和真人相反的，却反因為這個二人之間是特別地親密的。從進入播小學以前，在天保山海濱同遊玩的老朋友，所

以薩夫現在的心境，也可以明白地了解。想到他這種心情，可以推想那對「海軍」失敗了薩夫，是不會潛進兵學校的校門來會自己的。

「有一天來電報的那個孩子，以後怎麼樣了？」想不到有一天S少佐這樣的問，真人帶着眼淚的回答着。

「是，大概不能來了吧。」

(八)

秋也深了。

學生們通稱的橘子山上，橘子和柚子，都變黃色了。江田島是柑橘類和番薯的名產地，所以圓大的赤薯，也時常到兵學校的餐桌上的。

「谷！在你的故鄉叫薩摩薯，也叫薩摩薯麼？」同級的朋友這樣地向真人問着。

「不，叫唐薯。」

「唐薯，可是個好名子，那麼若唐國去，叫甚麼呢？」

「不，那就叫天竺薯了。」

另外一個學友，這樣地學着真人的口吻，都開堂大笑起來了。

真人唯有嘻嘻地笑着，忍受他們的揶揄，但是心中感到無限的寂聊。學友們笑話自己的故鄉的方言與否，那都不成甚麼問題。薩摩薯——見到唐薯就想起冬日在天保山海濱，和薩夫燒唐薯吃的往事來了。將沙

式底洞點上火，在那裏燒着番薯，外皮都焦了，而中心却是蒼白色。——

（究竟到甚麼地方去了，陸天這個東西……）

真人近來在自選時間或消燈後，時常這樣地想着。每當想起的時候，都要起一種有不可言喻的。

（自殺？）

忽然想到這裏的真人，慌忙地又自己打消了這種思想。是不會有這種事情的。也決不可以有這種事情——
以後不但從陸夫自己，連他父親那裏，也沒有信息。從他父親那裏甚麼通知也沒有，可以證明還沒得到陸天的正確的消息。想到這裏，他那暗澹的心境，便要使他想到最惡的境況。

十八·九歲的青年——在一生之中最容易保持純潔地友誼的時代。除去雙親以外，還要顧到友誼的年齡。況且真人是生在尊尚朋友之誼的鄉土。對陸夫的運命，好像是自己身受似的一種沉重暗澹的心情。

近來對於星期六倒槓子，也不能樹立當初那樣的動功了。星期日也不參加俱樂部的團聚，而自己在山中散步消遣着。

「谷學生，近來身體不大好吧？」有時候被S少佐這樣詢問着，而慌忙地裝出有精神的樣子。

「要使勁的，整齊脚步走！」有時候被週班的學生深重重地申斥着。

（這不可以的！）真人自己也注意到自己那文弱態度，沒有缺乏氣力的地方麼——對這五省之一慚愧地自責着。

（九）

自此又過了一年。

秋神又來訪江田島的時候，真人已經不是去年當時的樣子了。在那年的夏天，他回到故鄉去，聽到陸夫的行踪仍然不明確，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感到過分的悲傷，並非忘却了同陸夫之間的友誼，是因為他已經不能只拘泥這一點瑣事了。

這不但是因為真人的軍人意識較從前堅固起來了，並且世局不容許任何人戀戀於私情的嚴重起來了。就現在那年的兵學校的暑假，也比從前短縮了。在那短短的休假期間裏，真人已經從母親和四吉哥那裏，聽到二哥真一郎在任地台灣已經應召出征去了的。

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爆發時，並沒感到如何地緊張，但是不久通州慘劇同大山大尉虐殺的事件勃起時，世間的情勢，完全改變了。連呼出氣息的工夫都沒有，繼續地上海陸戰隊奮鬥，和渡洋轟炸，日軍百萬登杭州灣陸的輕氣球在空中高高地浮着——八月、九月之間，國民的血沸騰到沸點以上。臨時議會，即時通過二十萬萬四千萬的事變追加預算，也是一個明證。

真人已經不是「門外漢」了，所以對戰爭的關心也和一般人不同。那便是在胸中已經有了堅地決心的態度。以為徒自興奮，反倒是一種可恥的。不但是真人，全體的兵學校的學生，都有這種教養的。他們只有從分隊監事那裏聽到戰況的報告，和在大講堂裏看到的時事電影以外，對於現在進行着的戰爭，並沒有特別的知識。他們唯有沈默地用功，和努力自己的作業。

但是詳細的解剖起來，要和所謂「俗世」一般的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雖然不能大聲地發表出來，在心中都在祈禱着這戰爭繼續到自己畢業的——都是這樣地祈禱着。

十月下旬又到橙黃橘綠的時候了，真人的氣力也完全復原了。在原村的陸戰演習，也精神飽滿地回到學生館來。回來了以後，為出場角力大會，開始猛烈地訓練。

在那天接到廟行鎮，和大場鎮陷落的報告，學生們的面都現着得意的顏色。

「谷——說是你那兒來了一封快信。到教官室去取吧。」

從伍長補口裏，聽到這句話的時候，真人忽然想起陸夫的事情來了。也許陸夫能來到吳市，而寄信給自己的。心裏不住砰砰地跳着。

然而預想是完全相反的。是從四吉哥那裏來的快信。信上草寫着接到從原縣來的通告，據說真一郎兄在十月四日已經戰死了。

(十)

一位好哥哥，雖是次男，在家庭中，却具有長男的威望。在弟兄中風采雖最不美觀，而是一個最快活最健壯的人，並且好管事，作過下荒田研明舍（健兒舍）的幹事，在二中時代當過應援團長——的確是薩摩健兒氣質的哥哥。而且特別愛護真人的。母親同哥哥，都倚重他的。

（母親的心中，要怎樣地！）

真人那帶淚的眼，又將快信看了一遍。真一郎兄戰死的地方，是上海郊外的羅店鎮。在怎樣的一個地方，作過怎樣的職，真人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可以推想這位哥哥，一定會作出驚人的戰鬥，而死法也一定會是高尙的。那黑臉大眼睛的真一郎兄，那低低的鐵帽子下的頭部，擎着鎗桿，殺進敵陣的情形，剎那間在真人的腦海中反映出來了。

真人雖落下了珠淚，同時感到一種凜然地強烈的衝動。

（我也不能服輸的！）

從父親死後，在小學時代已經時常在心中吶喊的呼聲，是那時所不可比擬的熱烈而激越的吶喊，震動着自己的耳鼓。

在江田島一年半來的生活，使他這樣吶喊着的。在不知不覺之間，而生成了的軍人意識，使他如此的。因為真人不由不想到真一郎兄是一個上等兵。一個台灣高雄地方的稅關吏。雖然哥哥也一定是一個忠勇的軍人，但並不是以軍人爲生的。反之，真人自己雖是一個學生的身分，而是一生獻給國家軍隊的。同哥哥的立場，是不同的。然而哥哥先戰死了。在谷的家庭，若出戰死者的時候，頭一個，便應當是自己的！

這並不是因爲哥哥先得到名譽的戰死的一種小功名心。乃是真人已經根據軍人心理而思考一切的明證。他使勁地咬着下嘴唇，他以為對不住哥哥，愧對哥哥，對哥哥感到無限地愛與悲哀！——在他的胸中，這樣複雜地波浪在動盪着。

總而言之，真一郎的戰死，恰與真人一個重大地影響。對於國家，家庭，和自己的觀念，好像因此而全部都表現於面前來了似的。外人雖不得而知，自此以後，真人的言行，却大有變更了。

真人的日記



真人生來就懶於執筆，對於書信，也只求不缺歡喜的，不義情寫。因此多日記也不常作，不知何故，昭和十三年，從一月一日到年末，差不多每日繼續着寫的日記，到現在還殘留着。

這年，他已經二十歲了，學級也從二號昇到最高級的一號，正是意氣沖天的時代。日記簿不過是當時五角一本普通的常用日記，但是文章和字跡都寫的很清楚。刪削和添入的地方很少，這也許在江田島養成

的習慣吧。在兵學校中對記作業簿和寫週末感想這二件工作，不許添削一字。

在一月一日的一頁中，年頭感想寫着「必須精神，意氣，堅忍，正直」。

若將一年間全體的日記，都介紹出來，對兵學校生活的一切，都可以明瞭，同時也是很有興趣的事情，但限於篇幅，祇能擇要揭載於下。

一月六日（木曜）晴

舉行閱兵式。士氣旺盛，確是昭和十三年度年初的延續。要一步一步的前進着，安守本分。帶着行幸當日（註：在鹿島親受御閱兵時的）感激的心境。對分隊訓育，世界情勢，不勝興奮。要完遂帝國的大使命。請看負起日本帝國燦爛的光輝我們青年，英美海軍實不足道。斷然建設世界第一的海軍。不許打瞌睡，從新年起。

一月七日（金曜）陰時時雪。

開始嚴冬訓練。先從槍劍術起，身體不舒服，課業時間中甚感困倦，在年初就打盹兒，汗顏之至。要抖起精神，氣力還不充足。

一月十三日（木曜）雪後晴。

早晨訓練槍劍術，在雪花下流汗也是一件快心事。必須更加努力。

浮航海氣球，測量高層氣象，天氣甚惡。在練兵場上雪地中站立着，實在難堪。

柔道訓練，精神百倍，甚為愉快，無論何事，努力進行，趣味自生。萬事必須如此。

一月二十一日（金曜）暖晴。

其初以為仍是雨天，然而晴，早晨武術訓練甚是愉快，必須熱心，課業時熱心仍感不足，自選時到分際監事處打印，因沒打好，遭了意外的失敗。要信任他人，但自己有責任時，必須加以檢點。信則可過信則不可。

還打盹，不可也。

(二)

二月九日（水曜）陰寒。

實在是一個寒冷的天氣。今天是父親的誕辰，參拜八方園。有無量感慨。已經過去十二年的歲月了。父親死時僅不過一個小學一年級學生，而今得以置身於天下聞名的海軍兵學校。這究竟是誰的恩賜。是大君的恩，父母的恩，恩師的恩，欲竭此恩，必須盡最大的努力。請放心吧，不肖自知精誠努力。

母親同哥哥現住在台灣。敬祈安然護衛骨遺歸還故鄉。（註：爲迎真一郎兄的英靈）

二月十一日（紀元節）晴。

四時半起床。即登古鷹山。東方將白，遙拜皇城，高呼皇國萬歲。朝雲的遠處，帝國的前途汪洋。於今若不奮起，誰負皇國非常時的重任、誓期必忠，而下了山峯。（註：我們若不奮起——的詞句，在日記，有十數處，但這是頭次的。是受概大了校歌歌詞的影響吧）

三月十日（木曜）雨陰。

因受考試完畢的影響，無心用功，課中茫然地過去了。人在不緊張時容易犯過，這是常聽到的。必

須要奮勉。

有射擊的訓練。心中不靜，成績不良。勾稽時務須注意。不沈靜時勾稽成績必壞。應當虛心正氣。

三月十三日（日曜）晴。

考試終了後的星期日，實在悠閒得很。

自習時有G少佐關於航空戰的實驗談，猶其是海軍航空戰的攻擊精神，子彈燃料盡絕之後，仍然進擊衝入十數倍的敵軍中，確實可以作軍人的典範。

其次為指揮官必須使部下誠心悅服自立陣前指揮一切，為海軍的傳統精神，但在不可能時，也必須具有使部下欣喜從死的人格。

四月四日（月曜）雨後晴。

監事長定時檢點時降起的雨，好像在故意摧殘盛開着的櫻花。午後便豁然晴朗了，有期訓育。心有所感。余之向上一部，亦即帝國海軍之向上一部。道不遠，現在必須盡其最善。

四月十五日 六號艦紀念日 晴。

短艇競賽訓練，稍有風波，便無法措處，不得不承認研究不足，缺乏在海上的敏捷性。……

在佐久間艦長遭難紀念日，舉行參拜參考館和唱軍歌。須知佐久間艦長也是在江田島的空氣中成長的精華。

四月十七日（日曜）陰後雨。

雖是星期日上午〇九〇〇（註：九就是九時，海軍是二十四時間制），在養浩館食用候補生寄贈的蛋糕。以後整理被服自習機關。星期日上午雖研究種種功課，而下午可以隨便出外。

(三)

四月二十日（水曜）陰。

定時起床。整理釣舖。〇九〇〇學生隊監事訓示。學校被由小用（註：碼頭名）乘「大井」艦。（註：由今日開始實習乘艦）一三〇〇出口。一路向大阪。

對夜間航海沒有自信的吾人，很有益處。〇八〇〇——一〇〇〇當值。痛感海軍士官必須好的眼睛。

四月二十一日（木曜）晴。

自〇四〇〇當值一個霧天，明石海峽俱在五里霧中。當此時輪值將校必須俱有沈靜周到的手腕。入口時雖備有水手，但接繫的工作也相當困難的。

停泊大阪。午後參觀常氣館，自由散步。

碼頭聚齊時，有一名遲誤者，遺憾之至，將校學生有何面目。

四月二十二日（金曜）晴。

停泊大阪。

〇四三〇起床，前往參觀楠公史蹟。乘南海鐵路車參拜于早城趾及千早神社。

尋覽盡忠死節楠公父子的史蹟，其忠勇與智謀，誠堪為吾人的股鑑。得尋由來所欽仰的楠公出生地，心中深為感動。（註：此次實習八日即歸校）

五月二日（月曜）雨。

一號因艦隊修業不在的第一日，（註：二號的真人等担当指導）主要須有熱誠與意氣。然指示）註：

此處乃上級學生斥責下級學生之意）心中必須有堅確的信念。只是感嘆則不可，必須事先以身示範。

五月二十五日（水曜）晴。

水雷課本丟失了，八方尋找，亦不得見。心中不靜，一事無成。本日始知被○教官拾去。自選時到教官室領取課本，始得放心，因我一人大意，煩擾全體同學，遺憾之至。此罪當以何償之

五月二十七日 海軍紀念日。

由總船艇出動訓練○六三○師校。○九一五，講評訓示。終了後紀念式。參拜參考館位牌。

一一〇〇，外出檢點。

五月三十日（月曜）雨。

雖預定有小槍射擊競賽，靜待天晴，但雨終未止。午後只有兩課。

本日為東鄉元帥之誕辰，參拜參考館，仰觀聖將的大前輩時，痛感此非常時海軍所負責任的重大。

六月三日（金曜）晴。

在「樞」實習航海。天氣測量，已發生厭嫌。夜間的天氣測量，因水平綫就要消失的，所以必須要迅速。在忙亂的艦上，給其有精神集中的必要。

（四）

六月八日（水曜）雨。

昨日以來的雨，今日仍然淋漓的落着。梅雨期了吧。

航海與船造的講義，未修得很，不必顯露考試的結束，先要以養成實力為主旨，沒有追從無實力的士

官者。

六月十一日（土曜）晴。

久雨初晴，從今天着用二種軍裝，明朗的姿態，心中甚快。

清掃後，拾獲短艇，爪手不見了。在自己負責看守時丟失了，慚愧得很。

有陸戰訓練，有陣地的攻防戰，我方雖為攻擊軍，但因防衛軍迅速地轉為攻勢，故戰圖陷於混亂的狀態之中。雖由於中隊長指揮之不完善，但主要原因仍係戰圖精神的缺乏。

七月六日（水曜）晴。

考試雖已終了，但時值非常常，不得安閑無事。唯有向自己的本分邁進。

晚餐後，有電影「海上的防衛」。完畢聽廣播。為海軍大臣關於時局的講演。後有監事的注意。「要明朗」「節約物質」「禁烟」等在學生嚴監事大眾之前宣誓禁烟，敬佩之至。

七月二十日（水曜）晴。

參觀水電工廠。

用兵科的吾人亦必須明白造兵的苦心，必須留意於兵機的改良。

水泳訓練要之唯有奮鬥而已，通信（註通信訓練）更加一倍努力則可也。

八月二十三日（火曜）晴。

從今週起，決心發奮，特別緊張起來，但在「航海」課中困覺，慚愧。教官常說「我們的功課，也是對國家的奉公。若能想到這裏，是不會打瞌睡的」誠然。必須改過。

九月十八日（日曜）晴。

開校紀念日，八方園例祭。一〇三〇出外，有三卅人會（註：鹿兒島縣人會）。M少佐談在兵學校的成績雖然也是重要的，但那不過是海軍生活的一部分。畢業後的努力更是重要。並且能得到上司的注意，也前途有望的徵兆。

九月二十七日（火曜）晴。

奉迎御派宮殿下之行啓，舉行六十六期生畢業式。畢業式後，以軍令部總長之資格訓示。感激之至誓死奉公。以此感激之忱，自明日始向前邁進。

九月二十八日（水曜）晴。

任命宣佈式時，被任爲伍長，已成爲一號學生了。成了二年半來待望的一號生，唯有痛感責任的重大。禁止體刑的教育雖然好，而不可使學生館，成爲一個失去了精神的存在，這必須要考的。

（五）

十月七日（金曜）晴。

希特勒青年團來訪。

接迎今天的軍艦旗制定五十週年紀念日，仰觀旭日輝煌的海軍旗，想及而今正在完遂聖戰之途上時，其意義的深遠，愈使吾人的信念堅固起來。

從候補生的信中，得知在學生時代若不努力求智，則前途是多難的。所謂血氣之勇是不成功的，今後必須努力。

十月十六日（日曜）晴。

若說是秋天的天氣，確是很寒冷的。因為考試迫於目前，所以都在自習室中努力用功。

下人正在收拾便所，因為不知道進屋裏便開始小便，細想起來，實在是難為情。人不知的時候，做這種過失。

十月二十九日（土曜） 陰時時雨。

考試終了。上午「千早」的訓育作業準備。

一五三〇，出口，一路向高松。

夜間航海，當直二時間。所謂Always on the deck！常在甲板上，則見聞自廣。

十一月八日（火曜） 晴。

昨日希特勒青年團又來校。同彼等共早餐。對彼等酸澀的態度，甚為感動。招待彼等觀覽倒槓子與總短艇。

歡送彼等歸去後，有竹下大將的講話。已成軍神的廣瀨中佐，亦是在學生時代鍛練成的人物，甚感於心。

十一月十二日（土曜） 陰後晴。

十一月便降雪，確是珍奇的現象。短艇訓練，水雷艇實在寒冷。冒雪前進肌膚如刀割的一般，但想及吾人將來的海上生活時，要知道這是慣常的狀態。

總短艇，出發晚了，落在十一名，甚是可惜。

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曜） 晴

有同級員。由於指導官的發表。聽到了大佐與下大尉談話，吾等亦不得安閑自適的。一年之內即須踏

上最前線的吾人。必須努力以期死後勿留惡名。

十二月九日（金曜）晴。

訓練武術。柔術亦必須更加努力。然在畢業前一定要獲得二段。要比他人加倍努力。這是早有覺悟的。

十二月十九日（月曜）晴。

朝訓育時，有關於日本刀的講演。深感日本刀上真有軍人的心情。

四號小槍生鏽，深受斥責。今後絕不可有此種事情發生。

十二月二十三日（金曜）雨。

因昨天的預防針，從早起左腕就發痛。想及負傷而仍然前進的在戰線上的勇士們，則已經不能害痛了。兩天裏舉行閱兵式演習，雖未淋透肌膚，而帶涼雨的腕上痛苦難堪，必須更加修練。無論何事若負責任去做，便不會感覺困難的。

天空海闊

(一)

從這日記終了後，又過去半年的工夫，真人等六十七期生，便逢到那光榮的畢業典禮。這不待言是時局的逼迫，使他們提早畢業的。不但中國事變已經過去三周年了，在諾蒙汗的上空砲聲殷殷地響着，在華盛頓方面，也發表了廢棄日美通商條約的聲明。對在當時離開學校畢業的學生，不能不說是一個最光榮的

畢業典禮。

谷真人二十一歲的夏天——那小的身軀，豐滿的肌膚，眼光閃爍着，態度也沈靜起來了，和入學當時比較起來，好像兩個人似的，他是已經鍛鍊好了的寶刀，並且今後只要加以砥礪便可以了。

（要踏上寬闊的海上，渺茫無際，波濤洶湧地大海……）

今天早晨，穿上那最後的學生軍裝時，突然感到一種慷慨悲壯的情感。對那住慣了的學生館的惜別，將要同踏上大洋上的踴躍，不知是喜或是悲的感情交錯着，在眼邊上去浮出一滴珠淚來。

炎熱的，但是一個明朗的晴天。大講堂裏被紅白的幔幕和彩旗點綴着，正裝教官的勳章輝煌着，同此不很相配合的文官教官們的大禮帽，帶紋章的禮服的教官夫人們，以及新畢業生同全體的學生們，都靜肅的整列着。

御差遣宮殿下，從御召軍艦，着到碼頭，皇砲聲中，奏着日本國歌。殿下偕同米內海相侍從武官等，在各員致最敬禮之下進入大講堂。

不久「立正」的喇叭響了，可知殿下已經就座了，繼續着舉行嚴肅地舉行的典禮的情形，只好讓讀者們去想像便可知道了。

然而真人只從校長那裏領到了畢業證書，從侍武官手中，並沒受到恩賜的短劍，這是事實。然他不雖是劣等生，但也不是一個優等生。他唯一的自慰，也不過在畢業前從講道館得到二段的免許。

畢業式終了後，殿下便回到艦上去了。各員俱奉送不見御召艦的艦影以後，繼續着號令一下，新畢業生好像脫兔一般，飛跑到學生館去了。在那兒有少尉候補生的新軍服在候等着他們。雖不很寬，打結着的綫一條在袖頭的博躍着。軍帽上名荷的徽章，重重地放着金色的光芒。

換好衣服的新候補生，滿面浮着含蓄的微笑，陸續地從學生館出來了。

「恭喜！」

教官，學生，教官夫人，連小孩子們也臉頰紅潤着，無論怎樣的面皮厚的人，也要變成紫紅色的。

(二)

無論如何，在江田島生活中最大的祭日，要算是這天了。軍樂隊不斷地奏着音樂之中，展開了那天暮的大食堂。那樣廣大的學生食堂，仍然收容不了這麼多的人們。學校關係者以及畢業生的父兄，都參加宴會的，但與真人的有關係的一個也沒有來。

「谷候補生，今天可以喝一杯吧！」

「啊！謝謝您。」

真人將筷子伸到赤飯和烤鯛魚的碟裏，喜喜地將酒杯拿起來了。學生所在就學的時候，是嚴厲禁酒的，唯有畢業式的時候，酒和啤酒，都可以喝的，但是連到唇邊的酒，並非像那被禁的果物似的美味。

「S教官，多受指教了。」

最初受到指教的教官，真人是最敬愛的。

在食堂中，歡聲四起，甚是愉快，但總不免有一種慌忙的色彩。畢業生們，並沒有回到家庭，或靜待就職的餘裕。這個祝宴後，他們就要乘船練習艦，到大海洋去。八雲和磐平二艦在江田內海待着他們。畢業式服務同日舉行，不容間斷。這也是海軍措置微妙的地方。

出食堂後，真人自校長以下，各教官及S少佐夫人，俱樂部的女主人，都辭別過了。

「恭喜，谷君，——這不過一點心思，——」S少佐夫人送給他顏色紙條說着。

「那麼，祝你健康。」

「健康的——不要忘了來信。」

同下級生的別離，是最難堪的。

練習艦的短艇，已經來在碼頭上。學生們都往上裝東西。候補生們，也舉着白手套的手，敬禮後繼續地上船了。別離時的握手，萬歲，別辭——真是忙得往來如梭。

真人被命乘在磐手艦。登艦檢點後，即刻「預備出口」的喇叭響了。船也在拔着錨。

今日握手相談

明朝兩水雲天，——

從送別的短艇唱着送別的歌。是「螢光曲」的曲子。在船舷上整列着的候補生們，如夢似醒的行着舉手禮。不久，用汗巾抹着眼淚的婦女們，也見着了。送到津久茂海邊來學校的短艇，「行前禮舉權」，行了最後的別離，——。

(三)

在學的期間裏，也時常乘着練習艦，航行日本近海，但這次却不能同日而語了。在瀨戶內海的多島海航駛，在技術上，也或許比較困難的，但那並不能說是海。並且乘艦的心情，也大不相同。真人們是捧齋辭令，而乘入此艦的。雖說是候補生，但已經是委任待遇的高等武官。雖說是練習艦隊，並非只是練習使可以了事的。假使有國語不明的飛機來襲的時候，立刻就要開始戰鬥配置，而應戰的。並且真人所乘的齡

手艦，是日俄戰爭時，第二艦隊第二戰隊的旗艦，負有在藍山海上和日本海海戰中奮戰的名譽戰史。艦所雖老，也許是歷史的關係，具有一種特別的品格和滋味。

這種軍艦上乘着精神蓬勃的候補生們，確如有舊皮囊中，盛上了新酒，艦容也要爲之改變起來了。聲以愆伸眞人們的胸中，感到名譽和責任的重感。

航海的第一日，由主任指導官給介紹了士官室及士官次室的士官。主任指導官且少佐是一個短軀，圓面，精神矍鑠的人。搭乘警手艦的候補生們，大約有半年期限的航海中，受到種種地指導。海軍軍人對濠洋航海的指導官，是終生不能忘懷的，以後指導官成爲預備役，從前的候補生雖昇爲上級，也要避免坐上席的，畢竟指導官是如師如父的尊崇，士官室——尤其是士官次室的士官們，對於來此機關哥一時的輔導主任指導官，言行俱有垂範的責任。士官們的立場，是相當拘束的，可是其中也未必沒有破例的士官佐施以豪爽磊落的反撥法的。

眞人們的心情，好像是又回到四號生時代了，但事實却大不相同。有四號時代所沒有東西。就是有了部下。有下士官同水兵的部下。並且這些部下，都是由海兵團中選拔出來的精兵。指導官及各士官，都是經過慎重地選拔似的，下士官水兵等也對這初次有部下的候補生，加以懇切的考慮的。計畫給與眞人們，首途上以好的「上官一同好的一部下」的幸福。

從第二天已經開始施行配置教育，戰鬥諸訓練及無燈航行等教育。

第三天有最初寄航地舞鶴的進口工作。登陸或留在艦上都可以的。眞人留在艦中，在候補生室的燈下，寫着正式的畢業通訊。給河田二中校長，緒方先生，及其他舊師故友。唯有牟口田的消息仍然不明瞭，無法通信的。

(四)

到舞鶴，到鎮海，到旅順，到馬公，到高雄等，作內地的航行巡禮，一直繼續到九月中旬。然後就改爲遠渡重洋的航行，但在遠洋航行的前兩個月，候補生們全都得練習習慣於艦上的生活，以及海洋的生活。

就是關於這一點，也令人回憶起兵學校生活的好處。艦內生活的一切模型，是在江田島學到的。星期六大掃除，星期一大檢閱，全都是千篇一律。只是真人等，不僅受業於教官，而且把所學的，命令水兵們去實行。這爲了使他們每個人都能擔當起個人的責任來。

艦內的候補生們，全沒當作學生看待，也更未當作客人看待。他們的工作雖然分爲值班部，和操作部，然而前者與下級士官毫無二致。從配屬，航海士，砲術士等等工作。

一直至甲板士官的工作，都要按次序一一地記牢。從什麼起至什麼止的工作實行後，才能像離開巢窩的小鳥一樣，羽毛完全而可以自立了。

話雖然如此說，然而命令起水兵來，仍然沒有充分的膽量。部下固然是部下，但對方總算是海上生活的老前輩。

「立正！」雖然連環發號令，但因爲不是從丹田中發出的聲音，所以，反而自己倒不能不立正注意了。縱令不帶氣力的號令，然而他們仍然是嚴肅和整齊地服從。只有這樣紀律嚴明的模範兵，才能派到練習隊上來服務，這一點，或許大部份候補生從未注意過。

開始勤務和操作時，才感覺到江田島所學習的，都立刻有用，真使真人等驚奇不置。

只有測天這一點，在兵學校所學者，是一種陸地上的水面練習。在軍艦上是動搖的，與校園的地面那樣固定不動，是迥乎不同的。

用六分儀來對準太陽，也已經不是一舉手一投足的容易事了。至於夜間的星星小星，則縱縱或輕微的搖擺，也像飛鳥一樣，在六分儀的視野裏逃掉。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它對準，然後把幾點幾分幾秒的高度規定為幾度幾分幾秒，再反復地轉動三四次，才能得出一個平均來。藉此來知道軍艦的位置，然而這種計算，是非常難作的。在未熟練的期間，縱或花費三小時，仍還有錯誤。

真人對於發號施令雖然沒有把握，但對於測天，却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對準天體既巧而精，且對於計算也是非常迅速。自從二中學生時代以來，特長的數學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一小時左右的工夫，他的操作完畢，而他的面孔上透露出來涼爽的表情來。

「谷，你這個傢伙，到氣象台去服務吧！」其他候補生，帶着煩囑的口吻罵他。

(五)

看見滿黃色而混濁的海洋。也看見過兩洋入口處的深藍色的碧海。也看見過上海旅順的戰跡，以及奇特的台灣風景。從軍商人的汽水味，四人一組的汗臭味，也全都嗅慣了。至於軍艦中發見很多老鼠和蟑螂蟲，也不大驚小怪了。

「對於一時的狂風暴雨，現在也不怕了。」同屋的中野候補生，裝着老船客的樣子說了。

「胡說八道！還沒有遇見過一次厲害的呢！」加藤候補生給他了一個當頭反駁。雖然正是海上巨風季

候，然而他們真是幸運，在中國海上竟未遇見過一次狂風暴雨。

「甚至老手水兵，也有時候嘔吐呵！」岡山候補生因為已有過一兩次暈船的經驗，才這樣說。

「豈有此理？暈與不暈，歸根結底不過是心定與否而已。」中野像揮動磨竹刀的樣子這樣說。

「不，那是一種生理現象。總而言之，沒有的辦法，非慣不可。」

岡山雖然這樣很安靜地說過去，但中野却不服氣，最後加藤仁大臉漲起來。

「中野！我告訴你吧！進行遠航的時候，你會哭的。」

因為同屋全是年青力壯的人，所以常常發生臉紅頸子粗的爭論，然而在這個當兒，默而不言莫爾而笑的真人的態度，就成為奇怪的鎮靜特效藥。他讀着艦內新聞，而插嘴說：「露着兵曹肚臍的帆布浴池——這一首川柳小調真有趣！」

於是，面紅耳熱的爭論，就在笑聲裏告了一個段落。

艦內新聞是兩面的晚報。能寫文章和能畫圖的士官們，就是發行人兼出版者，是用謄寫版印到八開大小的小白紙上，然而編輯的內容，却是相當充實。

主要有「警手新聞」和日本普通新聞的特別標題，每天都謄錄幾句明治天皇的文句，再就是發表國際間的消息，正午的艦位航程，以及第二天的操作日程等。然而調張上就有完全不同的表現，裏面刊載着目的航地指南，或川柳小調中的漫畫，甚至有時候發見拜倫的詩句，和近代化的康德的明言。投稿者固然以士官居多數，然而下士官和水兵中也有不少「文豪」。插畫和卡通全都有出神入妙的描畫，然而美人圖却成為每刊必有的精神食糧，這或許因為讀者都是青年人，具有性的煩悶所致。而最有興味者，就是新聞的價格，士官以上者每月三角，候補生兩角，而水兵只一角二分，這可以說是最公道的價格。

從這個艦內新聞上，真人等永遠不能忘記地知道了平沼內閣的總辭職，以及日英會談的決裂。九月四日這一天，艦隊從高雄航向歸途，而碇泊於廈門。「磐手新聞」用特大的標題，佔滿整全頁，刊登着英法對德的宣戰書。

「竟開火了！」在晚飯後休息的時間，在甲板上的烟灰碟周圍圍聚着的候補生，其中構成一個團體的四位同屋，首先加聲開嘴了。近熱帶的海港，遠遠的後背，掛着被太陽烤紅了的霞雲，逐漸變為紫色，而有黃昏的景象了。

說「竟開火了」這樣的話，並非單單他們四個人，而是整個艦隊將士的主要談話中心。

「一定會擴大的！」中野這樣回答了一句。

「當然會擴大的。」岡山很堅定的承認這一點。

「或許業已發生了第二個日特蘭海戰也未可知。」加藤深深地吐了一口烟，這樣說。真人尚未吸烟，所以靜靜地坐着，在體察着假風的拂面。

「或許此次戰爭，德國也非常看重軍艦。主要是空戰和潛水戰吧！」

「一定會痛快得濺地轟炸倫敦和巴黎的吧！」

「法國的馬其諾防線，是否真正堅固呢？」

「比這更重要者，應當知道「喬治五世」號和「威爾斯親王」號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聽說四萬噸「獅子」號軍艦，今年業已秘密動工。」

他們的興味中心，除可以說吸引他們熱烈感情的，是英國海軍。

「然而，美國會起而參戰麼？」

「或許馬上參戰的。」

大家一致都認為這樣，於是就沉默了片刻，這時中野小聲說：「我們不快一點參戰麼？」

這一句話正好像某種東西觸動了大家的感情，而不期然而然地哄堂大笑。然而這個笑聲，立刻就消逝於無形。

「我們帝國究竟怎樣辦？」

岡山這樣說完，而引起大家的思索。現在他們業已不是兵學校的學生時代了，而有資格談這類問題了

「現在並不是談光怪陸離的時代了！」

「對於太平洋，一定會波及到的。」

「這就要準備的……」

「哼，準備早已完成了。現在只是怎樣決定的問題。老谷，你說是不？」

中野這樣問了一句，真人方開口。

「一切都等待命令一下。」

(七)

從廈門至佐世保的航行，這是從未經歷過的第一次遠航。在途中，曾舉行過各種訓練。有一次主砲曾

轟然發生一聲巨響。也有過一次在搶救溺者的工作當中，真人所指揮的小艇最先打撈上來假想溺者——醬油桶。

所有候補生的心，都傾向於遠洋航海，然而對於佐世保軍港，也決不能說輕鬆地忽略過去。因為在他們的心中，有三分之一的觀念，想在將來，以這個軍港為母港。而且因為在他們的心板上，曾記憶着甲午中日戰役與日俄戰役時，這個軍港曾發揮過很大的作用。無論是辨天鳥的鳥影也好，榮町的繁華也好，全都深刻地映入他們的眼簾，以致永生不能忘記。

該艦隊的母港是橫須賀，在回到橫須賀前，曾路過二見，於是便參謁伊勢大神宮，這對於他們來說，是有極大的意義的。與其討論一百次國家威武，倒莫如參拜一次神宮更為有意義——至少真人是這樣想法。且在二見棹泊的期間，曾舉行過一年一度的慣例大校閱。

從二見到橫須賀，這是內地航行的最後路線。對於真人來說，是降生以來第一次作東海旅行。而聯想到薩摩武士的祖先是來自鎌倉的時候，於是對於一望無際的岩海，也不能不發生一種戀戀不捨的感情。

軍艦正在清水沖航行的時候，真人吃完晚飯，獨自一個人跑到後面的甲板去了。白的，綠的和紅的航海燈，已經放出絲絲的光綫來。他突然發見了西方陸地上一個令人驚奇的東西。

「呵，是富士山！」

是雲霧非常濃厚的一天，但幸而被風吹晴，使他能看見富士山。這個富士山的姿態，除了在像片和畫片中欣賞過外，是從未親眼看見過的，但山的風景，是早就知道的。究竟是否有雲霧，自己却無法認清，但看這是一副美麗的影響。只覺得心中，似乎有一種情感使自已自禮膜拜他。真人看到了富士山，立刻感覺到業已來到了日本的中心所在。於是便想到明日將完的內地航行練習。

兩個月期間的航海，使他發見了日本的幅員廣大。同時，也使他明白了什麼是艦內生活。也使他知道了士官的工作，責任與態度。至於指導官的恩威，也深深地印在腦際裏了。

（然而，其中最大的經驗，是什麼呢？）

眞人搖了一下頭。

（呵，知道了，自己有了部下了。）

他這是第一次和下士官以及水兵接近。第一次感覺到對部下的情感。至於司上的責任，也第一次體會到了。這就是眞人的結論。

鯊魚

(一)

從入港至遠洋航行的出港，約有半月的期間。艦內新聞登出一個啓事來，「在母港碇泊期間，暫時停刊，請讀者見諒」。

眞人等在橫須賀的水交社浴池裏，洗了一個很久未能洗的淡水澡，然後跑到馬路上去散步，覺着步伐踏在陸地上，非常的快活。自從在二見登陸以來，就發生這種心情，眞覺得奇怪。眞人突然覺到，這或許是「母港」的味道。

橫須賀的馬路，比吳和佐世保都稍微狹仄，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覺着有刺鼻子的味道。他心中還在想，很願早日去遊未見過的京都。

東京，是長兄真藏住的地方，是在江東區的某個地方，因為地方不容易找到，所以就先寫一封信去打聽。

恰好，於九月二十五日，凡體隊的候補生特務士官以上者，為接受無上的光榮，而決定晉京了。

真人觀到工重橋的時候，就早已感到自己業已立於可敬的日本中心地了，因而身體發着顫抖，參拜皇宮禁地後，竟覺得一切都成為夢境了。

渺小的一個候補生，竟自受到這樣無上的光榮，所以真人的心坎上，除了感激涕零外，是毫無其他的成份了。這比二中學生生活時代，在伊敷練兵場上所表現的感激，是不止百倍的。

「東京這個地方的人，真有點不大和善。有這樣的飯館，反來大家都裝作不知……」
加藤手把着叉子說這樣不平的話。

真人退出後，穿着原有的禮服，曾參拜明治神宮和靖國神社，然後當天就回到艦上去了。

在第三天，他又為了參觀行都，而從橫須賀特別乘有線電車去。同時還約會着同屋的加藤，一同去了。打算首先參觀上野公園；但一到了上野車站，就迷失了路途。

「那末，怎樣走呢？」

「你打聽過呵！」

「你打聽吧！」

兩個人互相推諉着。穿着候補生第一種軍裝，打聽路上行人，真有點難以為情。然而兩個人信步走去，不知不覺走到了類似公園的地方。

兩個人詳細地參觀完了博物館，立刻覺得肚皮非常地餓了，但身為海軍士官，如在不三不四的地

方大吃大喝，是頗不雅觀的。上野的樹林中雖然有茶館之類的東西，但飯館卻沒有。

兩個人只顧不再回持難以爲情，終於輪流地打聽飯館所在地了。就在這個時候，背後就發現了一家精養軒。

(二)

看完銀座夜景回到艦上來後，在候補生室中，議論紛紛地大談着東京風俗，這早已成爲昨日的夢境了。

在出港準備命令未下前，候補生懷着新的夢和緊張的情緒，在熱烈地等待着命令，然而這一天，終於到來了。

昭和十四年十月五日，練習艦隊在響徹雲霄的喇叭聲中，走上了遠洋航行的道路。因爲稍微陰天，所以波浪也並不現露出顯明的姿態來。在送客的港務部汽艇上，滿滿地全是花朵似的顏色。原來是東京附近的士官和候補生等的親屬和愛人，穿戴着華麗的妝束來送行的。

「祝你一路平安！」也有非常勇敢的小姐，竟自喊出比汽笛還高的聲音，向着自己的對方揮動着手帕。

不久後，汽艇雖然回去了，然而甲板上的候補生們，仍然還不能解除舉手禮。這是因爲裏面的許多軍艦，都在舉行登艦禮而送行。

「敬祝一帆風順！」

「謝謝隆誼盛情！」

交換了這樣的信號。

然而送行，並非僅限於此。在天空上，飛機也在擺動雙翼，舉行歡送。另外三艘驅逐艦和兩艘水雷艦，曾一直送到觀音崎。

一切的艦隊出港，並不是全都可以得到這樣熱烈歡送的。受到這樣歡送的，除了具有特別任務的艦隊外，則只有練習艦隊出港時如此。這樣也可以知道，對於練習艦隊是寄以如何的熱情與期待。

艦內充滿着新的活潑氣象。尤其是候補生們的面孔，都喜氣洋洋。這次航海，是他們早已熱烈盼望中的事。是到檀香山，希羅·亞路特·坡納皮·特路克·帕勞羣島·薩班等外國和南洋去的長途旅行。且是吉凶禍福隨時都有變化的太平洋旅行。這一個海洋，對於年青的候補生們說，不能不說是夢般地憧憬着。內地航行，雖然也是太平洋的一部份，然而對於真人等，只有此次才感覺到這是真正的太平洋。

此次航海，真人所乘的磐手，業已成爲旗艦。在桅桿上飄揚着司令旗。於是磐手號的軍艦，乘風破浪一直航行東方。陸地逐漸低下去了。頃刻間，竟消逝於水平綫下。

「假如天氣好，還只能看見富士山。」
立在甲板上的士官，這樣告訴真人。

現在業已近於黃昏時分了。一眼望去，無論什麼地方，都是一片汪洋。這時洶湧澎湃的浪花，衝向前來。

（這就是太平洋嗎！）

真人這樣地肯定了。

已經過了三天。

出港時的陰天，雖然一直繼續着，然而從昨晚起，氣壓不斷地降低了。波浪也益發厲害起來了。

「這恐怕要有吃不消的暴風雨吧。」一位士官次室士官僚情嚇候補生們地，笑着這樣說。

「毫不足怕，因為我們有中國海航行的經驗。」

「然而太平洋的天氣，可絕不止於那樣。你們要知道，太平洋總歸是太平洋呵！豈能以海來比擬呢？」

候補生們雖然不斷地假裝很懂太平洋，然而這是初次，所以只好聽別人的話。「真那麼樣？暴風雨是那樣厲害麼？」有的人，竟這樣發出小的聲音來。

須臾間，惡劣天氣真地降臨了。風雨表的度數，逐漸上騰了。終於發出大暴風雨的準備號令。

值班部的候補生們，在甲板上手忙脚亂起來回轉着，正在捆綁可動物的時候，突然開始了跌跌般的搖擺。看見排空的浪頭，竟比自己軍艦上的炮肉還高。

然而甲板上的候補生，還算運氣。在執行任務的期間，真奇怪，並沒有感覺到暈船。操作部候補生，却真相反。在這樣激烈的巔簸中，開始坐着上課了。

在艦內並有教室那樣大的屋子。關閉在一個屋子中的年青人的體臭，不斷增加着，竟把防備暴風雨而關閉上的舷窗玻璃，掛上了一層熱氣。這個時候，一會像飄上天去，一會像鑽入水底般地顛簸着。突然覺得天旋地轉，腳輕頭重的時候，就覺得要吐出來，這正像胃袋倒反過來一樣，具有壓迫咽喉的感覺。

（他媽的！）

盡量忍耐，而想細心聽指導官的講演，但無論誰的面孔，都像草一樣變青了。

眞人也沒有例外。但與別人還有不同。他仍然端端正正的姿態，在記講演的大綱。

不大的工夫，橫的搖擺更加劇烈了。發着刺耳的難聽聲音。方才對於縱的顛簸拚命抵抗的他們，現在這種橫的搖擺，却是意外的劇烈襲擊。立刻就發現有人，用手壓着嘴，跑到艦室外去了。都好像忍耐不住了，一個一個地開始繼續不斷地退席了。

眞人也從額蓋上落下冷汗來。呼吸也變得緊促了。

（已經不行了……）正在這樣想時，就聽到指導官發下「稍息」的號令。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跑到廁所去了。

（四）

雨過天青，太平洋眞的太平了。第二天在艦內大掃除後，看見碧藍的海面上，閃閃地反射着太陽光綫。一老谷，你倒不怕風浪，眞出乎我的意外。」中野候補生因爲是頭一個跑出去嘔吐的，所以他不能不

佩服眞人。

「眞的。能够聽完昨天講演的傢伙，都是英雄！」加藤候補生也在旁面插上一句嘴。

眞人照例把一隻眼睛睜得很細，而微微地笑着說：「不瞞諸位說，我也嘔吐了。」

「你也吐了。」兩個人目瞪口呆地異口同聲說。「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就是在你們以後呵！」他毫不隱諱地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大家。

「真無用，你這個傢伙也吐了麼？」中野和加藤等，也一齊大笑了。然而無論誰都不知道真人曾堅持到最後一個。假如講演再繼續一分鐘，或許真人也要比教官早跑出艦室去吐也未可知。實在可以說千鈞一髮，而真人竟能支持下來。至於談到跑至廁所的心情，真人笑着說：「我決不是不怕風浪的。先前談中國海的小風雨時，曾說不怕，而現在這樣怕起來，豈不丟臉麼？」

「然而這樣說起來，問題就在於嘔吐的早晚了。最後嘔吐的老谷，總得說是偉大的。」岡山很坦白地承認了真人的偉大。總而言之，大家既然都吐了，那末也就用不着裝架子，同時對於顏面也無傷。

「總之，聽講是需要風平浪靜的時候。」於是暴風雨的話題，就算告一段落。

「到檀香山還有五天麼？」中野順便這樣說。

「呵！」岡山很奇怪地這樣回答。

「你這個傢伙，呵是什麼意思？」

「用夏威夷語來說，就是耶斯（Yes）呀！……」

「你這個傢伙，什麼時候學會了夏威夷語啊？」

「是在江田島時代呵。一旦有事時是用得着的呀！」岡山拍着作業服這樣說的。

「不要撒謊吧！是近來艦內新聞所發表的夏威夷語裏記住的吧！」加藤毫不客氣地揭穿了，所以大家

一齊笑了。真人聽到這樣時，也隨着大發笑了。

(五)

——夏威夷是在一七七八年，英人庫克船長發見後，才在航海地圖上承認了。那以前在夏威夷羣島內

所住著的玻里內西亞種土人，仍然過着太古人的生活，各自擁戴酋酋長。然而一七九五年，卡美哈美哈第一會統一羣島，而建立了夏威夷王國。稱爲南海拿破崙的卡美哈美哈大帝的銅像，建立在檀香山市政府的門前，所以諸位參觀該城的時候，也請一瞻丰彩。

夏威夷王國經過八代而滅亡，是一八九八年被美國所吞併，自此以後，產業，貿易以及軍事，都有突飞猛進的發展，而在阿胡島的一角，奠定了該羣島的繁榮基礎。古時不過是一個捕鯨船休息所的夏威夷，現在成爲美國的海軍根據地，內有眞珠灣軍港，以及陸地船塢等，這樣諸位就會想像到該羣島的極端重要性。——

關於夏威夷的歷史，在國內新聞上曾發表了上面的一段。此外也會在新聞上連載過夏威夷的地理，風俗，以及觀光指南等。同時，航海士曾發表了一段停艦地方的演講，分隊長曾訓示了一點登陸後的規章。

「快到檀香山了吧！」

候補生們的心頭在突突跳躍着。檀香山就是他們第一次遊歷的「外國」。好奇心使他們都在興奮着。然而這種興奮，却不是因爲檀香山有太平洋樂園的美名。也並不是因爲亞洛哈的塔。當然更不是因爲椰子樹，明月，爵士舞。他們雖然不公開地聲明出來，然而他們所願參觀的，和所願體驗的，顯然是另外的東西。因爲他們是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練習艦隊的隊員。

十月十七日的黃昏時候在艦橋上立齋的航，海長和候補生們，都用興奮的目光，睜睜着無邊無際的海洋。這時候，隱隱約約地發見了夏威夷羣島中的卡維伊島的遠影。

決不是心理作用，而實際上，的確海水的顏色不同了，曾經是碧青色的波浪，現在業已逐漸變爲溫柔的綠色了。氣候差不多是二十五度，對面來的微風，總覺得帶來了無限的花草樹木，以及陸地的味道。經

過了這樣長途的航海，自然是想念陸地的，然而早一分早一秒發見陸地，也是與軍艦的名譽有關的。兩艘軍艦，正像在江田島時進行「爭取分隊的名譽」的各種比賽一樣，而現在則進行「爭取己艦的名譽」的各種競賽了。

「發見陸地，在船的南方。」

立刻在響手號盤上，倏地高掛起信號旗來。發見者，還不是候補生。然而一聽到消息，坐在艦室內的身經百練的士官，以及年青候補生，全都拿起雙筒望遠鏡來，陸陸續續地走上艦橋來。說都：「是的，看得見，看得見。」

(六)

第二天早晨全體起床後，接到一紙「全體候補在前方艦橋集合」的命令。

「爾真人等不知道是什麼事情，跑上艦橋時，自己的眼睛業已能看見了去向的左方，在紫紅色的朝霞裏，現出一個龐大的島影來。」

「那就是金鑽石岬……」把首雙筒望遠鏡窺看中的教官這樣說。

稱作檀香山的櫻島，真有點奇怪，而與海港連綿不斷的山脈，好像是一片稍微破損了的磚瓦一樣橫擺着。既然看見了這個，心中業已覺得來到檀香山了。阿胡島在艦的左方逐漸大起來。

「是並不十分令人可愛的山！」

「你瞧，是隱藏着砲台的山……」

金鑽石岬的名聲，並不見得十分大，但真珠灣一帶的重疊層見的花紅草綠的翠巒，的確非常美麗，三

令人依然不捨。

（喂，好像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景緻。）

真人在心中這樣想。思索了片刻，終於想到了。那是在二中讀書的時代，到大隅去，或是到什麼一個地方去——總而言之，是在船上，回兒島的歸途上，所看到的遠眺景緻，頗有點相像。但只波浪的顏色，是絕然不同的。此處的海，像三色版的畫片一樣，有充分鮮明的綠色。正像翡翠放在玻璃水瓶中的水色一樣。

真人低頭凝視着海水，看見海裏有黑影似的東西來回鑽游着。

「喂，那是什麼？」候補生中的一個人，也注意到了那些東西，而大聲喊叫出來。

「是鯨魚。此處海裏有很多。」E中尉這樣告訴了。

不久候補生們下到艙艙裏去吃早飯，然後換好軍裝，又跑上甲板，這時候爲了迎接領港（Pilot），所以本艦完全降低了速度開駛。這已經到了檀香山的港外，金鋼石碑的整個姿態縮小，全收於眼底。於是在翡翠色的海面上，很多摩托小漁船，小汽艇等，都飛快地駛來。

「看哪！那是日本僑民的歡迎船。」E中尉這樣說。

「那末，方才的鯨魚是否也是來歡迎的呢？」大家都在談笑中的時候，小船的形影就逐漸大起來。無論那隻船上，都是擁擠着，而滿滿地放着人。其中有拼命揮動着巴那馬草帽的男人。其中也有柔和地，飄地搖擺着浴衣袖，而用手歡呼的女人。須臾間，震撼天地的「萬歲，萬歲」歡呼聲，也衝入耳鼓裏來。艦上的人們也揮動着手，表示答禮。所有的船隻上，都掛着大小的太陽旗和美國花旗。R大尉看見這種情形，好像不明白似地說：

「和我往年遠航時正相反，此次，美國花旗反比太陽旗大了。」

(七)

在禮砲隆隆聲中，悄悄地進入檀香山港。從外貌來看，實在出乎意外，看齋非常貧弱。發亮的亞羅哈塔，原來是並不特別的一個鐘塔。戶口比神戶還少，而葱鬱的綠樹，籠罩着全市。然而注意一看，與其說貧弱，倒莫如說瀟灑更為恰當。並沒有大都會那樣的氣勢凌人，而具有典型海濱都市的五顏六色，以及明朗的雲團，愈逼近碼頭，而像自己也愈溶化到裏面了。在一片綠蔭叢中，宏壯的樓舍，零散地聳入雲霄，而各自高高地飄揚着花旗。

「真有點異國風味！」

排立在甲板上的僑人等，心中這樣想。

海水似乎很深，兩艘軍艦就橫靠在庫棧林立的岩壁傍。岩壁的上部，滿都是汽車，人羣，小型國旗。遠遠地望過去，似乎全是外國人，然而其實，無一不是日本人。這樣人山人海，竟出乎意外地是日本人這樣多。甚至穿着日本和服的女人，拖着木屐的女人，也可在人羣中看得見。

「萬歲！萬歲！」

人羣裏，像唱神戲樣的舞蹈，而揮動着手脚的也有。

須臾間，橋板搭到岸上，於是人海的浪潮，湧到橋上來。

倏然間，說話的喧嘩，脚步的聲音，外國氣的香水味，充滿了甲板，僑人等目瞪口呆地混入人羣中了。

「鹿兒島縣人的候補生有麼？鹿兒島縣人的……」有一個男人這樣到處大聲喊，真好像旅館前，夥店招攬生意一樣。這個男人身穿着淺灰色的西裝，是一位相當漂亮的中年紳士，額角上掛着汗珠，向這裏走着喊叫。

真人心志忑不安地，情不自禁地突然發出聲音來：「我是鹿兒島人。」

「他是鹿兒島人？」紳士這樣重問了一句，就立刻在真人的肩上，掛上一個大而軟的五顏六色的花圈。是一個充滿香味的黃色花圈。這是祝福的象徵，真人披着這件東西，頗覺難以爲情。

「歡迎，歡迎！這是我的名字，我住在此地業已有十五年之久了。」紳士拿出名片來，上面印着英文字，銜是醫生。

「另外還有鹿兒島縣人麼？」

「候補生，還有一位叫熊澤的，他在八雲號上。」

「請您和他一同，我一定領導觀光各處。每天我用汽車來接送。」

(八)

六天的碇泊期間，真人等除了參觀和受歡迎外，簡直毫無一點空閒。真怪，當地的僑胞爲什麼這樣熱烈地歡迎自己呢？實在是百思莫解的事。鹿兒島縣人的醫生，天天照例駕駛着自己的汽車，引導到城市內外去參觀。

「日本人和日本店舖真多，呵！」汽車在皇家大馬路上奔馳的時候，真人對熊澤這樣說。就是主要的大馬路，甚至偏僻的小胡同，以及通向維基海岸的所在，都無處不看到日本人的血統，日本人經營的商店

和飯館。在一家店舖裏，真人看家鄉的姐姐，買了三個手皮包。

「但，全夏威夷有十五萬日本人呵！」駕駛着汽車的醫生這樣說。自從慶應年間，最初向該處移民以來，經過賺錢時代，成家時代，土着時代，而一直到了今天，這種詳細的個中情形，都由醫生講出來。

「元年人，就是明治元年來夏威夷的人，這樣尚在人間的老叟仍然還可以碰到。至於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在政界活躍的人也有，這真是一頁悠久的歷史。」

好像是證實醫生的話一樣，汽車採過了純粹日本式的廟宇，寺院，飯店等門前。在日本瓦的房頂上，錯綜紛亂地開放着金雨樹（Golden Shower）的花，或是點綴着椰子樹葉，真有點奇異的感覺。

「此處是海軍墓地。」

敝人等就請求在該處停一下車。

敝人的木柵圍繞着，一個白色的高石碑。上面刻鑲着「三界萬靈」的字樣。從這樣古老的字樣中，也可以知道這塊墓地由來已久了。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年），兵學校的練習艦到此地旋泊時，曾發生數名因脚氣病而死亡者，於是就卜葬於此。這是海軍醫學尚未發達時的犧牲者。

真人等在前輩的面前，唯恭唯謹地低下頭來。

無論怎樣說，檀香山是對海軍極有貢獻的地方。勝海舟坐着威臨凡旋泊的地方，也是檀香山。東鄉元帥在浪速艦長時代，保護着日本青年的先鋒隊，向當地軍政當局表示軍艦威風的所在，也曾經是這個地方

而元帥親筆所寫的雄渾字體，刻在表忠塔上，這個塔也在分途的地方聳立着。

真人來到夏威夷而聯想到東鄉元帥，這真是一件未曾料到的事，但在他的心坎上，滲透着帝國海軍與

該地的宿命關係之另一意義。

(九)

在維基海濱的冷飲亭裏所吃到的冰結淋，非常的好吃；其味之美，實有世外桃園之感。

於金剛石岬肥德頓夫山，摩那魯阿公園的散步，日本人農園中所種植的絕端好吃的波羅蜜，當地居民的游泳，全都在心坎上留下一個深深的印象。

初入港時所感覺到的檀香山之貧弱，而登陸後的觀感，則完全不同了。縱令未邁進美國人所經營的富麗堂皇旅館前，而在各條馬路上都可以感覺到美國人的物質豐富。由於氣候，環境和物質的得天獨厚，所有人種的居民，都很樂天地，舒適地，和善地，談笑着，行走着。

艦隊司令官的汽車，在最前面開駛着，而後面緊隨着的，就是美國陸軍所借給的士官以及候補生等的許多車輛，長長的汽車行列，衝出檀香山的城市，一直奔向阿胡島的側面。

在途中曾看到奴阿奴柏里的奇異名勝。據說就是卡美哈美哈第一的古戰場，在這樣斷崖絕壁的深谷中間，沿着汽車公路鑽進鑽出，實在有驚奇不置的遠景。倏然，海出現於面前的時候，眞人等的心靈跳動了一下。個中理由，或許用不着筆者來介紹。片刻間，汽車行列從高崗上跑到甘蔗和波羅蜜田的平地上。像綠茵草地般的綠色海面，和秀麗而魁俄的山，出現於面前。還看得見像一具大鍋覆着小蓋似的福特山。

(是眞珠灣！)

眞人等都心照不宣地，肯定了這一點。然而要罷了眞珠灣的遠景時，美國汽車駕駛員兵，便特意提高了速度。在椰子樹，民間房舍，丘陵崗山等不斷妨礙之下，眞人却一心一意地注目觀看。

(有「企業」號！)

在綠色的海面上，漂浮着烏賊魚背似的航空母艦。

(也有「印度巡捕」號！)

這個艦型，真人把他記到心裏。此外還有兩三艘驅逐艦。

(呵，是索敵艦隊！)

於是他愈發注意地看，而愈發增加了比賽武術時的緊張情緒。

過了片刻，他非常愉快了。愉快得，想要躲汽車裏的底板！

(十)

出港的那一天，警手邀請日本僑民，召開家鄉會宴。真人也領導着多蒙關照的醫生全家，參觀醋魚飯和團糕等的模型店，還觀賞劍道比賽。

但，他的心却與四周圍的笑聲，非常不相調和。這並不是對於貪樂，尙虛榮的後代男女，所起的反感。而是因爲看過真珠灣後的感慨，在心板上又反映出來所致。

(這樣就可以知足了！)

真人這樣在心中想着，而羨慕他們的幸福。

無論那一件事，都是令人不能忘懷的檀香山之故事，然而對於真人以及全體候補生所認爲最大的印像的一天，終於到來了。

從斯克菲爾德美國陸軍兵營來了一張請帖，招待練習艦隊。表面上是舉行分列式，而召開花園宴會，

按當時的情形說，其目的自然是在於示威囉。

三時，家鄉宴會完畢，被請客人即成爲送客者，在岸壁上築起黑黝黝的長城。

「哈囉，喂！敬祝一路平安！」

醫生還是花費了很多錢，買到一束高價的鮮花，披到眞人的肩上。

出港的時間到了，艦內喇叭號聲，響徹雲霄。候補生們，整隊排列在甲板上，施行岸壁上歡呼的答禮。片刻間，艦隊向着夏威夷島的希羅，出港了。站在汽車蓋上揮動着帽子的醫生形影，逐漸小了。駛到港外，爲使領港下船，而稍停了一下。送行的打漁船和汽艇，飄揚着歡送的長條旗幟，集合到本艦的周圍來。

眞人似乎不能接受這樣煩擾似的，獨自一個人，佇立在艦尾的甲板上。

又是那天的感慨，浮現出心頭。

（那年那月，武裝起來後，捲土重來，示以眼色！）

這或許是所有候補生心裏所懷着的感慨，然而眞人的心，雖與此類似，但有所不同。

他在回想，當時美國那種威武堂堂的索敵艦隊的情形。他在汽車裏注目凝視那種姿態時，有說不出的快活感，就是已方的精神遠勝他一籌。在擁有柔道二段榮譽的眞人看來，對方是有一個很大的「缺陷」。

（既是這樣，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他深深地在心窩裏記住這一點。然而並未對任何人講過。其實也不是向他人講的事。

現在他在翡翠色的海面上，暗暗地在心板上，重演那天的印像。碧海是冰般的清冷透明，而心頭烈火却熊熊燃燒。

突然在他的眼前，波浪中，又出現了隱隱約約的黑影。又是鯨魚在游着。兩丈上下的大魚，左右翻着銀色的肚皮，而猛烈地飛游着。真人用眼睛數着鯨魚的數目，有的似乎不叫數一樣，潛入水底，然而是一九條的鯨魚羣。他似乎忘掉了一切，而只注視着鯨魚羣。於是他的身軀，徐徐地被拖入水底。周圍變成翡翠色的世界。看見了青白色的海底細砂。他變成了鯨魚。鯨魚排列着隊伍，悄悄地，無聲地，向真珠灣的方面前進——

忽然一注意，他的身軀還是在甲板上。幻景消逝後的海面，只是漂浮着無邊無邊的航跡波紋。不知道什麼時候，本艦業已開始移動了。

修羅

(一)

一九三八年秋天——是真人到檀香山去的正一年前的事。

靠近東京新市區的高圓寺車站，有一條馬路完全是咖啡館和飯店，在一個偏僻地方，訖憐的門簾上寫着「烤雞」的飯館裏，有兩個人在對面喝着酒。

好像兩個人都不能喝酒，因為在油漆已經沒有了的桌面上，只擺着兩個小酒壺，但吃剩下的烤雞骨頭，却在盤子裏很多。

秋夜的燈似乎有點發冷，冒着帶油的烟，當省錢電車通過的時候，地板都顛抖地搖動着，是這樣一個小店舖。

「你這樣說，就是懷疑美的本質。」這樣說的一個男子，穿着當時很流行的帶邊的西裝，裏面穿着黑色襯衫，所以很像電影裏的大導演，但實際上，是二科會附近相當有名的畫家鶴原氏。

「是那樣的麼？然而，我……」說着很低而且憂鬱的聲音，並非反駁對方的話，而說着話，便把額蓋上順下來的長長頭髮，用手掠到頭頂上，帶着眼鏡，凝視着桌上，這樣另外一位青年，說話的聲音雖然非常年青，而面孔却有着有二十四五歲的樣子。

在已經褪色的斜紋呢領子裏，暫時把下顎藏到裏面的他，又開始用孱弱的聲音說話了。

「然而，我……雖然不是說畫上的蘋果不美麗，但塞尚(Coissin)一八三九—一九〇六年，法國印象派畫家——畫的蘋果，雖然無處不美，但畫蘋果却已沒有志趣。」

「你不要說這樣矛盾的話。你說塞尚畫的蘋果很美，這就是證明你對靜物的美有認識。這樣你反而沒有畫的志趣，究竟是什麼道理呢？」鶴原很爽直地這樣說。

「唉，這一點，我自己也不明白。」青年的回答雖然很模糊，但又不像是說謊的樣子。

「你，總不會是討厭靜物的吧！」鶴原稍微夾雜一點感情這樣說。這是因為他本身是像法國流行畫家一樣，喜歡畫花，果，壺等的靜物畫家。

「決不是討厭。只是自己不想畫。這不空對靜物是如此。老實說，對於人體也不感興趣。對於風景也不特別感覺興味。」

「哈哈！」鶴原這樣大聲笑出來。

「既然如此，你無論什麼都不喜歡畫了吧……」青年聽到這樣話，不覺吃了一驚。

「是的，是完全這樣的。對於我，簡直沒有要畫的東西了。」

他默然無言。

「那，你是神經衰弱呀！再喝一杯酒吧！」

鶴原舉起酒瓶來，這位青年也就慢慢地把酒杯遞過去。

「自然，對於畫家來說，一生總有一次危機會來襲的。看着自己過去所作的事情，一切都成了空，於是感覺到任何東西都討厭。看到畫界也是生厭的。但那種經驗，却是畫畫有了十年或十五年歷史以後的事。像你這樣年青，有絕頂的聰明和天才，是我很知道的，但已經發生了危機，我倒不認為你是對於畫畫有了相當歷史所致。所以你是神經衰弱，只是神經衰弱。」鶴原在長篇大論地分析着。

「或許是那樣的。」這位青年輕輕地回答了一句，然而在他的心坎上，却認為畫家的危機也好，神經衰弱也好，都無多大關係。但，只覺得腳底下的地在發滑，心中非常不安和焦急，總想要急於逃開這個地方。

「或許一面作事，一面學畫，總不免過於辛苦。」鶴原稍帶加一點安慰。這位青年和鶴原是不同的，因為是半工而半學畫。他是在銀座大馬路上某大化妝公司的宣傳科裏服務着。

「或許是那樣的。」他未加思索地這樣回答了一句。

談話因為已經離了題，所以鶴原就把香煙放在衣袋裏，而說：「這還要吃些？」

「不，我已經够了。」

「那末，我們慢慢走吧！」於是兩個人就站起來，會了鈔。

「謝謝你，請吃飯。」那位青年一出旅館，就這樣道謝着。

「沒有的話。那末我就要失陪了。還請來玩。再就是關於治療神經衰弱，應當請假到山上或海邊去畫

費，你看怎樣？」鶴原這樣說完，立刻就向蕭車站方面走去。因為他在車站的南面住宅區內，有一所小的畫室。而那位青年，却是在另一個方面，而住在很不考究的公寓裏。

(11)

那位青年，就是牟田口隆夫。就是從霧島山溫泉突然宣告失蹤的隆夫。

在只清楚看見天河的黑暗道路上，他低着頭一個人向前走著。

（快回公寓去是痛苦的，……）

在三塊席子大小的屋子裏等待他的，並不全是半畫成的畫布和板。也不全是骯髒的襯衫・襪子・松節油等的臭味。一踏進房門口，就有無數毒蛇般的煩悶和憂愁，在等待着他。

從車站到公寓，有一公里。他故意選擇寂靜的道路，多繞幾個灣，使這個距離盡量拖長，而且慢慢地走著。

（唉！我究竟怎麼辦呢？）

這句話在他嘴邊上，已經有半年以上了。無論是白天，也無論夜裏，在他腦海中需要解決者，是非常的多。他的面孔比他的年齡顯得特別老耄，東京的生活苦固然是一個原因，但煩悶與苦惱的影響，却是一個更大的原因。

（我是抱着絕大的志向來東京的，結果反而無辦法。）

是的。他在霧島硫黃谷溫泉打替京準備的行李時，整個的心，全身的細胞，全都被強烈的希望火炎在燃燒着。他像一個火球一樣，在空中飛到東京來了。

那就是修羅之火。就是因投考海軍經理學校檢驗體格落榜的怨氣，移到他內心來燃燒的野火。是憤怒，怨恨，反抗的烈火。

薩摩出身的這位有志青年，對於無形的命運所作的詛咒，真是令人悲調。他對於「海軍」，是生氣而且怨恨。把自己想當指揮官，主計科士官，艦上服務員的深切願望完全推翻了。「海軍」，抱着絕頂的怨聲與怒氣。

（好，你這樣討厭我……）

他認為「海軍」討厭他。他認為與一生最羨慕的「海軍」，永遠斷絕關係了。於是，與愛慕「海軍」那樣同一大小的程度，而發生了憤怒的烈火。他本身也努力走向討厭「海軍」的道路。

（我已經成爲與「海軍」頂無緣的人了。）

遠在未去霧島溫泉之前，他就這樣下了決心。當時並未想出走到東京，而想返回家鄉。

（不願看到軍人組同學的面孔。不願看見與人一類的海軍學生的面孔。）

（三）

（到東京去當畫家吧！）

決定這個計劃的時候，是山中颯颯的秋風業已迫近硫黃谷的時候。

前面早已講過，薩夫是具有畫才的，不僅圖畫超人一等，且對於油畫器具也非常喜歡，然而至於想以畫畫爲終身的職業，却是從未想過的。從未感覺到畫畫具有絕大的愛慕。

然而現在，不能不勉強喜歡畫。不能不完成畫家的志願。

這是因為他認為畫畫是與「海軍」最無關係的職業。這是因為他認為與海軍最相反的適當工作。

（如果拼命幹，像我這樣人，也決不會當不了畫家……）

他的目的，只是想當畫家。只要成為社會上一般人所稱的畫家，就會心滿意足。他認為，這就是對命運的報復。於是就沒有再想念其他的餘地。

在這樣狂亂的腦海中，竟把父母忘到九霄雲外。自己並不是沒有想到，假如失蹤後，雙親是會怎樣担心的。縱或寬恕自己，但也決不會贊成放棄了只剩四五個月就畢業的中學。

但，他終於沒有在二中繼續讀書的勇氣了。就是單單想到再和軍人組的同學們見面這件事，也甚至立刻就發狂起來。

（請給我三年的假期。一定成為一個成名的畫家，而榮歸家鄉的。）

他在心中，這樣對父母請求。實際上，當時在東京，假如三年內專心用功，則一定成為成名的畫家，這是誰都相信的。

另外有一件事，即雙親擔心的事。這就是妹妹枝小姐。他只對於枝小姐，偷偷地告訴過他要出走的秘密。這是她在星期六，到磯黃谷去玩的時候，他不能不把準備的計劃整個告訴她。

然而，她並沒有吃驚。同時還非常鼓勵哥哥的出走。

「哥哥也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怎能屈居鹿兒島一生呢？假如你走了，我可以一個人擔任兩個人地奉順雙親，請你不要掛心，安心地到東京去吧！」

同時，兄妹二人早已秘密約定，假如隆夫在東京發生大的困難時，就去通知她，這就是出走的條件。

(四)

到東京去，也爲了不要萬一與回校去的真人坐了一個車，所以特別繞道，而坐日豐線的火車。隆夫從別府坐船到了大阪，然後第一次坐上了寫着「往東京」的火車。

到達東京車站時，他的腰中還剩三百多元。他住的旅館，是在旅行指南的廣告欄內，用頭號字登載着一宿一元五的本鄉區的旅館。而第二天，跑到上野地方的美術學校去，請求入學，然而因並非是招生期，且因中學未畢業，於是遭受到了閉門羹。

(他媽的！)

隆夫認爲不入官立美術學校，也算不了什麼事。他認爲，東京是大的，與官立美術學校並駕齊驅的私立學校，一定是數不勝數的。結果，在報紙廣告欄內，發見了「東京美術大學院」的好聽校名。

東京美術大學院，是在谷中區的偏僻陋巷寺町街裏。是既無校門，而又無校舍的一個學校。當然，也不像松下村塾那樣一無所有，所以並不能過於輕視。是兩層建築的長方形的大房，在方格鬥的裏面，有嬰兒啼哭的聲音，這真別有是風味的一個學校。

「對不起，可以進去麼？」

隆夫盡量說着標準的國語。

最初，抱着嬰兒的一位夫人出來了，然後又出來了一位長着鬚鬚，而穿着寬外衣的主人。

「我們並不直接教授的。」

他詳細地注視着隆夫的樣子，而這麼說。

「那末，廣告上爲什麼有……」

「廣告上雖有，但人數够足數時，才開始上課的。同時，受特別直接教授的人，按我們的章程，是先要讀講義而取得基本知識的……」

東京美術大學院，原來是發行畫圖講義的地方。最後，隆夫只好買了一年的講義，用粗繩子捆着，帶回本鄉的旅館去。購買講義，自然也要像別人一樣，花了二十多元錢。然而一看講義的內容，原來全是糊裏糊塗的活字羅列，其實這也是意中事。

然而隆夫並未因此而氣餒。

（他媽的！）

在第二天，又信步游蕩，去找新的美術學校。東京的名勝，電影，茶館等，都引不起他的注意。他只是一心一意想當畫家。在心坎裏，如不早一天開始學習當畫家，是總不能安定的。

不幾天後，他逐漸認識了所謂東京這樣寬大而且神秘的都會真面目。

（五）

（他媽的！）

雖然十分節省，然而身邊帶來的錢却像太陽光照射下的雪人一樣，迅速地溶化而消逝了，而實在沒有任何抵抗的方法。

東京這個地方，一切都可以用金錢來計算的，他發現了這一點，雖然大爲憤懣，但心中更覺得可怕。

不幾天，便成了半文不名的窮人，想到被擯棄於路傍，而轉死於溝壑的一天即將降臨的時候，竟不寒而慄

，毛骨悚然。

他想到給枝妹寫信。現在比起剛到京城時的身體，越發軟弱無力了。

當時，江田島的四號學生眞人想到自己好友的自殺這件事，在隆夫的心坎上，並不是沒有想到，並不是沒想自殺。

他雖然處在這樣痛苦的境地裏，當聽到帝國展覽會開幕的時候，還有興致到上野美術館去。院展和工科雖然參觀過，但帝展却是生平第一次看這樣偉大的展覽會。

他在日本畫的展覽前面稍微看了一下，而就走到洋畫部門去，詳細地欣賞。他對任何一張畫，都感覺到十二分的興味。同時對於所有的畫家，都抱着五體投地的欽佩心理。例如，縱有不入意的畫，然而描筆總比自己的技巧高明一籌，所以只好敬服。在觀賞畫的時間，竟忘記了自己，忘記了東京，忘記了旅館的催眼。

（我也快下手畫畫吧！）

他的心靈，只是在跳躍着。

須臾間，他走到了一個寬敞的明朗屋子。在這個所在，有很多審查員的出品。有一人山人海圍觀着的大畫。在這樣大畫的傍邊，自己反覺得渺小起來。

這張大畫，仔細一看，在任何地方也看不出有什麼新奇，有什麼特長。是一張山岳風景畫，然而在沉着而優雅的線條上說，在用筆的技巧上說，是沒人不稱贊的一張畫。在畫上，也貼着審查員的紙條。

隆夫認爲這是他喜觀的一張畫，一看畫家的名字，在心裏便叫起來。

（原來是市來德次郎先生的畫呀！）

這個畫家的名字，他老早就知道的。他是早期在鹿兒島二中畢業的，無論在家鄉，也無論在東京，都是著名的山岳畫家。市來德次郎與尚武精神的二中校風不合，而好像是從什麼雕刻家或舞蹈家的學校出來的一樣，然而他的名字，却是被一般人承認為出類拔萃者。因為市來差不多一向沒有回過家鄉，所以隆夫並不認識他，看他的作品畫，除了三色版以外，這還是第一次。

(六)

思索了一個整夜，而未能入睡，結果，隆夫就決定去訪市來德次郎，請示終身大計，他既有鹿兒島人的血，當然會幫忙的。請同鄉關照，這是鹿兒島人一向的作風，縱令沒到隆夫這樣走頭無路時，也是這樣作的。

市來氏的家，是比洗足池更遠的地方，然而因為是琉璃瓦的屋頂，很遠就可以清楚的看見，所以毫不費事，就找到了。

「俺是鹿兒島人，姓牟田口，多請關照……。」

多時未見到一個同鄉，此時既看到，所以隆夫又脫口而出許多土話。傳達的女傭人，忍着笑，跑到裏面去了。

過了片刻，隆夫就被引到別有風味，而陳列着無數裝飾品的客廳裏去。正在想着中國和南洋的花瓶時，而又看到農家使用的古來伸縮自如的鎖鏈，以及爬山用的器具。

等了很久，才出來一位穿着和服的男人。真是出乎意外的矮小，嘴巴上長着鬚鬚，而眼珠裏，表現出十分文雅來。

「好吧，你坐下吧！」

陸夫按着家鄉對長輩的態度，曾表示着最大的禮節，而不肯在長輩面前支吾，但市來氏總是不答應他這樣作。陸夫，終於偏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了。

「俺也是已經二十年沒回鹿兒島了。那種老人的驕傲和自命不凡，真叫俺討厭萬分。」
市來畫家的話語裏，也流露着不少家鄉的土話。以愉快的聲調，並不繁文縟禮地，開始說鹿兒島的土話了。陸夫自有生以來，第一次碰到這樣同鄉人，幾令他感到異樣。

「呵，原來你也是二中的學生。他媽的，世界上就沒有那樣野蠻的中學。」

陸夫一聽到這樣話，就逐漸心坎裏志忑跳起來。他只是因市來氏是同鄉長輩，而來請求指導的，然而覺着如依靠此人，恐有些不妥當。

「可是，你爲了什麼來的？」

陸夫因在哭喪齋歎，而在沉默着，所以畫家就這樣問了一句。陸夫在心裏盤算了一下，而就決定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然而，只是把出走的事沒有說。

「畫家並不是容易當的呀！縱有好的天才，也需要十年功夫。」

「需要那樣久麼？」

「最好，現在就死心塌地，放棄當畫家的志願吧！」

「不，那怎麼能行？」

陸夫用力地反抗了一句。畫家就噙噙地笑起來，於是說：

「既然有這樣大的決心，就學一學看。但我收徒弟是討厭的。你如果願意在我家當書童的話，就到我

家來吧！」

(七)

從第二天起，陸夫就到市來畫家的家裏，以畫童的資格來住了。也洒掃庭院，也燒洗澡水，也出去買東西，也去送信拿物。

經過一個月後，才發現，這位似乎冷淡異常的畫家，是最和藹的人，同時也體味到了畫家的太太，是我行我素，具有精神病的女性。太太因沒有小孩子，所以往往穿著極時髦的西裝，而外面去，然而每次出去時，她總是叫陸夫擦皮鞋，這便使陸夫感覺到不舒服。

(他媽的，給女人擦鞋，真倒一萬年霉。)

鹿兒島人的脾氣發作了。然而當時的他，爲了學習，只好忍氣吞聲。

他只是心一意地練習素描。凡是眼睛所看到的，都一一用木炭和鉛筆，非常精細地描畫下來。當堆積到相當數目時，就送到畫家那邊去批評。

「最要緊的就是素描。努力幹吧！」

除此而外，並沒有甚麼評語，然而市來是承認陸夫有畫才的，這一點，由市來的面孔表情上，也可以看出來。

從此以後，陸夫就真正感覺到畫的趣味了。就是看見一個蘋果，看見一根草，也都忍不住要畫下來。他終於未得到老師的許可，而開始玩弄油彩的畫具了。

最初所畫的靜物畫，自己心裏覺得，一定要挨罵，然而一拿到市來的面前去，反而受到誇獎，說：

「哼，塗的顏色很好。」

有一天，陸夫和市來一同出外作寫生旅行去。拿行李和器具固然是他的責任，然而到達目的地後，也能在老師的不遠地方，支起畫架來。

「你的畫，在老練一點上說，倒很有意思。一般人都說我有學圖式的老練，然而你比我更加老練呵！」

市來看着陸夫畫的畫，這樣表示着好意的說。

在陸夫方面看來，是覺不出來老練與新試的。他對於畫壇上的流行綫條，尙未能瞭解。只不過是把眼中所看到的美，照樣描畫出來而已。

市來自從認真開始指導以來，陸夫的畫，於是蒸蒸日上。當老師不在家時，也可以使用畫房，於是就把巨型的畫布展開來，開始畫。然而他愈用功，而市來太太却愈加討厭他。這是因為他不能兼顧畫室的事情所致。

在第二年的春天，由於太太的動議，陸夫不得不離開市來的家了。太太找到了另一位畫家，而市來聲家也會替陸夫找到了另一個職業。

(八)

陸夫的服務地點，是銀座街的巴里堂化妝品店宣傳部。化妝品瓶的花紋和廣告圖案，都按主任畫家的命令塗色，這就是他的工作。工作本身雖無任何興味，然而同事却都是搖擺畫家架子神氣活現的傢伙們。

陸夫現在反比在市來家中時，更能詳細地知道了畫家的氣質，和畫家的派頭。同時，在巴里堂零售部的畫

廳裏，常常舉行西洋畫的個人展覽會，所以便和許多畫家面熟了。請吃燒鳥的鶴原君一，也是其中的一個。

隆夫雖知道了各種新的畫風和技巧，然而他的畫也並沒受到任何影響。在高圓寺的公寓裏，星期天和夜裏，總是拚命繼續不斷的用功，但始終仍不過是畫老式的素畫。誇獎他的是市來畫家，但隆夫本身，却覺得滿足了。

在這個春天，他的畫第一次在春潮會展覽會入選了。怕家鄉裏人知道，就用匿名送去，其細膩的作品，不知爲什麼，却在報館的美術批評家眼中，受到相當好評。

於是便有了勇氣，便決定畫秋天文展的出品了。市來畫家也大大地鼓勵他。假定在文展入選後，利用這個機會就給枝妹寫信，向父母謝罪，然後便回久別的故鄉。同時他的徵兵年齡，也迫到目前了。縱然還留在東京，而受檢查，也必須得到家長父親的諒解。（縱令還不是一位成名的畫家，然而自修達到這個地步，回到自己的家鄉，也不會傷及面子吧。假如在文展內能入選，或許父親認爲我已經成爲畫家，也就會原諒我的吧！）

他覺得前途有了光明，而正想畫的時候，他的心上，却像像刺了刀，而開始陰陰作痛了。

原因就是一個宣傳部的人，當開始畫畫的時候，曾提出一個疑問來。

「我們塗鴉現在這樣的畫，可以麼？」

於是在他們同事間，就成爲談話的中心了。

「乘這個機會，我們必須更要努力，研究自然美。」

「所謂畫家，還不也是國民一份子麼？我們拿畫筆代替上前綫殺敵的槍，才是正道。」

「那末，這假時候，參加展覽會的時事漫畫，該是最合宜的作品。」

「不，不能說那就可以。然而……」

議論毫無範圍和止境的，繼續下去了。

(九)

一個最大的疑難，像畫畫一樣，在隆夫的心板上展開了。

取材華北和上海戰場的畫，充斥於展覽會裏，全都是合乎時代的作品，然而隆夫却毫無感動於心。

(那樣畫，不行。)

雖然他這樣想，但他看到河處在有人畫一個大的盤子盛着水果這類作品，就會生氣的。

(這樣畫，也不行。)

日本無敵皇軍開始進攻廣京，新體制這一名詞，開始打入國民耳鼓時，而年青且易受衝動的隆夫，前此的決心，就不能無所動搖於心。

於是他就不知道究竟畫什麼好了。只是大大不滿於自己和周圍的現狀。

(究竟畫是什麼？美術是什麼？)

想到這一點時，就不想作文展出品了。

於是在他的鬱積糾結上，而又加上了根本的懷疑。所謂新愁舊恨，便交作起來。

(我想當畫家的動機，或許是不對的。)

所有的畫家因喜歡畫，而才成爲畫家。隆夫向然並不討厭畫，然而想當畫家，還是在兩次考試軍校不

及格前，從未想過的事。

（我是打算反抗「海軍」，才想當畫家的。）

聯想到了這個動機，結果就認爲自己太近於自暴自棄了。起碼可以說，並不是愛美而才當畫家的，這是很顯然的事。

（動機是不純潔的。所以現在才在受罰。）他這樣解釋自己。

於是，一切都深深地沉入絕望的萬丈深淵了。自己發現了當畫家的前途，和晉京來的拚命努力，全都成了空。一切的願面和希望，完全棄如敝屣。

（眞人，的確令人羨慕！）

從來沒有像近來這樣羨慕眞人。他像自己的事情一樣，很準確地知道，眞人還有一年就要畢業了。既然是眞人的事情，所以他在心裏鼓舞着眞人在江田島的生活。他在等待着，不久後眞人取得榮耀的海軍士官階級。與此相對照，而自己却成了一個失敗者。是二十歲的失敗者，這是如何可惜！

給妹妹的信

(一)

自從在高圓寺的燒鷄店，畫家鶴原會說過：「那末，你就是神經衰弱——是純粹的神經衰弱」以後，又過了好幾天。

薩夫就決定向部長請一星期假。理由，則只是爲了靜養。

實際上，隆夫的憂鬱舉動，早已爲人所注意，所以大家對於他的請假，是沒有人大驚小怪的。

「鄉間出來的年青人，總有一次會這樣的。這是東京的水土病。那末，你就慢慢休養一下吧！」
部長說完這樣話，曾給了少許路費，其中一位同事說：

「你到什麼地方靜養去呀？」

「還沒有一定。」

「真寫意！那末我告訴你一個好地方吧！近處既不花錢，而又適於靜養的地方，就是海岸。」

這樣說完，就把途中應坐的車，以及旅館的介紹信，都寫出來交給了隆夫。

隆夫是不管海，也不管山，只要靜和賤，任何地方都可以。所以並未深加思索，而就決定到名叫久里濱的海岸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坐火車由高圓寺到品川，然後就坐上湘南電車而到浦賀去了。秋天將落的太陽，從寬大的玻璃窗戶裏放射進淡淡的光綫來。順便偷看一下傍邊人所讀的報紙，上面用特號字登載着初度空襲雲南的大標題。

（總還是請假休息的好……）

隆夫在車廂裏坐着，這樣想。電車開足了馬力一直向前奔馳，於是自己覺着睡眼朦朧起來。這次旅行並沒有旅行的味道，然而比陪着市來畫家到信州去作寫生旅行去的時候，更多一些感觸。

這個時候的外面景緻，是陸陸續續的人家一望無邊。過了橫濱後，就是一望無際的平原。在遠處，碧藍的海，在閃閃作光。

（那就是東京灣，哼，這完全像河一樣的東西。）

他一向總是輕視不像海的東京灣。於是回想起家鄉那樣廣闊的海和高大的山，真覺得有無限的驕矜。因此，絲絲不斷的想家悵，驀地出現於心頭。

（當十分無辦法時，曾經約定給枝妹寫信的。現在應當是寫信的時候了。）
身疲力竭，覺得一切都無味。於是想到，只有跑回鹿兒島去，向父母告饒，向親友陪罪，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不知不覺，窗外的景緻變了。矮矮的山，逐漸逼近眼前。曠道非常的多。突然間，出乎意外的風景，映現於他的眼簾。

(二)

那正像電影中的一小節一樣，是眨眼間的出現，時間雖短，然而對隆夫的打擊，却非常的大。

（呵！軍艦！）

是像水池一樣狹仄的海，漂浮着笨重的，粗大的灰色軍艦。那並不是一艘兩艘。在意外的場所，更出乎意外的近，完全像浮在陸地上一樣，聳立着自己的巨型。這反而覺着奇怪，覺着可怕。

隆夫像一隻突然被打傷的小鳥，於是便喪失了抵抗力。他的眼睛睜得很大，凝視着，並不閉一下。

（此地有軍艦！有「海軍」！）

不知道地理的他，並不知道這是橫須賀軍港。同時，他在東京過了兩年多的生活，從未看見過「海軍」的姿態。在東京城內雖然有海軍省，但「海軍」的樣子和味道，却絲毫無有。

此次的打擊，簡直是平地一聲雷。於是，電車鑽入曠道時，隆夫也不知道了。同時，電車停到橫須賀

總站時，他也不知道了。他雖然睜着大眼睛，但什麼也看不見。方才吃過的印像，却永遠深刻地映在心板上，擾亂着他的心思，所以在他的意識上，什麼也看不見。他只是知道口中發乾。他只是知道心在劇烈地跳動着。

不久後，他蘇醒過來。那時，電車業已掠過橫須賀。在電車道附近，可以遙望到避暑的房舍，以及恬靜的內海波紋。

他雖然拼命想思索一下關於他所看的東西，然而並沒有這種力量，於是情不禁地悲痛起來。

假如作一個比喻，隆夫的心情却很像一個熱戀的男人，在某處突然看到自己的愛人和他人結婚的情形一樣。不能忘的東西，盡量使它忘記，然而心坎上的創痕，在隱隱作痛。他的創痕，更在擴大裂口。其痛苦的程度，正像自己愛人和別人親密地走後，在心靈中所感覺到的一樣。

他爲了驅走悲哀，而向車內四望。然而，始終一口飯也沒有吃。

從橫須賀車站走上車來的，曾有數位海軍軍人。曾有中下士和水兵。在這個時候，隆夫的對面，有一位戴着眼鏡的士官，在讀着書。有海軍知識的隆夫，不必看帽章和領章就可以知道的。

（是軍需少尉。）

於是他不再瞪着眼睛看望了，就閉上眼睛。電車到了終點浦賀，不得不睜開眼睛的時候，而戴眼鏡的軍官，不知什麼時候下的車，現在竟不見了。

(三)

（我未曾忘記……）

薩夫坐在鄉間粗陋的公共汽車裏，從浦賀車站到久里濱去的期間，在心中不斷地說這類話。

在途中，曾有一個斜坡。野草穗在被海風搖擺着。不久後，面前現出一片汪洋的藍色海來。這一天，是秋天的一個天高氣爽的風景。然而，他都無心去觀賞。

（是的，我並沒有忘記，並未從忘記。）

他的眼框裏含着滿滿的淚，忍不住又繼續地想起往昔的「戀人」。

「到頭了，請下車吧！」

售票員注意着他，而他慌張地走下了公共汽車。

面前就是無人烟而寂靜的海水浴休息所。寫着「海之家」的白布條，破了一半，而在葦草簾子圍繞着，掛着。海，就在前面，像貼着一張藍色紙一樣，非常的靜。

與其說是靜，勿寧說是模糊，他對於海岸的感覺就是如此。沿岸的街道上，沒有一個人行走。薩夫像不知所之一樣，暫時佇立着眺望海濱。

「久里濱館這個旅館在什麼地方呢？」

他好容易找到了幾個在海邊遊玩的兒童，便這樣問。

「不是在那邊麼？」

夏天雖然過去，而仍然穿着一條短褲的兒童，認為問的話是多餘，因為那是該自己知道的，所以回答的腔調，倒不大舒服。薩夫順着指的方向一看，是一條縱的街道。

好像業已失掉了靜養的希望一樣，他無精打彩地走向那條道路。在十字路口的第三個門上，便發見了久里濱館的招牌。雖然是兩層樓的建築，然而是非常簡陋的房子。說他是旅館，真有點冤枉，實際上却很

像一個小飯舖。

「可以進去麼？」

雖然這樣說了一句，然而費了半天工夫，方從廚房裏走出來一位女人。像漁夫老婆一樣的老板娘，覺得非常奇特的樣子，凝視着薩夫，當一讀同事寫的介紹信時，才和藹地說：「請進來吧！這兒只有夏天的屋子，好在是休息一下，或許不要緊吧！」

這樣說着，就領到二樓去了。二層樓上的屋子，都把間隔拿下去了，成爲一個滿目荒涼的空屋。

「夏天會租給東京的小學生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收拾。請你選擇一間喜歡的屋子吧！馬上就給你預備午飯來吃。」

老板娘獨自說着話，便跑下樓去了。

薩夫像疲倦了的旅客一樣，在褪色的席子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躺下了。從窗戶裏看不見海，只是像海一樣的色，表現着廣闊的天空。

(四)

對於煩燥的薩夫心情，住在這樣荒涼而古老的久里濱館的二樓，或許甚爲合適也未可知。

他在褪了色而高低不平的席子上，睡了一個整天。從開着的窗戶裏望到的秋季天空，由碧藍色變成淺黃色了。此時電燈開了，不知不覺地太陽落了。

因爲沒有客人，就不燒澡塘，老板娘說附近有澡塘，然而他心中非常的不靜，所以沒有情緒去洗滌。

「客人先生，您只是睡覺麼？」

老板娘把晚飯端了來。菜中有鱈魚，章魚，新鮮的當地魚等，擺列着很多，然而薩夫却無意去吃。嘮嘮叨叨的老板娘，無論說了多少話，而薩夫只是默默無言，所以老板娘覺着無辦法，而就把被褥打開，走下樓去了。

尙未到七號鐘，但薩夫就息了燈睡在床上。話雖這樣說，但入睡也不是容易事。來回走道的木屐聲，以及什麼地方傳來的無線電聲，真令人氣死。

不久後，木屐和無線電的聲音都靜下去了，然而出乎意外，波浪的聲音非常清晰地傳到枕邊來。他的眼睛，愈發瞪的大了。

白天看到的艦影，總是在他的眼前浮現着，無論怎樣都拂不去。戴着眼鏡的軍需少尉，向薩夫顯着威風，而微笑着。假如自己的體格是健康的話，明年也就會穿着那位士官的軍服。

（現在還想這樣事，有什麼用？）

他反轉了一下身體。同時眼眶中滿盛着的淚珠，一滑流到了枕頭上。

（並不，只是沒當上海軍士官。也沒當上書家。）

他到這樣地方來，不得不靜養的理由，終於想到了。

（一切都到了。無論那一條道，都失敗了。現在無論怎樣再振作精神，也不行了。）

真是山窮水盡的情緒。那末就跑回父母的膝下，告饒自己的不孝，忍受鄉人的齒笑，或許在家鄉的官廳裏作個小差使。

他認爲業已到了給妹妹寫信的時候了。

突然薩夫跳起來，開了電燈。從皮包中拿出自來水筆和信紙來，跑到髒亂的飯桌前面去了。

「筱妹，我……」

開頭的幾句尚未寫完的時候，陸夫覺得千愁萬緒，都迫於眼前，於是便抱頭大哭了。

(五)

在睡眠不足而覺得顛暈的頭裏，陸夫醒了。早晨的太陽，怒目直視着牆。

「客人先生，醒了麼？」

老板娘手拿掃帚和擗子，在走廊上站着。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大概一定是問起來了麼——

不聲不響，爬起來一看枕頭下的手錶，業已過了九點多。同時，昨夜二時後起來無論如何都寫不成的信，在飯桌上零亂地擺着。他把信紙都集攏起來，放到皮包裏，離開客廳而去洗臉。

(今天就是費一天工夫，我也要把那封信寫成……)

他在心中這樣想着，便去吃早飯。因為睡眠不足，非常疲倦，所以飯後也無精神寫信。

今天也是美麗的風平浪靜的秋天。他由於外面風光明媚的誘惑，而就有意出外散步去了。自從昨天上午來到旅館後，出外散步，這還是第一次。

「您打算散步去嗎？您到紀念碑那面去看看吧！還有全景畫（Panorama）呢！」

老板娘借給木屐時這樣說的。

「是什麼紀念碑？」

陸夫有點驚奇地問。在這樣平凡而沉寂的海岸上有紀念碑之類的東西，的確是件奇怪的事。

「我不大清楚，據說是自魯利。」

「白魯利？」

「是，白魯利坐着輪船，曾到這個海邊的呀！」

「呵，是那個白魯利麼？」

「好像是那個白魯利。那末另外是否還有一個叫白魯利的人麼？」

「究竟怎樣，我不敢說。」陸夫覺得稍微興奮起來。

真怪，白魯利到日本來，首先登陸是此處海岸，真是出乎意外。先到浦賀來是記得的，然而就是這個地方，却是不知道的。

走到沙灘，四方一看，在公共汽車的路旁，發見了有石牆圍着的一個紀念碑。於是他就向那邊走去。

（河田校長曾講過，白魯利來日的目的，和薩藩與英國戰爭時代的英國艦隊相同……）

突然，他想起了這樣事情。

陸夫這批人，與明治時代的青年完全不同，並不曾認爲白魯利是日本的開國元勳。他們認爲白魯利是想佔領琉球和小笠原島的。他們知道，剝去假面具，與襲擊薩摩的英國軍艦，是毫無二致的。

（六）

這個紀念碑，和二中校內的中原鐵心齋碑比較，却有那十個大。在背面，彫刻着英文的碑文。陸夫讀了一半，就覺得非常不高興。

（明治時代的日本人，一定不是誠心悅服地感謝白魯利的。一定另外有非如此表示謝意不可的苦衷。

）只有這樣的解釋。

老板娘所說的全景畫，是在碑圓的外面。很簡陋的小棚裏，陳列着幼稚而拙笨的輪船艦隊畫，當時的略圖，以及白魯利的照片等。白魯利的面孔上並無鬚髮，看前很年青，戴着一隻眼的眼鏡。看前總好像喜歡擠眼弄鼻，有寬的頸骨的今日美國大總統羅斯福。

（是想襲擊日本的美國人之眼睛！）

想到這個地方的時候，覺得好笑起來。

薩夫又向沙灘方面走去。走疲倦了，就在柔軟的砂子上面坐下。

上午辰光的海面，起伏着小小的波紋。在海中，像有銀色的魚羣在跳躍着一樣，日光在反射着，在彼岸，有很多的山，綿延不斷。

（海是如何美妙呀！）

觀賞海面，這是很久未能的事了。昨夜睡眠不足的事，似乎也忘記了，實在覺着心曠神怡。

（前面呈現出非常高大的山。雖然不比大隅山高，但形狀却有點相像。）

他並不知道鹿野山和鑼山的名字，但他注意到在海中不斷的山，是向故鄉去的。在這個海邊上，自然沒有櫻鳥那樣幽雅的媚姿，同時也沒有香味撲鼻的松林，真倒像遭受過輪船襲擊的樣子。這個海面的碧藍，和山脈的連綿，是與真人共同遊玩的那個天保山濱，毫無二致。

（海是如何美妙呀！）

他在心中又說了這樣一句，真人也是喜歡海的。或許薩夫更加喜歡。然而一個却當了海上的健兒，一個却當了苦惱塵世的絕望畫家。前此同樣愛海的兩個人，現在却有了天壤的懸殊。

（海是這樣的美麗！然而我已經成爲不能愛海的一個人了。）

薩夫又被昨夜的煩惱，開始襲擊了。就好像非常清楚的彌海，被墨水所染，完全成爲黑色了。

（到海邊來作什麼？真不應當來。快回久里濱館去，繼續寫完昨天夜裏的未完信吧！然後，在下午就回東京去吧！）

他想到此處就要起身，然而忽然看到了一件東西，就起不來了。

（七）

左面的岬，深深地陷入房邊的山影裏，而中間有一條藍帶般的海，奇怪的東西，就是從這個地方出現了。如用一句神話形容詞來說，就是尼里爾根故事中的龍。如用殺風景的比擬來說，就像江東區一帶的工場，當洪水時期，向海中沖流一樣。

因爲在動盪，薩夫認爲一定是船。正在不知是什麼的期間，那個影就離開了岬，撥動着白花般的波浪，向正面的海前進。牠的速度很快！

（像一艘軍艦。）

薩夫看到了艦尾所飄揚的旗幟。不大的工夫，在太陽光下的艦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像長長的鐵橋一樣的艦體出現了。主砲的砲塔出現了。

（是重巡洋艦！）

薩夫也有一點常識，懂得軍艦的區別。在他的彌海裏，自然而然地浮現出「海軍」雜誌和有終會的軍艦照片簿上，所得得的知識。

（呵，好像是高雄級的軍艦！）

他覺得精神像疲倦了的樣子。而心中於是願意手舞足蹈。因為他還是軍人組的一個學生時期，只有高維級的軍艦，才是憧憬中的軍艦。新式的重巡洋艦那樣偉大而威武的外貌，比任何軍艦的照片，都強烈地捉住了他的心靈。牠的噸數，武裝，速度，一直到如今，都在他的心裏像愛人的面影一樣，永遠地牢記着。

（高維級的軍艦，在我的眼前飛馳着。）

他忘記了一切，陶醉於幸福中了。當艦隊在鹿兒島入港的時候，眼睛雖然睜得像雞蛋般大，但也未曾發見的軍艦，終於今天看到了。

「真是好艦……真是好艦！」

由於激烈的感動，他便脫口而說出這樣的話。這艘軍艦，完全像穿着深青色的鋼鎧，而威風凜凜地向前駛出發。他茫茫然，凝視着這種姿態而出神，須臾間，他無意識地用手開始在旅館租來的浴衣袋裏來回摸索。他是摸索總不離身邊的寫生簿的。

然而，絕望於畫的他，在此次旅途中，甚至一支鉛筆也未帶。同時他清楚地知道，縱令此次帶鉛筆來，此處因為是要塞區，也不能從事寫生。

但，他的手仍然繼續不斷地在摸索衣袋。巨艦的姿影，在遠遠的水平綫上浮游着，一直等到被右面的岬影遮住的期間，薩夫的手指在顫動着，在胸前摸上摸下。

（八）

（呵，我想畫畫！）

在陸夫的心坎上，是想不到的渴想畫畫。在心板上浮現出，畫筆所感覺到的畫布彈力，以及調色板之類的畫具味道，是具有無限的誘惑力。

（如不畫那個，去畫什麼去呢？那樣美麗的東西！）

沒有帶來畫具箱，真有點捶胸頓足的後悔。

他對着艦影業已消逝的海面，只有縱橫無盡地，任情恣意地揮動着幻想的畫筆，在從事畫畫。沒有輪廓的畫，一頁一頁也出現於碧波之上。

當興奮稍微一鎮靜，他自己就驚訝起來。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打算投筆而來這個地方，目前不來又想畫畫，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他又聯想到，昨夜要給妹妹一封怎樣的信。是那樣討厭了的學畫，只在三十分鐘內，竟發生了這樣劇烈的，從未體驗過的劇烈的，熱烈要求畫畫，實使他驚訝不置。

（不要急，我或許沒有必要丟掉畫筆，而又願意畫畫了。不是看到了不能不畫的美麼？）

他窮途末路的鐵門，突然覺着開了，而豁然開朗。

（我要畫海！我要畫軍艦！）

無論怎樣瞧一椽蘋果都不感覺美的畫家，或許不是一位真正的畫家。然而，這是什麼意思呢？單單畫軍艦的畫家，或許是幼稚而低級的畫家，是以兒童為對象的藝術家。但，這豈不是也好麼？縱或不能擔當畫家之名，縱令不能進入藝術家之行列，只要畫自己所感覺美麗東西，就可以無愧於天。——

（九）

（是的。不管畫壇如何。縱令當不了畫家，只要畫畫就行。）

只想馬馬虎虎以畫來出風頭，或飛黃騰達，這是錯誤的。同時，成爲畫家而看不起人類這種觀念是一種不怎樣好的思想。爲了反抗「海軍」而才學畫的這個動機，是不自然的。自己再回到在天保山濱遊玩時的自己去，這就可以了。——

一條康莊大道，豁然出現於面前一樣，於是隆夫就把雙手高高舉起來，表示謝天謝地。既然如此，他就想到再沒有必要去給枝妹寫信了。

（不，還是寫吧！要把這種非常的歡喜，通知妹妹，而轉告雙親，否則是不能表示自己的快樂的。）

「喂，你已經回來了麼？」

巴里黨的宣傳部長，一看見請了一星期的假，而第三天頭上就上班的隆夫，覺得非常驚怪。

「是的，因爲我的病業已好了……」

隆夫雖然是一本正經地這樣回答，然而聽者，却覺得是開玩笑。

「你這個傢伙，或許是因我介紹的旅館不入意，而就這樣早回來了吧！」

曾寫介紹信的同事，也這樣覺得難以爲情。

「不，沒有這回事。旅館也是待客非常周到的，至於久里濱這個地方，也很乘心入意。你真是告訴了

我一個好地方。」

隆夫握着同事的手，而搖幌了幾下。

「那末應當多逗留幾天才好呀！特別請了假，續假者雖有，但自動取消一部份假日者，却不多見。」

「話雖如此說，但我想早日回東京來用功的。」

「是爲了帝國展覽會出品麼？」

「我已經不打算作那樣撈什子了。」

「你怕作那樣東西了麼？你到久里濱去，或許吃了不知名的魚吧！」

因爲隆夫的態度，變的太大，所以對方只好這樣和他開玩笑。

實際說來，隆夫從那一天以後的態度，是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回到店來，不僅精神百倍地作事，而且也不回到破爛不堪的公寓去。而一會兒收拾一下堅硬的調色板，一會兒支起新的畫布。

將來應當作的工作，固然自己高興萬分，但其他事情，他也快樂地去做。

在久里濱的最後一晚上，他曾寫完給枝妹的信。這封信寫了十數張信紙，一開始就向雙親謝罪道歉，說明出奔的理由，然後又問全家的安好，再就是寫了很多關於他來東京的兩年期間的生活，現在的放心努力，爲今後的研究而請求留居東京，以及希望在東京受兵役檢查。直接給父親寫信，是有許多難說的苦衷，是有許多不好寫的地方，然而此次是給枝妹寫信，所以毫不費事地一氣寫完。最後，不管雙親接受此次謝罪與請願與否，而並沒忘記，務必把留在家鄉中的「海軍」雜誌全部以及有終會的軍艦照片簿寄來。

這封信確實業已投遞到家的證據，就是第三天頭上，枝妹拍來了一封電報。電報的內容說「全家安好，一切照辦」，根據這封電報，就可以推測父母及妹妹無恙，他真是雀躍得跳起來，然而最重要的回信，仍然尚未收到。

(十)

過了不幾天，隆夫收到了一個枝妹來的包裹。包裹中不僅有想念的「海軍」雜誌和軍艦照片簿，而且

還有一件簇摩綢的冬衣，線背心，好吃的點心等。這種牽掛，枝妹作得真有點過份。他身受到慈母無言之愛，而情不自禁地熱淚迸流了。

包裹雖然來了，但信始終不來。他十二分地苦心思索對親的態度。枝妹回信這樣晚，或許就是變親不允許自己請求的證據。

又過了十天左右的星期六，比平常回到公寓去都晚的他，看到了未在家時送來的一封快信明信片。是市來德次郎畫家寫來的一封信，說明天星期日請來一談。

隆夫本打算在星期天去畫海而到房州去，但因為有多蒙關照的畫家來了一個命令，所以無法去只好走一趟。

第二天上午，他來訪久別的市來家。

「喂，聽說你是脫藩人，是吧？」

畫家故意說着古色古香的字眼，而向隆夫笑了。

「呵？」

「隱瞞我也無用了。我收到了這樣一封信。」

市來把一封厚厚的信，原封不動地拋到棹子上，隆夫一看到筆蹟，却大吃一驚。用濃濃的墨筆所演出的蕭颯的字，顯然是父親的親筆字。

「脫藩之罪，是很嚴重的呀！如果在古來，那就是死罪。然而近來鹿兒島也似乎大形減輕這樣罪名了

• 你念念這封信吧！」

畫家伴作不知的樣子這樣說。隆夫就展開了父親的信。

父親作夢也未會想到，陸夫是常來市來畫家處的，而父親只是因市來爲家鄉出身的著名畫家，便託朋友介紹，而寫的這封信。在那封介紹信中，曾原原委寫着陸夫的失踪以及未來的志向。同時還寫着，希望市來對於這個擅離家鄉的兒子，加以管教，如蒙允諾，則每月可寄學費來，如兒子成爲一個畫家時，再面謝，——請將此意轉達自己的兒子，並且介紹出陸夫的姓名住址來。

「明白事理的父親，在鹿兒島地方真是難得。」

「呵！」

陸夫因慚愧和感謝，而低下頭去。

「據說你願當海洋畫家，是麼？」

「呵！」

「山岳畫家訓練一個海洋畫家，這有點不大妥當，但在日本，並沒有一個海洋專門畫家，所以只好將就。」

海軍畫家

(一)

陸夫決心辭掉巴里堂宣傳部的工作，而專心從事於畫工。他本想自己維持自己的生活，以達目的，但作事則除星期天外是沒有時間去看海的，所以最後只有辭職。

然而自從開始領父親的學費後，他的精神反更加緊張了。不久後，母親和枝妹來的信，愈加鼓勵了他

的勇氣。

——哥哥若是男子漢大丈夫，就當了著名畫家後，衣錦歸鄉吧！

妹妹的強烈性情，充滿於字裏行間，同時她的自傲，也充分表現出來。

——東京那個地方一定很好吧！我在明年就在聖母女學院畢業，想到在這樣偏僻的地方過一輩子，真有點令人氣憤。毅然決然逃出家鄉的哥哥，或許是勇敢的人生戰士。

隆夫讀到此處，便不能不聯想到妹妹也已經成爲十七歲的女孩子了。回信說東京生活決非幸福，但妹妹又來信指責哥哥那樣大人似的神氣活現。

自從確定工作目標後，隆夫就開始這個也研究那個也研究，而總覺得時間可貴。因爲自己認爲必須瞭解海洋，並描畫海洋，所以就逗留在房州和伊豆，而開始從事寫生。然而海這樣大自然，向正面來看，是茫茫無垠的。過去從未想到波濤的樣子，是有這樣多的種類，是這樣難於捉摸，而分不開的天空與雲彩，也同樣是千變萬化的。雖然生下來就愛海，但實際上對於海的知識，是非常缺欠的。過去從未想到，就是畫海，也是一生的工作。

然而，海洋畫家的他，於是大開眼界。無論那一張畫，都在短期內不入他的意，然而一氣畫了很多張。儘管如此，他所以不絕望者，乃是海洋的誘惑力牢牢捉住了他的心靈所致。

在這個時期，東京成爲他的僑居地，而受徵兵檢查了。證明前此海軍經理學校的檢查並沒錯，即他的體格此次被斷定爲丙種。然而他並不去反省，現在他對於「海軍」的怨恨，業已從久重濱的那天起，而消逝於無形了。

（我又回到原來的我了。而是逆着潮流游泳，而是又被波浪推到岸上來了。這就好了。）

他的心情，又像在天保山濱遊玩時一樣，而回到天真瀟灑的時期了。

(三)

(我縱然當不了藝術家和畫家也不要緊。)

心情這樣決定後，陸夫的日常生活，比以前更像藝術家了，但這一點，本人却感覺不出來。

他很努力用功。當不能去寫生時，就研究前輩的海畫。然而正像市來畫家所說，日本對於海洋畫家之少，只有令人驚奇。也可以說，現代甚至一位海洋畫也沒有。故世的前四寶治這位畫家的作品「海」，他雖然佩服，然而發現他並非是海洋專門畫家這一點，却使陸夫大失所望。結果，名符其實的畫家，他認為只有東城鉦太郎一個人。東城畫家喜歡畫軍艦和海戰，這真是非常中陸夫的意。

在這一期間內，他知道了一羣外國海洋畫家。在丸善書店找到「海事畫家」一書，這是開端。他高興得手舞足蹈，而手不釋卷地注視着原色版和照片。這在書中，收集着英國的赫密，維麗，德國的白爾根等許多畫家的作品。該畫冊中，有畫得非常微妙的波濤和雲霧，快艇和商船，以及威武堂堂的軍艦。陸夫最感困難的問題，如軍艦首的前進姿勢，划波姿勢，艦尾的拖曳波紋姿勢等，然而現在却很容易地一一解決了。極富於海的感受性，而如果對船和軍艦的知識不正確，則是不能畫船的。讀到卷末的介紹時，才知道這批畫家全都沒有普通畫家的經歷。白爾根是潛水艇的艇長。維爾金遜畫家，是海軍迷彩 (Camouflage) 的發明家。既有那樣豐富的海軍知識，所以對於最新式巡洋艦的美，比誰都先感覺到，比誰都畫得正

確。

(用普通的用功方法，是不行的。)

薩夫逐漸明白了畫工的三昧境，逐漸理解了工作的底蘊。海洋畫家這樣的難當，心中有點不安。如不學習一個專門而更深入畫境，則自己總是過意不去。

（是的，我雖然沒有坐過軍艦，而反來要畫軍艦。因為沒當上海軍士官，所以才畫海戰。）最後的主意業已奉定。他決心要當海軍畫家。

於是，他就常常到橫須賀去。這是爲了推敲和研究各種艦艇的類型，海軍軍人的氣魄和動作。同時爲了要曉得外國軍艦，而就買來一本「軍艦照片簿」，爲了研究水雷和砲彈的爆炸以及水柱，而就一再地去參觀美國海軍示威電影。當明瞭近代海戰的本體時，又必須再研究潛水艇和飛機。

薩夫一天也不休息也繼續用功。這樣過去了兩年。

(三)

一九四〇年夏，並不十分炎熱，所以薩夫爲了用功，縱整日埋頭公寓，也不痛苦。北面不見太陽的屋子，房租既賤，日光綫從無變化，真是方便已極，但一豎起一面大的畫布時，就感覺到屋子太小了，甚至沒有餘地睡眠了。

他用五十號畫布，是生來第一次用這樣大的，且在心坎中忐忑不安者，這是改變了畫畫的新方針，尙是第一次的試作。他畫了二年風景畫，但此次嘗試創作，却是破題兒第一遭。

畫材就是老在頭腦裏轉的那個久里濱的印象。就是高雄級的重巡洋艦，像海狼一樣，衝風破浪的前進姿態。與其說是姿態，莫如說是幻影。他並不描畫久里濱那樣地方，而只是描畫海洋。打算描畫的，並不是高雄級的重巡洋艦之形態，而是發現這艘軍艦時的衝動感情——即在這一軍艦的姿態中，想表現出引起

他一生大轉變的感動。於是就把畫題定名為「軍證」，而就決定開始用木炭素描了。

當這張畫完成的時候，公寓的窗外業已吹起秋風了。秋風的涼爽，他雖然在疲勞的身體上感覺得到，但他的精神却無時不在畫上。固然綫條的不滿意，到處都可以碰到，但總因為完結了一個創作，心中却有無限的高興。

他對於這張畫的處分，是既不想出賣，而又不想作展覽會出品的。並非先有了那樣目的而才畫的，同時也沒希望有那樣價值。畫定了，也不裝到畫框裏陳列起來，而只是想從畫架上卸下來，捲起來放在一旁。否則，三塊席子的屋子，就有起臥不自由的感覺。

（然而，在這樣作以前，還是先讓市來先生看一下吧！）
的確，如不叫別人看一下，而就東之高閣，他也真覺着可惜。但搬到洗足車站的市來氏家去，的確是一個大問題。坐電車去，這却是一件大的東西。最後，他就托搬場公司送去，而自己也先走，在市來家的門前等候。

九月是稍微感覺寒冷的天氣。陸夫穿着斜紋呢的制服和毛綫背心，蓬鬆的頭髮受北風玩弄着，就到池上鐵路的洗足車站。

「喂，牟田口君，到什麼地方去？」

回頭一看說話的人，原來是畫家鶴原。自從在燒鷄店請吃飯以後，雖然常常見面，但從巴里堂辭職後，這却是第一次。

「啊，是到市來先生家去的。」

「我也是到他家去的，那末一同去吧！」

陸夫稍微覺得不舒服。因為那張畫，只想讓市來畫家看的。

(四)

「呀，畫好了！」

圍着畫室的小棹，與鶴原談話的市來畫家，當陸夫把畫遮布揭去時，眉開眼笑地這樣說。

陸夫本想等着鶴原回去後，再給市來看畫，但因搬場公司意外地早送來，所以只好當着鶴原面前打開看了。

「那個地方有一個五十號的鏡框。裝到那上邊，擺在畫架上讓我看吧！」

陸夫就按照先生的話作了。於是又重新再看一下自己的畫，或許因為有了畫框和畫室的靜靜光綫，而總覺得比在自己家，秀氣多了。

「果然於完成了渴想中的軍艦，終少波浪和雲霧，都有很精采的研究。」

畫家對於軍艦似乎不大感覺興味，而總是詳詳細細地指出好多海景的優點來。陸夫半喜半憂。

「總之，軍艦這張畫，是很少有的。鶴原君，你的批評怎樣呢？」

市來笑着正在吸香煙的朋友這樣說。

「你說的很對，是一張很少有的畫。這只是畫。」

鶴原的論調，有點諷刺。

「這話說的固然對，但有什麼毛病麼？你覺得怎樣呢？」

「或許是不當爲畫材而偏用之爲畫材的。」

「不，我所說的是畫內寓存的感情。但軍艦不能成爲畫材麼？」

市來歪了一下頭。

「這也不一定吧！只是畫法不能千篇一律。例如超現實主義的作品，也有畫軍艦的。那種軍艦是值得稱贊的，但牟田口君的畫法，却有點不同。」

鶴原於是就把話說得難聽了。

「不要緊，請不要客氣地批評！」

市來很急促地要求。

「如不客氣地說，我認爲與其說是作品，勿寧說近乎廣告畫。」

「哈哈，這種批評有點過火吧！那末我的畫，也豈不是就成爲高價的廣告畫了麼？」

市來很爽快地袒護着隆夫，而這樣笑着說。

隆夫對於這種批評，是耐着性子聽下去的。要說的話固然很多，但姑且忍受一下。過了片刻，隆夫以顫動的聲音問：

「先生，讓畫場公司的人等得太久了，是否可以讓他們給我送回去了？」

「呵，等一下吧，這一張畫不可以暫時放在我這裏幾天麼？」

市來好像是想到了什麼，才這樣說。

(五)

隆夫出了市來的家，心中總是七上八下地，糊糊塗塗地，拖着木屐，一直跑到洗足車站。

「新橋一張！」

在售票處氣憤憤地這樣說。

他並不想一直回到公寓裏來。跑到銀座大街，拖前以前巴里黨的同事，想到酒館去喝啤酒去。

（廣告畫，究竟是什麼？）

坐在開始前駛的電車中，在心中喊了這樣一聲。

（畫蘋果就是作品，畫軍艦就是廣告畫麼？不要隨便說人！）

他的憤懣，在五反田換了車，仍然還未消逝。

（我從小就喜歡海軍，所以才畫軍艦的。我畫的短處，固然知道，但軍艦畫得很幼稚，很通俗，其理由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在新橋站下車時，隆夫仍然還在生氣。

（去他的。廣告畫就讓它是廣告畫吧！縱或蘋果畫家反對，但也要偏偏畫具有極大宣傳力的廣告畫。假如真有宣傳力，那就是好的藝術。那就是好的畫。誰說也不管！）

於是便成爲奔放的隆夫。他對於鶴原敬一發生了很大的惡感，就是把他活吃了也不足以解其恨。

過新橋的時候，突然看到了墨雲密集的天空。從京橋方面吹來了寒冷的風，真好像冬天太陽將落的陰沉風景。但，銀座大街的下午五時，仍然還熱鬧非常。

（面部表情，沒有一個好的。）

餘憤尙未消逝的隆夫，甚至對於銀座大街上步行的男女，也不起什麼好感。凡是穿著漂漂亮亮的衣服，趾高氣揚在走路的羣衆，隆夫都覺得像鶴原敬一一類的人。

他聳着肩，在人海中向前衝去。這位像瘋人一樣，蓬鬆着頭髮，眼鏡後面的眼睛裏像帶着血珠一樣，這就是薩夫的畫像，所以銀座大街上的文雅行路人，都給他讓路。

不大的工夫，他正想拐灣，向巴里堂的辦公室去。在銀座大街的人羣縫中，看見一位穿着古銅色西裝，戴着灰色帽子的男人，在偷看他，突然衝到薩夫的身上來。

「他媽的，看不見人麼？」

「呵，對不起！」

那個男人很率直地道了歉，但一看那個人的臉，薩夫就腿也酸了，嘴也不靈了。

(六)

（真耶？夢耶？）

雖然在這樣想，但由於過於突然，所以薩夫便像木偶般佇立了好久，只是凝視着對方的面孔，而不出聲。

這時那個男人也是同樣情形地，詳詳細細注視着蓬頭的薩夫的面孔，過了一會兒，就開了口。

「是真的你麼？」

突然看到那樣可愛的犬齒了。再不容懷疑了。

「你是真人！」

薩夫帶着非常興奮的聲音，而說了這樣一句話。

「你還是薩夫麼？」

眞人的手，很親熱地放在隆夫的肩膀上。同時一隻眼睛隱隱帶笑的樣子，對於隆夫來說，業已五年沒看到了。

他把嘴唇向兩傍一裂，什麼也說不出來。

「你這個傢伙變了，頭髮弄得這個樣子，此次不敢認你了。」

「你穿着西裝，是不當海軍了麼？」

隆夫在面孔上有蕭又哭又笑的表情，突然這樣說了。

「不，全身特別穿的便裝。軍艦入了母港，所以到東京來遊玩的。但恰巧碰到了你。」

「我以爲你要撞我……」

「總而言之，碰見就好了。」

「是好了，當然是好了。」

隆夫的眼角上，還掛着淚珠。

「在這個地方是不能站着談話的。到什麼地方去吃點飯吧！」

這樣眞人的態度，不知什麼時候變成了大人的樣子，非常沉着，與軍人組時代大不相同了。

「好吧！」

隆夫把自己的好朋友當作了親哥哥，不管對方成了怎樣的大人，而開始在馬路上走了。

「你，現在是什麼階級？」

「是官階麼？今年五月剛當上少尉。」

「呵，我以爲你是上尉階級。」

「那有那樣快就當上上尉的呢？去年剛從江田島畢業。從遠航歸來，受任爲霞浦航空隊副，服務到這
個月底。我常常來東京，但始終未碰到你。」

「真的。然而今天可碰到了。」

「我在五十鈴號軍艦上服務。橫須賀就是我們的母港。」
不知不覺，眞人把隆夫帶到銀座大街背面的牛排館去了。

(七)

要來的一瓶啤酒，隆夫稍微喝了一點，而眞人也喝了一杯，於是臉上掛了一層薄薄的紅色，很快樂地
放下叉子說：

「你跑到東京來，想當畫家，老實說，我是知道的……」

「儂說那能？」

隆夫不知不覺地說出了一句家鄉土話。眞人也用家鄉的土話說：

「不久前，五十鈴號軍艦，曾到過鹿兒島。當時，儂令尊和儂令妹都曾到軍艦上來參觀，才知道儂在
東京。偏巧儂變了樣，蓄下長髮，所以碰到也未必敢認識儂。」

兩個人後來便開始說標準國語。

「那末家嚴告訴你關於我學畫的目的了麼？」

「呵，聽到了，說你希望當海洋畫家。你小時就喜歡海，是吧？」

「不，已經不想當海洋畫家了。我想當海軍畫家。」

「想當海軍畫家？」

「是想描寫海軍的精神和美的。畫軍艦，也畫海戰……。同時也畫軍人……。有人說那是廣告畫，我倆有點不明白。」

隆夫一措嘴唇上的啤酒沫，還在發方才的脾氣，但眞人是不明白的。

「但你爸爸說你討厭海軍而才當畫家……」

「不要說這個了吧！我有點臉紅了。」

隆夫把長長的頭髮掠到頭頂上去，說：

「男人一旦下了決心，是不容易再改的。我雖然下了決心，但我的理智是不答應我的。或許我還是未成熟的人。我現在既當不了海軍士官，而就想當海軍畫家，這種心一決定，就好想百年的迷夢業已覺醒。從今而後，就打算終身研究海軍了，所以眞人也帶我一熱忙吧！」

「恐怕帶不上忙，只要能幫得上，什麼都可以。但現在可好了，我會有過一個時候，非常擔心你。我在江田島的時候，非常擔心你的事情，甚至有的夜裏不能入睡。」

「眞對不起。眞人，我雖極端羨慕你，但並不想給你寫信。」

「可是你的身體怎樣了？」

「說起來很奇怪，雖然考海兵和海軍雷等學校不及格，甚至徵兵也未安，但自從到東京來以後，一次也未曾生過病。我的身體縱不適合於軍人，但畫家總歸可以的。」

隆夫這樣說着，而眞人就爽快地理之以笑。於是不知不覺，又回到五年前那樣兩小無猜，而海闊天空地談論着。

「當在鹿兒島入港的時候，河田校長和緒方先生都會見過。」

眞人這樣說着，而開始剝尾食品的水果皮。

「呵，先生們都很健康麼？」

陸夫也想到母校的事情，而無限感慨，湧現心頭。

「都平安無事。緒方先生很喜歡香烟，所以我贈送他三盒『希望』牌香烟，他非常高興。那種香烟，最近很難買到手。」

「他香烟也喜歡，燒酒也喜歡。」

「是的，像他那樣令人懷念的先生，真少有。比外在二中風雨操場上建立起來陣亡將士碑了，你知道麼？」

「這我不知道。」

「在東面校舍的前面，建立起來一個很壯嚴的碑。在碑上刻着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出校同學陣亡的名字。家兄的名字也在內。」

「眞一郎兄陣亡了，當在鹿兒島新聞上看到時，令我不勝扼腕！」

「是的，終於哥哥先我而死了。」

眞人慢慢地，鎮靜地這樣說。

「你也是軍人，你或許在什麼時候也要列入陣亡將士碑的。」

「……………」

真人眼睛望着下面微笑着，用叉子叉柿子。

「談到這個地方，縱令我終身拼命畫軍艦，也不會名列陣亡將士碑的。想到這樣地方，真令人悶煞！」

「不應當想這些事。你也好，我也好，在日本國民這一點上說，是毫無二致的。如果認爲只有軍人可享受令名，我想這是不對的。」

這話說的聲音很低，但力量却很大。陸夫沈默了片刻。

「那末，我們走吧！」

真人叫僕歐算賬。陸夫急忙阻止他，說東京是自己的居住地，自然應當作東道主，但真人笑着說：

「我已經領薪水了。你不是還仰賴家庭維持生活麼？」

陸夫一聽到這樣話，就不再爭着付賬，而只是搔頭頂。

兩個人雖然出了飯館，但誰也不想分開。同時，兩個人又不是能接連喝酒的人。

「要說的話和要聽的話，還很多。真人你非回橫須賀不可麼？」

「那也不一定，但近來在艦上睡慣了，覺着很舒服。」

那末，你就到我公寓去住一宿吧！雖然是一間簡陋而且不爽快的屋子，……」

「那不要緊。好，就麻煩你一晚上吧！」

真人就欣然允諾。

(九)

「怎麼樣？或許太狹仄，不舒服吧！」

薩夫先跑進屋子，捻開電燈，這樣說。真人一面笑着，一面在航牀的席上毫不在乎地盤腿坐下說：

「這是不能使我震驚的。驅逐艦上，甚至艦長室也不過如此。呵，有很多畫。全是你畫的麼？」

「全是我的練習作品。希望真人看的畫，是有一張的，可惜今天拿到先生家去了。」

「我固然不大懂得畫，但我覺着全是很好的畫。你在什麼地方畫的這張潛水艇畫？」

「當然是在這間屋子裏畫的。看到過軍艦簿中伊號艦，而按想像便畫出航駛中的潛水艇。無論怎樣說，按想像是不大妥當的。」

「也不一定。實際上就是這樣。你的筆法倒够好了。」

真人高興得眉飛色舞。在薩夫的心裏認爲真人是海軍軍人，且是唯一的知己，這種褒獎是比任何人都有力量的。

「謝謝你。我想拼命努力，不要輸給你。」

後來話題轉到海軍上去。兵學校，遠洋航海，少尉候補生等等事情，一件一件地說下去，真是沒有頭。薩夫像痴呆了一樣，一字一句也都好好地聽。

「由候補生進昇少尉的時候，該是高興的吧！」

「那自然囉！」

真人莞爾而笑着，就開始說當時的情況。

從候補生進昇少尉，不僅是袖章結粗大了，也不僅是衣邊長了，而且這個時候，已經不再是羽毛不滿的小鳥，而業已成爲獨當一面的士官了，所以一切都不同了。例如出席宴會喝酒，候補生則得不到正式許

司，而少尉就可以自由嗎。在水交社，也可以大搖大擺地出入。海軍暗語也可以左右逢源地使用。留頭髮，也是隨自己便的。當了少尉，就是以前稱作商人服，而現在稱作便服的西裝，也都可以隨便穿。

「我一晉升了官，就作了這套西裝。在橫須賀的水交社裏，山城區西服店是招攬生意的。」

「但穿着少尉的軍服走起路來，豈不是更加愉快麼？」

「也不會是那樣。如穿着便服，則水兵就不必走過和敬禮了，所以用不着注意他們就可以的。」

真人在面孔上透露出絲絲的溫柔的微笑。雖然穿着西裝，但海軍少尉的神笑與希望，從他的蹙蹙的
眼睛裏，可以表現出來。

(十)

雖然辰光業已到了子夜，他們兩位仍然還在說話。

「在霞浦曾逗留過一個短時間，但據說我不能坐飛機。」

真人並沒有表現着特別難過的樣子，而笑着這樣說。

「在到中尉以前，航空，砲術，水雷等術科學校，都要按次入的。專門研究決定後，才能成爲高等科學生的。」

「那末，真人的專門是什麼？」

「還沒到那個程度。」

「一定會有一個喜歡的科吧？」

「唔？……」

真人反而覺得害羞的樣子微笑了。

「什麼？」

「在潛水艇上服務。那很適合我的性情。我在江田島時代，曾有過一個「海龜」的綽號，所以很適合於潛水。」

真人笑着，就開始講「海龜」的意思，以及潛水艇的特性。

根據他的話，在潛水艇上的任務是世界上頂枯燥的，而勞苦並不多。也並不是一件出風頭的事。如果說航空士官爲舞台上的主角，則潛水艇士官就是配角。具有隱密性，這就是潛水艇的唯一生命。這個忍耐的戰士，在未發魚雷前，是需要極大的忍耐和犧牲的。但日本帝國的潛水艇，尙未向敵人放射魚雷。養精蓄銳四十年的結果，任何人都還沒看到。甚至有極端論者，認爲潛水艇是無用的。

「但，無論如何，我是喜歡潛水艇的。我並不聰明，也沒有特別勇氣，但只在頑強性這一點來說，總覺得就是在潛水艇上服務，也決不會輸給別人的。」

真人並不怎樣興奮地，而把自己心中的秘密說出來了。從小就知道真人那種枯燥性格的隆夫，才感覺到真人的性情，是和他的潛水艇希望，密切相符的。

鐘敲一下時，兩個人談話有些倦意了。正要準備睡覺時，而隆夫突然敲着自己的額蓋說：

「噢呀，糟糕了！被只有一床。」

「不要緊。在二中我們旅行時，不是在一個被裏睡過麼？」

真人一面笑着，一面開始脫西裝。

櫻與錨

(一)

第二天早晨，真人回到橫須賀後，隆夫頗有茫然若失之感。

(他這個傢伙，完全成人了……)

與往昔在天保山麓遊玩時，具有同樣感覺，高談闊論，同時，隆夫不時試探光明磊落的真人所鍛鍊成的心。並不夜郎自大而且和藹可親的真人這種態度，固屬與往昔沒有區別，但其精神中却隱現着未來的偉大，這倒使隆夫大吃一驚。已往，真人固然像哥哥一樣，但此次這樣的親熱程度，却從未見過。真人毫不諱言，胸誠相見，而公開出生活的各方面，於是引起隆夫的興致來，而說：

「海軍究竟是否有意與美國作戰？」

真人突然轉向他說：

「這類事情，像我這樣人是不知道的。但你的畫……」

這樣一句話，就把話支開了。

(啊，對了，那個傢伙已經成爲軍人了。)

隆夫認爲這是很明顯的事。而又想到，五年的期間，竟使二人發生極大的懸殊，但這並沒有使他感覺寂寞。

總之，真人給隆夫遺留下的印像，非常好，值得玩味。

其後過了四五天，從橫須賀收到了一張明信片，說請到艦上來玩一次。陸夫非常的高興，手舞足蹈，而立刻答應赴約。

在港務部前面等候的真人，已經不是西服革履的便裝了。穿着少尉軍衣，戴着白手套施行舉手禮，陸夫感覺到與在銀座碰到的時候，身材，面影，輪廓，都好像絕然不同的兩個人了。

（真雄壯！我真羨慕！）

他很久沒有重溫這樣痴想的舊課了。

不到數分鐘後，陸夫就成了破題兒第一遭的艦上客了。雖然這是暫時的，夢幻般的「艦上客」，但與往昔的宿願不同的意義上，他對於這種遭遇，是歡天喜地的。具有海軍畫家意識的他，登艦橋，行甲板，同時眺望港內所有艦艇。雖是碇泊中的艦艇，但其中的人們也都在忙忙碌碌地勞動着。在其他軍艦上，喇叭也嘖嘖地響徹雲霄，信號手旗也在上下左右地揮動着。

陸夫心曠神怡，而陶醉於海軍的氛圍裏了。最後，被引到士官次室，請吃紅茶和點心。於是也嚙得了海軍的胃口。但味道對於陸夫並不十分驚奇，而感到特殊味道者，却是在艦上被介紹出來的青年士官的面龐和談吐，都帶着無法形容的豪爽。士官次室裏的空氣，或許是最具有海軍味道的。

（我往昔喜歡「海軍」，真一點也沒錯。）

陸夫對於自己的命運，已經沒有什麼可後悔的了。

(11)

當時的感覺永不能忘却的陸夫，要求再一度參觀五十鈴號軍艦，正在興致大發時，真人就來了一封信

——弟已受命服務長鯨號……

真人似乎在吳港乘艦，因為急待出發，所以沒有時間到東京去向隆夫告辭，這真是一件可惜的事。

隆夫也像失掉一棵掌上明珠一樣，失望了。五年未見的莫逆——唯一知己的海軍士官，這樣說離別就離別了，真是一件令人難過的事。

但兩頁信紙外，還帶着一張文錄。這對於畫家，尤其對於海軍畫家的隆夫，充滿着鼓舞和激勵的字句。縱然到了吳港，凡自己所能者，無論什麼，總會給以絕大方便，所以不要客氣，請來，信中這樣寫着。此外還寫着左列明治天皇的御作，請常常拜讀。字是用鋼筆寫的正楷。

不論是否爲軍，報國無二道。

（真人的心，今昔未變……）

隆夫感覺到成人的真人，在友情方面仍與五年前相同，於是便頂禮膜拜般地感激他。而隆夫對於真人，也不自禁表示出如火如荼的熱烈友誼。

（將要坐的軍艦，是什麼軍艦呢？）

真人坐軍艦的事，就好像自己的事情一樣，願意曉得。

他急忙把軍艦照片簿找出來。一看，原來雖不是怎樣新的軍艦，但雄壯威武的形態，也足能令人滿意。讀完說明字句是潛水母艦，於是突然歡喜起來。

（真人接近自己的志願了……）

至於潛水母艦的任務，隆夫固然沒有精細的知識，但他總是知道，像母親給兒子奶吃一樣，潛水母艦

是供給潛水艇食料和燃料的，是讓潛水艇員休息的。隆夫非常的高興，認為這雖然不是潛水艇，但這個潛水母艦也一定與真人的本來願望相差不了。

（真人一步一步地開闢未來的前途。那末我馬馬虎虎，也就不行了。）

劍與筆，因屬不同，但為海軍效力的這一點上，二者却是相同的。只要在海軍畫家方面專心研究，則真人這個海軍士官，永久就會在自己的心裏，想到此處，隆夫就感到無限的希望。

（真人，總是我平生的莫逆知己……）

（三）

隆夫自從與真人見面後，就以加倍的自信和希望開始發奮用功了。

他又認識了東城鉦太郎作品的價值。一九二九年死去的這位畫家，固屬日本畫壇對之未有轟轟烈烈的舉動，但他的日本海海戰的連環圖畫，的確是日本國內難能可貴的無上海戰畫。按隆夫的內行人看來，無論海，也無論是軍艦，也無論是砲火，都有畫工的三昧境。但對於完成的作品，隆夫認為有許多可以改作的地方。東城畫家，看照片的樣子，不過是溫而雅的彬彬君子，而隆夫心中想，「縱令畫家不修資格，但願把生命消磨在海軍畫家上。」總之，隆夫認為東城鉦太郎是他唯一的老前輩。

同時隆夫對於現代的赫密和維利，中世荷蘭的海洋畫家，也毫不懈怠地加以研究。愈鑽研而畫工愈深。在日本除了東城鉦太郎以外，就沒有一個專家，這真是令人不解的怪事。

隆夫發現了單純研究畫是不能完成這一工作的，所以更加努力充實海軍知識。恰好這一年是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所以出版了許多海軍史文獻。同時還巡視古本書店一番，竟得到絕版海軍書籍多種。

同時又想到，要想知道近代海戰的樣相，就不能不研究飛機和潛水艇。由於真人的關係，特別對於潛水艇感覺到莫大的興味。讀了日本潛水艇發達史後，方知道真人話所未完的辛苦與犧牲。說那是血與淚的歷史，也絕不過言。

（好！我要畫潛水艇畫！）

他受到了非常大的感動，而就這樣決定了。又加上東城鉦太郎也沒有畫過潛水艇，所以他就想在海軍畫家中獨樹一幟。

對於這一點，他感覺到自己是一介無名畫家，是有許多阻撓的。東城畫家爲了畫出他那樣傑出的作品，曾經得到機會坐滿洲丸到旅順觀過戰，更爲了畫日本海海戰圖，曾特意坐著海軍船巡視過戰跡。但陸夫是沒有人幫忙的。真人只不過是一個少尉，何況又遠走高飛，這還有什麼辦法？不能接近海軍現實，實令人恨然若失。

就是這樣，他也不管別人是否誤認他作外國間諜，而跑到橫須賀去參觀軍艦。當有防空訓練時，他就一心一意地研究探照燈的光綫和映在水面上的光影。

當時他在報章上一看到有「海軍」這兩個字出現時，則注意細看。看見櫻與錨的圖案時，則心靈就開始跳動。

(四)

眨眼間，這一年又過去了。而一九四一年來了。這並感覺不到是普通的新年。因爲在紀元二千六百年卯上面，又需要加上一個一字，所以全體國民都感覺到定將開始什麼新的前途。日本皇軍，不僅在中國大

國上耀武揚威，傳佈國家的德信，而且在法屬安南也有權駐兵了。在歐洲，德國業已取得絕對優勢的軍事支配權了。而日美通商條約的廢棄，不僅業已發生效力，而且羅斯福在新年獻詞時，曾聲明將充分援助民主國家。於是住在公寓斗室內的牟田口隆夫，心中也想翻開軍艦照片，而臨撲英美的主力艦了。

眞人常常來信。信中雖說，太平洋風雲愈益緊急——，但具體一點的話，一句也沒有說。此外只是字裏行間充滿着軍人的決心與希望，以及鼓勵隆夫的話。

在某一天眞人來的一封信中說：此次所服務的軍艦又換了，因為是行動匆匆而且頻繁的軍艦，所以此後來信請直寄宿舍。隆夫心中非常難過，因為眞人所服務的軍艦，無法在照片簿上看到牠的威容。

不久後，東京到了初夏時分。是海軍紀念日的頭一天。隆夫收到了一封很莊嚴的信。發信人是海軍方面某團體和海國美術協會二者連名的。

海國美術協會是從兩三年前，每年春天召開一次海洋畫展覽會的，所以隆夫也曾去參觀過，但因全是漁村和燈塔之類的海洋風景，所以大牛所望。今年正想去參觀，但還沒有動身。

隆夫以爲寄請帖來了，所以連忙打開信封。但從裏面並非是印刷品，而是長長的一封毛筆信。

——此次足下作品「軍艦」，經審查結果，而決定請求海軍大臣嘉獎了。……

隆夫驚奇得幾乎跳起來。自己並未有出品的畫，反經過審查，將請求海軍大臣嘉獎，當然是要驚奇的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他發呆了好久，甚至呼吸都忘記了。

那張畫是存放在市來畫家的畫舫裏了。因送畫的那一天，受到鶴原的毒辣批評，以及市來模稜兩可的

態度，而大發脾氣的隆夫，後來甚至到市來公館去取爸爸的匯款，也只站在門口上從太太接過錢來，而並不到畫舫裏去。同時對於那張畫，從那以後，就不再提起了。

(五)

(這一定是先生作出來的事。)

隆夫突然想到這裏，而覺感非常慚愧，於是便想立刻跑到市來畫家去道歉。

他迅速穿好衣服，就到洗足去了。事實，果如他所推測。

「不，我最初就想把那張畫送到又展去的。但仔細一想，軍艦畫對於文展是稍微不合適的，又加上我是審查員，所以按事實就對你不行了。」

市來畫家對於隆夫那種把畫置之不理，而對於長輩無理的情形，似乎毫不注意的樣子，同時對於自己特意命令書童隆夫的畫送去展覽，也不表示誇功。

「因為近來你不來，所以並未徵求你的同意，就交給展覽會了。固然還算不上著名的展覽會，但有海軍大臣的賞賜，總算略堪告慰。有了金星賞，就好了。」

隆夫聽到這樣輕描淡寫的話，反而覺着非常害羞。於是深深地體味到老師的恩德了。

「你乘此機會，回一次老家怎樣呢？可以說衣錦歸鄉了。或許在鹿兒島縣，得到海軍大臣賞的文展特選，就是你一個人。這樣就可以讓你父親不再擔心你了。」

「是。」

隆夫很高興就接受了這個勸告。

當天在畫家家裏吃晚飯後，興高采烈地回高圓寺去了。

第二天早晨一看報紙，在社會欄的一角上刊登着他海國展覽會得獎的名字。縱令許多讀者會馬虎過去，這個消息，但在隆夫的眼裏，却像紀念塔般地映現出來了。

（平生第一次被世人知道了。）

熱淚從眼眶裏迸流出來，而用指甲揩去。

他甚至早飯也不吃，就跑到日本橋百貨商店的會場去了。觀眾尚不到兩三個人。他跑到自己的畫傍邊，像石像般地在畫前邊佇立着。面孔有點發紅，腳部在跳躍，而並覺不出是在看畫。過了片刻，精神一鎮靜，而大臣賞這樣字條，就映入眼簾了。自己看出來有很多缺點，本應當還畫得好一些。他並不知道這是證明，是比半年前畫畫時進步了。

（如果是現在，我決不這樣畫。）

他表示着失望的嘆息，但當發現畫框是市來畫家的愛用品時，就不禁滿腔充滿了感謝的成份。

（六）

——恭賀榮獲冠軍——個人。

隆夫收到這樣電報時，真是驚喜交集。老實說，隆夫從未想到真人會看到那樣小的新聞報道。

一看發信處是吳鎮。於是就斷定真人所坐的軍艦，現在業已進入母港了。

（真想到吳鎮去。然後順道回老家去吧！）

所謂順道，就是對於父母無話可說，但隆夫因為一舉成名，而有了回家的資格，現在偏偏倒不想回家。

了。市來畫家勸告的時候，固然曾想到是一個回家的好機會，但在展覽會一看自己的畫，滿是缺陷，所以愈益感覺到發奮用功的必要，於是成爲成名畫家。就回家省親去的念頭，就消逝於無形了。

但一看眞人的電報，突然想到吳鎮去。也想看眞人的面孔，也想看看吳鎮的軍艦。於是要到吳鎮去，也就認爲回鹿兒島去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似乎父親和枝妹都不知道隆夫獲得海軍大臣賞，甚至展覽會結束了，仍然不曾接到任何信息。隆夫決心回家了爲如此還可，因以把得獎的事情告訴父親。

展覽會最後的一天，在原宿區的海國義會本部舉行頒獎典禮。隆夫以外，還有其他得獎者，他們的獎品都是從穿着大禮服的審查員手裏領到。

但隆夫的獎品，是從佩帶着參謀章的大臣代表前任參謀手中領到的。典禮閉幕後，曾有午餐會。那位上校軍人回頭看看隆夫說：

「你對於軍艦很有研究。曾在海軍服務過麼？」

「沒有。」

隆夫有點赧然地這樣回答。但也沒有分開出來，他痛恨「海軍」才當了海軍畫家的事情。

頒獎典禮的午餐完畢後，一直就隨園公寓去，打開紙包一看，除了一紙獎狀外，還裝着一千元獎金。

（怎麼得到這許多呢？）

隆夫對於自己的處女作竟得到這樣大的報酬，真有點不好意思。但這筆款，除了給雙親和妹妹買一些好的土產，以及定當回家川資外，還有大部份可以當作今後的研究費，於是高興得跳起來。

第二天，到百貨商店去取自己作品時，牢牢地記着帶照像技師去。這是因爲他想把畫的照片寄給眞人

和雙親看的。一切辦理就緒後，他就跑到市來家去了。

把靈柩交還給市來，並且說了很多感謝的話，最後他便說：

「遵奉您的忠告，那末我就回老家去一趟吧！」

(七)

從東京坐晚上十一點鐘的普通快車，至第二天下午四時半，就可以到吳鎮。

隆夫就坐這一班車。心中以為這趟列車一定很空，但事實恰恰相反，非常擁擠。

因為是很晚的夜車，所以車一開，客人立刻都開始睡覺了。在甚至動彈都不得的狹仄座位上，還能夠甜蜜地入睡，真是一件有趣的事。

隆夫無論如何都睡不着。火車的聲響，使隆夫聯想到晉京時的情景，更又使他想及此次回家省親前的心情變化。

(人類的反抗是有程度差別的。同時，人類的願望，是像無法撲滅的野火一樣頑強的。)

他不能不想到，他的海軍熟，是遠在真人以前發生的。

短暫的初夏之夜，在濱松附近又看見曙微的最光了。隆夫差不多一覺也沒睡。早晨的太陽逐漸上昇時，隆夫反而開始醒了。名古屋和京都，都在睡夢中過去了。

一到山陽綫，真人的面孔就倏然出現於面前了。昨天下午曾拍出到達時間的電報去，但值班中的真人，能到車站去迎接麼？假如不來接，他的軍艦一定又出動了。如果那樣，就在下一班車，回家省親去，當

回東京時再來吳鎮一訪吧！

心中正在這樣想時，瀨戶內海的入江就出現於車窗外了。從系崎至吳鎮這一小時半，景緻雖好，但覺着時間過得太慢。

一到吳鎮，月台上有無數的人。十六歲來參觀旅行時，和真人一同下了火車，曾覺得非常冷清，而現在却擁擠不堪。在這樣混雜當中，曾看見了幾位海軍士官。隆夫總以為是真人，但都認錯了。

（結果真人一定不能來。）

正在這樣想的時候，一走出出口，而從背後就有人來敲肩膀。

「你在這個地方麼？我在前面二等車的地方找你了。」

這個聲音很熟。正像在銀座大街上所碰到的情形一樣，是穿着西裝的真人。

「是坐的三等車。你應當知道的。」

隆夫因為過於高興，反而說不大出話來。

「你已經是畫家了，所以我以為你坐二等車。像我這樣窮的少尉，還要坐頭等呢，何況你呢？那末到這邊來吧！近來人非常擁擠。」

真人因為地方業已熟了，所以就任人山人海中領着道。

（八）

「吳鎮是和東京不同的，是沒有好飯館的。所謂飯館，全都是大眾食堂。」

真人這樣說着，走向火車站不遠的大馬路，而領到福田旅館兼飯店裏去。隆夫看蓋房子的構造，很像東京著名的娼妓館，所以覺着有點怕人，但真人的面孔，也似乎表示着不大慣的樣子。據說這是海軍官士

舉行宴會最多的所在，但真人似乎無緣，因為心中想把陸夫帶到最好的所在來，才選定了這個地方。

「疲倦了吧！不洗澡麼？」

走過像客廳似的屋子時，真人就這樣說。

「不，洗澡雖然要緊，但談話更要緊。」

「呵，那末，或許早一點，但可否把飯拿來？」

真人命令女用人這樣說。

「領到這樣漂亮的地方來，真有點感激你。」

陸夫把日本式的跪着的坐法，變為盤腿大坐，這樣說了。

「因為是替你慶祝呵！今天真妙！談到海軍大臣賞，甚至對我都增光不少。你爸爸也一定高興的。」

真人非常高興地這樣說着。

「好說，好說。因此我想乘此機會回家一趟。」

「呵，原來如此呵！正是合乎衣錦歸鄉的意思。」

「這還談不到呵！是打算回家謝私奔之罪的。」

「是的，讓雙親擔心，這是不行的。我也想在今年秋天回家看看母親去。」

真人說出這樣話來，這是對於思親的自然流露。

女僕托來酒肴。的確是上等的菜。

「近來我不飲酒了。你怎樣？」

真人用手遮着酒杯這樣說。

「怎麼了？」

「不，不行……」

眞人雖沒有清楚的說出理由來，但隆夫深感覺到眞人的嚴正態度，也就不勸他喝酒了。

「回到老家去，一定會有很好吃驚的事吧！——枝小姐也一定長大成人了。」

眞人還是用親切的語氣，這樣微笑着說。他當五十餘號軍艦在鹿兒島入港時，曾經看到過隆夫的父親和枝小姐，但隆夫自己却整整六年未見家裏的人了。

「多半是吧！她已經二十歲了。」

隆夫感慨繫之地用嘴唇叩着酒杯，突然又說：

「呵，想起來了。給眞人看畫的照片這件事，幾乎忘記了。」

(九)

隆夫心情很快活地喝醉了。眞人不斷地口中稱贊「軍艦」這張畫的優點，更加增強了隆夫的醉意。

「我如果在海軍方面有人，能看見大演習之類的事情，我想一定能畫出會心之作來。像大砲的烟，魚雷的航跡等，眞想看一次。在吳鎮沒有這樣機會麼？」

「那末，你需要一個資格麼？……」

「就是需要一個資格，我很想有一個資格……」

因爲醉了，隆夫就說了一部份不應當說的話，但眞人却認真地聽。

「總而言之，明天是星期，我也放假，那末我領你到潛水學校去參觀吧！學校也放假，但那邊有朋友

，所以參觀是可以的。」

「潛水學校？那可好了！我對於潛水艇是非常有興味的。但真人還未坐過潛水艇麼？現在服務的軍艦，不是潛水艇麼？」

「不。」

但這次真人也沒有說真話。

須臾間，女僕拿飯來。二人吃完飯，真人叫算賬。

「今天晚上，在我旅館裏住吧！現在時間還早，不到中通大街去麼？這是吳鎮的銀座大馬路呀！」
倆個人站起來，向走廊走去。隆夫因為把行李早已運往鹿兒島，所以只剩一隻皮包，很方便。

正當從走廊向大門走的時候，廁所的門突然一開，出現了一位姿勢美觀的穿軍服的士兵。

「噢呀！老谷，你這個傢伙跑到福田飯店來，真奇怪！」

這是稍帶酒意的大聲。人正如其聲，眼睛也很大，是神采奕奕的。

「是與東京來的朋友一同吃完飯，正想要回去。」

「回去？那不行！老谷到福田飯店來，這是開天闢地第一次，所以說回去，是不那樣的容易的。」

「不，但……」

「不論你怎樣，到我客廳來！新田等人也都在呵！」

「但我還有朋友呢……」

「有什麼要緊。我是湯淺中尉。你不一塊兒來喝麼？」

突然對方這樣來了一個請求，隆夫非常發窘，手足失措。於是真人就在傍面介紹說：

「他是受過海軍大臣賞的海軍畫家。」

「海軍畫家。那末，更不能不在一起喝。」

(十)

豪爽的湯淺中尉，不管別人高興與否，而把眞人與隆夫拖到客廳來，把隆夫讓到首位上，給大家介紹一下。

「呵，這就可以了。請喝一杯酒吧！」

隆夫以爲湯淺中尉是一個直爽的人。

又介紹出來的新田少尉，是目光炯炯，而肩闊腰圓的魁偉者。另外一個原少尉，是像眞人一樣的溫和沉默家。這兩個人看着都和眞人有交情，實行親熱的注目禮後，就開始談天了。

在飯桌上擺列着兩三個湯酒壺。似乎在這種場面上，湯淺中尉是一個主角。

「老谷，你還是不喝酒麼？我本來規定星期六喝酒，但上一個星期和大上一個星期，全都破例了。今天晚上好好都沒有遺憾痛快過了。喂，新田，喝好了麼？」

湯淺中尉很愉快地這樣喊着。

「還沒有，還沒有！」

這樣說着，而搖擺手。新田少尉的聲音，像做謎一樣，隆夫不禁笑了。

「新田，明天我將帶這個人到潛水學校去參觀，恰巧星期天，眞對不起，請多關照！」

眞人好像事前準備好了話，方才說出來。先如所說的潛水學校的朋友，似乎就是新田少尉。該少尉似

乎是爲聽講某種課程去的。

「好。」

新田少尉的破綻聲音，只一個字。

薩夫聽到海軍軍人這種用字法，在心板上又映現出在橫須賀訪問五十餘號軍艦的士官次官的評情。不，此次比那時的雲團氣，更加快活，更加爽快。薩夫處在這樣雲團氣中，真覺着有無上光榮。於是則不能不使薩夫過去墜在潛意識中的海軍士官宿願，又復活起來。

「你既畫海軍畫，那末就要知道我們的暗語。」

湯淺中尉說得很對。

「呵，一定……」

「例如在軍艦上的人稱「早安」爲「早」。尤其對長官說話的時候，更要按海軍的話來說，否則就要挨罵的。」

「哈哈！真簡單化了。」

「是的。但這句話你該不明白了吧！「克帕」是什麼意思？」

「是令愛。令愛不是道特兒麼？銅是Copper，如按古音就是令愛。」

薩夫捧腹大笑。毫無意義，完全像中學生一樣，製造暗語。——

血與淚

(一)

眞人與隆夫在第二天九點鐘，出了公寓。這樣一所漂亮的房子，很高興地租給海軍大官，這也是當地的習慣。眞人公寓的老板娘，是五十歲左右的寡婦，而是繡花的能手。

「回港的時候，總是希望享受一些家庭的快樂，所以我們才選擇那樣地方的。那一家很和藹親切，但女孩子很多……」

「那還不好麼？」

隆夫向眞人開着玩笑，自己突然笑了。

「不，真討厭！」

眞人的聲音是非常認眞的。

「爲什麼？」

「近來曾發生了一件事，正當我在洗澡，突然在洗澡間外，開始練習繡花。因爲女孩子來了很多，所以裸體是不能出去的。只好等她們練習繡花完畢，才能出洗澡間，但在洗澡間裏被熱氣蒸發着，個中苦味眞是難以形容。我想潛水艇在赤道上長時間潛航時，一定有這種難言的感覺。」

這樣面孔上稍帶羞色而說出來的話，不能不使隆夫大笑不止。今天的眞人雖然穿着軍服，而雄糾糾地大步來往着，但在面孔上，却仍然表現着少年的態度。隆夫於是聯想到忘記很久的眞人綽號「蘋果」。紅暈的兩頰，與軍人組時代一樣，浮現着童貞的氣味。

（我不像眞人那樣純潔……）

隆夫不知不覺開始引自己的東京生活爲恥了。

「這是中通馬路！是最熱鬧而繁華的馬路啊！」

真人這樣解釋着，鈴蘭燈排列着一條熱鬧馬路上，沒有電車，所以並不像銀座，而像道頓堀。或許因為是星期天，而有許多水兵和下士官在馬路上來往着。一看真人，舉着帶紅臂章的手，在——地實行還禮。

走到十字路口時，真人說：

「吳鎮這樣糟的城市，並沒有觀賞的地方。那是鎮守府，這上面是水交社，但還是先到潛水學校去吧！」

「我也是這樣想。」

恰好停在前面有一輛出差汽車，真人搭話叫來。

上了車，真人就說：

「潛水學校，或許就是吳的名勝。市民全都參觀紀念品去。但想着潛水艇者，有多少呢？同時想知道潛水艱苦耐勞的歷史者，又有幾人呢？」

終於說出這樣憤慨的話。

(二)

在山崖下面的小道上，汽車奔馳着，眨眼間到校門。在門前，真人付了車資。

一進門口，細砂道非常的清潔，中間作成庭園式，而擺列着石頭，開放着杜鵑花。在中心的台子上，陳列着兩艘小潛水艇，這是稱潛航艇時代的艦體。用白字寫着「六」的字樣的一艘前面，祭祀着一個小廟。

這就是潛水艇神社。

個人站在廟的前面，唯恭唯謹地實行敬禮說：

「這就是佐久間上尉的六號艇。這個廟是祭祀一切爲國犧牲者。這些烈士，與其說是潛水學校的守護神，而倒莫如說是帝國潛水艇的守護神。：喂，在這個地稍微等一下。我把新田招呼來。」

說完就跑到正面的樓房裏去了。

隆夫也知道佐久間上尉的壯烈殉國事蹟，所以在心裏偷偷地加以禮拜，然後對於這個樹葉式的六號艇，仔細加以觀察。隆夫因爲讀過海軍文獻，所以明白初期潛航艇是荷蘭型，抑還是單殼式。不久後，其人就拖着新田少尉出現了。

「隆夫，你這個傢伙真有運氣。星期天教務長還在，一會兒要來看你的。這是因爲新田介紹給他，說你是一位海軍畫家。」

真人像自己的事情一樣，非常高興。隆夫也向新田少尉道了謝。

「不值一謝。那末我就領導諸位參觀校舍吧！今天是休息天，沒有課……」

少尉說着，開始搖擺着大屁股向前走了。

作業室是另外築成的，到處都有。有操舵，機關，水雷等各種作業室，但因是休息天，全上着鎖，所以只好站在窗外看看。

「將來會給你看實在東西的，此處這樣看看也就可以了。」

後來新田少尉，領到校舍去。那個地方有練習生的水兵起居和學習學科的所在，但多半都因星期天而出校了，現在顯得格外幽靜。

須臾間，又跑到練習生的寢室去。有數根大棟柱，在支持着這個大廈，下面有很多長棹和長凳在排列

齋。並且步槍架，皮鞋架，也全都井然有序地擺列着，但都很堅地放在一起。

「帝國軍艦對於寢室是不大注意的，但在潛水艇方面尤其如此。但練習生的寢室，也是做效這一點，所以這個屋子兼寢室，食堂，書房。你看，在梁上掛着鈎子吧！在那上面搭上網架而睡覺的！」

(三)

「現在真的來了……」

不等新田少尉的說明，而看到灣內碼頭上有一艘呂號潛水艇，在碇泊着，其甲板上的踏板，看着很像鯨魚背一樣。在那個踏板上走的時候，薩夫心裏想，過去只是在這處眺望潛水艇，而現在終於跑到牠的內部來仔細看了。這一點，實令人興奮。

從艦橋上按着鐵梯子拾級而下時，就只覺着內部的沉澱污濁空氣，和電燈的光綫兩件東西。

「決未想到這樣狹仄吧！」

真人微笑着這樣說，薩夫啞然不知如何回答。

不僅狹仄，而且這樣複雜錯綜的「鐵屬精工」也從未看見過。甚至司令塔的潛望鏡周圍，也密密地捲着鐵圈和鐵管。一看發令所，裏面充滿着令人頭痛的許多機器。

尚未看完發射管室，推進機室，電動機室時，薩夫的腦海業已有些混亂了。潛水艇的動力機有兩具。排池水和空氣的鍋爐等預備知識，完全忘得一乾二淨。他自己覺着自己像一粒微塵，而藏入了鐵的機器內。或許覺着跳入鯨魚腹中，更為相像。

「呵，謝謝！」

在士官室看到榻子和椅子時，才稍微清醒過來，於是陸夫這樣說了。

「沒有什麼，只要一慣，就像自己的家一樣。」

新田少尉也跑到榻子前面來坐下。

「這個地方是士官的臥室兼書房，食堂和全體船員的過路。那個布帘裏面就是艦長室……」

陸夫向裏一看，只有一席之地，差不多完全被一張床所填滿，且在床上有蛇般的鐵管在爬着，更有一個圓輪突出着，這真是令人吃驚的事。艦長如一翻身，那個鐵管一定碰到自己的肚皮上。

「這個潛水艇因爲是在檢泊中，機器都停着，所以還容易忍受。」

眞人這樣解釋着。

「艇一動，就熱起來，也就發臭起來，真是够受呵！」

新田少尉這樣插了一句嘴。甚至在一個狹仄的士官室裏有他們三個人，所以氣味也相當大。

「喂，有神龍麼？」

陸夫這樣高聲地問。

(四)

「神龍是任何一個軍艦都有的。坐潛水艇是更需要拜神的，所以潛水艇裏當然是有的。」

新田少尉這樣說，但一平方寸空間的地方也不能隨便放鬆的屋內，竟放着一個高高地小白木神龕。白色的瓶子和藍色的楊木，在塗着灰色管和舞的裏面聳立着。

在發射魚雷前，先在魚雷上塗上酒，再貼上神符，這樣故事陸夫也讀過好多，同時還必須想到，常常

陷於危險的潛水艇，也要靠神來保佑的。而想像到，在神龕前寫御那樣複雜錯綜的機械力之水手們，偷偷祈禱的姿態時，隆夫就在心裏說，這是一幅美而有力的畫。

在無人的士官室裏坐着，三個人的談話中心，就不能不專集中在潛水艇上。

隱蔽性，航程，單獨性——這就是潛水艇的特長，但同時這也是勞苦和危險的主要因素。假如沒有以潛航接近敵人的隱蔽性，那末這樣複雜錯綜的機械和人打成一片的訓練，忍苦耐勞，窒息的艇內生活，也就不必要了。如沒有往復大洋的長途航程，則就不需要忍受艇內像落雨般的濕度，臭氣，淡而無味的罐頭食糧了。此外與其他艦艇共同出動時，也是要冒炸雷的危險，讓其他友艦躲避的。潛水艇正因為叫作潛水艇，所以一切的勞苦與危險，一定要擔負起來。

至於任務，則有哨戒，破壞航路，砲轟陸地，敷設機雷等等，但其本身任務，則在於潛航挺身以魚雷射擊敵方巨艦。如此說來，潛水艇之爲物，豈不是成爲水底魚雷艇了麼？在威海衛，旅順和日本海，表示過帝國海軍獨特戰法的水雷艇統帥，豈不是業已伸入水底了麼？

隆夫在內心裏這樣反反覆復地想着。

「的確是這樣，水雷艇精神和潛水艇精神，縱在根本上相同，但表現形式也許有所不同。總之，佐久間艦長的精神，是純粹潛水艇隊員的精神呵！」

真人這樣發表着隆夫所未聽過的議論。

不久，三個人走出艇外。太陽光綫愈益酷烈地刺射了。

「那末，到上校的地方去，聽聽各種講話！」

新田少尉開始向校宿走，但隆夫在途中又特別去看看海底調查用的可愛小潛水艇，以爲心中的記念物。

「真人，像這樣小的潛水艇，載着魚雷潛入敵港，一定很有趣。」
薩夫雖然是說的笑話，但真人和新田突然面面相覷口呆，而一時說不出話來。

(五)

在教務長室掛着藍色台布的圓桌對面，肥頭大耳的I上校，露出半截身體來。

「真是好機會。雖然是星期天，但因查一點事情，所以未出校……」

「一定很忙吧！」

薩夫很客氣地這樣問。

「不，半小時的工夫總有。我很想讓畫軍艦的畫家看看潛水艇。」

嗓子聲音雖然相當粗燥，但是含笑微笑。新田少尉因有事而到城裏去了，所以在坐者只有薩夫和真人兩個人了。

「方才業已看過練習艦了。全都是令人驚奇不止的事。」

薩夫表示着感激。

「我在潛水艇上服務業已很久了……當艦長，完全都把頭髮弄白了。但這並不是艇內生活苦。忍受那種苦，照理是軍人應份的事。也許說那是軍人的責任，更為恰當。再沒有感覺到比潛水艇長還大的責任。」

「呵！」

「當然，這不是說艇長一個人勞苦。如非全部人員都緊張起來，往往因舵手和排注水手的些許不注意，竟招致沒頂大禍。所以全部人員的呼吸，必須上下一致。同時，世界上就沒有比得上潛水艇那樣有家庭感覺的艦艇。或許這是因為全部人員的生命都由潛水艇來支持所致，同時上至艇長士官，下至兵卒，大家吃同樣好壞的飯。這樣事情，在其他種艦裏就不這樣。此外艇長和士官，非常關心兵卒。兵卒也很信賴長官……我也曾給一個兵士作過媒人，令他們結婚過……」

1 上校被日光晒焦了的面孔上，透出來無限的笑意。

隆夫認為發生這樣上下一致的感情，原因或許是由於過去從未體驗的潛艇過去所致。例如有一羣人逃到陰山背後去，長期實行人所不知的苦行和奮鬥，於是就產生團結和精誠，這豈不是和潛水艇員一樣麼？老實說，開始看太平洋風波大作的今天，都把視線逐漸集中於雜誌報章，這誰肯談潛水艇的事呢？只是潛水艇遇難時，或許會引起世人的注意。隆夫心中這樣反反覆復地思索着。

「去年八月成瀨上士的死，也就是一個具體表現。自己捨身搶救浸水，這自然是想保護至尊的帝國艦艇心所致，但我認為另一面則是對可信賴的長官和親愛的部下等最大友情的流露。」

1 上校的語調裏，已經含着沉痛的意思了。

(六)

一九二四年四十三號潛水艇，一九三九年伊字六十三號潛水艇，一九四〇年伊字六十七號潛水艇等許多遇難事件，反面全都是證明訓練之猛烈。但遇難時艇員的決心與態度，都是非常鎮靜，而是為後世效法的。

「其中也有在潛艇中，而就不能浮出了，我相信當時全體艇員的態度，都是典型的軍人視死如歸態度，這一點的理由，讓我下面講，總之，四十三號潛水艇遇難的場合，全體艇員都略事前知道的。」

I 上較這樣繼續說下去。

四十三號潛水艇的遇難，是該年三月十九日早晨，在佐世保海外演習時，與軍艦龍園發生撞碰而起的。潛望鏡被撞斷，由司令塔附近浸入進去水，在瞬息間，竟沉沒於海底。與沉沒同時，曾放出救命浮標，所以救護隊也知道艇的所在，而能用電話連絡。這就是說，艇內曾有活人。但這並非全部，立刻就曉得了。潛水艇一沉沒，各處的屏障立刻關閉，所以各艇員被遮斷各處，但在電話裏聽到的聲音，是穴見上士，電動機室的小川機員上尉，市村樸關中尉以下十七名活著。他們在遇難同時，曾用電話打聽發令所處艇長心得桑島上尉等人的安全，但並沒有任何回答。其實，當時艇長等人，業已殉職了。雖然如此，海底來的電話，報告着艇內狀況，同時還不斷打聽「艇長和先任將士平安麼？」浸水進入電動機室，呼吸困難起來，而在喘聲裏仍然不斷打聽艇長的安全。

老實說，電話這樣機器自從發明以來，像這樣悲壯痛絕的通話，這尚屬第一次。一刻一刻的死神在迫近着，最後高呼「天皇陛下萬歲！」之聲，喘聲在電話裏聽不見了，而終於淹死了。

四十三號潛水艇的沉沒地點，正是潮流最激烈的地方，打撈艦體，曾費了一個多月。後來便發現電動機室十八名外，水雷室和臨時室內的生存者，曾有十四人。他們每一個人都在衣袋裏放着遺囑。

電動機室小川上尉等，也各有遺囑留下。鬼塚上士的遺書，是爲了愛子能讀，所以是用正楷字姆寫的。其中穴見上士的遺書，是長篇大論，不謹把沉沒的經過有詳細的記載，而且對於賢妻愛子也都叮囑了不少話。遺書上說，妻改嫁也可以。

「離開家時，我早已知道死之將至了。再沒有什麼未完的心思了。南無阿彌陀佛，亞門！」
上士甚至這樣開了一個玩笑。

(七)

「一言以蔽之，帝國潛水艇的歷史，實在是血與淚的結晶。而且尚未作過一次戰。尙一次也未得到過血與淚的報酬。」

上校以沉痛的聲音這樣說，但突然改變語調：

「方才講給你的不能搶救的沈沒潛水艇，我曾武斷地說艇員的態度是鎮靜的，表面上看似矛盾，但事實決不如此。我有相當理由可以證明我的話是對的。總之，潛水艇服務員是有潛水艇服務員精神的。無論過去，也無論現在，帝國潛水艇的服務員都有這精神的。那末，這種精神是什麼？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產生的呢？是必須回憶三十二年前四月十五日，不久以前，新湊海面發生的最初遇難事件。第一次遇難時，帝國潛水艇服務員精神，——潛水艇員必有的精神，就是建立鞏固基礎的。」

不待言，這是佐久間艇長的故事。是六號艇服務員的故事。

當時的帝國潛水艇，尙是草創時期，與其說是艇，倒莫如說是小船，常常發生毛病，且船程很短，總是不敢遠離母艦的，這因為是剛剛會走路的孩提。出動時，因為沒有廚房，艇員只好帶飯去。數目也不過是由一號到九號，共九艘。現在則用不着葉形物包圍着外殼，而直接暴露於海面上，至於水上行走，則用汽油機關。

其中以六號艇最小，噸數僅五十七噸，並沒有艦橋這種東西，航行時艇長的地方，僅離水面二尺，就

是在港內氣艇在傍通過時，波浪也會打到身上來，而弄壞身體，所以演習和巡船時，則不許六號艇參加。

佐久間上尉受命爲六號艇長時，是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但以前曾歷任一號艇至四號艇的艇長職，對於潛水艇具有專門知識，同時曾參加過日俄戰爭，而服務於巡洋艦和水雷艇上，在旅順和日本海曾大顯身手，建立了軍人的奇功偉勳。家鄉是福井縣，父親是神官，據說他是很富於義務感和毅力強的人。

上尉在六號艇上服務時，就曾下過決心，願使這個最不完全的潛水艇，發揮最大的效率。當時的潛水艇，曾進行過一切的努力，而研究課題，曾非常多。但課題只有由服務員的犧牲精神來解決。

(八)

例如，以汽油機關實行半潛航，這也是當時重要課題之一。六號艇的速度，是水上八海里，水中四海里，其他艇的速度也都差不多。潛水艇既有「海龜」的綽號，所以當事者希望要保持其隱密性，並且爭取水上航行相近的速度和航程。

但這是非常危險的事，尤其是在水面上露着日本烟管似的通風管而潛航，所以大波浪一壓過，則立刻就有浸水的危險。還有在通風管上安放着一個塞關，如看齊有浸水危險時，關閉上就可以了，但問題是在於是否來得及，這就必須冒很大的險。佐久間上尉在性能最壞的六號艇上，竟大膽來嘗試其可能性。

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四月十一日，第一潛水隊從瀨戶內海向別府方面巡航，但照例六號艇是不能參加行動的，在四月十五日，與母艇歷山丸一同在內海實行操作，而駛向新湊沖。時間會是上午九時五十分，當時佐久間上尉就開始半潛航的實驗。

這時的六號艇，曾陷於全潛航的狀況，但歷山丸以爲是開始潛航訓練，而並沒有加以注意。實際上，

當日也想同時舉行艦隻沈沒的實驗。

但因潛航時間力長，所以逐漸感覺到有變，而立刻把這種情形報告給碇泊於吳鎮的母艦韓崎號。韓崎立刻又報告鎮守府，所以很多驅逐艦和水雷艇都被派到該地來。在上關的母艦豐橋也急忙駛來，從事日夜不斷的搜索沈沒地方。至翌日十六號下午三時，富士和伊吹兩號的艦載水雷艇，終於發見了沈沒的艇體。但搶救是很困難的，於是就拖到淺水地方去，這是十七號的下午一時的事。

按當時潛水艇的設備說，經過那樣久的時間，誰都不會認為能有活人。但問題只是在於希望知道最初帝國海軍潛水艇遇難的情形。實際上，當時不久以前，某國海軍也曾發生過同樣事件，而艇上人員曾饒幸百出，令人髮指。

最先鑽到六號艇去的吉川中校和中城上尉的心坎上，悲痛中含有相當複雜的情緒。但中校在狹仄的艇內巡視一週後，高喊了一聲「好！」，便放聲大哭了。

(九)

佐久間上尉在艇長應站的司令塔上，原山機關中尉在電動機旁，鈴木上等機關兵曹在汽油機關旁，舵手在推進機旁，空氣手在壓榨空氣罐前面，可以說，在最後的死期內也各自在崗位上，並未擅離職守。

只有兩個人離開了自己的崗位。是長谷川中尉和門田上士兩個人。但兩個人的屍首是在汽油管破裂的地方。兩個人脫離自己內筒立，是證明與強烈的汽油味相搏鬥，一直到一口氣尚存的時候總是以身體堵塞裂口。

吉川中校和中城大尉，替他們痛哭不止，這當然是應該的事。認為這批潛艇員的犧牲，實在這是重於

泰山的「死法」。

「好！」

吉川中校這一個評語，固然簡單，但也足夠感動人了。

跟隨着中校之後的，有母艦豐橋號的軍醫長和看護部員等人，進入艇內，詳細地檢視一番後，即用厚毛毯把屍包裹起來，放到豐橋號上。全體艦員痛哭流涕，而給十四個死屍穿上新的軍服。須臾間，豐橋號悄悄地駛入吳港時，司令長官特命一切棺柩艦艇，以登殿典禮來迎接這些犧牲者。

後來對佐久間艦長的尊敬和哀悼，立刻增加了百倍。這是因為在艇長的軍服當中發見了一本小冊子的原故。

最初發見者認為不過是用鉛筆隨意塗抹的小賬本，並未加以重視，但稍加細讀後，大家都吃了一驚。那是永垂不朽的遺囑。在那種環境裏，在那種命運裏，竟能寫出這樣字句來，實在是具有空前未聞的意志和義務感。

與沉沒同時，電燈就熄滅了，在手電筒的微弱光線下，佐久間上尉在汽油的惡劣氣味下喘息着寫完的。一直到意識尚清楚的瞬間，毫無遺漏地寫着：沉沒的原因，沉沒後的一切經過，以及對於潛水艇的將來希望，上司對部屬的恩情，向前輩告別等等的話語。

上尉的確够得上一位超人。當時上尉僅三十一歲，夫人則於頭一年前故去，只留下兩歲的弱年女兒。

(十)

由於職責的不謹慎，而沉沒了陸下的艦艇，並且殺害了部下實在罪該可死。但與所有艇員，一直至

最後一口氣，而全能在自己的崗位上沉着從事工作，我們雖說為國家而犧牲，但令我們不能瞑目者，是擔心天下之士對於我們有所誤解，對於潛水艇的將來事業裹足不前，只是這一點。希望諸位愈加勉勵，用全力研究潛水艇的發展，如是我們則死而無憾。

沉沒原因

由於以汽油潛航過深，雖想關閉塞關，但中途破壞，後用手堵亦來不及了，所以後部完全成為水池，約二十五度的傾斜而沉沒。

沉沒後情形

① 傾斜仰角約十三度。

② 因配電盤浸水，電燈熄滅，電纜起火，煤氣發生，呼吸感覺困難，十四日上午十時沉沒。在此窒息的煤氣下，以手壓抽水機盡力排水。

③ 一沉下即由主庫開始排水，電燈熄滅，固然看不清楚，但我認為主庫的排水作業已完畢。電流不能完全用光。電液尚留少許，海水不再浸入，煤氣亦停止出現，殘餘氧氣約五〇〇磅，唯一所恃者為手壓抽水機。

（以上乃藉司令塔的光明，於十一時四十五分，用筆記出。）

浸入水中的艇員大部，衣服全都濕透，但並不感覺寒冷。我常常向潛水艇員說，如不膽大心細，是不能有發展的，但不要過於細心而遇事畏縮。如果世人不以此次失敗而嘲笑我們，則我確信上述的話是不會錯誤的。

④ 司令塔的深度表為五十二度，努力實行排水工作，至十二時而停止，此處深度有十餘丈，不敢說這

是正確的。

◎潛水艇員士卒，是需要錄取出類拔萃者中的出類拔萃者。在此困難時期，幸而艇員各能盡其職，我甚滿足。

我每逢出家，都有死的決心，所以遺囑是在「轉崎」的抽屜裏（但關於此事無談的必要，請出中淺見兄弟給家嚴一閱）。

公開遺囑

謹陳於陛下，我只希望所部遺族不受飢寒所迫，謹向左列諸君致意（名次隨意）。

◎齋藤大臣——（筆者註，以下諸老前輩的姓名略去）氣壓過高，深感鼓膜如破。（又繼續寫姓名）

十二時三十分，呼吸非常痛苦。

汽油雖積在一處，但被汽油味所薰倒。

◎中野上校（註：想追念姓名）

十二時四十分。

（十一）

上面就是佐久間上尉的遺書，俗語說，讀此而不哭者非人，實在是一個真理。遠在三十餘年前寫的文字，一直到今天還有無上的感人力量。

薩夫聽了I上校的話以後，在校內的參考館內，會看了一下遺囑的精巧複寫版。也看了一下掛在牆上

的上尉及其他艇員的照片。所有的人，都叫我們五體投地的感動。

「佐久間艦長和廣瀨中校，甚至在兵學校時，也是崇拜的目標。學生中，都在這兩個人中選擇自己崇拜的對象……」

真人這樣人說。同時還說，四月十五這一個遇難的日期，也佔海軍史中光明的一頁。

「I上校的話語中曾說，四十三號艇的穴見上士的遺囑中，也有佐久間艦長所說的字句。這或許是佐久間上尉的影響，或是傳統。真偉大！」

薩夫走着這樣說。

「再就是上尉對部下所說的話，那種神情，如不是軍人，或許不易理解。」

真人這樣回答。也在這乘回答中，就好像在回想一個部下的情形一樣。

「但潛水艇也真够可憐吧！尙未作過一次戰。真人如在其他種艦艇上服務，豈不是更會早日以顯身手吧！」

「不。」

真人的回答，只是這一句。爽快的微笑，完全補充了話語的不足。

須臾間，兩個人走到校門附近的潛水艇神社的前面。潛水艇學校的參觀，只剩了這一個最後的對象了。

真人說，我們再參拜廟吧！

「在六號艇中，普通參觀者進來也沒有關係。來，我在前領着。」

「好，到這裏去麼？」

隆夫胸脯中跳動着。

巡視了一下全長七十三英尺的艇體，彎着腰，因為太小。隆夫對於這樣小，竟大吃一驚，而且連原因的通風管，像沐浴池的烟筒一樣，突出於艇的外面，一眼望過去，心中像針刺般的痛。

一昇到白木台階上，覺着又有了新的出口。在這個地方向艇內前進了一步，裏面除了暗暗的電燈光和司令塔射進來了外面光綫外，只有黑漆一團。

(十二)

在鐵的臭味中巡視一番，比較方才所參觀的練習潛水艇，覺着非常狹隘，同時對於構造的簡單程度，也不能不令人驚奇不置，甚至魚雷發射管，也不過是一個。

「那末佐久間上尉曾站過的地方呢？」

隆夫從中央的發令台上看司令塔。這正如從下面看排水管一樣。在人體不易通過的狹仄圓管中，兩脚踏進去，覺着非常不舒服，上尉常常指揮，且在蒙難時所在的地方，就是寫那封遺囑的所在。在圓管的牆上，用白色畫着A的記號。

從A到N的十四個英文字母，表示着十四個艇員的遺體所在地。正像I上校所說，大家都各自在自己的崗位上死去的。遠藤一等水兵，一直到死拚命使用的手壓抽水機，也仍然在原地保留着，I這樣記號，在黑暗中稍微透出白色來。

真人雖然業已來過五六次了，但仍然是垂頭佇立着。此時無聲的靜寂，使人想像沈沒海底以及人業已死後的該癡的狀況。軍人的節操正氣，一直保護到最後的人們的安眠，似乎仍然在這艘艇中還存在着。

參觀完畢，就是跑出來，陸夫仍然肅然起敬的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從此處稍微走了幾步，將近走上水交社山坡時，而從另外相反的道路上跑來一位下士官。帶着二等兵曹的紅臂章。望過去，這位兵曹筆挺地站着，在行正確的敬禮，而開始與真人講話。似乎說重要事件，而費的時間相當長。

「那個傢伙是我的部下。年齡雖然比我大三歲，但完全像我的弟弟一樣，真是令人喜歡的一個人。」在水交社食堂，吃最遲的午飯時，真人這樣說。在這樣語調中，滲透着蓬蓬勃勃的感情，但陸夫並未注意及此，只是左顧右盼地看樸素食堂。在東城畫家的畫中曾看過東京的水交社，但此處並不像那樣富麗堂皇，然而却有親熱的感覺。

(一)

宿願

陸夫決定坐當天晚上的火車，離別吳鎮了。這是因為真人說太忙，恐怕住到星期一，要麻煩他。

「假設回來路過時。不再來一趟麼？假如有好機會，我願讓你參觀一下軍港。或許讓你坐一次軍艦。」

到車站來送行的真人，覺着很難過而這樣說。

「謝謝！回來路過時一定還來。但此次真令我感激不盡。」

陸夫在車上，頭探出窗外，這樣非常感激地說了。

開車的汽笛一鳴，真人便不知不覺說出大話來，而凝視着陸夫：

「好了，你努力奮鬥吧！我也拼命幹。」

眞人輕輕把手舉到軍帽邊行軍禮時，這種姿態使隆夫受到無限的感觸，無論如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兩個相互結成的視線，像天空中的虹一樣，一直等到在天空中消逝，隆夫才不繼續注視親友的面孔了。不大的工夫，眞人似乎很決斷，又施一禮後，即走出車站了。

在廣島換夜車時，隆夫在心坎上仍然還想念眞人。但他因爲非常滿足，所以不能留戀吳鎮的兩日逗留。

（眞人成爲偉大的軍人了。而且在「福田」碰到的士官們，也都是令人暢快的人們。）

那種空氣，對於隆夫說，眞像得天獨厚，他固然住在裏面的資格是沒有的，但他願意感觸，願意體驗，只是希望在畫中一樣，這他就滿足了。

（即單純就瞭解了潛水艇精神說，收穫也够大的了……）

隆夫這樣想着，而朦朧地睡去了。

到下關的時候，已經晨光曦微了。爲了坐去鹿兒島的快車，而有充分時間，消遙自在地渡過下關門司，去吃早飯。

一踏上九州的土地，隆夫不禁發生了無限感慨。自從由家中出走以來，終於不得不回家了，這種心境，在心坎上不斷跳動着。然而得到海軍大臣賞，這一點能安慰父母到何種程度，是無法知道的。

火車一過川內，心海中立刻起了絕大的波浪。看見櫻島的時候，眼眶中含着熱淚了。三時剛過就到了鹿兒島，眞出乎意外，校妹竟到車站來迎接了。

「你怎樣知道車到時間的？」

隆夫很吃驚地望着妹妹，但六年未見的妹妹的面貌和身體，完全長大成人了，這更使他驚訝不置。

「是真人拍電報來通知的……」

「呵，原來如此呀！」

隆夫心中想，坐早晨快車的事情，固然曾告訴了真人，但他通知了家庭，這真是令人感激不置的。

「爸爸還生我氣麼？」

這是從西車站坐上電車時，隆夫向妹妹突然發問的一句話。

「那有這樣多心的人哪？」

枝小姐的聲音，非常溫存而柔和。語氣正像初婚的太太向丈夫說的一樣，深深地印在隆夫心板上了。

「變了……」

隆夫覺得奇怪，偷偷地看着妹妹的面容。稍稍燙捲的頭髮，項頸，乳白色的肩膀，却有東京女郎的風味，但深陷的眼睛，長長的眉毛，高挺的鼻樑，輕輕閉着的嘴唇，仍然還有當地害羞的神氣。

（爬到樹頂上去被媽媽罵得體無完膚的這位妹妹，現在竟大變了……）

隆夫認為妹妹的變化，這無非是年齡作祟。

在半途換了車，在二中大街下車，而隆夫一一地詳視着街道傍邊排列着的房舍以及商店的招牌，益發使他感到舊地重遊的無限感觸。一切都和六年前無甚變化。就是現在，也覺着對面來了穿着棉布衣裳的真

人，與人，萬代等、

一到下荒田，立刻嗅到天寶山濱吹來的海風香味。櫻島，在排列整齊的房頂上，靜靜地露着頭部。須臾間，到自己家去的大街，出現於面前。隆夫的眼眶裏熱淚迸流着，而不能眺望遠方了。

來到自己家門前時，枝小姐就急忙跑到屋裏去了。隆夫打開自己家門的時候，突然害羞起來了。屋裏面腳步聲響，在才了作響。玻璃窗門很急地響了。

「呵，隆夫……」

母親含着悲痛的聲音和形影，同時出現於隆夫的面前。隆夫像罪人一樣，低下頭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過了一會兒，被母親催促着，隆夫走向書房。在這裏，父親還很健康地坐着。

「爸爸……我有罪。」

「不要再說了吧！」

父親用雙手抱着兒子，眼眶中不禁流出熱淚來。

(三)

儼夢般地，三天過去了。

故鄉，的確是好。故鄉的山，海，魚，枇杷，甚至鹹菜，無一不適合於隆夫的脾味。

父母並不責罵兒子的過去，而朋友對於受到海軍大臣賞的靈家，都在有口皆碑地稱讚着。

「隆夫，我年老了，想不再服務於市政府，到東京去一同過吧！」

父親這句話是有一天早晨，兩個人對坐談天時說的。

「是，那最好。」

隆夫並非像市來畫家那樣討厭家鄉，而是在自己職業崗位上，必須永留在東京。想到自己是爲人子時，覺着也應當盡一點孝道，侍奉父母，如全家都搬到東京去住，這是如何令人快樂的事呵！但所關心者，只是時機問題，最好自己的地位鞏固後，再住在一起，常叙天倫之樂，是比較好的。

「再過五六年，您看怎樣？」

「是的，是用不着太急的。」

父親靜靜地彈下烟灰，接着說：

「還有，被現在也大了。她已經也二十歲了。」

「他應當結婚了麼？」

「是的，我就是想等你回來談這個問題，但老實說，我是已經有意中人了。」

「是誰呢？」

「是谷家的真人君。」

隆夫一聽到這句話便不知不覺而發出一下驚嘆聲來。

（爲什麼我以前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呢？）

他真想敲一下自己的頭顱。是再沒有比這合適的姻緣了。真人和枝妹，本來從小就認識。父親母親又總是稱贊真人和真人家的樸素門風，又加上隆夫本身非常敬愛真人這樣好的朋友。沒有想到結成這樣好的兩家姻緣者，隆夫對於真人，與其說他是因爲真人太汗簡，倒莫如說他是因爲兩個人始終還覺得是童年

「絕對贊成，絕對贊成！」

陸夫這樣大的聲音，幾乎把父親嚇了一跳。

「那個人是沒有錯的，只是應當早一點徵求一下眞人君本人的意見。」

「那末枝妹意見怎樣呢？」

「枝兒麼？枝兒麼！」

父親不知什麼理由，大聲笑起來了。

(四)

關於這樣話，陸夫也從母親方面聽到了。母親對於兒子志願海軍的事，最初曾反對過，所以眞人無論怎樣好，也總對這件婚事表示猶疑。

「那是枝想眞人，眞無辦法。」

「原來是枝妹想眞人啊！」

陸夫愈發驚奇了。他從家裏偷偷出走時，妹妹不是仇視眞人的麼？那以前，眞人到兵學校入學時，對蕭卓爾不是吵過架麼？

「那末，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愛的呢？」

陸夫覺得非常奇怪，這樣問了一句。

「我雖然不很知道，據你爸爸說，或許是枝和眞人在軍艦上的時候——是去年十月——，就是從那個

時候起。」

總而言之，枝妹的樣子是變了。於是她先前討厭住在鹿兒島，願到東京去學習西洋裁縫，或是進女子大學等的事情，突然不再提了，照當一個鄉下女人。

「的確，枝是愛真人的。」

「就是女人自己應當明白的……」

母親突然笑了，但又鄭重地說：

「枝從小就喜歡真人的吧！」

「不，並非如此。對於真人，並非從小就喜歡的。」

「那末不對吧？女人的心，是不會把討厭者加以喜愛的——喜歡者就愛他，不喜歡者就不愛他……」

談到這種微妙關係時，海軍畫家的頭腦就無法解釋了，但突然想到自己對「海軍」的情感時，就瞭解了女人的心，像男人一樣。

不管怎麼樣，陸夫是絕對贊成這一婚姻的，總是希望早日解決這件事。父母為慎重起見，在徵求真人同意前，想要同谷家父母說，但陸夫却自願擔任與真人直接談判。

「好吧，我回東京去時，路過吳鎮，與真人會面後談談……」

但他很怕妹妹是開玩笑，如果真是出之於開玩笑，那就真對不起真人了。但枝妹察言閱色業已曉得底細了，所以非常神經過敏，當兄妹單獨會面時，總是逃掉的。煞費苦心，一捉住機會時，陸夫說：

「喂，我將在吳鎮會見真人，你有什麼意見麼？」

「我不知道。」

似乎不想要臉的樣子，她立刻逃出隆夫的視線。

(五)

一星期後，隆夫重又整頓行李，決定回東京了。

「再過兩三年，我們全家就搬到東京去住的。…」

離別時，父親所講的話，自己很高興地在等待着。

到車站來送行的母親和妹妹，並未表現出有別離的悲痛。尤其是妹妹的表情，假裝什麼也不知道，而且期待完全的解決。但非常寡言的她，當火車動時，突然面紅耳赤地說：

「請向大家帶好。」

聽到這句話的當時，並未加以思索，火車一過熊本時，他突然注意到妹妹的話了。所謂「請向大家帶好」這句話，究竟是指誰說的呢？當然不是指不認識的市來畫家夫婦說的。那末，自然就是真人囉！但把單數用複數說出來，真可以說是煞費苦心，這真是可笑又可愛。

(豹成貓了……)

女人能這樣變，隆夫對之則不能不加以微笑。

但事實，或許像母親所觀察的一樣。妹妹對於真人是漠不關心，那末在少女時代，就無須乎存着那樣奇怪的敵視。總之，那種敵視就是熱情的表示。熱情，是他們兄妹共同的性格。

隆夫在心坎上想像父親和妹妹訪問五十鈴宮次室的情形。當時真人招待他們父女，也像初次招待隆夫一樣，會命令水兵拿來紅茶和點心，但態度却非常豪爽，這是父親講的。

（老實說，士官次室的空氣真不錯！）

枝妹熱情再度，在這樣地方突然折斷，是當然的事。

據說，當時真人把錦囊中包裹着的刀，讓父親和妹妹看了。據說那是谷家世傳的寶刀，但鑑到鹿兒島入港時，從家裏向母親要來，當作軍刀掛在身邊，滿面春風地大講這段故事。

（實在是一幅畫。）

隆夫想像到這種情形時，就有這種感覺。成爲畫中人的年青士官，佔領妹妹的心，這是不着費事解釋的。

（枝妹這個傢伙，眼睛真高！）

隆夫從心眼裏非常高興，他妹妹所選擇的並非其他男人，而是真人。同時又想到，自己的莫逆成爲妹夫，關係更加密切，而且永久化，這是如何令人高興的事呵！

這類事情在繼續不斷地聯想着，而隆夫始終不感覺疲倦。

（六）

一早就到了吳鎮，隆夫認爲這最合適。因爲他能在真人上班前見面，可以商量逗遛於吳鎮的事。至於談妹妹婚姻大事的任務，當然在心中念念不忘，這是不着筆者多費筆墨的，此外在心坎上還留着真人前此所允諾的參觀軍港事。隆夫盡量不想打擾真人的軍務，結果如願以償。

（擾醒真人的睡眠，或許他會原諒的吧！）

隆夫坐上心中記住的公共汽車。初夏天亮早的太陽，還未露出頭來。吳鎮上最出名的心曠工場前走的路

聲聲響，尙未在馬路上作響。

隆夫在山手地區的一個汽車站上下來，順着有晨霧的河流，向前走。他的心在忐忑地跳動着。這是將看到眞人的高興，也是害羞。

（別的話都好說，只有婚姻這件事不好說出口。如說，要我妹妹吧，眞人聽了一定會臉紅的。若是我，就這樣。妹妹喜歡你，這話眞無法說出口。）

隆夫對於這樣自抱奮勇，輕易答應下來的事情，現在發見執行之難了。這樣話從母親來的信中也曾提到過，於是他搔頭摩耳地感覺到難了。

不多時間，走到了眞人宿舍的門前。二樓眞人的書房，還關着窗戶。

（好像還在睡覺。叫醒，眞有點對不起。）

但眞人又不是還需要到周圍轉一圈的客氣朋友。

他用手轉前門的把手，但裏面上着鎖未能推開。轉到後門去看看廚房，而剛剛起來的老板娘，表示着很吃驚的神色，凝視着隆夫。

「谷君還未起來麼？」

「呵，客人來得這樣早……」

老板娘急忙整理着亂髮和衣服，客客氣氣地問禮。

「回東京路過此地，又來添麻煩了。因火車關係來得太早了。」

隆夫想從廚房上樓，而就跑進屋子裏了。

「但，眞對不起，谷先生已經不在此地了……」

老板娘覺得很惋惜地這樣說了。

「呵？」

「因任務關係，突然前天退租了，——」

「那末是出港了麼？」

「但什麼也沒有說。不僅谷先生，就是海軍軍人全體都是守口如瓶的，——」

(七)

吳鎮對於預防間諜的思想頗普遍，老板娘的話或許故意造做，然而真人不在宿舍，這却是事實。

隆夫在一星期前確見真人的時候，曾留下了一個很忙的印象，所以此次未得見面，也並不奇怪，但有未得談妹妹的婚事，却覺得無限的悵悵。

然而婚事的任務，他認為可以用別種方法解決的。

（還沒有關係，寫信也可以，再來也可以。像吳鎮這樣距離的地方，來多少趟也沒有關係，——）

他又返回到車站，吃完早飯，就坐尾之這行的火車走了。在瀨戶內的古港上散步，並且遠望着成爲平靜海洋畫材料的風景，等到兩點半到東京去的快車走時，才不看風景了。

這趟火車也同樣很擁擠，一直到了神戶才有座位坐。因爲昨夜坐車過於疲倦了，所以立刻進入睡鄉。

到東京車站，梁已將近早晨七點鐘。公寓生活是不舒服的，就是回去也沒有人給預備飯，所以就在東京車站的食堂裏吃了一些早點。

吃著飯，他突然想到，須把父親給市來畫家的禮物送去。因爲是薩摩寄出的花瓶，所以很怕打破，就

只把這一件東西放到手提箱裏了。

他又回到站台，坐山之手車了。然後從五反田轉換池上電車。

到洗足畫家的家，雖然尚是早晨，但因為是初夏，也熱得滿頭大汗了。這時候正是畫家剛剛起來洗臉的辰光。

「家嚴命我特別向您致意問候。家嚴本想給先生敬贈一份克爾干式點心，曾向各處探聽，但近來因材料缺乏，鹿兒島已經不能作了。」

這樣說着，隆夫就把花瓶箱遞過去了。

「我並不喜歡那種點心呵！可是鹿兒島怎樣了？還一仍故舊麼？士族還是仗勢凌人麼？」

「但那也不至於。」

隆夫這樣回答着，但聽到市來畫家照例這樣腔調時，而才感覺到是回到東京了。

後來就談到畫的問題上，一直到十點多鐘，他才興辭而退。太疲倦了，所以想睡一午覺，於是就一直就回天沼公寓去了。

「噢，你回來了？真快呀！你不在家的期間，有信來了。」

老板娘遞過四五封信來，其中有一封是真人的筆跡，而是很厚的信封。

(八)

隆夫把很久封閉的房間，打開所有的窗戶，隆夫就急忙拆開真人的信了。甚至忘掉旅途的疲倦，而感

覺到心坎在跳動，一字一句地注意讀着信。

信，好像是真人搬出宿舍前的一晚上寫的。

由於任務關係，暫時與吳港離別了，但個中情形，有避免拍電報至鹿兒島去的必要，所以或許讓你白跑了一趟，實在對不起！——這是信的冒頭語。

——但，隆夫你要高興的！自從你回家數天後，偶然我在水交社碰到了飛田中校。我所講的飛田中校，或許你一時想不起來。甚至同一機關內的我，只在真碰到飛田中校時，才曉得的。

隆夫呵！我們在二中三年級的時候，菊池陸軍少校率領着，到江田島去參觀，你還記得麼？當時穿着白色制服的值班將校，不是給我們作過講演麼？由於那次講演，你和我都非常感動，後來我們還常常提到這件事。那位大官，就是飛田中校。當時好像還是上尉。

我一看到中校的面孔，立刻就想起來，而把當時的情況報告給他。於是中校也想起來了，因為那時的中學生中，出了八名海軍士官，他自己也非常高興。

後來我問到中校的現職時，他就給我了一張名片。一看，銜上寫着海軍報道部。他在部內服務，據說因某種職務而來吳鎮的。

我偶然聯想到你的宿願，所以我認為這是最好的機會。於是我就告訴他，你也是當時中學生的一個人，比任何人希望海軍都熱烈，不幸因體格檢查而落選，不忘海軍而成爲海軍畫家。這樣一五一十地都告訴了他。

中校不僅非常同情你，而且提到獲得海軍大臣賞的故事時，他還說，原來是他呵，我是知道他的名字的。

因此，我更告訴他，你需要海軍知識，是抱着很大希望的。於是，中校很想和你見一面。我聽到這句

話後，使我快樂得雀躍起來，軍人普通是不肯這樣說的。

陸夫呵！這樣好的機會，是不容易多得的。你拿着我的介紹信，無論如何請到部裏拜訪中校一次吧！再要說的，就是我所乘的轎，又不斷出入了。無論如何，一有機會，我就會通知你的。那末，再見！請你珍重！

(九)

第二天上午十時左右，陸夫在霞個關下了電車，一直走上海軍省。對於這個明治時代磚瓦所建造起來的樓房，在電車上固然會眺望過，但腳踏進院落，這還是第一次。心中想，院內一定立着家鄉海軍老前輩的銅像，但並無心去尋找。

在大門前，躊躇徘徊好久，正要入內的時候，守衛就打聽來意了。

「既然是那樣事情，就向那邊轉吧！」

按照方向走去，傍面有一間不甚亮的傳達室。在窗口說明來意後，僕歐就默默地拿出一張紙頭來。

陸夫用鉛筆按照訪問人名，來訪人名，事由，有無前約等欄一一填上。交給辦事人員後，他心中就輩了很大的不安。飛田中校那樣忙碌的人，會給我會面麼？再說，能記得我的名字麼？

但等了片刻，又出現的僕歐，簡單明瞭地說：

「請到這裏來！」

走上古老而暗淡的台階，到了二樓走廊時，僕歐說了一聲「就在那邊」，而就回去了。

前面灰門很緊地關閉着。陸夫有點慌張地佇立了一會兒。因為這是海軍省。假如隨便一開門，是一個

大禮堂，那豈不是要發聲麼？

然而恰好，從裏面出來了一個人。未穿著西裝上身的人，出來了。

「此處是報道部麼？」

「呵，是的。」

薩夫才放心進去了。桌子整齊排列的房間裏，有很多人在辦公，同時電話的聲音在響。大家都在忙，所以傳達和招待的人是沒有的。

但在裏面的棹前坐著的一位無鬚的軍人，突然抬起頭來，看見薩夫就用手打招呼。呵，那副面孔，想起來了。

「您是飛田先生麼？」

爲了不致錯誤，薩夫就問了一聲。

「是的。」

中校讀了一半投遞來的真人介紹信，就對薩夫說：

「關於你的事，少尉曾講過了。你的畫，我也曾在海國展裏看過了。……請寫一份履歷書來！不要把現住所忘記寫上。還有送一張二寸半身像片來……」

眉目清秀的飛田中校，敲著與面孔不相襯的聲音，就起身了。面會時間，僅僅三分鐘。

(十)

與飛田中校會面的時間過短了，所以薩夫有點悵然若失，甚至覺著失望悲觀。真人的關心，深深印在

心板上，這固然是件高興的事，然而所預期的效果，並未得到，於是又引起他的脾氣來。

老實說，海軍報道部裏雖然有文書或書記之類的人員，可是畫家却從未聽見有過。細想起來，畫家是無多大用處的。陸夫的希望，是有點太過份了。爲完成自己的畫畫工作，只是求求人讓坐坐軍艦，或打一次靶，陸夫突然想到，這一點或許飛田中校業已看穿了自己。

後來經過了十天多，飛田中校始終未有消息來。

有一天，公寓老板怒氣沖天地跑到陸夫的屋子裏來了。

「牟田口先生，警察來檢查過你的房間了，你沒作什麼壞事麼？」
從未記得自己作過壞事。

（是的。一定是海軍省來調查身份的。）

陸夫想到這一點時，更加悲觀了。因爲自己雖然沒有犯罪，但在燒鷄店裏消夜，彈子房裏出入等，這決不是一件品行端正的行爲。

另外一個陸夫所担心的，就是妹妹的婚事。在吳鎮並未看到眞人，立刻將此事報告給雙親，但後來一直未接到眞人一封信，所以用信談判也成爲不可能了。這樣把婚事拖下去，縱使雙親不說什麼，然而神經敏銳的妹妹，該怎樣想呢？陸夫想到此處，就不能不有點坐臥不安。

心中滿載着這兩個煩惱，渡日如年，但也不知不覺到六月底了。東京的炎熱程度，也日益增加了。在三十號的早晨，一封蓋着公函字樣的橡皮圖章的海軍省信，遞給了陸夫。

委任海軍省軍務局第四課勳託。

由於這樣一封委任狀，他便在三席的小屋內像鬼子樣地跳着走回來。

第二天早晨，他把在巴里堂服務時代的西裝拿出來穿上，一直就到報道部上班去了。

「或許立刻就有很多的事情讓你作，從明天起，就開始上班吧！這樣或許有機會能到艦隊上去服務。現在你已經有資格去了。」

飛田中校與上次大不相同，很爽快地這樣說了。

（二十一）

可好了，再不需要在傳達室內寫會客條了。薩夫胸前的表扣上，掛着一個紫色的徽章。他可以大搖大擺地走樓梯了。

課長H上校，胖胖的身體，像向日葵一樣的明朗豪爽性格。飛田中校的同事D中校，B少校，全都是義氣爽快的軍人。雖然是最靠邊的一個地方，然而海軍的氣味，却充溢於棹上，甚至紙上。課內的空氣，是很熱烈而迅速的。

囑託中，有好多人是退伍軍人和通信有關者的人們，但像薩夫那樣二十三歲年青者，却絕無僅有，所以大家都喜歡他。他一作官的頭一天起，就把畫家那種蓬頭散髮剪短了，於是面孔顯得格外年青，神色有些受寵若驚，真像一個小僕歐。

他在課內這樣明朗爽快的雰圍氣內，作工是非常喜歡的。這種明朗爽快與畫家同伴們相聚時，略有不同。忙時縱有時說笑話，但惡作劇者一個也沒有。總覺得誰也不肯把自己的「嗜好」作現於外。不久後薩夫知道了這就是一個海軍氣質，而更加不敢馬虎了。

正像飛田中校所說，給他的工作是非常簡單的。在狹仄的棹上傳單式的畫，是滿滿的堆積着。他認

爲這是一件容易事，至於隨便畫和偷懶，現在他們的良心業已不許可他了。他深深地吸收到部內的空氣，業已在每個細胞裏，湧現出自己是報道部一員的意識。想知道海軍而來的念頭，不知不覺消逝了。

但有一次意外的好消息，傳到他的耳朵裏。

「牟田口君，你和照像班的T君參加此次小演習去吧！」

這是飛田中校下的命令。

隆夫「噢！」地高喊了一聲，被中校笑了半天。

雖然說是小演習，但這決不是什麼小規模的演習。這是與基本演習有所不同，而是有各種艦艇參加，舉行大規模作戰與戰鬥行動的。

隆夫和T部員，從某一個要港，從上了旗艦。初次成爲「艦上人」的他，高興得像昇天一樣。然而在遼遠而廣闊的海洋上，開始進入演習的時候，一會兒由戰鬥艦開換到輕巡洋艦上，一會兒又換到驅逐艦上，這樣就可以從所有角度裏觀察戰鬥的可能。他看見像刨冰一樣的鱼雷航跡，由四面八方集中到戰鬥艦上。主力艦的主砲怎樣發生閃光，吐着什麼色的烟，隆夫都看了個仔細，這是在電影上決想像不出來的意外的光和色。然而伊號潛水艇浮出水面的雄姿，突然在他的心海上激起一個很大的波浪。

(十一)

從那個演習回來後不久，而隆夫收到了望眼欲穿的眞人的信。

（從什麼地方寄來的呢？）

想到此處便看信封的背面，上面寫着鹿兒島本宅的門牌號數。

按信的內容，真人在吳鎮會經講過，是歸家省親去的。信中說，看見了母親，四吉哥，以及二中的各位先生，心中非常快活。以後更寫着，他風聞到隆夫已到報道部服務，他很歡喜，更說自己已晉升為中尉，而相互勉勵，誓為國家民族犧牲一切。

然而瑣碎地寫着給家帶回蘇菘去，母親很高興，末尾還說不久將回任所去，然而究竟回到何處的任所去呢？他却忘掉了寫。

隆夫讀完了這封信，立刻跑到大馬路的郵政局去，給父親拍了一封電報。

——真人在鹿。

在這封簡短的電報中，却蘊藏着深長的意味。他本身無法用信向真人談判婚事，幸而真人回家去了，爸爸可以見真人直接談判，如情形允許，可以和枝妹一同去見，總之，不要錯過好機會。他認為短短的電報中，是暗示着這些意思的。

數天後，父親寫回信來了。原來父親和枝妹在未接到隆夫的電報之前，業已碰到真人了。真人穿着中尉的軍衣，氣昂昂雄糾糾地出現於隆夫家的大門前，那時是準備回任前一小時的事。他回家省親，只一晚上。父親對於真人介紹隆夫職業事，曾表示最大的謝意，至於老早心中所要說的婚事，終於未得機會。本想到車站上去送，因為自己的母親都謝絕了，當然他更堅決地謝絕隆夫的父親。然而枝妹雖一句話未說，而只在大門相對視了數分鐘，當然父親有點不滿。——這全是信上的話。

隆夫踏着地毯，覺得非常可惜。

（那怕說一句話呢，豈不更好些麼？）

於是，他便怨恨自己的妹妹不聰明。不以男人為男人的她，為什麼變得這樣多呵！真人不知不覺地感

覺到她變為傳統性的薩摩地方之女郎了。然而薩夫很清楚知道，始終服從而不主張自己事的薩摩女郎，在心中是燃燒着熾烈的要求。

他固然感覺到近來自己在演習中要看的，完全看到了，自己老早的宿願想在「海軍」內服務，現在終於達到了，如願以償的幸福，是何等的大，然而妹妹的事，却並不如此。妹妹的宿願，何時滿足呢？

(一)

雷雨

一九四〇年當中，遠東危機說，至少風傳過三次。謠言雖然很盛，但結果總是不知不覺烟消雲散。然而第三次的戰雲，自從一九四一年夏天以來，愈益凝結，始終不散。

一般人都迷惑於天氣的預測。直接遭受雷雨前兆者，勿寧說是地方上的人士。中央因有過多的氣象學者，所以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甚至有人說，朝霧是晴天的象徵。

到了十月，近衛第三次內閣總辭職，當東條內閣上台時，總覺得有豁然開朗的感覺。然而不久後，人們又墜於五里霧中，開始漠然不清了。十一月一號香烟價大漲，或許不是不聲不響的A B C D聯合陣綫之逼迫，而是人心作祟所致。

十一月十四日，羅斯福在招待新聞記者席上曾聲明太平洋危機的重大，然而當時我們日本的米榷大使，坐飛機從中途島正飛至舊金山的上空。用不着解釋，外交官都是和平使者。大使和野村大使共同向來迎接的美國記者說，盡量設法轉報。

過了不久，停止感謝節旅行的大總統羅斯福和赫爾，同野村來滬兩大使開始第一次談判了。談判繼續過兩三次後，雖然給一般人民一個困難重重的印像，但認為絕望者尚沒有。雖然如此，但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海的美國陸戰隊終於撤退了。對於菲律賓的戰備加強了。英國也在緬甸增兵了，在馬來增加了許多印度兵，新嘉坡的東方海面上數上機雷，十二月一日，以新銳戰艦威爾斯親王號為旗艦的艦隊，在新嘉坡入港了。

「雷雨終於要來了。」

在戰雲密佈下傳來了這樣緊迫的聲音。

「但現在還不能下斷語吧！愈發困難的外交交涉，或許反而有突然好轉的前途。縱令談判決裂，也不至於立刻衝突。」

似乎懂得氣象學的人，發出這樣樂觀的聲音。

十二月五日，日本帝國政府把回答交給了第八次日美談判會議上。

七日的報章上，突然登出交涉停頓的消息，但在這一天，羅斯福大總統頒佈美國海軍動員令。

終於十二月八日的早晨降臨了。晨光微曦中的雷雨，撼醒了日本全國人民。濛濛的烟霧，完全消散無餘，怒髮冲冠的人們，都表現着初冬的殺氣。呵，誰都不會忘記那個風靜日暖的蒼空。

(11)

那一天早晨，薩夫起得特別早，在盥漱室正在刷牙時，就聽到那個無線電的聲音了。

「唔……」

他因受到突然刺激，而把鋁製茶杯打落到地下了。自己跳了一下，而襪子都濕了，可是他完全都沒有注意到。

「好，……好！」

他所意識到的，只是這一點。片刻間，他的身體顫動起來了。當然這並不是恐怖使然。這是由於萬感交集，心頭和身體的全部躍動。過了一刻，頭低下了。他竟忘了自己而顯向天祈禱。豆粒般大的淚珠，一裸一裸落到了床上。

雖然如此，他是海軍省的職員，甚至一直到昨天下班時，也毫末知道一點消息。自然，不過一介軍屬的他，固然不想知道這樣發動戰爭的絕大機密，但只是覺得奇怪。到了今天才明白，實際上猜想一下或者能知道，反來看課內空氣，無論是昨天前天，都照常一樣，毫無變化。

（真是令人佩服！）

陸夫並不因軍屬而悲傷，反而深深感覺到海軍的統制力了。西洋人所說的「沈默的海軍」，現在完全體驗到了。

他急忙洗臉，回房間去穿西裝。按畫家的工作性質說，每天總是近午時才上班，然而今天却在房間裏呆不住。

從木屐箱裏拿出鞋來，老板穿著睡衣出來說。

「終於開火了！」

這位老板總是講錢的人，平常非常卑鄙齷齪，可是這一天的面孔，浮現出清明而令人感動的神情。

「開火了……真令人痛快！」

隆夫穿上鞋，就一步跳到外面去了。

雖然走到每天吃早點的飯館去了，但肚皮覺得不餓，一點也不想吃東西。如果是軍人，或許在這種場合毫不在乎地仍然大吃大喝，然而自己却覺得不吃也沒關係。

在省綫電車裏的客人，都有與昨日完全不同的表情。沒有一個人再讀報紙。這一天的晨報，從來沒有這樣賣得快，早已完全賣光了。

隆夫好像忘記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一樣，而聯想到了真人。

（真人一定很高興！那末他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如果空軍將校，或許真人一定被派到第一綫，然而真人是海軍……）

電車在四谷驛站住了。他爲了公共汽車，而就跑上台階。

（三）

好幾天來，真像夢境一樣。

八日將近上午，隆夫聽到官報大詔時，心頭鼻際發酸起來，淚眼中滿盛着熱淚。不久後，夏威夷的盛大戰果，局部發表了。他興奮得在自己的凳子上坐不住。

（果然像我所想像。假如真人適合於航空，或許早已參加此次戰爭了。）

隆夫這樣替真人可惜。

想到這一點時，飛田中校的形體，突然出現於他的房間了。

「恭喜！恭喜！」

隆夫站起來，而慶祝大戰果了。

「恭喜！恭喜！但對於你本身也有可恭喜的地方呵。」
中校的白色面孔上浮現出微笑來。

「對於我？」

「是的。因為你的工作有了。課長讓你畫在雜誌報章上發表的空襲夏威夷圖。」

隆夫突然說不出話來，只是望着中校的面孔。

「是第一次工作。好好幹吧！但在下午六點鐘要交卷！」

於是中校的形影，就消逝於門外了。

（可好了，機會到了！）

隆夫的身體顫慄着，寸刻必爭地開始準備了。既然是報章用的銅版畫，那末只是黑白兩色就夠了，但身為報道部囑託畫家，畫出軍事錯誤來是不應當的。把畫紙敷好，再把軍艦類型照片簿重新仔細看了一遍，以免過去萬一有錯誤，然後再把帝國海軍的雷擊機和轟炸機，由各個角度所攝的照片，也熟視一番，於是便在另一張紙上作一設計。

或許是因過於性急關係，而畫紙稍有高低不平的地方。但因時間業已迫近，所以就不顧三七廿一地動筆了。於是他開始用鉛筆素描了。是海軍飛機，從真珠灣的高山上向下俯瞰的一張猛襲圖。炸彈激起的水柱，中彈傾斜的敵艦，俯衝及盤旋的日本飛機，都唯妙唯肖地畫在紙面上了。

在指定的時間前二十分鐘，隆夫的第一次工作完成了。

（他媽的，真難看！）

隆夫看着自己的畫，敲着自己的頭顱這樣想。

(四)

隆夫心中忐忑不定地拿著畫好的畫，去交卷。

「真不錯！」

飛田中校這樣三個字的評語，就通過了。立刻把畫轉到海軍省記者團黑潮會的寫真班去了。

(那怎麼能行?)

隆夫羞答答地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去了。

準備不充足，也一定是一個失敗的原因，所以他不再等得命令，而永久舖上紙在候命了。

就是這樣，他的心靈仍然還是不安。

(啊，明白了，太興奮是不行的。忘記畫畫是不行的。)

當他發現自己根本缺陷的時候，第二次畫畫的命令又來了。

此次是畫英國的。十二月十日，在關潭海面上擊沉永不沉沒的威爾斯親王號無畏艦和雷巴爾斯號戰鬥

艦。震驚全世界的這樣大戰果，又是我們日本飛機的功績。

隆夫對於威爾斯親王號戰艦，單純知道防空設備方面，至於其他則漠然不清了。

(我要描寫一張奇跡畫。我要在現代，作一件意大利中世紀畫家的工作。)

於是在畫紙的最高處畫了一架大雷擊機。在雷擊機的周圍，想畫一光圈，但想到報道畫的任務時，

就作罷了。

而此次所完成的畫，他也不滿意。只覺着比第一次強些。

於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三時，眞珠灣襲擊的詳報發表了。每一個人都感覺到此次大戰果，完全像隱藏於雲霧中的龍，全身出現了。加利佛尼亞型的戰艦也被擊沉了。梅利蘭型，阿利遜型，猶太型，諾巴達型，——其能修理者，只不過一艘戰鬥艦，兩艘乙級巡洋艦而已。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幾乎全部擊毀了。同時，給與敵方航空兵力的損失，也非常的大。

（飛機的力量真大呵！）

隆夫又重覆一句感激的話。

但發表的第二段，還說：在該海戰中特別攻擊隊曾建有無上奇勳。此外第三段，就是說我方的損失：飛機二十九架，尚未歸還的特殊潛航艇五艘。

（特殊潛航艇是什麼？是什麼艦呢？）

因發表簡單，受到悲壯的感動並不大者，並不是隆夫一個人。

（五）

那或許是人魚雷。決不是的。我們日本海軍決不採取那種無人道而不合理的方法。東鄉司令官封鎖隊隨時准許用，是由於水雷艇能收容隊員。所以——

特別攻擊隊，是緊靠前頭部分不開，於是隆夫認爲這樣不行，就跑到飛田中校的房間去了。

「可否畫成畫？請詳細告訴我！」

他單純畫了空襲眞珠灣的圖，於是認爲對不起特別攻擊隊的勇士們，所以就畫特別攻擊隊。

「還沒到時候。」

飛田中校很快地說完後，身體就橫過去，忙著轉動機上電話了。

隆夫無精打采地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了。

很快地，永遠留在日本歷史的一九四一年過去了。

而醞釀著遠大希望的新年降臨了。

元旦非常晴朗，而寒冷刺骨。隆夫在公寓房間內，用火盆燒著家鄉寄來的粘糕，而慶祝二十四歲的新春。

突然想起了真人。

（真人在什麼地方吃粘糕呢？在什麼地方迎接二十四歲的新年呢？）

同年，同鄉，同志的真人，一別無音的現在，尤其恰值新年，於是不能不使人想念。且自從大東亞戰爭以來，他甚至從未寄一張明信片來。隆夫竟把妹妹的婚事忘到九霄雲外，而現在只是想念莫逆的朋友。

年假已滿，上班的日期到了，而每天又開始服務了。

他每逢在廊下碰到飛田中校的踪影時，總想問：

「谷中尉在什麼地方？固然我不能說想要知道軍艦的名字，但我只想知道是否在前線上……」

但這是不許可問的。知道自己已任務以外的事情，這是海軍的犯規者。無命令而想盡特別攻擊隊，曾經失敗過，這一點又不能不想到這一點。

於是隆夫對於真人，不能忘記，而又不能不忘記。

因爲一月下旬接到命令畫茵恩道海戰圖，二月中旬接到命令畫巴里島海戰圖。這兩次海戰，在形式上說固然規模很小，但在實質上，却是值得我們海軍舉手稱幸的。前一海戰，是驅逐艦二對二的砲戰，結果日本大勝。對方是號稱全世界聞名的海軍。敵我砲術的差別，交鋒結果立刻得到證明。後一戰爭，是日本驅逐艦兩艘擊潰荷蘭巡洋艦二艘和驅逐艦五艘。驅逐艦的風竟吃了巡洋艦的貓。

隆夫每一細胞都感覺痛快，心情舒暢地畫完兩張海戰圖。並不覺怎樣壞。

(六)

很快地到了三月。

天氣好像補木炭之不足，而風和日暖起來了。三月初三的女人祭偶節雖然陰天，但早開的桃花却深感
到是明朗的春天。

「最近將發表特別攻擊隊的偉大戰果，你準備這樣畫吧！」

飛田中校這樣命令後，隆夫感到言語所不能形容的快樂。兩月前的宿願，終於將滿足了。

但飛田中校的聲響裏，面色上，在在都表現着過度的深沉，情緒激昂起來的隆夫，並沒注意這一點，而急忙想跑回自己的房間，於是飛田中校在後面大聲喊住他：

「喂，你……」

「呵？」

隆夫一回頭，看見眼淚汪汪的中校在凝視着他。

「並非有公事……」

中校突然轉向傍面開始辦公了。

隆夫就這樣回去了。

正想畫輪廓時，突然感到材料不足。特殊潛航艇因屬於機密事項裏，所以無法知道全部情形，但爲了稍微有一點暗示，就不能不請教軍令部員，討論畫圖的構造內容。

從軍令部回到家裏，他開始細讀領回來的發表草案。

——如此確信皇威及天佑神助的特別攻擊隊，某月某日銜枚走上征途，一路向真珠灣直航，由沉着純熟的駕駛，竟突破敵人嚴密而複雜的水中警戒網，而全部隊艇按預定計畫進入港內，或斷行白晝強襲，或大胆進行空前的壯舉，完成任務後，即與舟艇共同結束自己的生命。其中夜襲時敵方阿利遜型戰鬥艦被擊沉，這是遠在港外的日本友軍部隊也曾看得很清楚的，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時三十一分（夏威夷時間七日下午九時一分），即夏威夷月出二分後，真珠灣港內發生劇烈爆炸，火焰冲天，火花鐵片，高空亂舞，須臾間火焰捕滅，與此同時，敵方誤認爲是日本航空部隊的攻擊，於是開始向空中發出熾烈的高射砲火。又同日下午六時十一分（夏威夷時間下午十時四十一分），無線電報告，特別攻擊隊一艇襲擊成功，下午七時十四分以後無線電報告斷絕。此時或自動擊沉，或被轟沉。（中略）

出發時，雖曾受命如攻擊終了則立刻歸隊，（中略）然全體隊員視死如歸，專心一意發揮攻擊效果，而在心頭上並未存歸隊之意——

「真英勇壯烈呵！」

隆夫這樣大聲唸着。於是他想起吳鎮的潛水學校來。這樣偉大戰果，這樣擊沉敵方無畏戰艦，終於艱苦幹四十年的日本帝國潛水艇，開放光明燦爛的花朵，想到這一點時，就不禁淚滴蒼下。

(七)

白晝強襲圖，畫了五個鐘頭。

月夜偷襲圖，畫了六個鐘頭。

隆夫像在夢中一樣，畫完了兩幅圖畫。比預定時間，還早完成了。

第一圖，畫着魚雷的航跡與炸裂瞬間的敵艦，至於特殊潛航艇本身，並未畫出。第二圖，畫着特殊潛航艇在半潛航狀態上，迫近最短距離，一個士官大膽伸出半截身來，用望遠鏡看自己放出的魚雷，命中亞利遜型的後半部，而激起高高的水柱。

隆夫畫這張圖的意思，就是這位年青士官，亦即隱忍四十年之久的日本潛水艇，取得了魚雷擊中敵艦的最初成果。使命雖是報道畫，但內容却是歷史畫。然而這個畫材本身，由於時間的限制，以及黑白兩色照像版的拘束，心中非常不滿足，於是內心裏決計畫一張大幅的油畫。

他把兩張圖交給黑潮會的寫真班，是於三月六日下午三點差五分，三點起，H課長總像有驚人發一，在招待新聞記者席上發表了原稿。隆夫避免擁擠，而站在走廊上。下午兩點，特別攻擊隊的偉大功績，已由大本營發表，而三點後，則由海軍省發表了。

時針指向三字時，H上校肥胖的身軀，像一架機械般的正確，同佩帶着參謀章的飛田中校等人，出現於記者室。

像叢林被風吹動着一樣，在搖擺着。

「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下午三時，海軍省發表……」

H上校的沉重而尖濕的聲音，散播到走廊以外。

他捧讀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給與特別攻擊隊的感謝狀全文。

（真是值得感謝！像這樣壯烈無比的武勳……）

薩夫在心坎上這樣首肯着。

不大工夫，H上校又改變聲調，讀下面的文章了：

「……對於特別攻擊隊員中的戰死者，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特晉昇二級。」

（呵，晉昇兩級？）

隨着薩夫的驚訝，而記者們的感嘆聲，也靜靜地傳過來。這是因為修改了晉級制度，是最初的跳兩級

。薩夫非常高興地贊成這一點。

「湯淺尙士任海軍中校……谷真人任海軍少校……」

這真是平地一聲雷。薩夫目瞪口呆，不知所云，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了。

（八）

「我認爲若告訴你，你就不能畫圖了，所以就特意沒告訴你。」

回到報道部房間去時，飛田中校悲痛地這樣說。

薩夫覺得喉嚨比眼睛更快地充滿了熱淚，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谷是偉大的軍人呵！……偉大的死呵！……偉大的……」

飛田中校的慢言慢語，突然話不成聲，而低下頭去了。

情不自禁的墜夫，就放肆大哭了。像小孩子一樣，嗚咽的聲音始終不停了。

「你怎麼了？」

同事T囑託跑到墜夫傍邊來。飛田中校用眼色告訴他，T就抱著墜夫，拖到他的狹仄辦公室去了。

「呵，原來你是谷少校的知己！」

其他囑託也接著跑到墜夫的房間來安慰他，而他伏在靈具零亂的椅子上，背在一蹶一蹶地動着。

並非只是悲痛真人的死，而才哭的。他佩服那樣溫和的真人，建立了永垂不朽的武勳，竟後悔不知道真人是那樣的偉男子，而未會更親近一些，同時感到自己有那樣偉人的朋友，非常高興——真是萬感交集，而才使他痛哭流泣的。

他的哭過於沉痛，所以同屋的兩位囑託也只好出去了。剩下一個人的他，便盡情地繼續哭下去。

（拜託飛田中校介紹我到報道部來任職，這或許是真人對我的最後紀念。）

想到此處時，愈發增加了新的淚泉。於是在心板上又映出在吳鎮分手時真人的面孔來。

最後他又想起妹妹的事來。真人陣亡的消息，用無線電向全國宣佈的時候，可以不難想像到妹妹是會受到如何的精神打擊。

（妹妹的希望永久沒有了。然而這是一件極小的事。）

他揮着淚這樣想。

當心境鎮靜時，他立刻跳出自己的房間，而跑到黑潮會的辦公室去了。照像製版已經完畢了。墜夫凝視着自己畫的夜襲圖。不大工夫，他發出可驚的聲音來。從潛艇上露出半截身體來的士官，就是真人的像。然而這種姿態，完全是真人在潛水學校的六號艇上露出來時的印像。墜夫在不知不覺中，竟畫出真人的

像來。

(九)

薩夫這一天晚上，夢見了真人。

在六號艇中，坐着真人，下畑兵曹和薩夫。真奇怪，擺在潛水學校庭院中的六號艇，突然電動機一響，就滑入水裏去了。

「唔？」

薩夫不知不覺發出這樣一聲來。於是真人的眼珠像要奪眶而出的樣子，像煞有介事地對着薩夫說：

「你這個傢伙，怎麼到這個潛艇上來了？」

真人的聲音因為過於嚴厲，所以薩夫毛骨悚然地不能作答。然而不久，真人似乎感覺到了無能挽救的時候，又用很親熱的話說：

「不要妨礙工作，躲在一個角落裏去吧！因為非常危險呵！」

「究竟這是什麼地方呵？」

「不要說話！現在就知道。」

真人只回答了這一點。而緊緊地閉着嘴，在向某種機械察着。

正在這個當兒，頭頂的海面上，像櫻島爆炸的鑽石，連發着雨點般落下來的聲音。這種震聲，很劇烈地震撼着艇殼。薩夫看了一下手錶。

是日本的飛機聲。友艇也開始動了。」

真人這樣自言自語着，然而不久鑽石般的落下聲音，又大起來了。

「不要錯過時機……」

咬着下唇的真人，面孔上表現出像水一樣的冷靜表情。於是對下畑兵曹發了什麼命令後，潛艇就一直沉下去，最後便不動了。

「真人……這是作什麼？」

隆夫以為錯過了時機，而大聲吼叫出來，但真人像平常一樣表現着微笑，而悠悠地自得與兵曹開始下棋了。

不知道經過了幾個鐘頭。

突然一留神，真人一躍站起來。

「好，時間到了！」

他和兵曹的踪影，消逝了。機器的聲音又發作了，而潛艇向海面傾斜了。

隆夫深感到了場天大禍，而吐了一口痰。

不久，傳來了劇烈的聲音。

「放！」真人發號令了。經過了一兩秒的沉默。突然，水裏似乎捲起一種波浪來，而發生了一個大的聲音。又一發……。

過了不大工夫，真人面孔上現出充分的喜色來了。

「隆夫！高興吧！阿利達型打中了。」

「好了！」

陸夫跳起來說：

「等待一下！軍人在報告尚未完結前，任務不能算完。」

這人靜靜地坐在無線電台前。

近來的青年

(一)

第二天的新聞上，整個篇幅都在發表着軍神九勇士的故事。

陸夫想到昨夜的夢境，而就近地凝視真人的照片。真人在二中時代當考試時，往往輕輕閉着嘴唇，而向前面正視着。這樣表情後，真人就露出那樣排列整齊的白牙齒來，而微微地笑起來。

在乾的報紙上，出了一個聲音，這就是陸夫的淚，滴在紙上了。

他的眼睛稍微看了一會兒軍神的照片。

（喂，這幅面孔是誰？）

他回想起福田旅館裏所碰到的人們來。海軍的人太多了，所以同名同性以及面目相同者，都是很多的。湯淺中校，新田少校——呵，想起來了，當時最愛開玩笑的上尉，就是姓湯淺的。領導參觀潛水學校的少尉，就是姓新田的。固然會過一次面是無法完全憶出怎樣的面孔來，然而總覺得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們的面孔。

（儼如那時的士官就是這批人：：那末：）

陸夫五體投地之感激。於是，陸夫覺得非常後悔，爲什麼當時不要一張名片，連名帶姓的牢牢記住呵

（不，縱令不是那批人，而只要是和眞人共同作此壯舉的人，對於我都是有無上之緣的。）

他聽到H上校的無線電廣播，而知道了九勇士的出身，以及從容就義的精神，更加佩服了。手拿汽水和巧克力，真有點海闊天空的味道——說這樣話的年青士官，固然不知是誰，但這足能代表九軍神的不可動搖的浩然之氣。

（決非一時之勇。如果不是持久的敢死決心，是不會產生這種心境的。）

陸夫在心板上想像一個母艦的房間裏，準備出發完了的人們，呈現着愉快的神情。靜靜地研讀着，四位士官湊到一處在寫遺囑，這種情景，也在陸夫的心板上反復地映現着。

斷而行之，鬼神避之！

海軍中尉 谷眞人

陸夫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報紙上出現的知己之遺留筆跡。

（這兩句，是眞人在二中時代就永不離口的。這原來是菊池肥屬將校的口頭語：……）

好像活生生地又出現在面前，這位穿着灰色水手服的眞人中學生裝。也似乎看見了他在天保山嶺硬着頭皮咬着牙根在晒背的樣子。同時還在心板上浮現出那以前，在八幡小學鐵柱上，牢牢不放鬆的姿態。小小的靈魂，竟有這樣大的作爲——

際此皇國非常之秋，卑職得一死所，實榮幸之至，謹向天皇陛下高呼萬歲。

二十又三年之間，蒙先父老母以及家族之恩澤，更受小中學各位導師，以及海軍教官與上司之指導教誨，實感謝莫銘。

對於同艦之下畑兵曹遺族，唯有表示悲憫之意。

最後應聲明者，皇恩未報於萬一而身先死，實令人遺恨萬年——

（這真像真人的心境，真像真人的遺囑。）

隆夫左一遍右一遍地讀報紙上刊登着的縮寫筆跡。

在心坎中念念不忘聖恩，親恩，師恩，固屬家鄉良風，但由真人的筆尖裏流露出來，一個字一個字地似乎變成溫柔而文雅的聲音，傳播到隆夫的耳朵裏。

即是對部下下畑兵曹的關心，隆夫也的確感覺到這是真人的氣味。在八幡校和二中時代，真人總像親哥哥一樣的少年。隆夫自己雖然是同班，但始終覺着是弟弟。對於愛自己的弟弟，也並不是完全一樣的。

呵，是的，在吳鎮水交社吃飯時，真人瞇瞇着眼睛講在坂下曾遇見的部下。

（那末，那個下士官不就是下畑兵曹麼？）

隆夫雖然聯想到這一點，但毫無證據可以證明。

隆夫立刻又想在佐久間艇長的一部份公開遺囑了。

勿使我部下之遺族，忍飢受餓——艇長的意旨，豈不是完全活現於真人的遺囑裏了麼？

或許真人寫遺囑時，曾意識到佐久間艇長。但相隔三十二年的歲月，由於同樣的心境由於同樣的水底軍人，而結成一氣了。

（這一定是傳統吧！）

陸夫肅然起敬了。海軍軍人相互傳遞着，相互繼承着，這樣無形的，眼看不見的傳統。

（三）

九位烈士給與全國的衝動，比排山倒海的怒濤還厲害。雜誌和報章的記者，都爭先恐後地訪問他們的故鄉，而著名的詩歌作家，每天總是滿篇累牘地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着頌詞。其中，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寫給東京某少將的一封信中說：「兵學校前後畢業的年青戰士所參加的這一敢死隊，突入敵港而收獲到如是成果，真令人五體投地」。這封信被一般人士知道後，又引起了更大的衝動。正當一般人士有一種習慣，往往喜歡叱責青年不認識時局的時候，而完成這一偉大戰果的，反而全是青年人，於是就更令人注意了。

陸夫認為自己也是一個青年人。羞恥和自豪，同時很劇烈地搖撼着他的心靈。

（我也可以幹一下驚天動地的事業。）

他認為現在不是單單在真人面前害羞的時候了。

就在這個期間，他收到家鄉的爸爸的一封信。

（一定是關於妹妹的事。）

急忙拆封來讀，但信中幾乎並未寫着妹妹的事。長長的毛筆字的信紙裏，全都是講的真人。

下荒田的真人家，已經停止了米舖生意，而另行開張了雜貨店，但這個店舖簡直被一般禮拜訪問的人山人海所堵塞。縣市等政府，瀋藩主以及各方面贈送的花圈和祭禮，堆滿了院落和房屋，甚至也堆滿了門前，簡直無立足之地，我親自也去問候過，但真人的母親和弟弟四吉，忙得兜兜轉，甚至未能寒暄幾句！

房比國右，甚至全鎮的街頭巷尾，每一個人都拿眞人先生的事情作爲談話資料，而全國寄給谷家的電報和快郵代電，每天都像雪片飛來的幾百封。有幾位鹿兒島的女學生寫成血書的感謝信，親自拿到谷家來。谷少校表彰會，也很快地由鎮內閩人發動起來了。河田二中校長和緒方先生，每天都應酬東京來訪的記者團，真是應不暇暖——

三月六日夜，H上校廣播時，谷眞人的母毫不流淚地靜聽着。眞人君的班班穿着軍服來訪時，眞人的母親才放聲大哭！

爸爸的信，顯然是由於興奮，而在宣揚自己兒子的朋友之功德。但由於感動，而竟把女兒的婚事也忘記提了。

隆夫覺着這封信，眞够得上爸爸，更稱得起鹿兒島人，於是微笑着。而只是在信邊上寫着一行字：
——枝的婚事也成夢想了，但本人也並不特別悲觀。

(四)

「這個畜生！」

隆夫不知不覺，脫口而出這句話。

枝知道眞人陣亡，而「並不特別悲觀」，這就是惹得隆夫生氣的理由。

（那末，眞人不是她的意中人們？縱使眞人本身不知有這樣一件婚事，但父母是已經同意的婚事呵！

眞人已經死了，反而枝一滴淚也不流，這是如何薄情的女人呵！枝一定又恢復往昔那樣輕舉妄動的老

態了。

隆夫雖然知道是自己的妹妹，但因為輕視她這種行爲，而就不再給她寫信了。

枝也一樣，以後也不給隆夫寫信了。以前兩個人都喜歡寫信，每月起碼總寫兩三封，反而真人陣亡後，誰都不寫信了。

有一天，一位同級囑託就把這事來問他。這個囑託是計畫寫九位烈士傳記的人。

「喂，谷少校是否曾定婚哪？」

「唔，我沒聽說。」

「是否有這樣消息，定婚後而因少校陣亡就解除婚約了？」

「沒有這樣事吧！」

「那末，就是少校本人不知道，而是否曾有女性偷偷思戀少校的呢？在家鄉的幼年朋友當中，沒有這樣人們麼？」

「沒有，一個人也沒有。」

隆夫發出很大的聲音，竟使這位想寫詳細傳記的囑託嚇了一跳。

但隆夫稍微冷靜下來考慮時，他想成爲真人的結拜兄弟這種希望，終於成爲空想了。

曾定婚而解除婚約，這固屬無稽之談，但想到真人的性格與精神時，於是便覺得他有這種作風。

（枝妹所想的，並未叫真人知道，這反而好。）

真人已經成爲烈士了。將永遠是二十三歲的海軍少校了，且將永遠是童貞英雄了。任何方面，都值得人們贊美。真人的一切，都是美的。

隆夫想到此處時，就覺得舒暢起來。

(五)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就好像陣雨般，大步地跑來，三月底，海軍省院內的櫻花，盛開了。

有一天早晨，隆夫覺得非常爽快，而在花叢中穿過時，突然看到了飛田中校。

「喂，烈士的共同海軍葬日期已經決定了。四月八日追悼，地點日比谷公園，喪儀指導官海軍大臣。

這是廣瀨中校以來，從未有過的盛舉。」

飛田中校認為像是自己的事一樣，而滿面紅光地表現着喜色。

「呵，那真光榮！」

隆夫的面孔，也像櫻花盛開着一樣，非常明朗舒暢。

「你既然是谷少校的至友，那末你可以厚着面皮列在谷少校家族席裏。」

「是，謝謝！」

隆夫笑着答應了。

(在日比谷舉行海軍葬，真是一件盛舉！)

聯想到典禮的隆重，而隆夫的心在跳了。真人得到這樣代價，真令人高興萬分。同時也想到了真人的昇進兩級。同時，隆夫的心板上浮現出真人蘋果的臉，揮動着手說：

「呵，這真够折磨我，我實在擔當不起。」

(是的，真人是不喜歡別人奉承他的。)

然而真希望這樣鮮艷的櫻花，一直開到海軍葬舉行的日子。既是日本國花，又是海軍花的櫻花，應當一直開着紀念九位烈士。

但四月一日，像降雪般開始花落了。隆夫很覺傷心，看着滿地散落的花，想到烈士們的祭文中「散落的櫻花」字句時，更覺得自己的希求是無用的。

四月八日，櫻樹梢上已經長出嫩嫩的芽來，殘花像白的蝴蝶般留在樹上。

這一天的早晨，隆夫用冷水措完了身體，穿上爸爸寄來的大禮服。左臂佩帶上追悼會章時，老板娘開門說：

「牟田口君，來客人了。」

「唔？原來是你？」

隆夫大聲叫出來。在走廊上出現了妹妹的面孔。她穿着春天的大衣，挾着皮包，在站牆。

(六)

「沒有通知家，竟跑出來了。」

隆夫一聽到妹妹這種聲音，大吃一驚。

(這個傢伙，又學我的老樣子了。真無法對付。)

「你要入洋裁縫學校呢？抑還是女子大學呢？父親和母親總會答應你的呀！」

隆夫生氣似地這樣說，但妹妹毫不回答地，表示出寂寞的微笑來。

想到雙親的擔心時，隆夫便毫不遲疑地脫下大禮服來，跑到電報局去打電報給父母。

回來時，一看妹妹却已換上悲悼的黑色孝服了。

「我這就去參加烈士追悼會去，妳暫時在此等一下！」

隆夫這樣說完，妹妹就安靜地說：

「我也去。」

「妳也要去？」

「是的。」

妹妹的聲音，是有不可抑止的強而有力。

（唉，沒辦法了！）

隆夫是以真人的至友資格而打算列入家族席的，那末和妹妹一道，算怎麼一回事呢？同時，單讓妹妹一個人隨意在東京馬路上蕩，也並不是辦法。

「真是沒有辦法的傢伙！那末，我們倆就一同參加普通追悼會席吧！快收拾！」

隆夫很生氣地這樣說。

「是，這就收拾。這樣就走吧！」

妹妹把首飾拿下來，而把黑色孝服重新整理一番。

兩個人立刻就出門去了。既是參加一般普通會席，一定非常擁擠，所以必須早一點到日比谷去。妹妹輕輕提起帶來的皮包，屁股一幌一幌地跟在哥哥後面走。決看不出是從遠地鹿兒島來的姑娘，她的洋裝倒相當隨時。隆夫看着這一點，更覺得無名火起。

他氣憤憤地搶上電車，坐上公共汽車，而從未和妹妹說一句話。

一到日比谷，恰巧人要開始聚集了。

隆夫因爲在海軍內打聽過儀仗路線，所以就到面對內幸町的幸門口去，找地方去了，儀仗就在該處向公園內葬場去的。

枝就在水門汀馬路上坐下。隆夫則在她的背後站着。

在風和日暖的天氣裏，人在一分一秒地增加着。

(七)

佇立了一個多鐘頭，隆夫的腿有點酸了。同時，肚皮也癢了。於是 he 想起，還沒有吃早飯的事。而午飯，也很少有希望能吃得到。如離開位置，則別人立刻就會取而代之。

「喂！你吃早飯了麼？」

隆夫終於對妹妹發生可憐心，而問了一句。

妹妹並不看他的臉，只是搖了搖頭。而孔顯出蒼白的顏色。

時間到了一點二十分的辰光，隆夫把疲倦和飢餓，竟完全忘到九霄雲外。因爲他知道這個時刻是棺材將由海軍省出發。

不大工夫，警戒巡捕跑到各個關方面來觀察，維持秩序。隆夫覺着儀仗走到附近，便踮足而望。

前面引路的軍官出現了。穿着白色衣服的祭官也隨着出現了。當恬靜地走向正面來時，似乎聽到唧唧虫聲般的悲鳴。

(呵！那是棺材！)

頃刻間，隆夫看見了黑砲車上面載着的白棺材。他並沒有注意到白綢所包着的棺材，是十八位軍官保護着。他立刻閉上眼睛，低下頭來，只聽棺材所經過的聲音。

（真人在走……真人在……）

在閉着的眼睛裏，映現出一個幻像來，看着真人微笑着，在砲車上向自己看。結果，隆夫忍受不住這種幻想，而竟大聲哭起來了。這正像一種急性傳染一樣，其餘的人羣，也都開始歎歎和墜涕了。然而只有妹妹不哭。她端莊地坐在土台上，絲毫不動地合掌禮拜。牙咬着的嘴唇雖然顫動，但是並沒有哭聲和淚痕。在公園裏，海軍軍樂隊開始奏「爲國捐軀」樂了。

隆夫張開眼睛時，遺族代表的行列業已走過去了，而家族的追悼行列却正在面前行走着。

（呵，那是真人的母親！）

他看見了穿着黑色喪服行列中的瘦小駝背的老太婆。她的傍面，非常像真人的四吉弟，穿着國民服隨着跑。

（呵呀！緒方先生也在……）

或許他是以前恩師代表的資格參加的。他穿着帶黑紗的大禮服，稍微肥胖的身軀在徐動着。

隆夫深深感覺到家鄉的風味，盡量地抑制着對真人的感動，也盡量地抑制着想招呼他們的意願。追悼行列完全過去後，羣衆開始移動了。隆夫一直等到追悼會結束，仍然還不想驟然離去。

過了不大工夫，妹妹慢慢地站起身來。隆夫突然見妹妹的膝蓋骨，因跪得太久，而出血的情形。

追悼會完畢後，三點多鐘才許可一般人實行獻花禮拜。隆夫和妹妹，也擠在人羣中走向祭台去。因為人太多，就不能如意禮拜。兩個人在人羣中動蕩着，自然而然地走到日比谷的十字路口。

隆夫想起今日還沒到海軍省去一趟，於是就看着鏡說：

「我必須到海軍部去一下，你暫時回公寓去吧！」

「不，我這就到火車站去……！」

妹妹這樣靜靜地回答。

「到火車站？」

「是的。打算坐晚上八點的火車，回鹿兒島去。」

「你說什麼？」

隆夫是懷疑聽錯了，而就注視着妹妹的面孔。現在才明白了妹妹到東京來，並不是爲了進西洋裁縫學校和什麼女子大學的。

「那末……那末，你是專誠來參加真人的追悼會的麼？」

隆夫才發覺了妹妹的真意，而這樣反問了一句。

「不，我是……！」

妹妹因羞恥而慢慢低下頭去，過了片刻，而又凝視着哥哥的臉。她的眼睛，顯得格外明亮。

「我是來迎接遺髮和遺爪的。我知道今晚是坐八點四十分的火車，回家鄉去的。……！」

隆夫更加驚奇妹妹的話了。

「那末不是真人的母親和弟弟四吉保護着回鄉的麼？」

「他們是他們的事情，我是按自己的意願來奉陪的……」

妹妹微微冷笑了。現在已經不再羞恥和感傷了。鐵一般的意志和決心，表現於眉宇之間。這種表情，是往昔鹿兒島的婦女在丈夫去世時，總是如此的。例如個人的母親，在丈夫去世時，也曾是這樣的——

隆夫完全醒悟到了妹妹的心——支配妹妹一生的決心。熱淚迸流，這只有隆夫，而妹妹只是向到東京車站去的路。

自然，隆夫便打消到班上去的初衷。同時，也不想領着妹妹遊覽一下繁華而熱鬧的銀座大馬路了。他只有按着妹妹的意志，走向東京車站。

到達車站時，距離開車時間還有四個多鐘頭。在食堂，把蕩了一天的餓肚皮填滿後，兩個人就跑到三等候車室去等待時間的到來。妹妹等在三等候車室的原因，就是她知道烈士的遺族是坐二等車的。

八點鐘的辰光，候車室的人們全體起立，而向門口去。

「烈士的英靈到了！」

人山人海的羣衆，全都低下了頭。穿着紋服捧着白盒的人們，突然出現了。隆夫無意識地拖着妹妹的手，從自己的位置上站起來。但他的手，却被更有力的妹妹的手止住了。

「哥哥！在此不是一樣麼？」

佇立於候車室一隅的妹妹，向着無數人的背，合掌禮拜了。——（全書完）

< X X X X X X X

△ △ △ △ △ △ △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

——紀念日本第四十屆海軍節——

海軍

原 著 者 岩 田 豐 雄

譯 述 者 洪 洋

發 行 者 申 報 館

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定價每冊中儲券二百元

外埠酌加郵資